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冊目次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宋）孫覿撰　清呂氏講習堂呂無咎鈔本　〇〇一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　（宋）陳東撰　明天啟五年賀懋忠刻本　四六四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　（宋）汪應辰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五五六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宋）孫覿撰

清呂氏講習堂呂無咎鈔本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孫覿撰。覿字仲益、晉陵人。徽宗末、蔡攸薦爲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勢敗、乃率御史極劾之。金人圍汴、李綱罷御營使、太學生伏闕請留、覿復劾綱要君。又言諸生將再伏闕。朝廷以其言不實、斥守和州。既而綱去國、復召覿爲御史、專附和議、進至翰林學士。汴都破後、覿受金人女樂、爲欽宗草表上金主、極意獻媚。建炎初、貶峽州。再謫嶺外。黃潛善汪伯彥復引之、使掌誥命。後又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孝宗時、洪邁修國史、謂靖康時人獨覿在、請詔下覿使書所見聞靖康時事上之。覿遂於所不快者、如李綱等、率加誣辭。邁遽信之、載於欽宗實錄。其後朱子與人言及、每以爲恨。謂小人不可使執筆。故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覿生於元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而其生平出處、則至不足道。岳珂桯史亦曰、孫仲益鴻慶集大半誌銘、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武功大夫李公碑、乃儼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爲作。趙與旹賓退錄復摘其作莫幵墓誌、極論屈體求金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摘其作韓忠武墓誌、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爲顛倒悖繆。則覿之怙惡不悛、當時已人人鄙之矣。然覿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必大爲作集序、稱其名章儁句、晚而愈精。亦所謂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也。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淸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焉。

鴻慶居士文集序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居首業書數能記覽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助名章儁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于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知命靖康俶擾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貳建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辨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蜑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於是繙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詠情性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目接於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毋怪乎筆端之衮衮也天門劃開訴章上達爲撰次對壘書纔下年雖耋老親為謝表至于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寔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興國太守介宗以書謂必大曰先君文稿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為四十二卷其未備者方裒次外集為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蠒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為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韵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髫齓坡命對衛門稚子瑤璵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綉腸坡嘆曰真瑤璵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寔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既户傳亦不得而畧也公諱覿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

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某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鴻慶居士文集總目録

宋　晉陵孫　覿仲益

卷一
詩
卷二
詩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六
詩
卷七
挽詩
卷八
表狀

卷九
表狀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啓
卷十四
啓
卷十五
啓
卷十六
啓
卷十七
啓
卷十八
啓
卷十九
啓
卷二十
啓
卷二十一
記
卷二十二
記
卷二十三
記
卷二十四
外制
卷二十五
外制
卷二十六
外制

卷二十七
劄子
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卷三十
序
卷三十一
序
卷三十二
書跋　銘　賛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卷三十六
墓誌銘
卷三十七
墓誌銘
卷三十八
墓誌銘
卷三十九
墓誌銘
卷四十
墓誌銘
卷四十一
墓表
卷四十二
行狀　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目録

詩

泊德清龜谿亭遇大雨
湖州天寧寺飲王芏二首
宿太湖口二首
餘杭聞出師
富陽道中二首
桐廬連夕大雨
水退
胥口
釣臺二首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三衢聞都督兵潰
月巖寺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弋陽縣古葛陂也
過安仁縣權令王儔同蔡尉見訪二首
宿臨川村舍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疎山寺次白文林韻二首
疎山長老善清二首
明水寺二首
崇仁縣
余南遷次臨川
又
遣興
題華蓋仙亭大松
仙遊山九日嘆逝二首
達臣承議餉石耳
山行憩田舍
雨日復次前韻
曹山寺
贈曹山長老了如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水達老以黃甘荔子土芋爲餉小詩答謝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東塔六言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次韵王子欽春望二首
鄒次魏黄耆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癸丑寒食
清明日與范季晏諸人過胥澤氏别墅小集
曹山春日二首
壁工人
春雨
春晚二首
曹山三絕句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

詩

泊德清龜谿縣亭遇大雨

崩雲四合千嶂重奔電一掣十里紅土囊吐吸萬竅風江翻石走昏相蒙疾雷破柱鞭老龍百賈顛沛市井空銀河倒傾千丈鉷魚鱉欲乳山為宮洪濤舂天怒相攻大舸吹篾如飛蓬醉卧掀舞一葉中洗我雲夢芥蔕胸忽然變滅何忽忽雷公收轂電改容霞舒霧卷蕭長虹紺碧萬頃磨青銅溪邊結網南巷翁白髮黄馘射兩瞳赤鯉騰出無留蹤刻舟求劍何時逢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莫鬭蝸兩角且共登一丘更踞坐我旁汝豈河南騶割肉一噉之餘以大白浮噲伍君勿譙笑談起封侯諸家迹便埽得此一老兵江東醉司馬酒中尚求名哀哉南山箕不平自號鳴慎勿歌烏烏作此老婢聲

宿太湖口二首（紹興壬子閏四月）

誰令醉尉怒端是丞相嗔交跡白眼見愁絕翠眉顰遅暮仍三點驚窺有四隣遥将萬里眼笑索嶺梅春

白首對瀧吏驛汗愧逐臣溪山不改色風雨解留人坎壈知天意漂浮任此身紛〻小兒女何必淚霑巾

餘杭聞出師（時呂頤浩作都督）

國蹙連羣盜時危仗老臣分憂當北顧請幸且東巡肘足俄三晉創痍又一秦不眠聽野哭愁殺路傍人

富陽道中二首

渺〻行雲慢溶〻曳水衣雷翻巢墮乳風落網粘飛

獨拄青藜杖求推白板扉平生丘壑趣漂泊寸心違

白帽炎州客青裙酒姥家微風搖弱浪細雨落簷花客舍休占鵩蠻村欲饌蛇會令醒復醉高枕送生涯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方閣

蒼莽川流會渾酣海氣噓蛟龍改窟宅雷霆走空虛殷地翻坤軸粘天浸日車高僧欲盃渡遊客且樓居壯觀真難值幽懷亦少攄翩〻一鳥去何必羨知魚

水退

蕩沃波瀾大憑陵意氣麤射潮鮫鱷怒鞭石鬼神驅雲斷千崖立風行萬壑趨檣烏朝共起水鳥夜仍呼艷〻紅昇曉霏〻翠撲膚浮槎卧泥滓狼藉滿街衢

胥口

江闊卧人影山長送馬蹄渚蓮紅尚斂沙草翠相迷高樹藏雲直疎篁壓雨低酒醒渾不記端是武陵谿

釣臺二首

北塞風塵萬鼓鞞東京社稷一戎衣綠林羣盜驅民去赤伏真人淂帝歸諸老韠聯蒼玉佩將軍坐鞓紫金譏先生此日青霞志一笑凌空拄杖飛

故山遺像丹青落蓋代榮名日月懸萬馬羣空冀北野一蛇獨遊原上田晚浦滄波涵落日秋崖老樹立蒼煙直從厭代騎星去千歲光芒夜斗邊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離亂紛〻醉尉多將軍獨夜霸亭過旅巢對鵩占行役客爼懸蛇卧宿痾雙鬢盡從愁裏白衰顏時向酒中酡雲翻雨覆須臾耳未用區〻較唯阿

風波湧地千漚發創痏錯皮百箭攻藥裹關心防二豎誇書盈篋忤三蟲剖瓜女隸方祈巧結柳奴星也送窮笑我平生持藝手未應咄〻左書空

三衢聞都督兵潰常潤間懷舍弟石下

紫荊有信欲開花黄犬無情不到家偶坐厭聞烏嗄嗄杯行喜聽鵲查〻同看明月人千里相望孤雲海一涯驥子熊兒無恙否風雲條澹鬬龍蛇

月巖寺〻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月狀號半月巖

老蟇蝕月缺破鏡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斷千年何人挾寸鐵揷羽飛上天但令蝸礫死重看十分圓

立秋饒陽道中二首

残夜山月吐蓐食治野裝策〻林響變一葉風隕黄客路感時節起看雁南翔秋風捩孤影雲路正茫〻老馬倦長道解鞍聊緩觴小雨濯鬢鬚欣然愜初凉

奇芭照屋角橘柚垂青黄感之動中懷弓刀戒秋防竄身楚南極守隸工遮防投鞭淂小偈孚席紛在旁虎賁起隅坐悠然見中郎一醉汩其泥江湖渺相忘

弋陽縣古葛坡也縣有古剎臨太溪相傳云佛圖澄浣腸故地

古道陰森翠栢行長鞭揺拽紫游韁佩鳴蒼玉領瑶席地布黄金列寶坊仙客杖飛龍有角胡僧腸浣水生光兩朝人物空冥寞百代風流競淼茫松骨倚天增老氣豁毛着水渡微香鴉啼鵲噪秋風外千丈藤蘿掛夕陽

過安仁縣權令王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莽〻經兵氣蓬茅庇一丘尚看蒙赤幘不復卧黄紬抱牘行鳧鶩徵租聚沐猴黄昏更蕭瑟風雨笑鵂鶹

投老一浮萍長亭復短亭誰憐仙客去自有故人經世亂眉多赤情高眼獨青臨分聽苦語令我醉時醒

宿臨川村舍

林壑已秋聲凉蟬又一鳴人間多古意地僻有微行身老殊方去愁牽百慮生途人夜相語豺虎正縱横（時建昌石陂盗起）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秋風嫋〻轉庭梧客夢初驚一鳥呼揀盡寒枝棲不穩獨行残夜影同孤

孤城吹角五更風笑語團欒一夢中戰格連雲家萬里書憑黄犬若為通

踈山寺次白文林韵三首

翠斡軒〻迥出林夜風吹籟紫簫音老龍頭角雲霄近玄豹文章霧雨深末路浮榮炊劒首半生遺恨寄琴心愁吟獨濺花前淚故國山河百戰侵（白河東人有感為念交侵之語）

藜杖忽〻集曉林長廊破壁撼鐘音天涯流落相逢地杯酒殷勤莫厭深萬里功名飛燕頷千金博飲畨半心更聞好句驚人倒一洗蠻煙瘴霧侵

黃花翠竹小叢林卧聽南山白石音螳鬭已空遺垤在蝸跧終戀故廬深掀髯一笑追前謬禮足同參看此心且向踈山結香火人生莫受二毛侵

踈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壓漲迷三鹿柔柘厭八蠶徵心渾不見問疾有誰堪坐待成風斵應須立雪參欽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彈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為種火中花粗識禪為味初欣道有牙老師一笑許千刼誤蒸砂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時所建畫像至今存焉寺旁最高峯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臺殿何年有千巖紫翠間金仙佛世界羽客道家山骨朽餘三窟皮存尚一班傷心千古淚相伴雨潺〻

愁坐啼猿裏行吟渡鳥間翠凋巾上髮紅破鏡中顏老去經三折貪游付八還無心自來往空羨白雲閑

崇仁縣

萬山攢擁天一笠北風吹雨雨鬓濕飢烏絶呼護巢飛老蛟怒起拏雲立孤城短日砧杵急騎驢渺〻衝泥入桑枝倒折機杼空道傍廢井無人汲遺民到今傳舊邑擊水華鯨浪三級故物漂流首戰餘客子起坐萬感集小驛香醪如雪汁一杯快作長虹吸酒醒寂歷照短檠幽咽數聲鄰婦泣（縣人喜競渡亂後如故）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淦之間少留仙遊山道祠是時廷下木犀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峯蒼然終日遊憩其下各賦詩一篇

鬖牙啄林杪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沆瀣萬籟酣笙鏞

木犀已著花濯〻秋雨中絅姿出素面一洗丹粉空幽香襲巾袂冷艷凄房櫳迫此芳歲殘一笑當誰供羣仙立通明矯〻驂鸞龍相隨歸閬苑遺恨寄西風

又

歷〻水中榆地近連王京掄材工華屋褭〻黄金莖蒼官表獨立垂胡交纓纓根深崖嶠壯勢壓山岳傾萬牛挽不回老氣空崢嶸夜半風雨會歲晚龍蛇升我來不忍去繞樹三帀行珍重金石友待我烹茯苓

遣興

亂後煎百慮老去無一欣故人尺書至好語中夜聞坐久百蟲絕鬭簾月紛〻長歌侑一醉酒醒擊空尊

題華盖仙亭大松示柳道士

繫舟古巴江曳杖真仙亭金輿簇畫戟玉几羅翠屏堂〻十八公獨立霜中英魁然十圍大蔭此一蓋青翹〻雲物外坐閱秋蒂零道人依茅棟蕙帳凄芳馨苓龜儻可見長鑱斲青冥一食況我腹敗屣揮脩翎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傷心玉案兩眉齊永負黄花九日期萬里炎州嗟我老百年清淚向君垂俱飛蛺蝶愁看汝醉把茱萸欲對誰獨立西風搔短髮一生遺恨一愁悲

割肉早歸三伏日傳柑賜飲上元燈那知一慟殊方去獨向高臺此日登淚濕西風坐眼纈夢回殘夜起衣稜孤鸞別鵠知何處泉路茫〻喚不譍

達臣承議餉石耳

窮秋客舍風雨凄破釜生魚甑有衣故侯未種東陵瓜餓夫欲採西山薇歲晚黄精可療飢故園萬里天一涯未辦登山拾瑤草且復從公茹石芝

山行憩田舍老父出迎以黄甘白酒為餉

藜杖扶來雪滿簪諄〻語好意深〻酒傾白墮杯行玉橘破黄苞坐釘金醉起莫辭田父肘甘餘須識野人心匈〻不盡扱留意挽袖丁寧更一臨

兩日復往次前韵

寒蔌離〻銀線亂（臨川出蔌號銀條）凍醴灧〻玉井深坐蔭庭松翹翠盖行穿野菊布黄金犬迎客入喜見尾鵲隨人語欣會心俗裏淹留怕轢釜驅兒招喚淂重臨

曹山寺

石棧梯空一線横路窮臺殿兩峥嶸日光澹々鳥飛
没雲氣漠々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隻履結茅宴坐千
巖低草根溼々晴泉鳴樹外騰々青嶂起翠竹掩冉
蒼雲屯老藤蔽虧白晝昏天低尺五雷雨工身强丈
六佛祖尊我老栖々厭行旅逢人欲問前三語不見
高僧錫杖飛山下空流千斛乳（寺有羅漢卓錫泉）

贈曹山長老了如

一念掛世網半生語儒冠笑看蠅穴紙坐待黏緣竿
蕘々醯醬甕豈識天壤寬老儒本逢掖詩肩尚儒酸
久經冠蓋叢忽作泡影觀堂々人天師三世一指彈
身閑雲月出骨老霜松寒我生飽憂患將心覓人安
目擊有妙寄語樂非世歡坐穩且復留火芋分懶殘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月不可呼清夜時一出孤光挂海涯皎々轉空碧
道人一茅把坐睨九年壁磨塼破經縛驟若老驥逸
忽々林下逢悵望不暖席錫杖已凌空堦庭草如積

明水達老以黄甘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客居莽牢落幽絶無四隣歲窮有衣結日晏猶甑塵
偪仄戎馬間敢厭薪水勤故人情義重采々青泥芹
小摘持寄遠分餘為情親丹荔擘輕圓黄甘破芳辛
蹲鴟勸加餐風味亦可人渺々山澗曲浩々水雲晨
踞爐有前諾兩翁對然薪眼纈眩紅綠共此無邊春

次韵王子欽立春二首

玉手傳綵催歲換金刀剪綵伴春回兵戈滿眼年々
在花鳥驚心日々來芳意漸還三徑草晴香猶認兩
京梅呼童火急供春事涷醴生光灩玉醅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落首空回便將酒力推愁
去且放春光入眼來人語嘻々爭闘草宮花閃々豔
粧梅雪消水暖春江動綠漲蒲萄萬斛醅

東塔六言

翠竹含風嫋々青山照水重々窗戶無人半掩一龕
香霧空濛々
偶與白雲共出忽隨倦鳥俱還明日重尋舊路飛花
流水空山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山氣濛鴻衣自濕意行曳杖穿雲入老翠陰森萬竹

皤浮蒼激灔千峯立薜荔幽尋到蕭寺拊掌一笑掀
百壑酒醒火佛照黃昏坐聽北窗風雨集
山色凌寒春尚瘦潭影涵空清可激漢々雲行紫翠
間班々雨濕黃昏後火炬穿林鳥出巢人語闌門狗
窺竇杖藜有興會重來更待黃鸝哢晴晝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王孫春望思家々冠蓋常年盛入蕭花曆重々墻外
是琴心切々酒中招屠龍已破千金産駟馬終歸萬
里橋便解貂裘沽一醉忍看紅繆綴寒條

萬木陰中鎖沉冢晨門跂馬聽蕭々故人自欲分茵
去逐客何勞折簡招共對春風斑露草却隨明月下
溪橋擊鮮故有諸郎在三尺銀刀貫柳條

鄒次魏黃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有談天口客舍相逢一樽
酒衆星錯落見箕斗高論欲追牛馬走長嘯忽作蛟
龍吼餘子碌々卻得友江夏無雙亦其偶我觀二妙
屠龍手青紫紛々何足取他年要作中興碑大字磨
崖繼聲叟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懷

書二詩于方丈東壁

川逝日已遠蓬漂久未歸異鄉驚歲換宿草變春
魂夢參差是音容想像非遙憐小兒女慟哭紙錢飛
草々木皮棺松風生暮寒嬰啼春寂々營照夜漫々
夢裡歸三帀愁邊薦一簞相思為君瘦零落帶圍寬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囀黃鸝寒食清明過了一川
煙草離々

兀々三杯卻困昏々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裏夢回
啼鳥聲中

曹山春日二首

柳弱千絲颺河橫一帶圍腰支春作瘦鱗甲雨生肥
逐伴魚兒出爭巢燕子飛忽々斑草地不覺卧斜暉
屏擁山入坐珠跳水濺裾香銷塵漠々日淨竹疎々
身老百罹後春殘一夢餘故林千嶂外孤抱幾時攄

璧上人開軒闢地栽花種橘戲留小詩

看雲隨卧起飲水自數腴秀色供齋鉢寒聲落坐隅

未開花五葉且種橘千奴幽事相關處時來近酒壺

春雨

小雨破春昏清風洗瘴氛霜微花上見蕭瑟夜深聞獨笑閑幽事酣歌倚半醺羈懷不堪寫危坐對爐芬

春晚二首

花落不容惜猶殘葉底春稀紅閃餘映亂緑鬬尖新飛絮高度竹遊絲遠趁人窺簾聞好語雙鵲喜津津

殘尊斷送春千里未歸身鷺老猶聞語梅酸欲聚顰獨眠愁警夜起舞聽雞晨行路難如此悠悠且傍人

曹山三絶句

露宿風飡兩鬢華故園蕪没舊生涯聖恩若許求帷蓋便向東陵學種瓜

竹杖芒鞋穩稱身茸茸香草醉中茵舉鞭叱馭何為者始信王陽是可人

毀尾區區為食謀半生炊黍在刀頭一麾會入扶犁手不上陳登百尺樓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目録

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題妙覺寺壁
再至
宿妙覺竹菴
胥澤民招飲二首
别如老
徙寓妙覺佛舍
招鄒次魏
贈答淵侍者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再用前韻
妙覺寺適軒二首
妙覺書事二首
次韻王子欽端午
吳益先携文見過
次韻王子欽

再和
余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絶句
詩贈竹菴靜老人
置酒
讀李光遠詩卷次韵二首
志新誦近詩次韵二首
石碧在宜黄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
熊夫人遣介欲壻澤民小詩戲之
題鄒次魏青藜堂
靜老容安菴二首
靜老通幽軒
次韵王子欽秋懷二首
秋夜三首
秋興
妙覺寺三詠
自崇仁趨新淦
三山寺二首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

再和
再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韵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
迎薰堂小集
何嘉會以侍兒歸
長樂寺二首
志新遣兩介致書
蜀婦新寡
嘉會飲餞愛姬
遊鍾石寺
宜黄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
雪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

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平地安知禍有機一跌永負青雲期舉羣驚雉墮罝網衮背煥爛光陸離山梁三嗅不忍殺如皋一笑吁可悲開籠放汝須遠去莫遣韓公賦病鴟

誰令孤嘴鳶遂專場剪迭籠中看鳥翔文章正坐虎尾炳鎩羽一落千丈强翠翎低摧少顏色奇禍非汝能遮防忽々應媒莫浪出尊拳毒手正交相

題妙覺寺壁

葉底紅稀不見花枝頭綠暗可藏鴉春歸古殿蒼苔滿一點籠燈隱絳紗

再至

老眼逢春病有花淋浪醉墨字如鴉懸知不是唐王播慙愧高僧護碧紗

宿妙覺竹菴贈靜老

青山映落日澹々煙中明出門無所投曳杖隨意行破衲僧兩三喜笑爭邀迎曾巢脩脩行飛星動高甍

老人如宿昔真契同三生遇人無戚踈出語惡不情寥々風馬牛肝膽欲盡傾怪我胸中山硉兀尚不平邯鄲樂無度短夢一餉榮蠻觸怒不休暴骨千里橫微言起我病內愧面汗騂早知天宇大豈有世網嬰舉扇障西風浣此滄浪纓

胥澤民招飲

簫晨散幽步不放一塵驚高崖初日吐壞道哀湍鳴平生耽田里見此心眼明危橋屬幽徑別戶延朱甍主人雞黍約庖煙起晨烹長鬚擎按出銀杯坐中行爛漫寫真惡慇勤愧深情留歡更卜夜華燭吐長檠

又

蒼茫夜氣合渺々風露清籃輿兀醉夢翩若孤雁征老馬志萬里絡首喪其生十年飽芻豆立仗不敢鳴自識酒中趣欣辭身後名皎々一片心不受寵辱驚清風悲永夜萬竅同一聲醉裏有歸路彷彿遊化城

別如老

同舟無胡越四海皆弟兄吾人雖晚接一笑蓋已傾世亂識真態途窮見真情曳杖扣禪扃撞鐘聽鞾鳴

小窗風雨夜對此二榻橫吾身如木偶春至不復榮豈無三宿戀天雨方流行去〻得首丘歸田完殘更

徙寓妙覺佛舍吾又民僕被相過賦夜坐

客居厭窮獨蓬艾翳環堵莊舃尚越吟鍾儀猶楚語吾人有奇操空洞見城府相逢逆旅中霧豹初一睹拘囹賦囚山避謗憎市虎褰裳肯過我崖嶠走風雨徵吟對清夜破此五月暑墜露浥金莖空花墮犀麈孤燈映籠紗冷艷翳復吐耿〻遂不眠逢〻聽晨鼓

招鄒次魏

客舍風雨交庭蕪蔓春草寄食悲王孫戛釜厭丘嫂吾人才傑立一障狂瀾倒湯〻捍滔天凜〻塊絕島奇音閑大樸妙語發天藻壁間見蝎喜屋上瞻烏好蛩然聽足音自足慰衰老出門泥活〻所向礙行潦懷人心不展厭亂跡如掃仲子過我廬肩輿白雲道

贈答淵侍者

沐猴着冠天所械笑唾千金如一芥時〻扣角諫三生口業未除詩有債羨〻不作秋蟲聲藹〻欲畫春雲態平旦誰登大將壇一軍驚呼子光拜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愛酒淵明望白衣傳聞騎吏款柴扉為憐漁父鳴鞭送欲使山翁倒載歸淚向琵琶絃上落心隨蝴蝶夢中飛一杯屬我寬愁病免使黎侯詠式微

再用前韻

千騎森〻響鐵衣日上銅鐶四扇扉何妨指點銀鞍索直須倒着接離歸已邀明月三人共更看紅塵一騎飛何日淵明賦歸去晨光前路正熹微

妙覺寺適軒

古寺秋崖上清風掩半關晚花明艷〻曉溜落潺〻松笋穿堦瘦苔窠蔽石班翅沙憐鷺靜抱葉看蜂還心以空無累身從病得閑儀曹獨何事終日賦囚山

又

老厭風沙惡安閑且當禪開簾延白月倚杖立蒼煙鳥散人聲裏鍾殘客夢邊小蒲風葉偃薄僅露華鮮句好吟須斷歡餘醉帽偏人生但如此何處不悠然

妙覺書事

聒〻催酤我嚶〻喚友聲一遭青蠅汙永負白鷗盟

睡鴨爐烟滿蒼螭噀雨鳴叅禪吾未暇一欄對僧横

又

隱几抛書坐欹床聽雨眠僧來逢白足盜去失青氈
楚國雖三戶膝琚尚一壥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為年

次韻王子欽端午

飯筒菰黍趁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世味半隨昌歜
苦心旌長與艾人懸鴻飛不到書來少鵲喜無憑語
浪傳兩鬢蕭々吹白髮空餘衰謝野人憐

吴益先攜文見過以詩為謝

千里之馬初服輈風駿霧鬣跨九州駕鹽挽磨三十
秋俯首尚與駑駘遊吴郎人中第一流文采絢爛珊
瑚鉤陽春白雪和者少夜光明月暗中投魯人不貴
東家丘吾髯凜々青兩眸從金戛玉聲相求屬鏤雙
蟠九地幽有夜氣出干斗牛忽然化作長横虬睚眦
之怨何足讐一麈立斷樓蘭頭

次韵王子欽

北窗風冷々西閣夜悄々缺月吐半壁獨與太白曉
繚山王郎子粲若玉樹皎紛々噲伍中特立胥寄表

清談靜炙燠堅臥鎮浮擾呼童樹高栖赤幘厭凡鳥

再和

二年客塵土獨夜憂悄々遇酒一破顏歌呼醉連曉
寸心為誰明伴此孤月皎枯柟欝峥嶸老榦空自表
蟓穿萬孔萃蛛挂千絲擾白鵠逝不來豈敢更擇鳥

余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絶句

日角珠庭秀兩眉誰家有此寧馨兒英鷙墮地駒千
里父見忝天桂一枝
碌々為生笑阿奴九齡重見此英雛千回健走非黃
犢一洗羣空走白駒

詩贈竹菴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
起滅水上漚聚散風中煙紛々閱凋謝東海今桑田
編髮茁枯顱秀眉覆兩顴已超人天上遂拍佛祖肩
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椽綠晴雲擾々清淥露娟々
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壥不辭供井碓辛苦送華顛

置酒

離々禾黍暗空村一點炊煙帶雨昏山翁過我竹間

寺未和壽羅廷尉門老去不辭　詩酒區〻獨醒亦
何有笑語未辦供主人久客那能拒鄰叟杜陵白首
尚書郎步屧春風向草堂人生意合無忻醜共此一
夕燈燭光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二首

泗州南山

跳波亂清淮一葉寄真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
胡塵暗楚甸絕境墮渺滿空城草木春戶外屐誰兩
悵望壺公龍乘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槳
從今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揚州谷林堂

楚山多異材翠竹滿崖谷蕭〻斤斧餘斬伐同一束
蕪城帶流水萬畝淇園綠遺芭駮雲錦老節抱金玉
歲晚虎穴鄰舐掌方擇肉此君亾恙否應坐白眼俗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客舍秋風我欲愁世塗如漆莽悠〻半生小利營錐
末此日危炊上劍頭萬里窮鄉憐我老一廛小隱待
君謀惘然貌赤空相對扇面令人手不休

野鶴昂〻祇自奇水鳧泛〻強隨時問禪乞我安心
法住世分君大藥資便欲乘桴從魯叟不須歌鳳嘆
周衰超然獨嘯千峯上一吷清風萬竅吹

石砮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〻旁有
磴道高里許循山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十丈
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表神剜鬼刻
不可名狀真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一隅遊客
無所為而至迺賦詩一篇以告喜游而不知者

何人手執造化關投此虹蜺跨兩間烏鵲填成天上
路鬼神鞭出海中山飄〻尻駕凌空舉側身下瞰千
峰雨河漢洶〻聲西流風雹相纏齊萬弩始信通天
一門便欲睎髮扶桑根乘槎忽逢支機石拄杖直
到洗頭盆賞俊誇雄兩奇絕邂逅一聲如雷掣寘〻
滄海會揚塵大字磨崖書歲月

熊夫人遺介欲壻澤民小詩戲之

墻頭鄰女三年望戶外文君一笑窺欲得賢夫嫁張
耳此真佳壻是羲之定知不折飛梭齒似說光齊舉
案眉不信侯門深似海水流紅葉謾題詩

題鄒次魏青藜臺

讀書非貴嗜吾子喜欲迷十年費膏火羣嘲笑書癡
磊落載五車望海無津涯雙瞳如秋月一出照耀之
冥搜理窟邃妙解鋸屑霏胸中九雲夢百怪見燬犀
捐枕出鴻寶鑄金作褭蹄神光發中夜太一秉青藜

靜老容安菴

離〻風中花深落任所之泛〻水中萍流轉復在茲
靜公湖海士世網那得縻獨有鐵石心不與燥濕移
巢肩統靈鵲搘床餘老龜區〻了官事應解笑兒癡

又

雲噓翠撲膚山擁青入戶祇樹給孤園桃源武陵路
一從振履還不復乘盃渡倚墻捫虱坐揮麈送鴻去
水涵樓影交風斂花氣度把茅便有餘不要黃金布

靜老通幽軒

諸峯倚崔嵬衆壑隱奔峭寓目欣有擊會心領其要
開廬結茅竹代翳斬蓬藋此君亦可人王立畫始妙
風酣翠相倚月吐清自照窈渺非世音鸞鵠中夜嘯
煙塵闇北闕烽火被南徼便欲老三閭終焉隱屠釣

次韵王子欽秋懷二首

白汗翻漿浹背流清颸一掃破除休楓江湛〻水壺
月梧井團〻玉露秋蠓動巧聞床下鬬駒跳首向隙
中留南山危坐高稜見杞國區〻豈我憂

愁邊種〻關心事客裏紛〻見俗情雁折西風離思
亂烏啼殘夜旅寃驚江河風景悲南渡家室倉皇問
北征滄海橫流安稅駕一桴從我任平生

秋夜三首

山寒藹暝姿楓老帶漲痕蘭摧桂亦折往〻歸其根
萬籟各收聲一氣中自存鼻斤無可斵尻駕不復奔
孤光照獨夜月落低金盆

金氣天與高燈燼宵正繁暗蛩露下績潛虬浪中翻
幽人醉清夜一笑空罍樽遇勝獨心請了〻見目存
但憂兒輩覺難與俗人言

家〻犬吠村微月耿黃昏雞豚市井空厓豹窟宅尊
元龍百尺樓獨酌誰與論酒聖且復中愁魔自驚奔
彈鋏歸去來稚子候柴門

秋興

雲族正南鶩日車遂西沉倚樓孤客恨伏枕故園心唧〻蟲造哀交〻鳥遺音危坐百感集我何念之深

妙覺寺三詠

木犀

霜葩翳老青藂〻石壁下瓊樹一時新肌氷敵姑射光風泛月彩芳氣襲蘭麝幽人三嗅泣採蕤不盈把芙蓉强爭妍刻畫粉黛假對之若為容慙紅面如赭（樹旁有芙蓉數十本並開）

梧桐

高梧傍層樓隱翳崖寺古森〻露井寒蔭此六月暑秋風動地至柯葉邊如許依〻别故林黃落半粘土凉蟬不復號驚鵲時自語一夜繞空枝愁絶兩翅羽

芙蓉

沙際漾淺碧竹外嵌欹深紅晨光發穠麗醉臉酣春融歡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〻泣朝露槭〻隕多風顧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舉酒酹其根明年何處逢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迺至一寓道觀三止僧舍皆舄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妓原寺

稚子應門立老僧迎客入湛〻玉甃寒唧〻銅缾泣小軒風雨過窗戶青紅濕晚花發秋妍黃蜂正衙集

化度寺

失路迷千嶂投休借一枝扣門竹西寺立馬日斜時矍鑠僧窺戶睢盱犬透籬定知嫌不速明日與君辭

栖霞觀〻在麻嶺之下

雲表朝飛屐松殘晚駐鞍破扉聯白板槁項繫黃冠徑雨喧風籜汀沙立露翰小牕床坐好對此百憂寬

三山寺

斜日半窗明無人獨掩扃風鈴時自語雪柏老終青立鵲參差見微泉斷續聽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經

又

異縣久為客窮途飽所更對床雲伴宿曳杖月同行到處身如寄看山眼暫明平生飲中趣酒賤且頻傾（江西多飲紅酒獨新淦市酤稱冠）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為太學諸生别後二十六年余南遷道清江襲明逆余于新淦之

洲上蒼顔白髮大畧相似感嘆之餘飲酒賦詩
以為笑樂龔明筆力雄贍操紙立就凡六十七
丞用前韻余維和者十二篇云
巨弓墮甑一時空夢斷南柯午枕中便有樽罍追北
海更無塵土汙西風騎牛懶卧山中相失馬來看塞
上翁從此卜鄰成二老雞豚社酒與君同
龍媒去盡馬羣空一曲陽春在郢中浩〻百川齊赴
海蓬〻萬竅揔號風誰憐楚國沉湘客獨有商山避
世翁閭里應容投緩急風波千里一舟同

再和

烏啼鵲噪晚庭空並含相呼入酒中逐影故憨夸父
日披襟聊快楚王風牛衣泣卧悲游子鳩杖歡迎愧
老翁笑我獨醒成底事一丘之貉古今同
沙平雪漫水涵空路入千巖紫翠中村遠微明漁舍
火樓高斜矗酒旗風可憐方外狂司馬來伴田中一
禿翁南北相望三十載心期不改斷金同

再和

瘴雨蠻煙埽地空衆星環列拱天中豹章尚隱南山

霧鵬背將搏北海風麟閣似聞登漢將鹿門猶自卧
龐翁低回莫負平生志冠蓋風雲萬里同（諸侯數勸龔明出仕）
夜鶴悲鳴蕙帳空一身竟在百憂中驚寬尚喘吳牛
月短翮甘隨宋鷁風且與龜魚為地主不將鳧鴨惱
鄰翁超然世態誰君似蘭菊春秋自不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龔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平生慣見有司空腸斷蘇州一眄中此夜相望千里
月他年應恨五更風坐中不樂無三桀（侍兒以英桀為名）客裏相
逢秖两翁急雨催詩更蕭瑟小窗寒夜一燈同
錦堂蓮燭夜燒空喜笑蟬連繡戶中塵繞梁飛歌白
雪韈凌波去舞回風投梭且莫驚狂客卻扇何妨眩
醉翁青鳥殷勤問消息留髡滅燭許誰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龔明有詩次韻

魯陽之戈倚半空誰能一卻日再中驚回十二巫山
雨水隔三千弱水風瘦語尚傳黃絹婦（嘉會侍兒以妙為名）多情
好在紫髯翁謫仙尚有杯中月獨舞婆娑醉影同
哀彈已逐夢雲空錦字參差在眼中應似飛花含結
子任教柳絮亂隨風留春不住無磬子隔水遥看有

杜翁無那丁寧花鳥使丁香偷結兩心同

迎薫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飲痛瓊艘百杚空叅横斗掛月當中不愁馬上衣沾露且看尊前憤墮風未辯清歌娛醉客莫将强韻壓衰翁悲飲冷淡君應笑注瓦傾銀一體同

繪出金盤放筋空一時酣卧醉鄉中翁觴聚泛蘭亭月瑲珮鏘鳴閬苑風顛倒青綸容老子淋漓紫綺看仙翁詩成快寫鮫人　萬顆驪珠許許同

何嘉會以侍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浮蒼究々兩眉長瀉碧泓々一鑑光山海相逢非浪語小孫明月嫁彭郎

長樂寺（嘉會嘗置酒餞歌姬於此）

層梯倚天碧細路連草莽蕭々青松門稅此林下鞅輪囷老樹姿偃蹇怪石狀中有蓮華臺迥出諸天上空堂卧鍾鼓古佛瘖龍象飛泉漱石除夜半發清響雲抵雪浮々柳動春盎々超摇萬里眼更欲鏟疊嶂

又

蔦尾冠松壁千章鎖雲莊故人置酒地清夜燈燭張破壁挂月闕遺笙嘯風廊妖歌傾四坐醉卧錦瑟傍寂々花絮亂怱々鶯燕忙雍門已陳迹餘音空繞梁我來久徘徊驚呼首一昂老僧獨依然坐對柏子香

（何嘉會錢愛姬於此呼字當作去聲）

志新遺兩介致書餽以巴源帋黄甘珠欖大栗鵝鮓胎蝦為餉戲作長句為謝

巴江新擣萬穀皮褚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里特寄我落筆究々天投霓綈囊丹果十襲包爆栗飛爐石火敲紅鹽著樹落青子香霧噀手披黄苞蒼鷲無罪見菹醢苦酒濯之光五采蝦跧久已成枯腊只尺波濤渺江海客舍爭席紛滿前饋羹不復五羖先殷勤重餉有吾子一兩夫荷擔赬其肩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請左氏戲呈純中

麟經束高閣掩卷有三嘆朱絃久零落鸞膠續其斷英々左阿君獨唱音節緩故是我輩人吹蕭得幽伴先生擁絳紗弟子褰素幔一揮斷鼻斤便舉齊眉案

嘉會飲錢愛姬大慟而別

小窗危坐若為情曳杖穿雲取次行蕭寺試來携手

處陽關已作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曹相慟哭那知見
賈生坐上誰人最愁絕江州司馬淚縱横

遊鍾石寺問名寺之因老僧指門旁石如覆鍾狀賦詩一首邀何襲明登仕同賦

月斧琢朣朧團欒覆石鍾連絡青雲根點注碧蘚封
補天記女媧移山詫愚公當年偶遺漏墮此草棘中
奇礓久淪蟄化出金仙宮老僧慣見之笑視瓦礫同
觸角戲烏犍迸火敲青童摩挲閱亡恙千歲今一逢
堂〻張茂先扣以蜀井桐噌吰振林莽叱吸萬竅風
澒洞眾壑滿吼徹九地通狂奔竄幽題驚怒拔老龍
豐山霜霰零彭蠡波浪舂一鳴固有待寸莛那得攻
水曹筆五色東亭羅笙鏞辟易四坐傾蹴踏萬馬空
偉茲抱奇香伴我窺靈蹤賦詩逈不如露草號秋蟲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三年着南冠兩見芳歲新朝為蟲蛇侶暮與魑魅鄰
行隨木上坐卧對竹夫人獨有金石交不廢風雨晨
書來一弔屈我已屢厄陳嘖〻爨下桐嗷〻轍中鱗
緪以朱絲絃放之碧海津窮途得重惠肝膽大輪囷

雪

嶺雲亂擘絮簷雨收斷線箕神擁前驅萬瓦集微霰
土峯忽崔嵬炯若簪出弁衣稜森欲起眼纈醉復眩
屬國卧餐氊含糊不能嚥
喧豗湊六合澒洞咽羣籟俄驚江海懸坐覺虛空隘
包藏失地險瀰漫見天大嬋娟自一種巧麗窮百態
獨餘古栢青正色老不壞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目錄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題硤江蕭氏菴二首
思賢堂
宿善法寺二首
再賦二首
天長寺
次韻王子欽雨中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
再過天長寺二首
利見置酒燕超軒
分宜道中
宿袁州城外
萍鄉縣
安仁縣
衡州酃泉亭
即事
回鴈峯
愚溪
礲巖
礲巖寺
靈泉寺
次桂州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十詠）
八桂堂
七星巖
栖霞洞
來風亭
龍隱巖
曾公巖
雉山巖
永寧寺
西山超然亭
虞氏隱居
翠屏洞二首

飲脩仁茶
九日次獻花鋪
入象州界
到象州寓行衙
南山寺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
題象守坐嘯堂
別象州陳守容德
雒山寺青羅閣
蒙亭二首
七星觀
發桂林
北歸過永
皇妃嶺
過衡州
宜春臺
西齋
再過曹山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

塞雨吹黃屋胡星照紫宸龍沙萬里去燈市七年春
感慟丹心折悲吟白髮新孤臣卧江海老淚滿衣巾

又

金地三千界珠宮十二樓人行仙佛土春滿帝王州
邂逅羣雄擾消磨百戰休傷心歌舞地錦纜起汀鷗（事見杜子美秋興詩）
氷雪依春盡雲山發興多微吟愁獨夜小立佇斜河
社鼓村〻急樵音處〻歌呼僮埽月榭不飲柰明何

題硤江蕭氏菴

雪屋清如洗雲崖翠作堆破扉風自掩敗壁雨先頹
野色初還柳林香尚有梅滄江千萬頃一鳥鏡中回

又

雲逐歸心亂山隨望眼賖疎林歛晚照淺溜咽春沙
家路三年遏僧窗一笑譁此生安税駕有地即為家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没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

扁榜銀鉤動襃題袞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
蝿附餓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溟鯤

又

相國開藩日樞庭放鷁時碧油來拜節彩筆坐題詩
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

宿善法寺（得深字）

（堂中有李伯紀徐師川詩榜）

野寺知名久歸鞍試一尋亂山迎晚眺萬木拱春臨
逸想超神界安禪見佛心時叅鼻端白趺坐息深〻

又

雪漲春江動雲歸暮塢深巖栖刻塵不到禪几老難
侵野虎風生嘯哀猿月伴吟荒雞疏五點說盡落凡心

再賦

水繞禪牕淨香凝古殿深讀書不求解酹古聊自斟
塔鈴已無語匣琴猶有心獨謠西閣夜風滿快哉襟

又

愛竹門可款命車室初尋鳥啼春院靜人語夜堂深

鼠跡留僧鉢蝸涎涴佛金鄰翁笑相命春酌夜沉〻（田雲翔從政置酒）

天長寺

江行蕭家峽路入天長寺沉〻千步廊植杖聊一悄山對逐客愁花濺寒食淚提壺苦勸人何物關汝事

次韻王子欽雨中

夢斷行山去詩成急雨催霏〻噓谷滿閃〻映空來出岫非無意爲霖信有材故園小桃李昨夜一時開

龔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留讀數過撫卷太息賦小詩歸之

鼻祖有殊相（事見家傳）耳孫信多賢閱世已黃壤傳家尚青氊妙語今作者生氣有凜然便須勤蒼珉揭此宰樹邊

再過天長寺

巖姿露天巧地勝延隙光鯨怒四海鬬蝸蛉一身藏逃空直樂見愬寂幽夢長燈暗不復續卧看月侵床

又

山立起平案松偃卧枕岡尚憐桃蟠小已見麥頭昂撿事閱兵氣逃禪入醉鄉平生湖海興一棹付慈航

利見置酒燕超軒龔明賦詩次韻

杯行到手莫留殘忍聽金鍾吼夜闌紅雨亂飄花帽動碧雲吹斷玉笙寒破除孤悶千痾散蘚苔良圖一笑歡老去便須勤秉燭對花渾似霧中看

芋大鷄衣對懶殘銅餅泣雨又更闌臨流洗耳真堪笑映雪看書且耐寒共惜分襟能幾日直須把酒罄交歡風流喜見佳公子未信窮途白眼看

分宜道中

老拮挩犂泥沒膝刈〻青秧鍼水出大麥登場小麥黃桑柘葉大蠶滿筐猿鳥相呼聚儔侶繅絲百箔聞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蘆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徙紆廨舍

宜春客舍無一席古觀獨眠不能夕破屋颼〻人雨立空林嘖〻蛩夜續青袍白馬郡督郵晨門遏我鳴前騶不求五斗彭澤米且卧百尺陳登樓

萍鄉縣

雲夢青丘蟠楚藪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頹百戰

餘舊事流傳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陂突過黃豝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莫鳴蜩嘒高柳江湖一夢三年久慰我漂零一盃酒羣盜須降漢赤眉故侯辮作秦黔首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敢居三年矣縣尹常館過客于第中賦主人避地行二首

主人避地卧荒村道傍故宅今仍存烏烏呼風白日静藤蘿挂月蒼煙昏壁立削鐵千步垣客子不敢窺其門一時勝事那能説撞鍾擊鼓行金尊

華榱翠桷刻蛟螭蒿艾不剪與戶齊野鼠羣行晝蹋壁山鬼一脚夜摵扉胡騎埽跡今已非官兵縱暴來無時千柱耽〻四壁立主人避地何時歸

衡州酃泉寺觀競渡

噴雪怒相搏投虹貫其中張頤嚇北客拍手笑南公固自輕一死終然鬬兩雄踟蹰倚山閣得失謾雞蟲

又

健捷兩首砲舥沙百足蚿擊水羣綜動起風一鳥翩壯心殊未已怒臂欲無前亦有旁觀者踟蹰奮兩肩

即事

落日投林去低雲貼水飛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風肥重傾塵榼歌清繞妓衣城南多勝事何必閬中稀

回鴈峯

三年蛇虺一命抵豺虎悠〻故園心萬里崖嶠阻祝融方司南巨嶽鎮全楚滄波嚙石壁白日灑飛雨寥〻蒼梧帝舜斷泣二女斕斑竹上淚濺血今如許沉文弔湘纍魚莫得死所寂寞千載魂故物但角黍吾生將安歸墮此瘴江浦逐臣正南遊倦鳥已北翥放身秋崖工萬壑赴一干戈浩茫〻安得翅羽

愚溪

羣休眩鹿馬獨覺辨涇淄蠢鳥豈知道斷尾畏為犧草木詎有靈衛足不如葵智囊樗里子癡絕顧愷之成壞繫所遭何必陋非儀曹天下士失身蹈危機一斥卧江海南冠繫湘纍不思蛇起陸便作馬栖蚤智以為愚更欲名其溪〻山清可厲溪上碧相圍石底行翠蚪煙中抹脩眉一朝纊息定白日斷履綦

叢祠翳篁竹秋風生網絲凜凜望千載避世真吾師故物不可尋山川尚華滋永懷西州動興言北山移欣然解其會了了不復疑獨醒亦何事誓將餔糟醨舉酒酹一觴究究度兩旗蕉黃配丹荔歌此迎神詩（北山謂愚公也）

巃巖（去全州十五里）

日上千峰亂風涵萬壑秋兩崖折天罅一水漲巖幽絕峤飛橋過尋源秉炬遊倚空翹翠葆激石走蒼虯（岩中乳盖皆碧色）老樹攙天立奔雲接地流壯懷開浩蕩病骨聳颼飀皓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人與說似勝事滿南州

巃巖寺

千松夾道直一水抱村流清絕小叢林繞舍竹脩脩老僧慣見客壞衲雪滿頭野菜折奇芭畦蔬翦新柔漂零五管去邂逅一笑留詩成寫君壁記此夢中遊

靈泉寺

窗戶遥開紫翠間小橋獨立聽潺潺意諧獨有清風共與盡聊隨落照還但見虛童蒙白恰且無瀧吏發驛顏風花雨葉元無定何必區區戀故山（嶺外虛市市人大半以白恰蒙首）

次桂州

過嶺逢人問象州瘴煙如海蹴天浮三閭逐客何將到八桂宜人且少休

江上煙雲翠作堆倚天青壁雁飛回神州一望三千里不是南遷肯獨來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訾家洲亭粗見其畧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于巖穴之下窮林巨壑近接闤闠之中遠不過城闉之趾居高望遠夸雄闊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記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橘中隱商顏桑下蔭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跡今未埽英英八桂林屹立表衆草名隨五柳傳壽待三松倒南堂駐金節伏劒收蠻獠駪駪立萬馬獵獵卷千纛元戎領客來小摘羞澗藻醉纈亂繁花移來插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汙脩門簪橐侍帝垣五雲深莫窺衆星拱以縈一坐牘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鍾鼓昡昔聞星圖煥斗極兩兩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閣日月起可挾參井立能捫誰當揭其柄為我酌瀛尊

栖霞洞

飛仙巢三山弱水環四溟誰知黃茅嶺自有白玉京獨曳一枝笻枝空上青冥蟠飛墮八桂石隕化七星幽幽炬火然異狀不可名盂天絫雲葢揷地翠羽屏已無俗士駕上有遷客經敢言居夷陋妙絕冠平生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右大暑將有風出穴中冷然如氷雪被體不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漕少隱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萬樹張火傘千嶂卧獨龍形雲竟天捘老落蠻嶠暍死愁吳儂風流貴公蒼崖拆天罅中有萬里風習習駕兩腋飄飄落瓊宮草木嘯竽籟澗谷酣笙鏞披我快哉襟誰能辨雌雄

龍隱巖

跳波觸石喧古木抱崖擁老蛟壓泥蟠一笑作潭洞孤峯起崷崪哀壑浩呼洶腥風噤蛙淫凍雨落毛氄凜凜白晝寒瘴髮立盡聳旱氣曛日黃縮爪但陰拱悠然四大海歙此一毛孔安得化為霖蕙葉有光寵（時禱雨未應）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遊七星山始見此洞芟薙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布磚甓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為橋以便遊者號曾公巖

羣峰依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敧紫玉珂雨晴青絲鞚相君千里目渺渺孤鴻送披雲觀天巧鑿翠出巖洞中空貫長虹側立割大甕究究卧石梁欲起 地控玉棺已上天甘棠有餘誦獨餘澗底泉時與幽人共

雉山巖昔有僧結菴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日一集聽之至終卷逈去率以為常忽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産子腰脇間尚餘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頑石解首肯老松聞肘回野鳥集隅坐聽法時一來山僧古佛徒一龕寄巖隈哀此墮卵伏黠礫妙奪胎休去復歇去哌〻見啼孩獨此腹脇餘班〻尚毶毶精通日月貫義動金石開異事垂千年仆碑卧蒼苔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荊廣時其子
賓所營也閱二百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
狀貌魁梧稱其閣云

一念去來想萬象起滅境方寸　所營可與天地永五季日尋戈四海環沸鼎奕方一旅定烽冷夜徹警梯空出高營飛閣冠五嶺照耀人天工變滅彈指頃故物二百年虎死尚炳〻小立梯曾欄鳥鳥聚落景

西山超然亭

尾區翳榛莽地瘴藏百怪西山何軒〻拔脚風塵外中縈一線蟠側立兩壁對旁連九疑高遠控三湘大孤亭坐林杪俯見飛鳥背號方泣二女祟魅竄四罪誰去窘囚拘故自脫天械飄〻思凌雲萬里風雨會

虞氏隱居雷守虞沇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
山環立二水交流遊客過其下皆有志歸與
卜鄰之意

山色洗眼青遥見紫翠重江光照肌白磧作氷雪容問誰三間茅散我九節筇江聲過席上山影落杯中主人樂忘歸卧聽鼓角雄黠撿屐齒痕斕班尚苔封寂〻春羅月蕭〻秋桂風何日賦歸來庭柯撫孤松

翠屏洞

團欒千嶂抱窮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烏雲睡作堆倚松真漫爾藉草亦攸哉更有陽臺雨朝〻暮〻來

又

千仞觜嵯峩纖〻翠錯磨霧鬟參碧玉風慢卷青羅鵲喜窺人語鶯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彿襪凌波

飲脩仁茶

煙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顛兩肩弛擔息微倦茗飲初一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着蓋渴暝眩昏〻嗜睡翁喚起風洒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事見盧仝茶詩）

九日次獻花鋪（李衛公貶海外道過象江蠻女獻花於此）

古路三叉口青裙兩髻丫更無陶令菊空想衛公花

破屋堆黃葉清紅繚白沙殷勤邀一醉蛩酒壓梨楂

入象州界

須賈之罪髮可數張儀之辯舌空存以身償怨今如此不死投荒感上恩殊俗若爲援緩急故交何處問寒溫多情鳥雀真幽伴莫遣張羅翟尉門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徳攜酒見過

萬里南來亦偶然一杯相屬豈非天直從尺五城南社行盡南陽路八千三夜故人應入夢五漿客舍有誰先使君遥　花間馬欲伴愁人到酒邊

飣坐黃甘噀手香堆盤丹荔照人光莫辭蛩酒一尊赤會壓瘴茅千里黃未省讒言遺薏苡直將空腹傲檳榔酒醒夢覺知何處樹影參差月滿廊

南山寺

千丈雲根蔭此邦沉〻寒影卧秋江潭空映日蒼虬動煙煖翹沙白鷺雙夢覺灘聲喧客枕吟餘竹色滿僧窗詩成絕叫曾樓上聽我洪鐘萬石撞

安心是藥本非禪遇勝欣隨意所便嚼藥拈花身老矣穿雲涉水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憩僧窗借榻眠寄語排言問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雞號更五點衆星尚煌〻殘燭半吞吐宿酒疑在亾碧井陰脩梧林踈月汪〻嶠南瘴癘地飲此氷玉光晨瓶出雪乳一漱病齒涼衆汲欲盡反匏尊得細嘗

題象守坐嘯堂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薰孫蘆自焚投鼠器必傷曹侯百世師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擾之危機蹈潛弩惡吏冠虓虎飛走豈不高搖足墮網罟使君古太丘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嘯萬壑秋崇陰日轉午風簷翠交舞問道舍蓋公誦詩選何武渭水占熊羆萬里笞羌夷試磨南山石更草中興碑（郡有南山石壁數百丈屹立江水中如浯臺）

别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〻家萬里奄〻命一髮使君古丈夫興衰在縲紲平生風馬牛舊職比鷄塵欣然一笑粲彼此百憂結皇恩下天扉淚泣孤臣血行廚洗玉盤載酒助歡悅庖珍問五鯖餅字炊十裂

徙突今未黔班草　一訣何須更秉燭端是夢中别

雉山寺青羅閣

蠻村避謗三年過野寺尋僧伴日閑小檻吹香花漠
漠斷崖漱碧水潺〻挑柳葉底秋聲滿栢子烟中午
夢還便擬買舟隨釣叟一蓑烟雨繫滄灣

蒙亭

小築三間足雄包萬象并逶波通極浦落日抱孤城
小語千巖應長歌百蟄驚坐看水屨上漠〻晚雲生

又

落拓詩酒伴踈慵粥飯僧盪胸開遠抱拄頰見高稜
鳥倦猶聞語蛟寒正可罾一區如可卜吾不愧陳登

七星觀

丘壑心猶在筋骸老可憎倚筇欣小憩躡屩看先登
神馬何須駕尻輿本自與九閽通一路欲躡嶺雲升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餞于甘棠渡口

行盡海北天笑指湘南路使君載酒醪擁節東城駐
前驅千纛直縱獵萬人呼塵流翳白日十里映黃霧
何人檥迎我一葦横江渡渺〻倦鴉翻相隨歸薄暮

又

洶〻號萬竅颶風吹海渾冥〻蔽一天瘴雲埋日昏
南荒底日所黃葦三家村誰云花解笑但有鳥能嘗
繆恩解南冠歸路首北轅酒行可以起稚子候柴門

北歸過永〻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三湘陌上逐臣歸萬石亭中送客時拄杖披榛行荼
蒼汲泉磨蘚看魁奇天傾五色遺媧補谷變千年出
峴碑何似蹊邊小桃李向人膏面出風姿

皇妃嶺

濯〻漱壑泉巖〻依天石扶藜上秋空一縷挂絕壁
胡為乘此險登　風雨夕千金戒垂堂尊馭且莫叱

過衡州館于郡齋時太守裴夢旣督役城上

萬鍾風雨集三令霜雪嚴適發半閭左雅春亦髡鉗
大事難慮始授龜寧復占君看執朴者端是邑中黔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聞說宜春好曾臺試一登隴泉悲瑟〻松雪見層〻
孤絕煙中寺微茫樹下僧詩工傳寫妙不數畫師能

西齋

二江戎馬後宜春獨稱雄重垣抱金柅巨塹䟽玉虹使君師齊相往處在酒中百脈倒春釀洗盡瘡痍空西齋置一榻時有客子從我來屬無事新脫楚市春伴值呼浩然驚坐得孟公歌眠看倚集鼉鼓鳴蓬〻

再過曹山示如老

不羨鵬南運聊隨雁北還捫天上何嶺犯雪過曹山偶列萬里去重來一夢間觀河見如舊雙鬢自襴斑（曹山在何嶺之下）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一丘黃壤卧龍泉光氣輪囷夜斗邊長史壇無舊物拾遺華屋有倚椽鳳麟毛骨皆如此水石風流尚宛然亭下不生閑草木韡龍無數欲參天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作詩寄之

首路氷雪嚴過家梅柳動故人一笑隔千里勞遠夢夫君具眼隻閱世妙百中嗜好如酸醎不與俗人共我老卧瘴氣稚撓譏夫衆敗履誰見收乘桴子宜從歸袖風中翻翩若孤雲縱殷勤三日別折柳天下送耶知漢網疎欲問周鼎重江皐兩牛鳴塞壘萬弦控終當受一廛竟欲鄰二仲請師樊遲圃共抱漢陰甕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目録

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四首
過臻闍黎三首
送智海上人二首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示相者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
次韻王次之龍圖四首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次韻德發驅虎
讀沈德潤詩卷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寄題錢中仲漆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芳美亭
遂初亭
通慧亭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次韵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湖州道中
望道場山塔
早發下若
東山
橫山堂
荆谿道中
題谷隱二首
送張牧之赴南昌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
矅菴
送徑山僧
過慧山
王佐司致政還鄉二首
過矅菴
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
洞庭沈氏園亭

洞庭善慶堂
華山德雲堂
講堂
折玉崖
興化朱公大卿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
青氈堂
別雲閣黎
送僧慧徹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于汝川記可游者九處
瀅巖書堂
洎湖潭
蝦蟇石
多寶院
梅仙潭
金石堂
懷賢菴
積翠樓
甘陂莊院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二首
和張正民通守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少逸登第還里中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况新篇
題靈巖五至堂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
章席祖巢雲閣
題李營丘畫
寄題莫謙仲山居四樓二首
山居
西樓
過慧山方丈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題虎丘劍池
吳門道中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

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

龍擾已可屠瓠堅今可攻不辭千金費莫計五石容藏器古有待用大難為工平生不龜手佇此一戰封

又

千金市駿骨想象不可逢安知轅軛下碨礧卧肉駿天廐四十萬一洗凡馬空葉公莫驚走始信有真龍

又

秦俗自擊缶齊人善歌吹竽寧聞牛扣角莫奏鳳将雛獨唱誰能曉獼天和欲無中郎非俚耳為斷爨中枯

又

殖綽拜勇爵儒冠堪溺中可憐毛錐子蹺〻尚爭雄夫君口擊賊陳言賤雕蟲行矣立談間可折萬里衝

過臻闍黎三首

龜肌鶴瘦老臞仙壞衲穿空雪蒲顛無數巖花開自落青山相對獨依然

蒼龍遠舍立蹤〻白甲蒼皮十抱餘當日青〻折釵股如今老節已專車

便莫将心到處安小窓趺坐兩蒲團芋魁半熟通紅火鼻涕垂頤對懶殘

送智海上人二首

大師興趣在江湖拄杖扶行穩當車若要詩翁淡生活穿雲涉水到西徐

折鼎支磚日半欹拾薪乞米為朝飢昏〻一點炊煙裏見我邯鄲夢覺時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松竹騷〻繞舍鳴沙頭一夜雨連明衝泥裹飯澆新冢野哭千霄共一聲

白恰排肩上冢歸飢烏攫肉紙錢飛東家已吹清明火一點炊烟上翠微

示相者

漢嬖寧聞通餓死秦黥自統布當刑侯王将相元無種試向人奴覓衛青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潜心之北窗凡三年而别〻後三十五年復相遇於荆谿順山之

下蒼顏白髮互相驚嘆追數一時同舍生在鬼録者十八九獨两翁亾恙耳方藥室山中以老焉將與時發杖往來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廼賦詩為之先

簪盍書龕夜話連講肆朝昂宵初一睹歷塊已先超竟卧監韜老終遺爨鼎焦月分千里共波折两萍漂卷地胡塵合彌天刼火燒途窮歌兕虎巢毀賦鷦鷯稚子開一徑先生守一瓢但空囊似腹莫折罄如腰憤墮樵風過袍班釣雪飄蝎盤憐　縮鼠黠看鬚搖

鳧雁吾何算松筠子後凋共憐身獨在相視意俱消負釁投炎海全生託聖朝那知龜是鼈已見鵬如鴞楚玉號三獻堯雲煥九霄啼烏占夜喜啼馬弄風驕便殺雞為黍休尋鹿覆蕉並鄰如可卜半道不須邀汲井澆桑本攜鉏蒔藥苗千端身外事一噱醉中囂蟻泛蓮垂蘂魚烹柳貫條往來成二老隨分各逍遙

次韵王次之龍圖四首

撥雪披雲粥面濃三杯困卧北窗風悠然一夢南柯去千騎靴刀帕手紅

蕨芽戴土筍穿叢青子森森褪小紅與物無情吾老矣如今休恨五更風

青梅着子欲生衣始見鞋紅觸眼新李徑桃蹊俱埽地一枝獨自占餘春

一種奇葩絕衆芳揭來當戶見鉏傷猶堪紉作幽人佩獨步脩門擅國香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來香一瓣恭為佛陀禪（哲宗皇帝晏駕晤老從佛陀禪師問語于禁中延春閣錫號祖燈云）

霧沐山藏豹風粲葉翳蟬寥寥千佛後又見一燈傳

有地逃銅馬無心待玉魚牛眠今可矣龍耳欲何如

荷鍤千巖去逮轆十日餘殷勤古松下為剖甕中書（晤老為亾兄卜地獅卧牛山葬穴未定故有龍耳之語）

次韵德發驅虎（時太守鄭作肅）

三窟憎狡兔兩端忌首鼠含糊有前郤遺患在養虎操刀貴立斷坐見皮寢處應須下車捋不待探穴取恢恢天漏網洶洶國破斧驚呼吒萬口走避空一府長圍起伏虛尺箠下戛敔迷行出漢圍送死入鄭圃

大鬲保尻領童兒聚儔侶枯顱歸閣束敗蒻寔庭旅寧堪裹馬革但恐汚牛弩三害古所患一死誰贊汝緣林亾　命首禍自呂母師行費千金城壞墮百堵踞鞍髀欲消囊芴頮誰狂要先羣鯨戮未快一虎去

讀沈德潤詩卷（時沈寓金沙寺）

繫馬門前柳投鞭息吾駕青林合扶疎木杪抗風榭沈郎天骨清衆垤立嵩華閉閣卧讀書一榻過僧夏尤工五字律句法窺鮑謝無窮真炙輠有味乃食蔗我老復何為齒髮日夜化寅緣葦間見拊髀起一咤懸知擲地響自欲補天罅坐令長安紙頓起千金價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潛泉不到一周星膝上郎君得我驚大府潭〻真老相長淮滚〻舊家聲渥洼墮地須千里窮髮垂天佇一鳴莫遣畫蛇安兩足宮袍賜錦待先成（季公蔡天啓舍人之壻）

金鍾吼徹曉霜清尾釜如雷不敢鳴欲識呼盧真彥道試吟石鼎調彌明牙籤萬軸撐腸滿金狙千篇唾手成堪笑韓公太多可浪傳侯喜有詩聲

寄題錢申仲漆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昔年隱君子去脩地下文王棺竟不返宰樹十里春哀哉抱長思慟哭蒼山根膓日日萬周繫此三尺墳傷心閲黄壤矯首望白雲〻去無處所淚濕冢前麟

芳美亭

離〻陌上花春到錦營中上冢千騎出竟天晚旌紅故園已陳迹風流餘此翁渺〻山澗曲披〻煙雨叢種花今著花千巖貯春風錦繡裹山谷遺民悲故宮

遂初亭

行有叱馭難坐有垂堂畏莫驅九折險輕用千金貴為貧聊爾〻興盡我輒逝平生慕未遂肯汙薛宣吏清曉拄笏坐西山有佳氣一笑食蛤蜊寧復知許事

通慧亭

磽〻錫為骨瘦脊盤九龍中涵千斛乳連絡萬竅通漆塘枕其股　飄洒不供詩翁虧天巧妙契卓錫工青林破蒼玉碧井卧白虹他年一杯酒配食桑苧翁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　並含百泉通我公擅一壑曾雲生蕩胸放神八極外坐駕兩腋風峩〻十二鬟半出薕幙重脩眉畫新就一抹翠埽空欣對愜平生似為悅己容百金置酒地窗戶浮青紅高陵拄笏見採菊籬下蓬　坡逕千丈横絕垂天雄日麗鷺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〻載客從大句琢天巧　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纓係九戎安知横山下一榻卧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兩穹崇西州歸謝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次韵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暴鬣海生埃霖雨方資命世材此去謝公須强起誰令陶令賦歸來追懷玉笥三年别指點薌林一笑開天舸横江日千里憑誰倒曳九牛回

湖州道中

望道塲山塔

碧玉旋螺插暮烟遥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頭路一葦横江浪接天

蕭寺知名四十年身投籠檻到無緣行人指點松間路正在孤雲落照邊

早發下若

宿雨乍收山氣歛清風欲發曙光寒紛〻鳥動行人起百尺浮圖水底看

東山（在臨安縣）

千章古木翳山椒誰與高僧共寂寥珍重庭松寒不死蒼皮老榦雪齊腰

横山堂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嶒稜倚半空幻出生綃三萬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溜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報時

荆谿道中四言送僧

老蠶上箔倦鳥投林牛閑人卧蕎麥交陰孤舟縱棹緑漲一尊好風徐來清和滿襟舉杯屬影伴我孤斟

老矣鍾儀尚操楚音高山流水寓此琴心上人問我
何念之深

題谷隱

碧瘦峩千疊清深漲一篙紅輕花似肉綠細柳如繅
句好無强對神超有獨遨葦閣青蒻笠髮鬅見秦逃

又

露濕芙蓉曉風甜橘柚秋衣中紅影亂尊俎翠光流
壓暗迷三馬陽驕喘萬牛五湖烟雨裏不繫有虛舟

送張牧之赴南昌

青山觸熱並西州沒馬黃塵接地流庾亮南樓應有
待薛宣東閣可能留官閑端為三升戀興盡還從五
斗休繪出金盤堆白雪秋江一葉認歸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沛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别戲作數句送牧之

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〻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
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〻如清風一笑亦可喚
呌朝駕戎軒揷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石緩
神光射斗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章付雷煥

臞菴

落日催行客馬上振短策觸途眉見赤墮俗眼生白
安知青林中有此江上宅決背破天藏盪胸納空光
一奩注寒晶表裏洞八窗風水自吐吞噴雪忽滿江
臞翁目如電坐閱東海變酒酣跨赤鯉謁帝通明殿
霓裳月中闌羅襪波上見我老寄漁商家風在瀟湘
虛舟自不繫倦鳥寧復翔一榻如見容拄杖掛鉢囊

送徑山僧

桑棗翳一丘風雨鳴四壁晨門響丁〻一笑喜折屐
臞仙詩作瘦句有徑山色哀殫發朱絃妙寄追白石
虛名子過聽怩卧不能夕歸袖挽莫留凌空看飛錫

過慧山見舊題

一别名山十五年官情羇思兩茫然故人半作纍〻
冢只有蒼官立道邊
髀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眼路漫〻不須更障西風
扇為酌崖泉一洗看

王佐司致政還鄉二首

安眠不蹋鼓蓬〻榮路先回鷁退風獨岸角巾東路
去休驚蕙帳北山空畫圖便可追三士同社誰堪作
两翁侍拄一笻隨薊叟摩娑銅狄霸城東
水蒲滄浪舊釣磯春風江上片帆歸繁紅不見桃千
樹老幹空驚柳十圍萬壑烟雲供坐嘯一龕香火結
真依落花細草應堪籍醉撼長條雪滿衣

過臞菴示文王孺

黄帽青鞋两鬢班一簑聊寄此身閑不因誤入桃花
去那得寅縁見華間

雞犬無聲白日閑一笻九節過眉班會須組豆三高
上且寄風流二老間

華亭朱師寔中大燕超堂

海寓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黄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
蛟巢十字路四顧盡曠土蝸角两大國一怒有標杵
角名眩多盧聚訟公衆楚昏氣自成霧濯〻汗浹雨
未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縁墮人境心大接天宇
搴芳採蓮舟擷秀蓺藥圃山寒石稜紫樹老松鬣古
風牽碧羅卷雨壓翠纛舞寧須鳥催酤自有花解語

觀魚樂洋〻夢蝶飛栩〻坐令游俠窟化作仙佛土杜
高卧水國秋靜愬月庭午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官府

洞庭沈氏園亭

雲根障涵天萬疊如連環峩〻一鏡中縮結十二鬟
壇殿歲月古蔽石蒼苔班毛公已仙去故物尚人間
群胡射漢月獵火燃百蠻安知橘中樂避世真商山
英〻東陽孫高情寄人寰誅茅擇地勝斬崖破天慳
開軒疊蒼玉亂峰刻潺顔循除繞羅帶淺溜鳴潺湲
意行雲共出地坐草可班興至亦乘桴一簑卧滄灣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寄之

幽絶小蓬壺參差見畫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鋪
洲藥紅相照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橘圃聚千奴
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酤楚腰飛燕〻秦缶扣烏〻
便旋驚回雪連娟引貫珠西風催晝鷁落日詠驪駒
浩蕩川原隔驚呼歲月徂寥〻清夜夢直提控摶扶

華山德雲堂

昔年曾上德雲堂木奴千樹新著霜白首重來十載
後六花薝蔔薰風香湖上青〻只如舊湖波漲渌濃

於酒堂中老宿尚依然烏鵲巢肩柳生肘

講堂

誰令堅白鳴自作雪羽爭莫遣蠅鑽希便恐鼠污羹
導師表衆惑自逐鞭影行拊几無一言大千作雪鳴

拆玉崖（石壁有泉出胡茂老命此名）

巉〻兩崖青漫〻一奩白坻沙射月彩窓戶栖珠壁
定心如止水逝將老空寂手弄一掬寒面像千仞碧
須防童子嬉往〻犯尾礫

興化朱公大卿没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彥
實過余于晉陵留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百感關心老淚潸一坏埋玉卧空山着鞭競看駒千
里闕晉初驚豹一斑貧病故侯今白髮風流公子尚
青綸不須優孟追諧笑已見遺珠合浦還

柴扉忽枉故人車躧履歡迎一笑初夢裏覆蕉疑有
鹿食前彈鋏嘆無魚忽〻注兎澆村釀草〻供盤折
野蔬他日死生君一訪上林鴻雁有書無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爾次韵歸之

滿酌黃壚萬戶春倒授紫綺八仙人句中得妙陶元
亮酒裏知名賀季真九醞調成花上露一丸爐出鼎
中銀老來不辯追強對分我餘光幸借鄰

青氈堂

晉馬已老矣楚弓今得之懷璧萬里至化鶴千歲歸
主人有故巢鳩居不復栖俄驚桑田換已見城郭非
偶尋蕉中覆忽得釁下遺平生手所種老大今十圍
故壁初見蝎空床尚支龜塞翁一笑喜共賦青氈詩

別雲闍黎

邂逅不煖席踟躕空復情偶隨孤月出又作片雲征
已振空中錫聊班地上荆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送僧慧徹（徹自言雲間人舡子道場之所在也）

千燈佛祖後五字島阿閒危坐肘生柳獨謠肩聳山
浮杯偶東度振履又西還為我覓釣舟一簑伴子閑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游者九處
繪而為圖貽書屬晉陵孫某賦之

潛巖書堂

松根絡斷崖石腳泫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

右丞令摩詰尚友千載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真輞川
散策塵外獨脫屣區中縁杯尊酌花鳥一醉藉草眠
（灊巖唐人何仙舟書堂也）

泊湖潭

藹〻竹樹交一潭蔭寒青已無黿鼉汙尚有蛟龍腥
林蹤泛月彩豔〻一鏡平我心亦如此炯〻珠夜明
意行魚共樂坐穩鷗不驚更欲漱吾齒不掛功與名

蝦蟇石

天公磔蛙死墮地化為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煙色
蔥蘢一拳青凝湛半蒿碧猶疑老蟾窟尚吐月中腋
我來蹈其背坐睨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烟雨空寂歷

多寶院

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〻篁竹中古寺松為門
野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謡未覺釣石温
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

梅仙潭

潭〻雲幕垂樹杪秋磬發飛仙駕青鸞通籍在金闕
遥見切雲冠尚想凌波韈殷勤小棋花獨照黃昏月
生綃濕香霧翠袖卷煙雪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

金石臺

層臺接叢霄東西欝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
相君踐台斗爭雄兩巍卯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
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前芳獨有真男子平生盛孝章

懷賢菴

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
百年草頭露一夢穴中螘見此兩足尊感動涙如洗
區〻記刻舟兒戲亦漫爾永斷三生縁付此一彈指

積翠樓

曾稜倚高寒突兀擅空濶江横碧羅帶山斷青玉玦
湛〻清不揺霏〻翠如潑松蹊奮蒼髯苔石擁緑髮
陰森揉肌栗蒨絢亂眼纈凭欄送落景一鳥煙中没

甘陂莊院

張公卧江海戢羽如鵬蹲平生廊廟具投老三家村
一壑身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閒坐種竹青滿門
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提壺時見招一笑空罍尊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

老仙躡兩舄自歌于蔿于千岑對隱几萬竹繞直廬
上有丹鳳穴巢居棲翛稽奇毛間五采斕斑此英雛
啾〻黃雀群百陋見一姝追風嚇六鶂逐日墜九烏
芝田有遺啄握粟未可呼大池九萬里一飛試南圖

又

少年有殊相鬒白非臞儒三吳山水窟見此紫鳳雛
家無儋石儲腹有萬卷書陳編踐芻狗博具牴牧豬
斗持半段槍伎癢始一呼倒海探龍頷據地捋虎鬚
有客持鈞樞大書表其閭盛事傳不朽畫入荊谿圖
（時宜輿方脩圖經）

和張正民通守（來時有北門西掖之語）

零落衣冠汙塵土戴盆望天那得覩青黃不着礬下
焚糟粒空傳紙上語判花視草迹已陳十年閉口不
論文君詩藹〻春雲似來弔湘江九死魂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真人東方行攜幼坐小輦五星聚光炯八龍卧偃蹇
張公世忠孝七葉冠蟬冕翹〻麟一角濯〻蕙九畹
聲名大小馮門巷南北阮塤篪自鳴和滿耳聽睍睆
舂粟悲漢謠煑萁笑魏褊詎聞華亭鶴空憶上蔡犬
堂〻鼎軸老秉道廸天顯穿授千金璧不踐九折阪
飛〻鴻鴈行戀〻桑榆暖草木商山春烟波洞庭晚
芝老正堪茹橘熟行可搴建床話團欒共此一笑莞
當年伯仲氏衫鬢綠婉〻彩衣戲翁側玉立盡瑚璉
崢嶸六門闕突兀今在眼歲月知幾何華皓森雪巘
扶顛屬近石起死待和扁富貴挽不來拄頰但手板
談間鋸屑霏酒伴金荷卷舞茵翔兩鸞歌板曳猶繭
冰壺明月吐琪樹清風蒲起尋赤松遊仙籍標閬苑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和
篇次韵為賀

帳底諸生擁鼻謠詩書滿腹似邊韶禹門擊水高三
級堯殿披雲煥九霄駿馬看花春寂〻長槊燒燭夜
寥〻一飛更上金鑾去滿袖香煙散早朝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況新篇兼辱寄惠古史賦
三小詩為謝

伐樹已埽迹種桃今問津一節隨卧起四壁空無鄰
有懷平生遊老手妙斲輪去搴柯山秀盡作泮水芹

裁詩問亾恙寄此嶺頭雲
世人識真少耳剩得驚坐安知百尺樓上有元龍卧
儒宮為官曹學子書吏課長謠振商音麗藻發楚些
獨有白雪章妙絕無人和
太史命世豪始作表傳紀著書自一家亦足見奇偉
寥〻向千載筆削號古史排斥已甚哉不學而見詆
孰云爭名者區〻在朝市

題靈巖五至堂

老人昔記觀何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
期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
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涿
秋鴻往浮杯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
中去來想

鄭悖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三椽容膝地一枕曲肱眠手把故人書起行夢相牽
明河天上落一派墮我前溶〻注銀海浩〻寫玉川
老眼眩欲迷今在第幾天堂〻通德門種德今百年
齋房九莖芝岳井十丈蓮連枝挺奇秀見此兩謫仙
詩成粲珠玉紙落生雲煙一飛看昂霄雲中雁行連

韋席祖巢雲閣

翳〻林影交小閣俯江郊千崖障錦繡萬壑鳴弦匏
翛然一枝笻寄此三重茅久知風可御更取雲為巢
抱石舒翠縷秀色纔可睹霏〻擘春絮欻見白鶴舞
疑眸一瞬間忽展垂天羽起從潭中龍去作山下雨

題李營丘畫

酒膽乘酣思如湧戲拈枯筆為此弄誰令堂上生楓
樹自是胸中有雲夢前山歷〻粲可數淺瀨鱗〻森
欲動一嘯參差是故林歸心已遂孤雲縱

寄題莫謙仲山居四樓二首

山居

魚鹽市井雷冠蓋車馬路生息自相吹晨門黙如霧
超然塵外躅嵂兀見砥柱湯〻海橫流自有安立處
幻泡水上漚空華草頭露一峯獨蒼然歲寒但如故
醉寐庭下花吟繞池邊樹便有山中臞來隨白雲屨

西樓

曾梯倚半空百尺卧元龍偃蹇一榻上崢嶸兩爭雄

蒼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間指青紅
俯視大千界一器蝸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蠋遂相攻
湛〻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過慧山方丈皞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蕭〻呵蘭若桑苧有故家佛屋倚高寒僧蹊抱欹斜
殷勤泉上客流落瘴海涯蚤酒壓梨櫨蠻烹嚼蝤蛇
光潔鏡一奩照影空自嗟老僧薦茗粥芳鮮疑露華
驅除鼻中雷埽盡眼界花飄〻思凌雲攝身上蒼霞

又

戰塵霾漢天獵火燄胡地一節遁垢氛步入青蓮寺
耽〻九龍盤一壑埋老翠倚天松骨大粘壁苔髮細
道人本臞儒得法妙出世胸中萬斛泉洗盡蔬筍氣
天風吹冷〻助我鳴鼓吹名為不二門聲音作佛事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
寺款枕猶聞半夜鐘
三年瘴海卧炎霄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
物銅駝埋沒草齊腰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谿斜古城流水參差
是不見玄都舊日花

題虎丘劒池

斲子斷〻老更狂潭空百尺卧千將但令雷煥占斗
牛不用朱雲請向方
神兵一躍去千年石底乖龍抱寶眠尚有玉川懷寸
鐵裁詩救月淚潺湲

吳門道中

數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〻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
立一蓑烟雨濕黃昏
一點炊烟竹裏村人家深閉雨中門數聲好鳥不知
處千丈藤蘿古木昏

馮慶居士文集卷五目録

詩

龜潭二首
罨畫谿行四首
龜潭二首
題董令升侍制朋谿
題莫壽朋内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李茂嘉寄茶
園中草木
題德清縣舍
餘杭道中
送雪峰化主
山長老寄茶
吴江教院
送僧慧卓
送可珪化主
復闍黎寄示
題刪定姪畫卷
脩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
鄭惇老譙老出示三賦
題隆上人墨梅花
送五姪送歸南安
題因闍黎靜節軒二首
龜潭三首
春事三首
龜潭守冢僧
遊金沙寺
金沙寺端老
秋日二首
歲莫郊行
臞菴浮天閣
向伯恭侍郎致政
再至龜潭
湖洑上冢
舟次蜀山
讀史

臨安道中二首
将軍樹
廣教寺種玉軒
湧翠閣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
臨安羅氏占春軒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佚老堂
柳塘漁舍
環翠亭
五秀堂
卓恃者手持笻竹見遺
喜陳紹曾至
重陽前數日（二首）
崑山道中二首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吴漢逸家荆谿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寄題四明吴緫拙軒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
柳
雨二首
送僧德最
朱彦寔穹石堂
小園春事
夏日田舍二首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京口普照寺
都統劉侯築新第
吴門道中
魏江道上
示鶴林山老二首
宜興林尉山父巢仙亭

鴻慶居士文集卷五

詩

龜潭

真源閟仙扃一线下佛龕來從白馬洞聚作烏龜潭觸石細瑟〻循除走涵〻漱齒類鬣雪濺衣真佩藍醉紅灑面醒衰白照影憇延緣逐清景拄策縱幽探

又

心空閑有味境寂澹無營石鼎脹豕腹幽〻暗泉鳴銅盤印鳥跡漠〻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傾榼中清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悠然獨往顧一笑愜平生

罨畫谿行四首

老枯浮鼻水中歸綠雉應媒桑下飛蘿蔦冥〻山四起數家雞犬煙樹裏

一支新渌漲晴溝楊柳中間繫小舟罨畫谿頭烏鳥樂呼風喚雨不能休

蝶趁花飛爭入坐倚空百尺游絲墮亂山銜日半舡明斷雲載雨前村過

蕨牙戴土小兒拳漁市人歸柳貫鮮罨畫谿頭人語好烹魚煮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藏鴉竹裏猶殘一兩花蝸廬抱柳開新國燕語窺簾憶舊家春風有信自年〻罨畫谿邊柳繫船陶情滿〻酒如泉醉與長鉼藉草眠

翠木蒼藤繚白沙槿籬茅店野人家了無狡兔營三窟只有黃蜂趁兩衙樹頭獵〻酒旗風罨畫谿邊賣酒翁銀鉼快瀉清若空令君一笑面生紅

龜潭

稚竹緣崖瘦蒼藤翳樹昏野花渾少態谷鳥自忘言獨曳煙中策來傾月下尊樂哉無與共幽興在桑門

又

蝸舍三間小龜泉一勺甘楞嚴渾不看獨勒久同龕潭影千峰倒雲稍萬木參巖花自無主紅雨落毿〻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先生谿上宅華榜有殊稱已為山作主更與谿為朋高藂倚流水坐見南山稜濯髮雲欲破碎濺衣雪崩騰老蟾駕月來瀲灩一鏡升舉櫂擊空明玉壺響春氷夜久羣動息一嘯清風興手持脩月斧自控赤鯉乘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龍筋鶴骨老擢頹百尺脩圍折巨雷倦鵲飛來空百

繞踏枝不着又驚回

李茂嘉寄茶

蠻珍分到謫仙家斷璧残璋褁絳紗擬把金釵候湯眼不將白玉伴脂麻

園中草木

葵花卧雨金杯覆蕉葉欹風羽扇低若信空華俱是幻何妨伯厚載雞棲

翠衿獨倚秋風立絳幘猶含宿雨偏已見異雛無應看若為矯首尚昂然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籬脚金花玉露團杞叢寒蝶冷相看不隨桃李供春事且伴松筠到歲寒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問寒温見竹欣然便扣門我是此君風月主不應更與俗人言

送雪峯化主

行盡千山萬與山青鞋布襪水雲間龍天正繞毗那室乞取凋胡一鉢還

山長老寄茶

睡魔迎我入華胥夢境翛然一蝶如不用分燈遣將去山翁茗盌為驅除

吴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石火光中容此身只鑽故紙敝精神如今衰老渾無用猶有虛名誤世人

送僧慧卓

瓦盂錫杖布行纏風御泠〻意欲仙一片閑雲無倚着悠然吹墮野人邊

送可珪化主

龍天萬德擁金堂中有維摩六尺牀但遣文殊來問疾毗那一鉢滿城香

復闍黎寄示龍興舉老唱酬書一偈還之

無臺無鏡亦無塵云何去現句文身只有華嚴八千偈訓對毘那彼上人

題刪定侄畫卷次其韻

青尖簇〻兩春山翠疊峩〻十二鬟彷彿陽臺夢中見試憑畫手駐君顔

脩工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月標指工自見珠繫衣中可尋卷去與人遮眼却來
間佛徵心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妙絶窺三賦雄奇想二豪坐驚河伯歎却走李咸迯
句挾青丘大吟翻白雪高定知空冀北猶待九方皐

題隆工人墨梅花

一枝挿向釵頭見千樹開時雪裏看慙愧道人三昧
手盡將春色寄毫端

送五姪歸南安

綠髮青衫美少年追風一抹紫鸞鞭十年竹馬兒童
舊洗眼來看立道邊

題因閣黎靜節軒二首

露葉纖〻剪綠瓊三椽瀟洒竹間亭青蓮池上狻猊
坐碧玉壺中翡翠屏曉輾目移光破碎夜窗風過響
瓏玲何人暫脫紅塵屨一洗昏〻醉鼾醒
蒼雲十畝護禪扃中有金仙不死庭避近種麁規作
伴蕭條對鶴兩忘形空華閃〻風中絮浪蘂悠〻水
上萍珍重此君真石友歲寒不改自青〻

龜潭三首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濺〻柳州莫作愚谿
對乞與佳名到處傳
蒔竹疏泉占一丘倚筇盡日看游儵崎嶇好事無人
共獨飲泉旁自獻爾
山空水淨竹娟〻玉爍金沙自炯然宿鷺驚窺潭底
月潛魚翻動水中天

春事

莭棟依林出松扉傍水斜浮蒼圍百疊亂綠翳三义
屋破蝸書壁庭蕪鶴印沙小桃供一笑已著兩三花

又

閑隨白雲行倦倚青松立嚼蘂須鬚香藉草衣巾濕
風從月下生月向杯中吸戴星莫怱〻秉燭要汲〻

又

黃鸝遺好音碧草縈別恨雨擢翠千尋風斂紅一寸
持醪散百憂琢句破孤悶呼童數擊鮮無久諸郎涸

龜潭守冢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詩

記之

桀々豐肌猶外好便々大腹已中空故衣狼藉三秋雨破扇飄揺一夜風

草匕禾卒太忽々獨有鬚龍在眼中雨折風摧終不死霜根雪節貫青銅

遊金沙寺々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上

一龕明滅佛前燈破械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讀書處試尋幽伴拄烏藤

綠筍遺苞半出籬清谿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環墻滿好鳥盡情深樹啼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平生不讀一行經解說如來宂上乘但繞禪床行一帀免教鑽紙似癡蠅

秋日二首

豆熟連村雨葉黃秔肥蘸水露華香涼蟬已抱寒莖槁凍蝶猶穿晚菊忙

雲巘曾稜露遠蒼井梧蕭瑟隕珠黃浪々一枕芭蕉雨端為幽人滴夜長

歲莫郊行

殘雪溶々水波凍山空翠濕衣巾重東家一西家酒初熟南枝北枝春欲動班坐偶隨鷗鷺集意行適與牛羊共直將萬事付狙公莫浪歡喜踏破甕

朧菴浮天閣

黃蘆吹雪滿汀洲萬里煙波接素秋數點征帆天上落一輪斜日水中流長橋踏月隨幽伴小閣浮天賦遠游便買一舟為泛宅此生何必老菟裘

向伯恭侍郎致政薌林築一堂名之曰企疎晉陵孫某聞而賦詩

銅臭應作么夢屍當得官喝々魚聚沫戢々蚋集酸高人有遠抱一笑視鼠肝水將洗耳用山作拄頰看種芳茹秋菊搴秀紉春蘭披々芰荷衣采々苜蓿盤三徑価真境々一瓢非世歡富貴挽不來為我歌考槃

又

且學方回癡莫羡董公健誰合軀七尺浪作青紫檀更揺乞憐尾仍出弔喪面薌林有老仙早具佛眼見國恩償粗爾已青遂焚券驅除竹馬童狼籍芻狗踐

寥〻漢二傳千歲一關棲竟日飲無何更補離騷傳

再至龜潭

歲〻來尋罨畫春看山弄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是故人

湖洑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谿三百曲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閟深竹老去耽田里寓目快新矚風漪卷翠綃雲巘鏤蒼玉尋盟喚白鷗觧佩贖黃犢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阿香推雷車躡雲捕黃蛇打頭風似箭注面雨如麻篙師不改色移舟並蒼霞結纜繫桑本小定起復挐畏途失九折迷津悟三叉誰知一笑中平地有褭斜

讀史

莫羨馬革裹猶堪柳車囚誰令骨作鯁且慕舌爲柔自笑丹心折人言老語偷直將輪覆井仍取帶維舟唾面我勿拭溺灰汝何尤君看簀中屍起斷魏齊頭

臨安道中

莽〻原野迥綠〻沙水清逕封面苔滑樹隤風篁鳴小立聽鳥語深尋見魚行夕陽紅未斂彷彿見參橫

又

微流隱復見一曲宛秋蛇柳老蟲書葉潮平鳥篆沙青鞋蹋雨滑烏帽倚風斜何處堪攜手宜城賣酒家

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幹千年龍化

廣教寺種玉軒

道人餘淨業種竹抱雲根野色禪窗近秋聲客枕喧持鉏掀鼠壤插棘護龍孫不放纖塵至清閒自滿門

廣教寺湧翠閣

高夢縹渺冠曾顛一握孤雲尺五天試向堂前參翠栢要看地底出青蓮

某送妻母韋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宰樹連山淚葉春纍〻高塚卧麒麟羊曇一慟西州去華屋生存有幾人

臨安羅氏古春軒

扶踈繞屋樹葱蘢一笑歡迎得此翁燕麥兎葵俱埽地只栽桃李占春風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孤煙抱水村落日滿雲樹亂山如連環楊柳是門處
青繚竹谿灣翠點苔石路鍾魚寂無聲白日掩僧戸
茗盌酌雲腴香篆擢煙縷坐穩不知夕烱烱山月吐

佚老堂

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
匆匆已鮮鑣馬鬣翳蓬蓧夫君悟無生不待鬢髮縞
朝行清谿曲暮宿白雲道柴門鳥跡絶槁葉風自埽
竹間雨冷冷花上日杲杲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堂之北有松一本五枝蔣宣卿龍圖名之曰五秀云）

柳塘漁舍

老來厭朝市靜占五百弓山稜瘦如削水面清若空
行穿萬蓋青卧載一葉紅黄甘千頭奴白鳥五尺童
銀刀貫翠縷象鼻卷碧筩一時百不知漁父真家風
幽尋屬無事散此九節笻空濛水雲裏端坐畫屏中

環翠亭

樵磴盤蒼巘漁磯俯碧潭羣尖清染黛一曲翠挼藍
冉冉松雲細娟娟竹露涵春風萬楊柳緑影亂毿毿

五秀堂

一榦中柴立交柯擁四垂定知三世種已長五孫枝
端是神明力非關雨露私躊躇三帀繞爲賦角弓詩（角弓事見左傳）

卓侍者手持笻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滇池赤藤使者太一青藜老仙何如一節九節拄到玉女盆邊

喜陳紹曾至

雨苔荒逕石風葉擁門衡破甑渠龍頋虚舟任自横
燭殘無共影谷應有同聲試問門前轍多應是友生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遂涼

小雨送殘暑新凉入郊墟丹葉互明滅玄雲自卷舒
行螘尚移垤盤蝸已伏廬偹偹風響變零落扇恩踈

又

披衣趂雞晨耿耿殘月曙林表霽霞升青紅滿雲樹

凉蟬猶抱葉寒蟲欲壞户行〻繞黄菊狼籍衣上露

崑山道中

歸鳥破煙没飛泉隔隴分松門挂跡雨樵路蹋行雲
獨往隨漫與高談遺世紛悠然一杯酒可以傲人羣

又

日脚銜半壁江面横匹素一片黄蘆荻械〻風景暮
閑枕曲肱眠自琢撚須句稍〻山月吐已復草多露

次韵葉首善龍圖見寄

十年流落卧漳濱種秫畦蔬手自親心似疲牛猶喘
月身如病木豈知春試彈長鋏撩公子急解綈袍值
故人健筆縱横驚老眼恍疑帝所夢韶鈞

吴漢逸家荆谿蓄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而
未果賦小詩先之

高人卧江海煙雨三家村白眼憎俗徒青山自當門
披圖望千載耿〻尚自存金鑄騕褭蹄漆書科斗文
虬蟠盤六印犧象刻四尊匈包虎皮斑琴漫蛇腹紋
猶吐星芒寒尚帶雷斧痕我亦望古者昂〻真戴盆
儻未倚門揮應許置榻論從公問奇字載酒過子雲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六言

筆下鑿開渾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鼇負出天邊
雲鶩飛来
水邊兩鵓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
閑雲卧起

寄題四明吴勰拙軒

分寸躋攀曳九牛一錐無地拙於鳩穿針結縷非吾
事不上天孫乞巧樓
老罷誰當問喘牛羈栖且作寄巢鳩葢茆一把藏吾
拙便是元龍百尺樓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六言

翠樾雨簷交覆紫苔一徑微通過雨籜猶含夏綠風苞
已褪春紅

柳

脩纖似束楚腰支楊柳春風二月時金地化身千佛
眼錦江新樣十宫眉

雨

山空發清響樓迥落餘飛掩冉花頭重渾酣水面肥

喧豗沉地鏡飄灑淨垣衣數點蒼茫裏飢烏接翅歸

又

淅瀝珠跳瓦淋浪綆絕簷林園春寂々燈火夜厭々寒著衣稜起愁牽酒戶添詩翁獨何事危坐撚衰髯

送僧德最

剥啄動柴荊相看兩眼青詩如雲態度人似鶴儀形妙斲窺天巧哀殫感夢靈定知花雨裏亂石點頭聽

朱彥實穹石堂

擬把高天補曾將巨海填猶殘如蝸練尚帶祖龍鞭勢重坤輿壯根深粵嶠連孤騫搏鷙羽突立冠鼇顛錫號峩三品論材但一拳誰令此奇偉偃卧獨魁然

小園春事

屋頭喚雨泥滑々萬瓦紛披土囊發西園春事一時休繁紅漫亂煙脂雪綠蘿高張翠羽蓋蒼巘中斷青玉玦不見枝上一點紅千頃桑麻光似潑小園花柳春爭發風雨顛狂二三月斷梗梢空轉若蓬細紅糝逕繁如纈巨看繞屋溜潺々可厭觸途泥活々不妨暫柅故人車大似陳公井中轄

夏日田舍

斷塹疏新碧長林鶯遠揚魚跳蒲葉偃鵲起樹頭昂覓句投詩社逃禪入醉鄉夢回殘酒裏月可一庭芳

又

麥卧黃雲壠秧分綠錦畦犬來迎客怒鳥去背人啼虺々饑雷吼昏々醉纈迷只疑塵土漑獨自照清谿

夏日京口道中

冉々征途去耽々畏日長枕流浣清泚倚樹憩蒼涼蟬抱風枝響螢升露草光不眠愁獨夜卧看月侵床

又

亭皋一雨過清飈吹面涼雲綻微月吐引杯吸空光獨詣敲神界冥搜破天荒扣舷歌小海幽意滿滄浪

京口普照寺

敗屋茨生草崩崖蔓老藤布金無長者持鉢有殘僧撥剌魚跳釜盱睢鼠瞰燈炎々三伏暑岑寂冷如冰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菴遺騎入泉南迎山老主之

羣魔起爲祟百堵燬作灰那聞五花葉但見一莓苔

将軍道南宅萬礎蟠金珉天瑞黃鶴下地湧青蓮開老倦逃禪去大士問疾來龍天擁猊坐百蟄奮春雷（一莓苔見杜子美詩）

吴門道中

小橋分路各東西寂〻松窗半掩蓬客夢悠揚殘酒裏一池荷葉雨聲中

穀江道上得小菴鮮裝小揭

老柳當門翠十尋桑麻一曲窈然深蒼苔滿地無人埽只有酴醾一架陰

示鶴林山老

應化來江右乘流出嶠南後身逢七七前話續三三坐見諸天繞來聽二士談更無木上坐只有佛同龕

又

一别三千里重臨二十年霜蕐空老矣雪柏自依然習氣詩情在真心佛果圓相看無一語趺坐炷爐煙

宜與林尉山父巢僊亭

半篙渌漲狎鷗邊萬點青尖拄笏前水色山容闗清好吴中闤市有巢仙且可浮沉隨俗裏更將强健鬬前懸知天上多官府盍向人中作地仙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目録

詩

浮遠堂
連雪苦寒二首
大雪後喜晴二首
送鄒次貫歸臨川二首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惠椂吉水軒二首
送刪定姪赴高安郡丞
寄題楊元光黄巖清畏軒
題致思菴二首
焦山吸江亭
再賦五至堂二首
胡恭夫勉齋
静節軒
滁守平遠堂
黿潭二首
雨中泊蜀山
胡橋别墅
示黿潭文上人二首
讀類說二首
示楓橋温老
楓橋璨書記
讀靈巖圓首座詩卷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
讀沈公序詩卷
黿潭二首
山陽守吴子仁遺两鶴喜而賦詩二首
舟過湖洑泊丁山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翠屏洞
緑楊橋
艮菴
春霽二首
書事二首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題惠聲伯溪亭
雪夜宿玖思菴
江上懷思永二首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獨坐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三首）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
梅二首
雨二首
竹間看雪二首
題楊令藏春塢三首
累石作小山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
龜潭道中
牛山道中
卷畫連雨（二首）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沈公序餘閑亭二首
虎丘沼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跡山上一覽亭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
景思提舉少卿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二首）
謝景思提舉（三首）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

詩

浮遠堂（在江陰縣君山頂上）

月墮山城曉沙寒水國秋雲根拔地起氷柱蹴天浮紫翠分鼇嶺青紅雜蜃樓舟航通萬里城郭數三州刺史馮熊貴仙翁控鯉遊八龍追後騎五馬駐前騶露蔦迎門鵲風薰壓海牛地偏餘勝跡山好對冥搜雨為催詩至雲應度曲留歡呼領百罰跌宕散千憂顛倒青霞帔淋漓紫綺裘誰鑱峴山石千載記風流

連雪苦寒二首

霜氣森〻背有芒風稜槭〻面疑鎗破衾且作龜頭縮短裾愁牽鶴脛長

怪底騎驢詠雪詩東風有信在南枝來蹝已報豐年瑞屬國餐氊且耐饑

大雪後喜晴

嶺雪班〻在崖泉咽〻鳴一州明曉霽萬壑貯春聲蹬滑藤枝健沙晴屐齒輕小兒修淨供酌茗慰孤清

又

雪淨山容改風回野意新草根清漠〻沙尾碧鱗〻有客推門版呼童整角巾風流楊柳似一噱散千顰（時鄒次賈自臨川至）

送鄒次賈歸臨川

不負丹雞約來尋白馬盟龍鍾着帽進爵躍倒衣迎感槩追平昔驚呼問死生殷勤一尊酒聞健且同傾

又

徒步輕千里重臨責一丘留歡不暖席索去忽扁舟惜別猶班草傳聲可置郵躊躇搔白首獨上仲宣樓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一徑青苔短〻籬小桃竹外兩三枝殷勤待得黃昏月正見斜紅卧酒巵

細紅如糝未全勻洗雨梳風日〻新前度劉郎在何處故林空瑣一枝春

惠林吉水軒

演漾浮清檻干凝浸綠莎更無野鳥渡自有窟蟾過

又

短綆飛蒼雪長纓卷素波會須歸一噫霹靂起龍柯

練〻迎朝霽漻〻卷夜氣挽河半天落貯月一瓢分盪胸飽新授洗耳浣昔聞誰知望梅者肺渴已如焚

送刪定姪赴高安郡丞

紛〻戲事攖真情夢入槐宮一餉榮莫向蝸廬分兩國只將螘垤當專城遨頭定自迂三顧鼠尾何妨署一名南望崆峒堪拄笏白雲飛處眼偏明（時叅政兄謫居贛上）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畏軒

楊公相大曆獨擅德爵尊清渭貫涇濁寸膠定河渾高名冠朝倫流風被仍昆悠然向千載凜〻尚自存官閑擁黃紬卧聽衙集喧蕭〻鳧鷺行重稽不到門蝗虎不待驅聞風自驚奔所貴知我希已及魚與豚

題致思菴

草徑衝泥滑松門隱霧深潛魚寒口窟宿鳥暝投林風樹摇青塚雲蘿倚碧潯禪翁蒙一衲寂莫海潮音

又

宿雨連村暗春流隔隴分檣烏吟外見城角定中聞石鼎涵蒼潤銅爐湧翠芬明朝南北路相望兩孤雲

焦山吸江亭

昔年携客寄僧龕敗屋跡籬一草菴白首重來看脩竹連山樓觀亦眈〻（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眈〻撞鍾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看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萬頃蒼茫一島孤渾〻雲海現毘盧問君吸盡西江水中有曹谿一滴無

再賦五至堂

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嘗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胮肛一鼉吼撇烈兩島驚獨詣超神界真游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鬭僧清

又

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世苴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徵心証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應緣有五至百年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蔕

胡恭夫勉齋

為山在進簣學海自盈科但見拳石小繞容一葦過駸〻拔地起千丈青坡坨漫〻拍天流萬頃翠錯磨勉齋何為者直意慕山河高視脩遺垤孤清鎮頹波巨植蟠杞梓脩鱗窟蛟鼉誰能探高深潛珍有隋和

靜節軒

紅紫紛々半在亡一軒風雨送春怅青梅著子渾無數綠笋穿林已許長

蓮葉平鋪塘水滿楝花半落渚風清無言獨立蒼茫裏更聽黃鸝一兩聲

滁守平遠堂

魏公大雅士英々峙氷玉平反廷尉府共理滁陽牧畜髯懾狐鼠折箠行鳬鷺高眠日照廊坐嘯風生竹度堂雲雨上斗柄高挿屋櫳落區中緣超搖塵外躅逕蒼擁鬟髻漱碧韻琴筑雖無花鮮笑自有雲對宿王春亦已班臣畫可妻卜舉目送歸鴻寄此千里目

龜潭

繞舍蒔蘭蓀褰簾對竹君移床栖樾蔭脫屐護苔紋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殷勤一瓢水侑此井中芹

又

風漣細娟々月彩光瀰々庭空韵琴筑故入幽人耳皓白有貞色澹泊非世味誰能聽蛙謠喚汝作鼓吹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去

一嶂橫青靄千漚起碧潯行穿山半腹坐占水中心躅雨松蹊滑衝煙蓼嶼深時來有登涉應不繫升沉

胡橋別墅

覆地紅深寸連村翠著行桑空蠶箔滿芹老燕泥香且泥無何飲徐思有底忙獨謠無與悟倚杖立斜陽

示龜潭文上人

露蓋青相倚雲屛翠作圍石泉鳴午枕逕蘇上春衣井隧登晨汲庵煙起夕霏浮生眠食耳終不羨輕肥

又

埽石風生坐披雲雨濕衣飄々一蟬蛻獵々兩鳬飛伏檻觀魚樂鉤簾待燕歸踈鍾何處寺出谷自依々

讀類說

亡是談烏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鳩作婦謾道雁為奴絡緯那能織提壺豈解酤龜茲堪一笑非馬亦非驢

又

額癢會出耳足閑仍有甕石頑非作燕豬老孕生雞楓瘿那因怒松朽豈是肥君看轉丸手亦復化神奇

示楓橋温老

閶闔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鷁首黃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楓橋璨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為謝

白氎青鞋竹杖隨伏犀揷腦看魁奇水如說法翻千偈山似哦詩蹙兩眉率尔扣門依佛寶欣然命駕有心期忽忽班草河橋工幾日重臨慰所思

讀靈巖圓首座詩卷

長廊藉藉屧聲中邂逅歡迎得此公會續千燈齊古佛先拈一瓣供詩翁

萬境崩騰到筆前飄飄落紙似雲煙要看墨妙供千手莫遣詩窮入兩肩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絶句

撚斷吟須皺兩眉鏤氷琢雪等兒嬉鮮啼孤月如雞口堪笑窮郊作許悲（韓吏部詩云有窮者孟郊郊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

老去都将筆硯焚相逢相問只寒温更無一語堪酬對已入維摩不二門

讀沈公序詩卷

讀書過眼閱千年脫帽揮毫瀉百泉句出驚傳龍菌蠡賦成爭誦蜆連蜷銅池莖葉三山秀玉井根株七澤連容貌魁梧端可想不應詩瘦自臞仙

龜潭

擺落攀緣斷驅除磊磈平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徙倚到參横

又

捉老一無取逃空百不聞莫叅東閣吏恐汙北山文心定對止水身閒卧白雲嗒然吾喪我何意傲人羣

山陽守吴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

本自驂鸞駕何因下爵羅未冲霄漢去且傍水雲過収拾為閒伴提携作好歌莫懷軒冕意風月共婆娑

又

縞袂貞仙馭玄裳羽客衣千年令威至萬里佐卿歸蹋雨青苔院栖煙白板扉蕭條直老伴相對兩忘機

舟過湖洑泊丁山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冪翠蘀隕砌推紅

宿鳥來還去微泉咽復通幽尋殊未已落日滿陳桐

又

日下殘紅歛煙升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容
野饁迎秋穫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真意一笑酒中逢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一丘破天巧萬壑迴春姿使君載酒地不著鼓吹隨
倏然一幅巾自與幽人期水淺欲平杯風細不滿旗
踈〻殘雨裏獨理釣魚絲

翠屏洞

千巖紫翠中縹緲浮畫棟屏風十二疊坦〻見空洞
攢青照坐寒老翠濕衣重度曲　　　雲留舉杯送
樂矣殊未央正作南柯夢

綠楊樓

津樹正青〻水拍兩岸平千章雲外合一勺煙中橫
葉密翳鳥語波清見魚行灣碕雨初乾陂路雪正晴
誰來聽山公著屐過橋聲

艮菴

高人擅一壑青山獨當門拄笏坐終日似與若人言
微雲抱巘出細溜觸石喧絕壁掛夜斗曾甍上朝暾
更採東籬菊共盡北海樽

春霽

好雨連清夜寒聲滿四簷浣花紅點注著柳翠絛纖
宿潦推舟起春塗上屐黏家〻操耒出途詠滿蒼黔

又

清飈洗睡昏好雨愜幽欣共喜當春至偏宜入夜聞
跳波通轍澗流潤駐壚薰瀲〻沙頭綠晴來已十分

書事

坐睡拋書卷行歌泥酒杯那能鑽故紙莫自恥虛罍
閒把吟鬚撚欣逢笑口開獨醒竟何事空腹吼飢雷

又

謀身殊落〻隨俗信悠〻但使真心住何嫌老語偷
乘風豈有待遇坎且復休人生如寄耳豈恨拙於鳩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覆地雲為筏填空浪作堆昂〻天上坐砲〻石中雷
澒洞千漚發喧豗百蟄開白鷗底心性王羽自毰毸

（韋蘇州詩云水性本無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雲屋互出汶風扉自闔開孤舟繫桑本一曲並巖隈
翠甲連筐載鮮鱗貫柳來殷勤慰牢落為覆掌中杯

題惠聲伯溪亭

小檻大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煙雲蘿屬地青霞
帔雨筴填溝赤仄錢折柳貫魚初受釣斛龜挽酒看
垂蓮便須秉燭追良夜花減春歸又一年

雪夜宿玫思菴

霏〻竹間雲練〻松上雪誰遣碧玉壺化作白銀闕
孤懷愜幽欣一笑暖凍冽寒光注老眼謂是山吐月
耿〻清不眠夜聽　竹折

江上懷思永

沙老猶生觜江寒已伏槽長煙分聚落短日下亭皐
木脫曾巢見潮生小艇高幽懷誰與晤不見酒中豪

又

絕徼三叉路連艫萬　舡一區江上宅百榼飲中仙
有土能埋玉無膠可續絃摩挲綠苔石屐齒尚依然

讀劉方叔詩卷

雄奇郊島上清絕晉隋間已突黃初過遥追正始還
冥搜逐幽好巧發露天慳莫作鳶肩看詩成聳兩山

又

思如湧泉出句似琢冰清刻燭翻千偈撞鐘助一鳴
磨天無刃迹擲地有金聲好是銜杯處雲煙落紙生

獨坐

貞境閒自見衰容老更侵却無愁可解秖有病相尋
莫引千鈞髮須存一寸心澹然無愠喜龜息自深〻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許栩仲有詩次韵三首

萬炬紅蓮陸海中車如流水馬如龍九街畫鼓春聲
滿百柁瓔艘蠟味濃底事狂雷翻地軸叵堪笑電破
天容衝泥踏雨尋歸路竹杖芒鞋取次供

覆雨翻雲一瞬中雷鞭擊柱起乖龍推愁正倚三杯
釀破睡那能一枕濃桑下持鉏如許健席間失箸若
為容詩翁只作啼嬰看萬斛珠璣唾手供

尚見犢塵隨馹馬忽驚飛電擾犀龍玄雲合沓濤頭
上白雨渾酣乳面濃淡碧鱗〻生曉漲小紅漠〻放

春容只應便作尋芳計好把鴟夷載酒供

正月十五夜荊谿館然燈燕北客用前韵

虎鼠同游十二宮何妨蛇蚓雜蛟龍熒煌寶樹繁星合泛灎金莖湛露濃海鳥定知驚矍鑠濠魚且共樂從容賈生欲係單于頸應貫朝家五餌供

梅二首

北風剪水玉花飛翠袖凌寒不自持脉々含情無一語水邊籬落立多時

纖々蘿蔓牽茅屋細々苔花點石矼夢斷酒醒山月吐一枝踈影卧東窗

雨

風卷三江立雷穿九地鳴梢林百鳥散破柱一龍驚滿樹春聲合連甍曉溜傾坐看流惡盡邑里一時清

又

池涸萍黏塊畦荒麥聚埃乖龍一味睡幽鳥百般催藥裹蒸生菌衣篝潤作梅殷勤一夜雨洗出翠千堆

竹間看雪二首

乍聞槁雪墮窗前已見飛花舞道邊夢斷忽驚山竹裂一燈照我擁書眠

受風豈免長低首戴雪何妨暫折腰莫道此君無持採風回雪霽便昂霄

題楊令藏春塢

千歲鶴林仙故家今尚存吟律破陰沍扣絃召春温王母仍留核韓郎為染根暗香先到處已返玉梅魂

又

汝陽紅槿帽欲挽春風回不用寶刀裁試看羯鼓催玉樹日々新金蓮步々開仍須覓春草隨人處々來

又

花發武陵源水滿藍橋路人面相映紅迎笑得崔護蜂蝶護紛々尋春不知處時見一葉紅相隨水東去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移山老翁愚埋盆小兒戲高蹈遺世紛幽欣可人意倚樹看蜂衙挑燈照花睡樂哉何所憂俛仰可卒歲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十日而別

公子命巾車千里過我廬驚飛廷尉爵喜見丈人烏

倚壁方挽膝推琴欲攬須殷勤更秉燭孤悶一時攄

又

菓枝良易安瓢飲有餘歡栖〻枳棘間矯〻如龍鸞
抱牘鳧鶩進落筆蛇蚓蟠但令鉗紙尾只作馬曹看

龜潭道中

沙淨溪行好煙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塢藏春
魚逐波間伴禽藏葉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〻

牛山道中

松雪翠籬披竹日光破碎青熒麥風過紅濕花露墜
萍開龜曳尾樹啄鳥擘喙物〻如既予欣然與心會

巖盡連雨溪漲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

編棧沿村徑囊沙壅市門蒼鱗封老幹黃耳工陳根
屋破容身窄天低望眼昏谿邊高樹杪猶有繫舟痕

又

月掛樓鐘曉風生島樹秋林疎山獻狀池漫水分流
鵲喜時窺牖鷗馴亦並舟一聲何處笛莫遣碧雲留

沈公序亦愛亭

吟牽東閣興靜想北窗眠室小中生白文高迥入玄
回看甲乙第已到巳辰年不見門生薦歌鐘尚隱然

又

老蔓牽簷角青蕪點石稜風生長柄麈花落短檠燈
危坐纔容膝欹眠但曲肱胷中九雲夢芥蔕亦何曾

沈公序餘閑亭

貌古鬚眉見情高耳目遺應諧聊玩世避謗莫吟詩
事不關心處身非抱病時翛然無一事痛飲是吾師

又

隱几欲忘吾趨營老吏疎判閒聊命酒引睡謾翻書
祗有貧堪逐都無憤可攄樂哉聊卒歲應信我知魚

虎丘沼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于楓橋方丈誦所作除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落景下曾城遙煙起孤戍繫舟著（斫）魚磯曳杖扣僧戶
忽逢丹霞侶自誦碧雲句噌吰應黃鐘清絕追白紵
不落江西派肯學邯鄲步冥搜自天得妙中有神助
寅緣半日留邂逅一笑遇詎復管中窺看沐南山霧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疎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

煨芋詩刻龕之壁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竒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噉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拊卷三嘆而後知公置力于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宣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稿尺牘游戲之作盡櫝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為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宣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為之先

王公製練衣謝傅捉葵扇欻若置郵然一昔徧海縣東坡百世師秉雲上騎箕文爭日月光氣敵嵩華齊諸儒望光覺坐待成風斲一斤應手揮郢鼻無留堊公生不並時關楗同一機識真屬具眼造的令中眉詩亾來哲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接混茫參差夢中睹授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聮醉工金鑾殿揮泉灑謫仙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玄豹文章霧沐老龍頭角泥蟠莫恨青苔踏破要令紅柿分殘

黃鶴林中佛國杜鵑花裏仙山粗了一生事大來從半日僧閑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蓄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慕手追遂入於室某嘗賦景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櫝中比守吳門治有狀璽書褒進待制敷文閣某馳小舟往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為一時絕唱有云正索鮮人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真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

家聲藉〻冠中州健筆縱橫貫九流三世祖孫吳郡牧兩朝人物亭侯顒卬自快披雲睹衰陋空遺僑玉羞便恐追鋒大上去不辭拔轄為公留

高名逈出中興目大句追回正始風浦上珠還孤月吐壁間梭躍五雲從景坡堂裏參差見飯顆山頭邂逅逢更欲騎鯨追李白八門一路羽翰通

洲蘋霏紅風瀲灎池光鋪練月徘徊乍驚醉眼生春纈頓覺詩腸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

空壘使君處々栽桃李為報花奴羯鼓催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藥寮佳篇某繼元韻上呈

連筒自灌黃精圃結轍休推薏苡車萬壑飛泉春午
枕一蓑帶雨荷春鋤逃名尚有身為累擇利焉知貨
可居笑指吾公門上荂一時零落已丘墟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景思季萬皆
有詩某依韻和呈

次景思少卿韻

客來聽履上雲堦百尺蒼藤絡斷崖古井千年龍尚
卧曾丘一曲虎為儕乍驚河漢懸談舌便覺風雲入
壯懷小雨隨車真有意待催詩板挂高齋

次季萬郎中韻（陳張種與沈炯書虎丘山吳岳之神秀者也守有小吳軒）

玉梯一蹴旁天閣歷々星圖手可捫翠濕佛衣雲漢
漢香凝僧院雨昏々曾軒下瞰三吳小靈阜高齋五
岳尊大句春容兩相敵暫陪尊酒得重論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藥寮韻賦三詩寄謝

璽書光麗九芝塗繡斧煌々刺史車當路狐狸那足
問漫山藜藿未應鋤使星尚拱天南極卿月終環帝
北居此夜光華貴岑寂故侯留落在郊墟

屋頭遥見丈人烏門外忻逢載酒車拄杖穿林花自
落攜壺席地草休鋤褰帷共看高軒過列戟行歸大
府居製電一歡寧復有空傳勝事滿村墟

行把長鑱白木柄慵眠下澤短轅車柳圍許大身空
老仄地將蕪手自鋤三徑　無轍跡一枝巢隱有
林居故人觸熱來相問終日清風滿廢墟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目録

挽詞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黄州使君朝議恵公挽詞
吴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二首
張希元承事挽詩二首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吏部張公挽詞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光禄董公挽詞二首
董夫人挽詞
董令人李氏挽詞
恵彦達承事挽詞二首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侍郎唐公挽詞
洪内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嬴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三首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霍彦明通判挽詞二首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王廷秀挽詞
吴令人挽詞二首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王廷茂挽詞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孫應求承事挽詞
吳漢逸挽詞二首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卲久中承事挽詞三首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族嬸强氏挽詞
王令人蔡氏挽詞
少保張公挽詞
周撫幹挽詞二首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永嘉夫人挽詞二首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

挽詞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

荷鍾酬身後騎箕返帝旁風纏卿月暈雲掩使星光
炯炯三珠在冥冥一鑑亡故交今白髮掩袂涕淋浪

又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目存壽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
蠹落芸籤冷蛛懸畫戟昏像圖猶彷彿謾寄刻舟痕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駸駸上綠苔起彈長鋏詠歸哉此翁矍鑠丹心
在老子婆娑兩鬢催一夜劒津龍化後千年遼海鶴
歸來忽忽鼓吹城南路往和松風萬壑哀

黄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墨榜書名萬口傳著鞭爭看祖生先一揮禮樂三千
字獨擅文章二百年晚得未輸今老矣生存華屋尚
依然故交掩袂追疇昔一劒空留宰樹邊（公試別頭中第一是歲廷對策周禮樂）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

零落藁砧非猶残淚滿衣三鼎悲猶在雙劒喜同歸
地占眠牛卜門迎弔鶴飛哀哉埋玉樹千古閟泉扉

（禹功單騎赴吉州病没）

種玉滿家庭聲名重十城哀矜游子線愁絶小人羹
贈印連三組書名載一旌誰為千字誄彷彿記平生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

握節來金馬飛蜀工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作地錢流
壁寔傾三館賢勞閱百州冢〻千古恨零落掩山丘

又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離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
食鼎羅千指歌鍾擁十眉凄凉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又

老脫尚方舄門懸刺史車眞成棄竹馬直欲換金魚
歲事千頭橘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堦除

（杜子美詩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

東海懷疏傅西州憶謝公劒飛衝夜斗桂折卧秋風
塵暗芸堂冷香凝粉署空潺〻千斛淚忍看一旌紅

又

觧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漸欣雙脾滿仍見一瞳方
舊說山中相今為地下郎流芳知有在鸞鵠正高翔

又

憶昨聯飛蓋初筵點後塵那知炊未熟已與迹俱陳
契濶成千古悲吟待百身重臨更愁絶處塞鼻中辛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

天上文昌省人中翰墨仙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
覩草金蓮夜哦詩錦瑟年玉樓方斷手又着紫鸞鞭

又

適門皓首啼行路涕交揮不見斑衣好空隨畫翣歸
蘭芽方獨秀華蕚尚交輝試待遼東鶴千年有令威

又

貧病見交情慇勤問死生倒衣迎五馬空巷看雙旌
衆泛杯中月分班地上荊悲吟追往事感咽氣崢嶸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

幕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脩月上騎箕
驚函降胡泣聞鼙聖主思龍驤老賓客競賦八哀詩

又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疎落〻辰參似寥〻楚越如
空勞三夜夢不辨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淚滿過車

張希元承事挽詞

秀髮豪眉覆兩顴身長九尺地行仙楚人尚記庚寅
日晉客渾疑甲子年批鳳璽書光洗眼刻鳩靈杖穩
隨肩世人欲訃吾公事賸上郎君雪滿顛
門外魁頭引葬簫〻寥〻蕙帳北山楸槐宮一夢驚三
世黄殿千齡數七朝此夜星騎上南極他年跨鶴不
東遼摩娑銅狄長安道試問飛車儻可招

提刑郎中范公挽辭

星軺出帝殲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聳十連
那知憂鵬日已復夢雞年尚遂斑衣戲俄從白布纏
倚閭心破碎投袂涕潺湲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牋
（白布纏根樹旒旐出晉顧愷之傳）

越國鄭夫人挽詞

翁婿相望挿兩貂夫人東第閱三朝百年鐘鼎聨雙
璧一代衣冠繼八蕭盡室全生還帝所先生遺烈在
天驕家傳故有緇衣在且看司徒首百寮
舊德遺忠在禁庭天教華髮看昇平兩朝偃革從今
日百口同袍共此生喜見金葩開大國悲傳玉樹鎮
佳城魁頭直指西州路獵〻秋風載一旌

吏部張公挽詞

千騎森〻擁戟牙鈴齋高卧放朝衙官曹已踐文昌
省門閥猶傳處士家天上麒麟新活計壁間蝌蚪舊
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落空懸刺史車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

四海聲名老鄭虔一時人物敢爭先剖符北道分千
里擁節東州按十連任世一丸無大藥傳家三絕有
遺編魁頭直指山南去昨夜秋風正颯然
憶從少日望前脩追數流年四十秋並轡同游天上
路連檣共載雪中舟傷心往事千憂結回首勞生一
夢休見說騎鯨追汗漫只將遺蛻掩山丘

光祿董公挽詞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絳帷今寂莫青簡尚光華
謾奏三千牘猶傳四十車諸生半齊魯東望涕橫斜

又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
感憤冠衝髪追攀肘見衣興元戡難日零落寸心違

董夫人挽詞

象服夫人貴荊釵列女風生兒貞孟母擇壻得梁鴻
書費囊衣盡杯行澗藻豐龍池飛霹靂雙劍已騰空

董令人李氏挽詞

閬苑收花去無心對紫薇寥〻鶴夜怨角〻雉朝飛
石窌名猶在邯鄲夢已非郎君真騏子玉立換朝衣

惠彥達承事挽詞

鳩杖尊三壽龜床閱九齡名留高士傳少掩少微星
圯下無遺躅江邊有獨醒潭〻餘慶在鸞鵠滿家庭

又

逐客生還後臞翁耄及時長鳴風雨夜耐老歲寒枝
坐閱炎凉改寧隨燥濕移隻雞澆斗酒敢忘故人期

大資政張公挽詞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筍視草對金蓮
講肆聯重席宫花卧八塼他年紬石室妙絶冠遺編

又

禮絶迂三顧恩榮閱九遷秉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
晋室和戎日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飆馭已超然

又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驂猶蟠倚天劍尚艤濟川舟
元帥俄分閫羇臣亦首丘一杯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侍郎唐公挽詞

危言屢伏青蒲上直筆猶存白簡中但見刳蟆救月
蝕孰知練石補天空牛鳴尚闘床頭蟻蛇影猶懸屋
底弓一代風流今頓盡佳城白日卧滕公

洪内翰母夫人董氏挽詞

鳲鳩一德本來均七子劬勞詠棘薪種玉已成雙白
璧起家還見十朱輪鼇扉獨步中興日麟閣他年第
幾人送客誰為千字誄要看彤筆寫光塵（夫人生七子）
萬里龍沙握鼠餘古來忠孝兩全無范滂死去魂猶
在蘇武生還老益孤旌節盡從蠻檄落綵衣重向鯉
庭趨天教任世如金母一笑迎還合浦珠

簽書胡公挽詞

潤色文章手論材政事科補天媧后石却日魯侯戈已鬱蒼生望那聞挽者歌堂〻無復有寂寞閟山阿

又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邊風摇馬鬣朔雪點袍班委命輕于縞収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又

名字標仙籍真游返帝閽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井廢無沉轄車茵懸有吐茵空餘峴山刻千載尚光新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

燕頷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鼓角十州雄按節星軺動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已失大槐宮

又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氂望絶重臨日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又

通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懸薦鶚（丞相華原王當國某首蒙薦對）喜色看乘龍（公華原王之壻）流落湘江魄崎嶇楚市春相看青眼舊獨有後凋松

嬴國胡夫人錢氏挽詞

大國侯王後高門將相家欲知天作合故遣壽無涯夢澤萍如斗仙山棗似瓜鶴林花老去歸路躡青霞

又

鼎立三珠樹亭〻聳搢紳真成萬金産何止十朱輪形筆方紬史芝塗尚演綸徽音千載後不數衛夫人

朝議胡公挽詞

魁壘萬夫雄堂〻望一宗名聯千佛土籍著九閽重月旦推三鳳風流屬二龍哀哉埋玉樹一塢閟金鍾

又

巨室蔭華榱驚聞一柱摧辛勤三世種寂寞萬牛回猶抱萊衣泣俄興楚挽哀功名付難弟榮路正崔嵬

霍彥明通判挽詞

龍飛第一春吏部冠斯文桂折根猶在蘭深氣自薰未成驥觀展已復歎芝焚想像今何處江東有暮雲

又

契闊艱虞地匆〻喜一逢俄驚門上莠已化柙中龍手板歸囊褚腰章掩窆封空餘故人淚灑向九泉重

邵令人余氏挽詞

身老偕三壽家肥賦萬鍾給扶璽杖穩賜禮紫泥封
青塚連雙璧蒼精蟄二龍春風吹宰樹蕭颯壠頭松

又

金母燕西瑤朱幘翟茀朝遺衣尚荊布故物有簞瓢
鼎立栖三鳳蟬聯數七貂生涯祇如此崛鬱正昂霄（三子七孫皆在仕籍）

太令人施氏挽詞（令人年九十六歲家有清白堂）

天上驂鸞鶴人中夢虺蛇舒長真化國青白舊儒家
朝籍通丹地宮衣曳紫霞蓬萊三萬里何處問靈槎

又

領袖三千指恩斯母德均齊尾五世祖福艾百年身
零落悲華屋劬勞詠棘薪誰當紬女史彤筆寫光塵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目馮熊並海門盡捐千櫝佩爭詠袴襦恩
雁塔名猶在棠郊茇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王廷秀挽詞

朱雀烏衣巷青袍白首郎誰令呼起〻便作去堂〻
我老猶占鵬公豪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慢斷白頭翁

周撫幹挽詞

手殖千金產情高一笑揮懷奇空老去種德自家肥
聯艦收羣溺傾囷振大饑誰云天未定一鶚已橫飛

又

誰續先賢傳猶推月旦評命儒通德里聽法梵王城
除地黃金布帷裳絳帳橫何人追舊事和角話三生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

台路巖瞻峻戎藩閫寄雄九章公袞貴六纛將牙崇
翊運三階正持危一棟隆帝閒龍化後冀北已成空

又

大號疏廷渙中權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芸省冠諸儒
國瑞麟一角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又

秉燭聯飛蓋分茵託後車兵厨千日酒記室五雲書
尚想儀刑在那聞語笑餘龍鐘隨葬後老淚滿衣裾

永嘉夫人挽詞

腊田開石窌綸閣演金葩綵服聯三組褕衣珥六珈

急景駒跳隙哀音雁折行慶鍾知有在庭樹正流芳

吴令人挽詞

誰識床東卧相隨廡下舂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後玉冠螭頭立芝塗玳首封諸兒荀淑似頭角盡群龍

又

茫〻水東注冉〻日西頽側手留難住揮戈挽莫回鏡分天上月劒逸地中雷寂歷空林夜悲蟲亦造哀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題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刺繡如彤襜方首路畫翣已隨車悵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裾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南北兩茫然寒暄粗接無淹晷生死俄分有逝川黄帋尚傳批鳳詔青箱空掩絕韋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看煎膠為續弦

王廷茂挽詞

蟬聯三世舊晼〻二毛侵白璧成長慟青綸遂陸沉看雲空有淚聽雨若為心咽〻吹簫送哀湍共一音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籍甚金閨彦從容玉帳籌垂堂懲後戒徙突慕前脩忽作隋珠彈真成趙璧投寧辭廣武械竟脫楚儀囚蹇叔言猶在殽函骨未收云何即長夜不復見焚舟

孫應求承事挽詞

棣萼聯華滿故枝蘭牙競秀藹春霏荊州刺史馮熊去吴市仙人跨鶴歸漲綠一支分柏壟還蒼百疊擁松扉儀刑故有丹青在想像平生果是非

吴漢逸挽詞

臞翁自是列仙儒豪氣驍〻若不除東閣尋梅詩滿篋西郊問柳酒盈車奇礓屢訪陳倉鼓古漆空存汲冢書不信青山觧埋玉定應碧海控鯨魚

學省追攀四十年故人重見兩皤然艱難共出興戎後奄忽安知棄我先北道改轅誰觧劍西州扶路相鳴鞭傷心一夢成今古忍看麒麟卧塚邊

寶文李公挽詞

十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埋輪豺虎避檄水鱷魚驚兩閣徽書入連城負弩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又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茗杯聊從五禽戲空使萬牛回拄笏看山坐乘桴跨海來仙遊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又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鶩伴霞飛忽作三休去真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邵久中承事挽詞

周分陝右開燕日秦廢侯家從漢年南國棠陰猶蔽芾東陵瓜蔓正芊緜蒼波吐月珠還浦紫電衝星劒倚天藉甚公孫望千載書藏萬卷有青氈手扶杌杖兩眉厖牀下諸生拜老龐講肆共推三語妙詩壇獨受百城降揮金屢費青錢萬種玉親收白璧雙一卧遽先朝露盡便隨晨鼓去逢〻天書問信墨猶新杯酒邀歡迹已陳倒屣方追塵外躅蓋棺俄作地中身濤江灔〻三家渡風樹蕭〻萬鬼鄰他日故人千斛淚會應灑向塚邊麟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早歲乘龍見伯鸞賜衣霞爛出齋官自從東閣郎君貴只作西池阿母看紫玉簫吹丹鳳去青萍劍合兩蛟蟠素車白馬城南路愁見春風桂影團

族嬸强氏挽詞

少日聲名推大阮一時門地數南强家肥自稱河魴貴廟薦猶聞澗藻香羽化忽驚雙鶴去巢空不復九雛將歸魂無用哀笳送彷彿吹簫在帝鄉（夫人兒女十一人兩女先亡）

王令人蔡氏挽詞（令人天啓舍人之女）

殿極中台應淮流奕世祥佳兒王武子名父蔡中郎傳業青氈在談經絳幔張懸知黑頭貴已佇白眉良蘋老那能采萱留秖自芳誰當授形筆端為刻青琅

少保張公挽詞

帝閫謀元帥齋壇屬老儒黃麻孚大號皁纛擁前驅便合聯黃衮猶應冠紫樞炎〻白晝日奄忽下桑榆

又

平土跌新塋湛恩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連壁劍今亡矣鳴珂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又

並轡天街裏聯裾省戶中追叅兩班合醉笑一尊同

行携九節杖坐駕五雲車便作堂〻去瑤臺有故家

又

蔽芾斗城春平反迹未陳神馳一舟旐淚濕兩朱輪
故物悲萱草哀吟念棘薪空傳青簡工千載望光塵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雲閣冷郎署粉蘭空
節蕩函金虎車幡掩畫熊凄涼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又

門表尚巍昂尊名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
月暗烏啼夜風高雁折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藏

又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床雨共詠舞雩風
少日借千佛殘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沒老淚落新宮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

席寵千齡盛疏榮一品尊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
連騎珂鳴里交相戟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瑤琨

又

移孝繫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
錫壤開東魯持樞拱北辰寧須待彤筆詔墨在絲綸

又

鼎餗羞嘉饗溪毛薦德馨來符虺蛇夢去躡鳳凰翎
盛事垂千載華年閱九齡凄涼便塵跡栢壟自青〻（夫人韓魏公之婦文潞公之孫冢嗣樞密被旨使虜夫人聞命促行上降哀詔賜號國夫人）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目録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和州工謝表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侍講表
乞出第一狀
乞出第二狀
謝徽猷閣待制知袁州表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謝給事中表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狷妄行自罹罪罟聖神寛假尚屈刑章俾省悔尤止投閑散中謝伏念臣稟生陋阨逢世休明偶誦試言叨居冊府旋因錫對忝預憲臺黔驢之技欲殫梁鶵之譏已至愆寘多罪擢髮有餘追訟往愆噬臍何及盍從吏議亟寘嚴科終受賜于忭懞得免從於縲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之所禁而必誅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從寛夫何頑鈍之姿亦是閔憐之數子不問馬雖焚廐而奚傷吾何愛牛以釁鍾而不忍臣敢不闔門悔過銘坐圖新受粟無功但有欲攘之臂食芹甚美空懷自獻之心

和州工謝表

叅寘多罪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畀一麾於千里戴星就道揆日臨民祇奉訓詞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以口耳空踈之學早塵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屢

玷官榮俄值龍飛利見之辰敢有屈蠖求伸之意曷司言責糾正官邪不虞忌器之嫌自作焚廬之禍然知者消未形之患當効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說之難莫辨東隣壞墻之盜仰恃帝聰之豁達屢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陳莫若有聞必獻讒誣甚巧不悟鄒生賣友之心耳受輙行遂得汲黯妄言之罪俯俟黜幽之典遽開便過之科脫之銓曹冗散之中付以枌社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縮手方驚龍頷之嬰家人阨腕與嗟遂返牛衣之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存社稷英類祖宗鞭笞戎蠻駕御豪傑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覩過斯知仁終不棄捐於一眚深念頷過之守尚叨器使之恩雖意廣才疎粗有惓々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々之稱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臣推數奇窮奮身寒陋九年三黜屢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偶任言責於上聖纂圖之始請嚴邪憲於群憸誤國之誅敢有意於舐糠不自虞於投竄抗孤忠而上列犄斷々以無他紛衆訾以交攻舉斷々而不可間闕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怒於一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煖席未遑趣歸覲于清光俾躐希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靡由左右之先容冞積凌兢誠難冒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儻還令之小嫌不愆於公議則惡盈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侍從以論思為職書命以體要為工惟布宣難諭之情不歷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罔不是孚風號才難必由試可伏念臣性疎寡與學昧知方節義大閑迺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敢期收召之獨先進躐賢豪而冒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畜或能施用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於已試培樗櫟于豫章杞梓之下吹葦籥于黃鍾大呂之間豈緊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恩螻蟻微誠獲致籲天之懇犬馬未効敢忘結草之圖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目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中謝臣聞極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制規二帝之謨言合六經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過於片言布宣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貪榮於垂死豈但精誠之格實繫播告之修伏念臣憒學無師褊衷自信文辭戳散久貽醬瓿之譏骨相迍邅敢嘆鹽車之厄盍圖幽屏以謝空餐遽頒命綍之新加賁遺簪之舊延登學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替詔尚方而給禮登內使之贊書三折肱而為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而重拜遽叨沐於殊私寵至若驚恍然就列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乾龍應於天行渙風孚於邦號當有鴻文碩學之士上副厲精更化之懷顧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既愆之力豈足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斐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誓殫微効上荅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早汙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未閱學工賢之選共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為文不求甚解偶隨宦牒進冒朝榮缾罌之量已盈幾欲飲河而知止犬馬之力將盡又虞填壑以遺羞惟是偏賦介特弗移之愚故能少護窮厄不貶之氣首叨召節入侍辭垣隨被賛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愧僅同數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文丕煥邦命惟新敦求左右儒學之臣講聞古今成敗之要如臣孱陋亦與選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器預憂五技之窮莫知報德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謫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閱月都城圍閉至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宣召侍從入居禁中而羣臣悉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君側兩遇淵聖皇帝車駕出幸青城率先陪扈亦不敢例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招討司凡五十餘日徙至三寨遂止虜酋薩离母帳中

君臣隔絶不復進見忽於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官馮澥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獨不在選中尋問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事貴人高尚書當得去臣用其說隨衆直造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而薩离母猶可留不遣會使臣持國書敦趣上道遂與馮澥等俱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外寃憤而臣獨得生還豈有面目出入朝行於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竄伏田里家居八日而虜人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取朝命督開封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逐至舍匿之家悉少年二百輩持白挺執械杻以待拘執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解免窮通之餘包羞忍恥本求一生於九死之地而乘衰嬰瘵積憂成疾遂纒悸眩之痾精神惝怳手足顫掉頭目昏旋脉惕顛倒纔聞人聲驚呼狂走欲赴水火比遇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力陳懇悃乞一外任宮祠歸伏田里稍近醫藥以畢餘生而五請不獲命恭惟皇帝陛下入繼大統加恩四海靖康舊臣悉貸弗誅而臣叛違豢理辜負恩私貪生忍死見辱吏卒之手多病曠官久妨賢者之路冟難黽勉復玷侍從輙陳愚款上叨欽聽伏望睿慈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俾遠羞辱於十目之上稍弭灾患於垂盡之年

乞出第二狀

臣比具懇款奏陳乞一外任宮祠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以靖康初政令宰相李綱知樞密院臣任侍御史首上疏論諸生伏闕之罪謫知和州今皇帝陛下召綱爲中書相而臣實預省屬典掌書命職在論思若以纖芥泯默不言臣爲失職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愈宜益不安位又緣開封追捕憂悸成疾心氣耗散言語譫諄每行詞命錯亂失次累日竄定僅能成章以總覈群吏之朝既非疾病容身之日而爰立輔相之始又嘗有譏刺之嫌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

謝薇猷閣待制知袁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紬書又玷高華之選叨逾過矣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服官兩朝被遇一

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學之聯浸冐朝榮遂登詞禁屬狂寇未即鯨鯢之戮而孤臣已齊魑魅之羣龍闕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左袒之呼盡觧南冠之縶捫心悼歎顧影驚嗟寄衰病於越吟返遊䰟於楚些忱辭屢扣懼遺塡壑之羞大恩不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葢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從欲全度矜愚擢從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危衷增厲感涕橫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悠遠永忘傾藿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罹嚴譴屏棄遠方聖主在上皎如白日起幽作厝洞見讒誣躬發德音拔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覲清光擢之積垢污穢之中復畀侍從論思之職義當闡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疾所須假餘生於晷刻審難自効於消塵須至投誠上扣聰聽臣頃遇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國稔四夷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群姦興訛匹夫橫議臣冐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意拙輕犯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遂之賜第以為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棄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逮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父子兄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為獨宜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行等兄弟親戚賓客之棄官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貫死於是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忍忿〻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臾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消刼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李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

植三幟於開寶寺傍以御前報捷為名又張御幄於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衆為亂刼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三人流血被道毁徹廬舍掠取金幣幾至內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大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奬其忠群凶懼誅匃閙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狀金銀犒以悅衆心開封尹代行督御之職傳詔大學以活士譽蔡京青秘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正蕃潛師夜遁召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之功竟薄其罪王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大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罔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時方棄捐爵祿以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群嘲聚罵恬不知畏觸情妄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為痛定等録文姦言以佫其父又崇飾惡語以并中臣終則言事臣僚又置臣於僞官之內方杜門席藁側聽感命而轉運司檄州縣拘留不令走透巡尉挾帶將吏兩至臣家結集保伍鞭撻鄰里晝持挺以守夜繫柝以衛老幼愁怖水火不通揭牓千餘遍行境內稽察苛繞過於大辟有司初無被受止遽進奏官報狀遂稱聖旨施行閱兩月餘辛道宗潰兵入境居人駭散臣因得携三十口竄伏草莽中而迎賊官吏艤舟臣門指為姦細嗾盜入室臣弟峴與之遇拔劍欲擊得兩夫從旁營救因得解去生生之具攻刼一空雖竹笥葦籃陶瓦之器盜所不取者戕壞亦盡書籍紙劄悉挼之雨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全殆從賊官吏稍〻來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憎學無師剛褊自用積致怨仇以蹈大難始假朝廷之命陷臣于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橫逆卒買盜賊之威又欲致臣於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皆臣自取亦何所恨伏遇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下雷

雨之澤一洗謗誣延登侍從肉再朽之骨収去幹之魂義當勉勵疲駑再勤鞭策而饑寒併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謗既明而溝壑之塡已侵尋於暮齒伏望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醫藥怨仇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惷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至寃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挺擊柝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姦細又探囊胠篋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亾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切嚴詔還復禁垣削罪籍於城旦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槖閭閻驚歎弛拘維之禁交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憊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强於驅馳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忱辭上和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凉菲彌積兢皇卧漳濱之痾尚未逃於罪責冐鵜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綍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内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護短見謂禍衷觸情妄行自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寛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寃投豺遽屛於遠方敗屨再升於華幄豈堪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矜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槖心勞政拙已憂魏紙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刓敝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究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而護之尚欲兼容於獄市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典司封駮給事殿中著名籍於瑣戶之嚴奉光塵于屬車之後冒恩不次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疎謏論迂闊薄材綿力用大而不勝憒學謏聞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禄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疊〻迫桑榆之晚驟〻從溝壑之填終賴至仁曲全残息遠叨名節趨覲嚴宸荷識拔之非常豈靡捐之敢愛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藹然垂盡之軀負薪未已溘若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汲長孺之直豈薄淮陽蕭望之〻忠亦試馮翊困之重外何必居中剳令潢池赤子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残之効理輪屏盜拔薙鉏姦立苗欲䟽烹鮮勿擾庶不負千里長城之寄亦少紓九重側席之憂獨在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名節入侍鎖闈自惟綿力薄材必無論事回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之勞浸革前世內重外輕之弊庶仰關於聖慮或有取於斯言許以終更少徯及瓜之代責其來効庶幾橫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囊封亟上甫拜恩俞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軫哀憐之眷愚臣知稱愜之難中謝伏念臣一涉世途屢貽俗患鄭鼠獨推乎一國誤以璞而貴焉越犬連吠乎十州固非雲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念飛走而欲逃賜禮召歸屢辭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䟽左省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躊躇四顧俯僂三辭覆車在前可以鑒矣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疾顛之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寶歷宏濟大艱蒐攬衆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必圖新衣敝又改兮莫如求舊故茲選慎誤及孱庸雖無用之材終莫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晨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目録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辭免戸部尚書狀
謝戸部尚書表
乞宫祠狀
乞郡狀
謝龍圖閣學士知温州表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提舉南京鴻慶宫謝表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辭免第二狀
知臨安府謝表
臨安府乞宫觀第一狀
臨安府乞宫觀第二狀
謝復官表
復左朝奉郎謝表
乞宫祠狀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表
乞致仕狀
乞致仕劄子
辭免待制狀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落職謝表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稟生陋阨無以瘉人涉世迂踈動輙得咎精神耗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所願投棄湖海寛閑之地庶幾永保桑榆遲暮之年敢冀慈憐尚勤鞭策召歸禁闥曾未踰時擢置銓曹更叨掾寵念艱難如此豈當以王事為辭而滿溢之餘則又以人言為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伐檀而寘之河干終負素飧之耻維鵜而不濡咮難逃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吏代北扉之直厖恩深厚小已凌兢中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群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戈俶擾之餘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創横潰三窟旁穿世號杷推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直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攬轡而工粗有志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于盤錯空慙綿力實負初心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傹遂愚公之志効消塵之報庶逃鵔伯之譏

辭免户部尚書狀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巡奸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官逃散萬室驚奔芻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繒捐於盜賊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繫工智之明振一時乏絶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客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輙於肯綮之間多〻益辦是宜審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忝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乏令廟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禇有

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忝戎八座之聯

中謝竊以擧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悅新厭故遂底魴魚頳尾之害馴致牂羊墳首之妖萬衆蒙塵不備純駟群氓擠壑不糝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吏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晝墁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獨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顧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嬈黜聚斂之臣捄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閱茲邦用深軫聖情夫何幺麼之姿亦預捄求之數苟操刀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絃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乞宮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焉惟命之畸繫天之戮當靖康之北狩而遇諸戎問鼎之師逮建炎之東巡再見群凶伏闕之禍雖衝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為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虞淵之日大臣建復辟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底勤王之績乃獨尸於榮祿浸獲戾於官箴汗浹背芒寄顏無所心馳夢羽顧影欲逃重懟區區毀尾之求莫致惓惓戀軒之意伏望皇帝陛下矜愚護短悼屈傷窮許解民部之官特畀真祠之佚知雛之豢得免於大阿從欲之仁仰希於鴻造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威復值錢塘戎馬之亂梟雄跋扈宮闕震驚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

殆諸将策勲之日獨無橫草之勞以茲憂愧之餘始工退休之乞俾隤無用猶有望於葢帷腕脫奚為恐遂填於溝壑敢圖恩紀尚閔俞音俯加簪履之矜未忍寘諸閑散尚有藩維之託或可備於驅馳廩郵流亾銖鉏乾沒平刑息訟奉法守公備宣夙夜之勤或有消埃之補伏望皇帝陛下哀憐故物惠保餘生不使在梁之鵜食無功之祿庶使乘軒之鶴逃竊位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温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効內閣羲圖之峻湙寵非常聳吏民瞻望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懼交中中謝伏念臣讀古人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王之蘧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為世畸人衆目衒於明汙百口咻於造大視槍榆之笑奚為負南海之風感涸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於尺寸從自靦於心顏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謾索侏儒一囊之粟始冒浼有顙天之乞尚依違懷擇地之嫌牘奏上陳方虞大戾黈聽感徹更冒庬恩聯近臣之籍於殿中來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難忘魏闕之存茲葢伏遇皇帝陛下蒙在均勞仁先求舊視其髮種種豈有能為悅其脰肩肩遂忘其醜重叨殊寵實異初心辭劇就簡豈生平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靈貴冒命服光華四牡僂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儷拜舞知榮中謝伏念臣碌碌無以踰人惓惓粗知許國牛衣卧泣常抱百憂馬革裹屍願効一死屬上聖宵旰焦勞之日豈群臣曳婁閒暇之時故褰裳有揭厲之恩而著鞭恨功名之晚茲葢伏遇皇帝陛下仁先厚下樂在與賢分須出笥之珍加貴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願希王陽叱馭之風忠以致身庶幾季路結纓之節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促工邃嚴之直全吳臣屏叨居方面之崇欣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夢秪忝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闊踈空慙惰學逢辰休顯浸

冐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偏塵兩禁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鄰雞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栁衰病何以堪之訪玄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臣望神山而已遠擢從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撫綏凋瘵虎頭食肉敢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兩怒之言溢惡盡從竄殛之刑一夫之泣向隅尚畀哀矜之典仰銜恩施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許身甚愚逢世大亂頻年於此衆怒不容甚疾小人更得小人之目力排聚斂終貽聚斂之譏事之好還理固如此區區本志願効狄山一障之乘碌碌全生敢懷范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褫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捫心而永歎玆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寬在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篋之書卒觧免於大訶俾退安於真館東隅之失請改事于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竄迹窮閻叨榮膴仕偶塵薄伎遂蹈危機所願鋪張太平累洽之宏休不虞遭值家國非常之大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寘嚴科屬乘輿方事于東巡而旰食尚勤於北顧仰勤睿斷申諭德音凡此誤朝誰為首禍俾二聖辱在於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言于翰墨而何尤卒觧免於譴訶尚叨塵于器使遠明受勤王之舉正建康移蹕之初國步莫安大明黜陟臺諫建白久逭誅夷玆謂衆君子與邪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褫官資薦致溢惡之言浸成不赦之咎敢圖簡記未忍棄捐擢居嚴近之班復備藩維之託顧疾病呻吟之久積罪愆汙累之餘衆人藉躪而無嫌群盜猖狂而未已百罹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期豈復富貴

功名之望伏望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從欲之深仁察臣銜璺之量已盈憫臣鍾漏之期將盡俾安餘命以就窮途非敢效邵平以故侯種東陵之謀不幾乎田横以庶人守海島之意所有復待制恩命未敢祗受知臨安府旨揮亦乞寢罷依舊宮觀差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輙違詔命即日單騎就夜兼程到本府交割職事已具奏陳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冒浼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剛褊動輙得咎分於聖世永為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軫故物清資顯秩起于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當即日奉詔奔走造官豈應更飾矯偽不情之詞固為遜避上煩程督之嚴而區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鍾噎於微撞小器溢於大受故陳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為器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得之榮則道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惟行殿暫駐會稽以錢塘為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氷銷火燎滌地而盡千創百孔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眎則創殘疲瘵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更張則僥倖不便之人必致大作謗讟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彈壓群小號為剛明能以身任衆怨庶幾歲月之内可冀分寸之功如臣德輶望輕起於閑廢通都大邑十目所視吹虀懲沸救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為以稱塞明詔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非擇地于艱難多故之時閔臣已老無用恐敗事於緩急有為之際特賜辭免改用能臣依前宮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于群言驅去復還終未捐于一眚畀行殿保釐之託躐西清嚴近之華（中謝）伏念臣小技矜愚褊心忤物怨每生乎溢惡譽多出于過情繄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點蒼蠅於誤墨得本自於偶然訪遺鹿于覆蕉了不知其所在忽紆詔綍又起民編擢孤臣于罪戾汙累之餘付一方於兵火創殘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遼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中寰秉智燭而觀天下使

愚使過丕昭厲世之規作福作威躬攬御臣之柄啟茲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鍾未覺九重之遠守北門之鑰終期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宫觀第一状

臣多病早衰體羸氣弱適當春夏霪雨之時乘虛中濕瘡痏大作兩足尤甚不能鞾韈方欲奏陳乞寘閑散而張琪賊馬侵犯州縣裹瘡趍事戴星而出雖遇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逋寇遠遁一方敉寧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使客行立趨走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失今不治漸至深痼必為廢人伏念臣自三月初承乏彫郡庫無錢廩無粟固嘗丐請于朝廷又嘗科數於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謾鞭撻群偷殆無遺入計今錢物見在尚可以支吾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為矣臣吏能淺薄已試無効固不敢求倖于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奥區又非尸禄卧病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别無規避特賜解罷除臣宫觀差遣一次

臨安府乞宫觀第二状

右臣已具奏乞解罷令任除一宫觀差遣未蒙施行須至控誠上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六郡顧吏能淺薄干城固圉初無尺寸可采之勞而時事艱難避寵辭榮又涉逋慢不恭之罪藩宣大府更歷三時避讒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刀于榷酤征商之賤劃荆棘於頹垣敗塹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强櫛風沐雨疾病交侵道盡途窮咎深譴滿伏望皇帝陛下憐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犬馬之死于蓋帷孰若貸樗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迹籍中俾輸薪粲加恩區内復齒縉紳施重丘山懼深淵谷中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回方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一夫造訕濟以群咻三免投荒瀕以萬死老妻懼不測病六日而没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於窮交遂委身於謗藪繫刀頭之舐蜜其獲幾何視井眉之居缾所畏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聞

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覩一夫向隅之泣而慘不樂遂超常法復畀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称収拾哀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為搖鼻炙眉方追前繆息黥補劓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徹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跡窮閻增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己知慙（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曾參之孰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讒人初無纖芥逢權臣之怒遠與大謗挾獄吏之肋遂中深文鑿空造端課無責有驟崇從鄉之惡莚衷編戶之氓自惟斷斷之無他豈免譊譊而工訴方其心迹之未辯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寔不可欺校郿塢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身賷恨于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狀自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極絲而舉皋陶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即墨毀譽乃公凡籲一時無告之冤已動九重盖高之聽念臣久罹讒黜曲賜辯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叙惜羽翰於敗履出芝菌于枯枝大恩不貲叨逾過矣餘生向盡稱効蔑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為鬼鬼復為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孫孫又生子累十世而圖報難忘

乞宮祠狀（紹興丙子閏十月上十一月十三日旨揮復除撰宮觀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告下）

臣頃以非才被遇三朝徧塵法從負乘致寇自速顛隮除籍為民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平生大節橫被誣執誇巇破壞以致埽地中夜起坐慨然興嘆竊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為百王之冠不下堂窺牖固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寔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曖昧而不辯明但未死亾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發德音作福作威皆自己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於二紀積垢汙壞之後刊除囚籍追復官裳志願滿足瞑目無所恨矣第頹齡向盡懷恩不復尚圖橫草之功而老馬𢌿隤貪戀君軒猶有敝帷之望伏乞聖慈除臣宮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遠無

復望清光于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閑猶能詠帝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屬精更化方臨極辯之朝竊食偷安更冒非常之寵（中謝）臣聞紬書秘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佚殊庭所以獎一時勳勞之舊直廬地禁真館身閑聽九重朝鍾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祝併蹤異數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讜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躋膴仕汙三朝嚴近之班中秘書鉛槧之勤御史府紀綱之寄代言西掖視草北門瑣闥論思金華勸講分貳選曹三銓之遽進長地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華五殿大邦之重據衆人必爭之地貪四海欲得之求官謗薦興刑禍隨至投畀廣罷之野永儕魑魅之羣潦倒半生沂泝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誣甄敘崇秩伶俜弱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腕脫餘齡遂有犬馬蓋帷之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興念青氈之故物久為白首之窮因推釁鍾不忍之仁示觧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徒中晚節末塗徽榮於望外遠茲晚遇實過初心曾未暮年薦叨三錫食芹而美矣豈堪効野人以薦君盤種豆而輸之猶能償鄰翁以共王命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覆育之恩今七十九歲中緣罪累久去朝行遭值清明盡從昭洗雖葵藿所向未嘗忘存闕之心而蒲柳已衰盡披露守丘之願況已過臣子引年之制尚竊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矜収簪履貴冐蓋帷俾全螻蟻之微軀獲有終于後福莫報丘山之大德竊自愧于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踰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瞶犬馬之力不復自効理合知止伏望特為奏陳許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里為農為圃叩轅擊壤歌詠聖化庶此餘年不勝區〻願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効官五紀駑馬戀棧豆已屢貽濡味之

譏神虎挂衣冠亦再上先骸之請忽紆詔綍尚軫遺簪還畀西清荷橐之聯永為東路角中之寵念已過臣子引年之制有慙知止之風更叨聖恩念舊臣之仁益負貪榮之愧所有待制恩命不敢祗受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瀝懇書辭輒冒乞身之請俞音賜可亟推從欲之仁興念三朝故物之遺復玷兩禁侍臣之選超逾若此稱劾蔑然（中謝）伏念臣頃繇東朝廷之覲元帥府猥先諸老際會千齡奉寶玉於一龍上天之初負羈紲于五馬渡江之日群趨帳殿每預疇咨分直虁扉嘗蒙特召名浮過實咎積挻灾一挂丹書遂至白首龍鍾老矣僅存項溝壑之餘彭舞啼欬詎有收桑榆之望敢圖簡記猶冒抽揚俾綴甘泉仗內之班以為蒐裘林下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恩隆求舊德大包荒雖疲癃衰病之身自甘永棄而收拾哀憐之意未忍遐遺賜下行之禮以垂褒璽三命之恭而拜貺冒云得謝茲謂饕榮念永違咫尺之威無復就堯之日願少忍須臾之死尚堪歌舜之風

落職謝表

乞身辭仕已度亾朞投老殘年亦開九秩偶緩斯須之死猶未厭于人言不加悼耄之刑蓋終存乎興禮雖仰戴丘山之重寔深負淵谷之虞（中謝）伏念臣六世陳人朽敗之餘四朝故物漂零之後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避賢者路薦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為土中身祇在旦暮之間尚玷臺評盡從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方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窮豈念舊惡況已奉身而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為已甚焉何足誅鉏姑示鐫褫然雷霆之下寧無失匕筋之驚而犬馬之微猶有賜蓋帷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於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于屬車之後拜恩不次撫己奚勝（中謝）伏念臣書元豐民版之丁擢大觀儒科之選偶塵薄伎浸冒官榮忝從橐之華備藩符之託侵尋六世可謂陳人際會千齡已成大耋聽正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

世之粧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衷加畀崇資復還舊觀雖東海之賜金已盡久矣寂寥而西清之命級惟新足為榮耀玆盖伏遇皇帝陛下篤求人之舊推養老之仁謂百歲之遺甿尚賜高年之爵況四朝之故物猶存一介之臣與哀無用之身捐德不報之所獨念戴盆之首顧難以望天惟有傾藿之心不忘於向日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于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于千載高視百王之表永臻萬壽之期（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為太上皇極人倫之貴為天子父奉巵前殿閒寢南樓訪崆峒而得聖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畎畝莫預鳧趨遙望闕庭惟深燕賀大興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羲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斂五福而作辟慶浹寰區邦命惟新天心底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上漢璽而三辭為天王當楚璧而五拜作神主謳歌攸屬曆數自歸詔皇策於千齡嗣無疆之服撫帝國于四大包有截之區顧疲駑弗洎于駿奔而率舞自同于忠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並照之光扶杖而聽詔書猶能聲萬歲三呼之祝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目録

書

上皇帝書

二

三

與萬俟叅政書

二

與宰執書

與侍御書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

書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于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令有人顛仆淪陷於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皆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于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救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僚吳敏所逐鐫官褫職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言責於是群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

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傑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簧鼓縉紳更唱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船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紙劄之屬誣臣入已羅織傳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臣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竄管象州嗟乎冤哉青天白日昭昭在上冐天下之冤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滅裂不得其情故有録問之法審録之際翻異稱冤則移獄别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讕絡繫不決始用衆證至于命官則又加詳矣雖因臺諫論列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寔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録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于受財入已名色若干追驗贓證悉工送官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宗興百七十餘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真偽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陷便用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勘詰不追贓證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連坐儕嘗箠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有說追索贓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降謫命臣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于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趁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償權臣之怒置一夫于死所固無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彌天變而怙亂無稽報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眎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栁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按贓罪之

人或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栁約錢穏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説是也如臣旣非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栁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閒高下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于蕩然輕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今餘黨復張又通於京三免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强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于權臣譬之鬼神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寃濫公議已開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物憫臣久負大謗不容于群枉之閒洗滌讒誣許用赦原放還田里收葬已死者捐骨尚存者不終陷于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少革群黨報復睚眦之風臣無任

二（書奏到行在已有旨揮放還）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言故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曹劌亦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衆心悅衆心悅則可以勝敵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勑獄吏常恐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思一快于刀鋸笞箠之閒帝閽九重如在天上況寃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府事之後適會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李光者覬望風指上疏論臣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宸聰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群嚚紛然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萬計必

有輩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有司驗治追索贓證顧睨私家了無一物殫文謂何又念蔡京擅政于崇寧大觀之間屢起大獄讐復怨憎亦須並緣疑似誣惑上下豈耻鑿空中傷善類況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于前以故偃然自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暮造私第共謀誣陷械繫數百人鍛錬百餘日不遺一吏扣臣之門亦無一辭問臣之罪忽降謫命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朝報所坐乃金銀木植紙劄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貫嗟乎寃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于臣所止用獄官傅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為贓不經審録不取伏辯直行典憲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為法奸罔成羣縱情妄作不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臨不知有賢士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陷人一至于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有一金之直藏于私槖推治有寔必付吏太索暴陳於朝篤終身不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贓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以誣陷于大譴大訶之中必捕逮繫獄使扣頭伏罪永無號天訴地之所豈肯不取伏獄三免投荒而又且除籍為民不齒于縉紳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趨行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州縣催赴貶所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寃濫極矣故臣被罪已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子空幻之說與夫道路田野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毀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亡終見天日所可惜者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窮凶極惡集大亂之成遺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俑讐一夫而自快豈明主所望于除殘救變之時令者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破暴露溝壑幼稚哌〻不能自有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兩遇

大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衆賢馳騖賞善罸惡開示大公皆欲措明主于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没除苛觧娆以服衆心以闢國於萬里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冐眛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寃狀斷自聖心念臣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悼鬻屨之不售傷畫池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而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報復睚眦之風稍懲獄吏奇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上六月十二日得旨復左朝奉郎）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于贓汙天下所惡莫過于貪吏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贓吏之籍有如孤負大恩苟賤無耻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横彼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宫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贓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之罪獄吏覩望勢不容已但朝詣都堂暮造私第輙用衆證傳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背頗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監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越職論奏作臣察言章行出臣察言事雖許風聞盡付有司體量得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濫賞庫金銀錢以數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捕紛然急如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筯卧不著寢不知所為臣徐諭之曰視吾素中可免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曆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譸張為幻鑿空造大群嘲聚訕助作聲勢如臣

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纍之於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紙劄楞伽經東坡集之屬為臣自盜既言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直若干計贓結罪却乃追索價錢為贓出于何典命官犯法自一問至三問有錄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為此也所謂衆證多緣私移獄或負冤稱屈或詆讕避罪近移他州遠移別路差擇官吏叅驗考覈罪狀了然尚復謾讕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衆證近時呂頤浩中子丞庶弟之母捕逮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置對亦用衆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衆證治贓無一物可追而以價錢為贓公案無書押一字而以衆證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于此責命既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逼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遂失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離散為世大僇可謂極矣于是泣血書詞籲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膈哀憐三朝簪履之舊勳一夫失所之懷許章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受無根報復眦睚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奥息交絕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繇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晉魏隋唐千有餘年讒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仁宗皇帝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逮內外諸怨為惡言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脩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賻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以親

家謝景溫為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幺麼豈敢望前輩先遠方讒誣並進之時有一侍從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聖聽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衆證陷臣於大罪薄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廷群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蒐瑣進忠良消彌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叙官爵死者録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其澤矣念臣嘗事陛下于艱難之際區々心迹粗有本末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望于蓋帷今雖癃老尚視息于世間病木觀萬卉之春沉舟閱千帆之過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葬所藏金過于郿塢臣初無一絲之挂而遭罹羅織蒙被垢汙獨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已然臣老且病矣齒髮缺壞耳目昏塞豈堪復為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絓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況蒙睿照已灼見姦罔于被罪之初哀矜悼屈方欲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攖其鋒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無為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因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同其榮麋鹿同其樂亦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憂患無聊舊學廢忘詞句儇淺不能占叙中心之所欲言者惟是載書之日三沐三薰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々之誠感動萬一干犯天威伏俟重誅

與萬俟參政書（紹興丙子五月）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踈計拙輕犯衆慍初不謂得罪於秦公一至于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物可追以償錢為贓結罪而公案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為罪々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宗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々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閽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冤悼屈

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撫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守入冠樞輔已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虀救過杜門屏迹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揶揄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于不測人窮至此亦可憐也今有叅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推曩時學校寔無他腸而狂跡惷拙自觸禍機秖可閔笑幸遇叅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笏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蒙垢三十六年竄伏田里舉朝無半面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非叅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點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譴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數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兾一洗無辜少攄寃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公議之申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二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〻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叅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舞不知屣齒之側折也輙恃平素脩一啓事賛門墻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以來姦諂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醖釀以為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已叅政事嘗具一啓省問寒温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糵卒召愠怒大臣得位中外縉紳脩書為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觧顔一笑而風俗之壞逼人于嶮以為進取之階百端竒詆不肯見恕以素不悅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鈇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叅政以天下為度區〻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剳自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醱蔑上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親擢丞輔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

皆被甄收追錄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賫恨而死矣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噓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叫閽譊譊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已於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為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于爨中起泛駕之駒於櫪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旋力已憊無以酬翳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訐拙輕犯衆慍故任中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落職宮觀平羅常平者出于漢魏非安石所建也任不知止輕近刑禍比守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被謗得罪死于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為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恩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仕尋遇郊市敘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投灾患俸錢布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時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舊委作墓誌行狀凡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蘇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況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為有不於公得君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來日之無及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目録

書

與范丞相書
二
三
四
與政府乞宮觀書
與李少愚樞密書
與張全真叅政書
二
三
與謝任伯叅政書
二
與鄭至剛樞密書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書賛喜無何觸罪罷去携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于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藏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于三四卒不獲已願効其愚某切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枵然不適於用其流至于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戴侵暴群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効命致忠而賈讜輩以言章擯斥于清流之外激怒奸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于三朝而詹乂以恬退蒙詔奬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鏤通鑑

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用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眎宣和為甚而改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既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掊聚祿廩剏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為也某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為戰艦毀撤廬舍以廣壕塹斬伐丘墓以剏樓櫓掘地陷馬編木為夫筏率米為糧斂錢犒軍掊取繒帛為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脩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盗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廳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大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為盗虜已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群盗椎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棄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〻報聞則詛誹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與訛造訕更唱迭和鼓惑群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冤皆此輩為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歐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皆責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追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群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譏然則奈何

嬴秦之亡也劉項相拒于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騎士亦時〻問邑中賢豪至于駕馭群臣則踞牀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于食前或排闥于臥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疾痛苛癢切于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譊〻然陳說詩書上章讙譁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護軍而諸將盡讙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為用〻諸生則不能屬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効而公車北闕之章句簡皁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浮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句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于其間庶幾有立于天下而大慰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臺司兼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若合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于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于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寔抆拭尤累廣收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為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遺書獻言意廣才疎乃與罪人同為一律平生所向輒值墻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餙辭義卓然禮義有加于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讓畏譏

茹蘗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為當世用矣獨有峴第得一官尚欲試吏輙以手足之故冒凟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于二浙間遇蒙矜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于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輙侍恩紀上扣馬跡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糧為盜士宗躬率土兵乘舡戰于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此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某寄家島

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所以不避僭率上凟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已絕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思起廢開廣上聽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群言於十夫撓推之手擢居方面還復從班奉詔踈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貺損誨飭恩言慰藉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終録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大盜氷消火燎殆非餙廚傳稱過使客之時平江之敗覆車未遠惷冥妄發馴致紛〻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俟衆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〻有以自効脩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顧踈拙不堪憂寄之重亦再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渝旬尚闕俞音敢布腹心

上凟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凡朝廷寛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某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尺椽片瓦丘墟如故獨有城上笓籬數千為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于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為退保之圖皆茅竹為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冗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

譊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為之心而百敝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怒衆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于罪籍方蒙恩宥人微資浅䟦踖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隮不若逋慢獲譴自投閑散伏望相公衷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闕某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為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么微叨居大府不恊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後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辟文武官一負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銜罷不必誣以罪也令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于朝耶或訴于部耶萬一出于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叅考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為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贓汙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嗣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年不赴于法當罷如趙士傳等不敢郤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上孤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徂詐成群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群姦造訕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擬壓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陛陵夷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于此某起于罪籍衆怒未解吠形本出于一犬撓推遂屈于廿夫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令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貺賜誨餙開讀恍然以榮為懼方俟造宮具啓事占謝而區〻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控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淨喜事妄作屢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摸稜趨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于吏護敗壞畧盡不忍坐視駸〻技癢又欲妄動以召衆怨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釐過失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于丘山還奉真祠于香火南面稽首恭俟俞音

與張全真叅政書

某自聞叅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通私書為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暴恣侵漁閭里民情洶〻其勢可憂輙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叅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刀鋸之禍死者蒙斷喪暴骨之辱刳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為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為蒿萊高門甲舍聚為瓦礫比叅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為類皆挾吏卒持杻械操箠挺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録人之槖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横林周恭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于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寘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内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婿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壻則許知微弟也横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

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寃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横歛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誹憤〻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吳中十州又挺而為盜區矣伏望叅政哀憐加惠出吳遺民于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頼之意令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為草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伐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寔望叅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寔被其賜

二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叅政不以位貌為間賜之誨飭具踰以收録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疎惷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外叅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試一郡自効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紓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于一障之乘又全家室于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于是屏棄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曆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灾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蓑屨自放于耕農漁釣之中漸為醉人推罵輙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廷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于鑪錘使辱矜許而謝叅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誨餙開諭上恩終始録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千里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戢姦贓招徠商賈某雖疲懦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餽餉傳以消彌口舌之禍令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强勉之素性行之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踈惷輕犯衆怨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宮以奉詔旨伏望叅政委曲保全䕶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他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皇恐

與謝任伯叅政書

頃聞執事名歸入叅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陛凌夷踐踏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淛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于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攘取于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因拘箠撻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叅論之詳矣凡徐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贓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恐歸朝廷利害靡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跡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携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檝大戰于湖心赤心軍將百餘騎耀兵于山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梟首軍門而無亡矢遺鏃之費自是群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戶知之令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僣易冒凟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為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閑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㨿擢領大邦恩寵薦加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稟賦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末兩遇攻圍以至國破强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

闕凡玆變故靡不經營今錢塘以輔蕃為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厖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用将佐而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為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未拜貺已極感藏某自鉏姦贓之後群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攻于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于丞相府親舊交譎以為板蕩大壞群偷得志之秋也何苦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于是釋然大悟日冀報罷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〻于左右靖康以來大盗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于城破公私之

藏埽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盗錢者五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群盗相傳號金撲滿三年于兹矣某竊料此郡必不能脫于虎狼垂涎之口今太母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蚍蜉螘子之援中無彊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糵吠聲者不察群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嘆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檝于淮陽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〻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盗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羲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從金寶于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盗長驅無所虜掠如

杭潤常秀已經殘壞行數千里之遥冐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徙避于無事之時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来還劄下本府拘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捜捕白挺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輙遣吏卒入他郡追取逃亾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戸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其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捄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一宫祠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郡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用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輳發起壽州團結令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楊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檝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癃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消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過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緣案

積予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冤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之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其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賣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留執照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牙儈索元帳召隣比造雨傘人聶文政者成合侃遂訟于前守趙子鋐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侃既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戶宜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為勘決兩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為郡太守至決撻無事以慰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母投牒訴于使司使司旨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合枉之法而續降亦已衝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句勘止撻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舌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令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兼已逃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輙遠去數百里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宽見兩訟之曲直而遽咎獄吏益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史一言足以為竦動十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至此紛紛蓋欲狃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寘情見趙守決二牙人以慰答侃意頗冤之既劾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然尋欲釁然自反終是賃戶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復議役吏馮籍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即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僭易死罪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二目錄

書

與曾端伯書
與蘇季文書
二
史相書
朱侍御書
二
沈相書
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二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際南來傳詒合淝輙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闔三過何晛如之具審即日初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録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强如好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宗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亾而僅存蒐攬亦畧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逐逐客興微托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辭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録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〻

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其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人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荊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荊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得之論交一詩指召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荊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借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微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沖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比歸

後效白公體益不遠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者詩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概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過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于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語載秀老一事其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蘇靜如練為蘆菔根者東坡地

黄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黄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黄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黄似酒楊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某觀其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寔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曽存之晁无咎廖明畧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曺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〻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脩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薦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録之厚慰藉累紙以娓以喜具審郎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内多故幼妹逝去方携兒姪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悼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纍傷生鬚髮盡白重以同產零落殆盡顧影煢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願也間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黄門云吾将集而録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于斯文五十年矣至得是一言一句輙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助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嘗窺見一班矣西臺叙云召試玉堂翰蘇公擢為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兹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于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豈待得一畢仲漢而後天下服也澗上叙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贋本皆是物

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澗上固名士而推稱大過儗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為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譊譊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辨博如孟子任伯叅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特示文忠文忠荅云讀蘊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于品題高下當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令三叙引殆是出于一夫之口所謂蔡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耶因書發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徵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拜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二聞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間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蠹弊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賕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瘐死者梯墻曳出之其家裹飯飲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為之酸鼻食不下嚥姻舊赴獄掾來别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為偷一日之安而縱吏賊害無辜必為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益以於公之報福禄之來可勝計耶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于數千載之後新
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制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聖德者亦已畢陳于前某輙薦一得之慮庶幾

有補于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族一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劫寨大學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其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于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師成風投袂斫掌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箠笞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發兵端雖當任其禍者夫強弱衆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奈虜張絜夫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閑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遷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泛〻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于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帝曰何猶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于是蟠然趣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為強弱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為良將良請遣使連英分地王彭月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遷蜀燒棧人見其趯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于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繞〻獻其愚也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秉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

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横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令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于某族弟好脩妻祝氏墳墓數步問好修家請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戸絶產非華田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隣保且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土聽候本縣定驗結絶而華生追縣旋譁云知縣與孫知録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瞿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群惡中把持州縣一人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習與孫知録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經徑趣州衛聽事號訴謂好脩集衆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脩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絶產則可見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繼去送所司索契養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絶數年須有牙儈保見書寫牒人

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亾又索縣籍只畢絶產無華生戸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内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戸絶有司定作偽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請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合名而任此咎也令公案且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况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内犬牙相入纍纍相望何可勝數好脩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蒙若是絶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践在人情亦未為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蒙當捄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為證豈其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惟無辜横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摇侵犯百種作践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令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六年沈晦牓某備員叅詳官于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

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楊提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為非是謂某干預可乎某伏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為天下公議之主每有風聞不主先言必考覈真偽為曲直故某得逭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冐浼尚有欲言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刼寨誤國伏闕有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跡悉迂濶輕犯衆怒故得罪于蔡李賓客尤甚淵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名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漢不敢辭表去欲回要說南朝刼寨覆我軍結于都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說來于是宰相何㮚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脩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脩得台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卻不是蔡李賓客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脩恐某他日援引為截某曰衆慍在某不敢奉扳〻公何益修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于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麼何足道哉某帰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于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罪籍遂吁閽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丘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懼惄然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為

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種〻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令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倘有一言之妄某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倘因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淛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者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〻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官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況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債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盛德可以相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候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不可毛舉以為有補邪去年温明州私鹽百餘艘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舟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而止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巡檢兵反販賣菘菜蘿蔔為賣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終無一金之入江陰為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賜耳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目録

啓

回沈狀元啓
和州謝宰執啓
回謝交代啓
回通判啓
回教授啓
回監税范學士啓
謝監司啓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啓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回舒守王郎中啓
平江謝宰執啓
回交代趙大監啓
回通判韋朝散啟
與寄居侍從啟
與范運使啟
與鄰郡太守啟
賀陳漕啓
上宰相辭臨安啓
上秦叅政啟
謝宰執啓
與交代李待制啓
回謝通判啓
與運使曾顯謨啓
與宣撫使開府啓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回謝劉漕龍圖啓
謝徐漕啟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賀宰相啓
回謝宋發運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

啓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槲寵天子興見晚之歎諸儒豔稽古之榮巖穴增光縉紳竦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邃于曆文皆已出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于吏前不崇朝動殺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于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舉群驚北冀之空繫水運南濵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于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閻屢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墻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决起之早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馭馳況書騰凛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願言

和州謝寧執啓

百謫已盈難遑黜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早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為官牒推移遂至于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籲俊之公十亂興周一變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跡捩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阨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信遽開使過之科更索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倘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歧路志千里于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于深林之上茲盖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道體為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于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于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顧投老獲從自愧亾奇遂占陽城催科之政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靚一日爭先甚虞製錦之多傷猶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驥足已超許追忝于十駕豹章甚蔚尚窺

見于一班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後事之師

回通判啟

請上方之劒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敢圖卧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啟

補劇息縣但切歸田之意投閑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先借譽于書詞尚記承顏于疇昔三毛殊勝識小異于千人一臠可知會屬饜于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語嘘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倘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税范學士啟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墻罄聞命之恭而移文有勅回之意深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禁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乏左右之容舉朝斷斷令無有矣抱關祿祿未免何哉蓋先召節之行入奉受釐之對謙光下燭屈高論于借秦與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啟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爲連更托二天之庇跡碩何幸欣悰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肯綮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凋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名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聾丞相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爲知軍張巖猷啟

省户同升早接後游之末山城盡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于硎刃遂許借明于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冑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願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時漕司以無爲上供違限委和州勘）

謝淮西鈴轄陳卿啟

明制閫熕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馳己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曁比屋交懽恭惟某官宏毅裕於大方恍恂懋于衆亨行五朝齊美獨高國士之風萬石傳家具戴世臣之烈暫掇周行之峻来蘇淮右之民令稱昔孺左食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爲也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矜来思之望某棲遲末路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愠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減槩深感應莫究頌言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黄堂坐嘯潤霑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絶五雲之體謙冲脩遠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刃發硎而迎解雖技經肯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死生驚懼之不入久厭粉闈之直來班皁蓋之香坐茇舍于堂陰借餘光于鄰燭伐柯未遠居慭非和郢之音擊析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其爲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寧執啓

抗章避寵驟登延閣之華賜札既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而遠矣紆丈二之組而去文竊以天下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愛憎能害正時惟真主盡縶群雄大收閫閾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居見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于借箸之日亦復定三秦于傳檄之中某戢鱗餘生漂流棄物方上聖宵旰有爲之日正衆賢馳騖不足之時俯記疲駑上勒鞭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傳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効竊幸退藏方虞逋慢之誅已備藩維之托恭惟某官得君于三顧拔士于一言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愚參魯盡歸器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奥區軍政壞于百年熙洽之餘民力困于一夫貪惏之後漸刀頭之米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啓

埽相君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誚恭惟交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胄循良千里之師

鮮十二牛為游刃有餘取三百囷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夜席之前猥以孤蹤遂維前躅韓荊州十面已大慰于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于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晩卧痾之日抗章避寵既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〻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〻亡奇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桀鮮十二牛而游刃有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佇膺詔奬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憩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脩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誼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無道篆輕王公視浮雲之何有方傳教于十國已托庇于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採庶全蘩藿之生欣詠交懷占言難盡

與鄭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屢抗投閑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燈分鄰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激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幕召發妙契于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于三接屬干戈之傚擾軫霄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之托顧惟末路獲附餘輝唇齒相視以為安蘩藿何憂乎見采望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乞醯之直

賀陳漕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佇瞻斧繡之光恭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于九霄之路析秋毫于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隼殆將繫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

藩跡慵貿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啓

貿罪投閑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訖屋盡千金之子群兇稱亂頻年為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污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竄洲居久獨立于風波不測之淵恐不托于鮫鰐垂涎之口一聞洶〻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〻更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孤蹤擢寘從班叨塵督府雖兼收並蓄不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黽俛工副使令傾倒純忱亟上叩閽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膝之陳苟未塡溝壑之間猶能効犬馬之報

上秦叅政啓

伏審叅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于蠻貊盡室航海傳遠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授拾遺未有如訟獨伏忠義于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于二江敗衂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叅秉大政某以門墻舊物未獲申賀厦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請敢圖恩紀曲賜優容倘此身得全樗櫟之生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洒埽真祠庶適島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旰食之憂念非擇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某疎庸少與狂狷妄行逢時不祥違已交病所願全生祿〻以効寧武子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〻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畊偶未遠于迷塗遂復還于故我不圖流落尚軫記鄰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護退循涯分罙積兢惶此葢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前塘之水之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鮮殆非飭傳厨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

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

與交代李待制啓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于窮閻復雁門之踦邊疏榮于巨屏不圖晚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臣悃愊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己憂大瓠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剪挺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為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啓

衰晚卧痾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温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汙顏之斲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竄一隅幸孫生之永弃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媿于古人為義獨高于流俗交情可見屢動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遠樹三帀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頒殿邦之重登龍已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虜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為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脩香火之因久退安于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于通聯蕭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偏矚不圖晚遇獲通鄰封終日効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釃酒會收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疏三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某官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鍾而噎于寸莛駕萬斛之舟而膠于尺水始矢謨于問陳旋賦命于乘軺龍馬負圖聯內閣邃嚴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方賜覲于中宸行亟躋于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奉于藩條竚仰瞻于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晚卧痾乃獨有二天之芘

謝徐漕啟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未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高當世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暨東漸之境竚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橐首著籍于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偃藩于南服朝廷增象黨友交欣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明而器亾近用夙抱蓍龜之智蚤依日月之光咸陽奉錢獨羸于相國滹沱豆粥先饋于公孫殆茲大人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毅名已接于千齡門戶八蕭富貴可量于異日敢意謙冲之過遽形流問之先聞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叙感藏之意

賀宰相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〻比泰符之象巖〻具維石之瞻八駿之遠遊未還上方勤于北顧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竚于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泰慶恭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亾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戡劉大憝煥飛龍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獻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徯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馹交馳趣鋒車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啓周成王定鼎而卜年戎虜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下拜于八百諸侯之國盡歸于帝籍二十四中書之

考獨冠于臣宗駿惠前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輪所期某技盡五窮咎深百謫所宜竄迹于蟲蛇之侶尚容棲武于鴛鷺之聯久蹭蹬于戎塵遂崎嶇于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導何憂而數蹈危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倚加墜履之矜走慈母于下機孰不疑于衆訾援匹夫于擠壑終有賴于至公

回謝宋發運啓

嘗膽訟愆方受一廛之託循墻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襆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墻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悼江海之遺蹤久漂流于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去以爲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目録

啓

回周解元啓
回吉州王守啓
回趙解元啓
回洪秀才啓
回胡糧科啓
回除守魏寺正啓
回宜黄鄧令啓
回沈解元啓
回葛教授啓
回方簽判啓
回許解元啓
回鎮江劉節使啓
回周解元啓
回徐守許議啓
回運使張直閣啓

回强守奉直啓
回莊守右司啓
回吴守啓
與錢守舍人啓
賀權守提舉啓
賀沈守到任啓
賀周守到任啓
回王倅學士啓
回王倅大著啓
回張倅寺丞啓
回向倅朝請啓
回陳倅朝散啓
回洪倅學士啓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賀梁守到任啓
回沈倅到任啓
回周主簿啓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状
回提舉謝少卿啓
賀莫守郎中啓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回梁倅到任啓
賀葉守到任啓
回郭守到任啓
回陳倅到任啓
賀劉守到任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

啓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自笑陳人雖忝招邀但思故友敢求交一時命世之傑尚詘體諸生脩贄之恭車轍在門文書衡袖判群言于三語窺小異于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覩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聞恭惟某官從之解元背世獨馳收人共弃聱牙和寡磊砢交難空傳陽春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腊鼠通國皆然葉公畫龍識真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固將俟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詛高情如此俗慮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為永和

回吉州王守啓

擢須賈之髮方從溺簣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箏之意念孤嗜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淆盖伏遇某官存録故交恢崇大惠方伏枕對懸蛇之俎聊釋耒以自娛而亟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薄雲天之表正發諧韶濩之音汰涸濁以揚清奮懦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覩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雞之祝窮途易感没齒難忘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蚤以文明九牧聲馳驟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惟君拔解元文章玄豹之姿骨相蒼龍之種籍累世服冕乘軒之貴而自同于常布起方丈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于虀鹽茹秋菊以療飢納春蘭而為佩囊螢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群公子之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斲獨揮郤日之戈下視搶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鄶以下無譏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為魯國之多儒奏篇陳乙夜之觀又睹漢廷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重〻紆緹騎之臨遠貽誨函之辱其為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宜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遠墜珍函儕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間焉計拙幾類于集枯書癖蓋存乎是古酒舉一尊而共盡待李白以細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

回胡糧科啓

三世清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函書臨授躧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深切後生之畏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挾國華重五十席于講肆之間奏三千牘于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辯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綸又捋集鳳凰池上猶勞謙于下問欲弘益于多聞聆妙寄于哀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于大貺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頌之私占言莫究

回徐守魏寺正啓

戴望天之盆未快昂霄之覩擁埽門之篲空懷按劍之疑遽流問以先之繫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

古記究蹈先民訪南國之棠于斧斤殘敗之餘予峴山之刻于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繼風流一代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舊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託屬于不腆之辭若鸞膠續絃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乏夫豈不誤哉承命靡遑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遴柬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不近俗雖彤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真者少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貺惕然為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予敬之賢見龍而懼其真自笑葉公之陋

回宜黃鄧令啓

自投黜闇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

識紫芝之眉宇空有此遽生膺伐木之求大尉望梅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得擁紬之佚正容悟物鴞林懷食葚之甘大啓黌宮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々弦誦之音藉々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為多士之儀刑猥屬庸虛謬當紀次賦滕王之高閣轍援筆而不辭續淮西之仆碑但臨文而自愧

回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繫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歎而海內流傳之句獨先染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合作于九成欲使屠門之嚼屬饜于一飽歡呼拜賜鼓舞和榮恭惟公序解元經述之邃該百家詩律之妙兼七子高深侔海岳懸牙籤三萬軸于胸中幽耿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于筆下頋屏處窮閻之陋亦剽聞高義之餘風馬雖不相接于殊方鶼饜固自有同于舊識遽膺大貺遠墜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津端若噉蔗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秘驚窺金薤之華聯彌明石鼎之詩便當閣筆讀沈約郊居之賦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尔睛投汗集愧顏光生蓬蓽恭惟某官四海譽髦之士一時人物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紗而授業舞雩高蹈跨祥鵬八極之遊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會曲敦世舊見謂儒先發重諾于千鈞溢高詞于兩喜實大人先生之模範為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屢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豈謂莫府文書之暇首訪窮閻貧病之餘拜嘉惕然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筆下探韋編之邃談端定肉譜之評出焦尾之木于爨薪而絙以朱絲起病顇之駒于下駟而縻之青絡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相求一見决矣斷絃挂壁已絕意于賞音載酒隨車欲過門而問字即諧素願預激歡悰

回許解元啓

枌榆故里久已復于民編蒲柳残年獨未書于鬼録况一時之俊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望參辰恭惟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自應律呂聞暴公子之義空興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深切後生之畏首紆高躅申䁔好詞亹亹如炙輠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莫禦老矣無能爲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爲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幕府建旄閫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鬻冠適越操琴求齊攜鞍拊兩髀而驚操紙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于一言遂收功于百戰黄麻誕告阜纛前驅草木知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之英雄之冠方脩慶牘首墜誨函隋珠分照乘之光爲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此

回周解元啓

誌幽堂之石方懷歎散之悲墜記室之書遽沐褒嘉之寵溢言過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縑而製碑米千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免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寔録緊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爲不朽之傳雖兩地相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授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孝秀之淵獨冠賢書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洎御祥琴而三年之愛未忘將永貴于松楸宜大書于琬琰顧匪黄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啓

命呂安之駕寧辭千里之勞遥卧陳登之樓何止一床之間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蓋叟于堂中五馬班春同陶公于道上卷言貧病已迫衰残早登相國之門雖屢擁膝行之篲晚適荊州之邸方跪陳贄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先深極背芒之負高論逼蛟蛇而起立英辭冠日月以爭光陳蒙藹然勞謙過矣

顧老生陳腐之說敢申拔薤本之規繄流年晼晚之餘但有分棠陰之意其為欣幸曷究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鮮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罋茲惟待盡之時屬聞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埽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理一輪于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于潭中坐致千倉之富曲存留落遠墜誨音繆當銀筆之題榮過衮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悼屈哀窮莫戴丘山之重

回强守奉直啓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卧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流契闊之餘尚存撫奄矜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姿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切求舊之先著屣歡迎詎知折齒撫箏歎詠殆欲挽鬢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諸儒談道所領陳蓋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啓（七月到任正大旱中得雨）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閻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蓋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鷺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折中山千日之酲甘雨隨車溉桑林七年之旱首紓柔翰申眖好辭擲地作金石聲濕紙皆氷雪語哀憐故物辱在泥塗振拔危蹤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顧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興鄙夷之歎其為欣幸莫究名言

回吳守啓

句吳泰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屢化滄海之塵而閶闔尚帶松江之水眷此一都之會介于二邑之間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冠百王之表今耳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三祖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繄白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啓

制碧海之鯨一時獨步躡青雲之雉十月爭先逺茲叱馭之初居有洋々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群書視草北門卧八塼之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尊塗搴帷問俗扶藜来聽空巷相登願執鞭從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寛齊緩之誅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慰来思之詠一麾幽屏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篲之見獨後衆人心渴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厦之成固有鷦鷯獨喜巢枝之北其為欣悅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啓

候舘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覩卿月之升共興降晩之嗟舉有来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鼎來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鮮陳公之榻誰為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未至

賀周守到任啓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于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于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世胄令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裕千里蒙休轂神舘之清資付專城之重寄群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追拔薤之隱即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啓

遂紆郡紱尚記褚褒半面束薪晩卧民閭真同夢得九年之謫逃空已久集菀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遊之安在茲盖伏遇某官孤風立懦大恵哀窮屈別乘于一障之間訪故交于百罹之後尺書慰籍里俗驚觀雖雁鶩何有于去來而金石不移于燥濕九霄之路莫瞻凫舄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秘鵞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啓

盛名之下乆矣服膺老病之餘頹然待盡自非素席門牆之舊豈敢遂陳竿牘之私茲盖伏遇某官嶽厚

儻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想鈞天之夢恍聞金奏之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圖之爛闌管詎償于快睹搖莛罙極于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搶酒久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啓（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時宰有郤）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謠桑梓之敬欽然未快爭先之睹敢圖挹損尚矜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際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自同肝膽之如屈高誼于一紙之書鋤陳人于三家之市藹〻如雲之態度已立見于囊中濯〻似柳之風流會意求于坐上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觀居有絕塵之歎操順風之籌尚稽贄見之恭屬分領于郡條已大讙于輿誦恭惟某官心存泛愛義不遐遺訪故侯于廢錮之餘追前哲金不渝于燥濕重勤緹騎遠墜誨函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一尊燕語佇分燈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未埽空懷慙于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寧論枳棘之栖別秉鼎來坐龔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蒙成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床而高卧方觀一世之豪下懸榻以起迎敢玷諸公之右

回洪倅學士啓（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早窺雙璧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顧服膺之已久念脩贄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轂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超然萬里陳義振衰窮之惠占書以起廢之文末路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于百寮之上固已習于剽聞識小異于千人之中獨未先于快睹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板脩桑梓之恭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為世準太廟龍文百斛定鼎

東序蒲牛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猶累長民之寄梟鸞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枉後之冤自執太阿之柄佇聞治状俯慰民瞻其晚餘生栖遲末路托一霤之土幸分河潤之餘墜五雲之書更被袞褒之寵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啓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方啓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居簡臨民哲文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慰于遐瞻想南國之棠宜少留于高躅覩二天之風采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之地緊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賀客之下陳自慙末至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見大面墻而立秪自書空欲詣元禮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畫龍之慕莫申執鴈之恭恭惟某官養豪之氣浩然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盍專右省之車分半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之先妙語垂褒朽質增重惟清廟璵璠之器方當待賈之初而窮途枳棘之栖乃有分光之幸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啓

望堯堦八彩之光覩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殊科士歆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恩主簿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梁棟之資金薤千萬篇而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大淵源之學發為雄深辯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工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遂關一覽榮升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謙得之隆俯墜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詔墨未乾校中書之文而徵書可待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維蘇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亟賚甘泉法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定卿枌瞻望之華顧敢後于梟趨將俯申于燕賀第深喜忭莫罄

言宣

回提擧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蚤覲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睹琜百城之風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見大夫之右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而雀鼠之輩幾盡平頌賦政直持宣威已乞外庸即膺大任某遜聞新命倍激歡悰方脩贄見之恭亟拜函書之辱門鵠在望固無千里命駕之遑河葦可航庶有一日分老之幸

賀莫守郎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刺史之符恭惟某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握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愒棠郊之蔭一廛受地方脩梓里之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覩眷褒揚之非儗顧衰陋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侵之交詞鋒出筆墨畦徑之外擊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橫盡成黼黻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　之甚難探古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之離之臂自喜爭先晝渾沌之眉空慙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跫然念耳熟于百聞會意求于一睹不可尚矣坐尚客儻真是乎又何疑焉名下是蓋不虛爾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于雲夢胸破大觚于霹靂手方校官于巖邑已加惠于陳人首墜函書重紆衛蓋琢奇句于月脇天心之上駕衆說于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二嗟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貺衰朽增華函牛之鼎烹雞固已乖于用大焰乘之珠彈雀空自抵于晴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

回梁倅到任啓

津亭弭幟首紆衛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質增華恭惟某官鳴珂里故相之家通

德門大儒之胄妆槐坐之劒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骨而緯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暫分竿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冥擊水之圖題別駕之輿方資于共理持從臣槖行副于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葉守到任啓

縉雲故地昔真仙冠劒之藏金斗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雄殿東藩之屏通殊鄰地道之輅方疇咨選慎之艱實一麾鎮臨爰始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韜之鈞高六鰲連奏神屠之刀而萬牛觧蕭望之補外姑歷試于百為汲長孺居中佇流榮于三接某聞風舊矣試芘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况復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趾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啓

懸車久矣聽履翌然擁篲膝行固盍展崇郊之謁衡書贄見又當脩梓里之恭衰晚卧痾椎鈍廢禮第聞親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禁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絃豈膠柱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瘡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九潦飢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疲癃 五袴襖若冬之日方載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而益中箱之富已動千里共戴蘇刺史天尚有一壓更為李將軍地

回陳倅到任啓

貟未歸田有愧上床之間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數嘗耳熟于百聞今幸目成于一眄恭惟某官太丘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擅海內之名客蒙驚坐之自宰天下之志衆推分社之均褒崇摛黼黻之章光寵賁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方兄弟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覩角立特出譽髦之士結門外之轍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賞音之遇

賀劉守到任啓

辭榮禁路歸老窮閻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顉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槖之聯多難探零

流年晼晚柳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于三十載之際復見老成典刑于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髙明而絶塵瞠若剸盤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頋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謡咸快爭先之睹自惟悼耄之年垂盡弗洎于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忘倘深于燕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目録

啓

回王倅賀冬啓
二
回趙倅賀冬啓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回兩倅賀冬啓
回强守賀冬啓
二
回莊守賀冬啓
回吳守賀冬啓
回錢守賀冬啓
二
三
四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回王倅賀冬啓
回晉陵黄令賀冬啓

二

三

回沈倅賀冬啓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回梁守賀冬啓

回無錫馮寀賀冬啓

回莫守賀冬啓

二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與梁倅賀冬啓

荅葉守賀冬啓

回郭守賀冬啓

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

啓

回王倅賀冬啓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傃少麻之壁亦復累年莫仲與梓之恭奚逭負荆之咎兹盖伏遇某官情高皦日義薄層雲悵墜甑之空已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忘情屬君子之戔長悼孤生之永已千鈞借重俾蟠木為先游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筴啓千齡之運拔茅連彙之興恭惟某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恭介福七日朋來茂對休辰寵綏故友加惠桑榆之晚甫憐鍾漏之餘文摛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懷破散穆如負日之温病目驚窺絢若瞻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歡悰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温之問屬時君子膺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兹盖伏遇某官利器沉潛聲章炳煥晞髮扶桑之日本自于天来濯足滄浪之淵尚從于地控屈臨邦屏分布郡條眷言一人之餘光奪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風揚紈扇之間玉色鵠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倚驗泉萌之動恂履一陽之復茂膺五福之綏恭惟某官喬嶽儲靈猗蘭毓秀鬱鬱五雲之氣藹藹隆準之子孫落落萬人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羲文盡泰天統乘乾出逢熙洽之辰坐擁鴻麗之祉敢圖眷奬尚軫衰遲來日無多猶丈一戈之欲溺灰欲死詎堪六琯之吹

回两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群陰作沴之始已兆三陽交泰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固應紀瑞魯臺之上齋心熙誦稽首拜嘉穆如抱氷有挾纊之温恍若覆盆受分光之照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强守賀冬啓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羲爻占七日之亨漢曆表三辰之瑞恭惟某官游夏淵源之學龔黃慈惠之師具萬善而齋百神訶護順一陽而復五福朋來燕寢凝香鈴齋坐嘯顧憐衰謝申貺頌言迎愛日之長已践化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遂正律本恭惟某官學王者之事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文章二百年無此作吳李將軍之才氣萬戶侯豈足道哉逮茲淮陽卧理之秋久竚宣室受釐之對鳳鳴十二坐迎交泰之期鵬擊三千亟觀遠大之業

回莊守賀冬啓

六琯吹葭嶰籥應律五文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履七日之休展陪千齡之運與分符共理蚤疏三接之榮扳茹同升坐擁朋來之福眷言衰謝首被顧存委大貺于窮途抒高情于麗藻黮如逃谷共分一日之光迫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

回吳守賀冬啓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冰厚緊衆陰凝沍之時而一寸之暉長實萬寶欣榮之始恭惟某官挺生耆哲出應昌期萬室連甍擁絝襦而詠千畦接軫賣刀劍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謐泰壇展寀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須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啓

天正著統陽德雖潛黃宮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之瑞恭惟某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綠線之長待甘雨以為霖行被衮衣之拜

二

六琯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撫辰羣公受祉恭惟某官進非師錫出為時須秀鍾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賢如趙成季熙〻冬日之温文似張水曹藹〻春雲之態時秉豐大順履洪龐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衙古灰仰琯候葭飛象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名高哲艾文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右舉固一人而已孰謂魯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吉祿蔭堯雲之潤寧頫臺提之占瞻舜日之華奚俟土圭之測

四

六氣宣和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身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綸閣紬紅藥應五范之妙斗城閱俗彤襜煥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興未艾與日俱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灰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綈袍之信有踰袞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千石儲休帝籍挺秀儒林玉具高挂顧真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巖廊柱石之姿須華但之休明悼窮交之濩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強食之言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醒之陋

回王倅賀冬啓

惟宮瞻柴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煒燁離明之旦扈鴻鮮雨之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宓庸姚晝千里仰成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屢茲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召窮閻埽軌空懷賀厦之私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日行北陸之次兆群陰退聽之祥星占東壁之中緊盛德光亨之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棲屢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之福吹溺灰于欲死溉病木于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野老負愛日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鐘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某官重學三餘逢辰一旦雖役凋之操丕改于炎凉而拔茹之速自同于消長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為傳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日空遺故友

之思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涸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秉心有執德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衆謂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更遇羲爻七日之吉全和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來自今以始

回沈倅賀冬啓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曆實陽德離潛之始繫天心顧復之初恭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豫州半刺史索高國士之風魯國一真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羨鴻龐鳴玉趨紫宸之朝寧有騷人之感擊鍾應黃宮之律佇觀君子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時乘玄駱氣兆黃宮占昏旦以候軫壁之中謹葢藏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于神所授出大奇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屢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摠十連之重

二

一德時升繄上將逢辰之始三徵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官成名攝鳥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萬馬追風山岳為之頹仆屢茲陽復生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遥想盍簪之盛卧漳濱之疾莫伸賀廈之私

三

嶰竹十二筩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十以求地中而綿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韜摠貔貅之旋跨追風之驃超月窟以窮探乘閒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魯臺之雲坐見葱葱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數宣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奮豫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十北人豪三令之行凜如冒雪之嚴一怒之威者若迅霆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寖亨宜龐禧之攸降

出分師閫秉大将鈇鉞之權歸護殿巖正祈父爪牙之命

五

擊金鍾而効氣定五日之中比玉琯以考聲正八風之序恭惟某官尊俎厭未行之難鼎鍾銘不賞之勲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彙征之吉帝寬憂顧神聽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令始聞鼓鼙而思将帥佇觀祈父之歸羞蘋藻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曆之元招摇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時升恭惟某官四岳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師毅名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陽氣應之初實衆正上行之日六纛啓重侯之貴已登将閫之崇九芝塗細札之畫行踐樞庭之拜未遑慶謁但激歡悰

七

晝參日表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之室緹縵以候一氣恭惟某官生孟陬庚寅之日應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璧祥擁錫盾瑚戈之遺名參柱石功載旂常魁然斗北之豪久揔優藩之重踐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八

距門墻不能百里違旌麾亦復累年忽驚紀律之新又見陽明之復恭惟某官受天大任秉國中權入扈殿巖擁漢将南北軍之衆出揔戎索陳楚師左右廣之容逢寖明寖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祉望青油之幕想見元戎壽斝之飛述銀筆之辭聊効野人食芹之薦

九

黄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恭惟某官浩〻稟堪輿之氣英〻鍾河嶽之靈會天子躬三歲一郊之儀而上将擁七月朋來之福端闈發號宣室頒璽鴻名增帥閫之崇細札奉璽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禁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貴獻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徵始著肇見陽明之復用符剛德之亨

恭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
聖人之徒與爲循良慈惠之師繫大夫之賢者逢辰
茲始處顯宜先詠年光如化國之長亨須測景摛墨
妙有郇公之體奚俟占雲輿頌所同空言難叙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陽升諸朋福來茅茹連而彙進
恭惟某官靖共居位愷悌宜民雖出桑間已著仁賢
之治絃鳴堂上更敉清静之功剛德浸亨藩籬紹至
撫一雷之土共觀鳧舄之飛履七日之辰佇見龍梭
之起

回莫守賀冬啓

星圖表瑞占五緯而睹珠連律本均聲製六琯而聆
鳳吹恭惟某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郎斗城
良牧暫輟邃嚴之直來蘇凋瘵之餘化國舒長逢辰
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自嗟匏繫之生莫預鵷行
之列其爲欣頌曷究名言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羲經畫卦爲來復之初恭惟
某官經濟之材將膺帝賚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
華如紺碧而發于莫春露薦降始鉗甘而零于午夜
嘉禾合穎瑞麥兩岐屬當七日之休辰通契千齡之
興運以天公降祥之晝奚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
行當就日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徵著象五緯宣光
恭惟某官萬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
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旃席上遏師乃如此履休
明之盛但介億萬之麗禱疇衛社之勲行布白麻之
號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梁倅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緩重緹而氣應三徵著象五緯宣光
恭惟某官二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胄印金斗大
珥玉蟬聯累朝閥閱之華奕世衣冠之望來展騏驥
追鳳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栖屬天公顧俊之初届
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
大尉傾葵之望其爲欣頌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羲文占七日之祥恭惟某官禀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奚煩補石之工化國之日長自笑卻戈之陋仰睇魯臺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衆正興而福祿類至畫室應圖而龍見行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之籍共為瞻頌難盡名言

回郭守賀冬啓

三正冠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明之復龍離潛而現寔大人繼照之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俾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美人和政平訟息盍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于先人敝廬之下莫申燕雀之賀于使君燕寢之前革賡擊壤之謡聊効食芹之獻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徵始著百順皆來恭惟某官挺松柏歲寒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寢傳觴慶蟠桃三千年之會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目録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東萊呂氏講習堂經籍圖書

啓

回王倅賀正啓
二
回向倅賀正啓
回張倅賀正啓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回强守賀正啓
回莊守賀正啓
回趙倅賀正啓
回汪倅賀正啓
回錢守賀正啓
二
三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回晉陵黄令賀正啓
回沈守賀正啓
回周守賀正啓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回莫守賀正啓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與莫守賀正啓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回葉守賀正啓
回郭守賀正啓
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残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来日幾何屓兹潛陽岀滯之辰舉有除書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韜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栢葉之觴句法一傳妙絕椒花之頌每興懷于故友久編籍于遺氓逺墜函封增光莫萏雍容堅上那聞攊馬之鳴骯髒門旁自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儺鼓送寒兹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别駕日行黄道盡趨鵷鷺之行風振紫山高琢嬰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賡陽春之一曲欲回殘稿復被青黄老病摧頹莫預董秦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詩感愧交懷古言難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題期之盛宜羣公受祉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飾吏順屓天正之吉容迎神貺之休椒頌傳聲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佇覲三節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甲子太歲）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璧之祥絳人推甲旁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大聲追木鐸之音絕唱儷陽春之曲屬介頌椒之慶載賡伐木之詩眷兹衰朽之餘被以青黄之飾高懷落〻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〻但有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眷回北斗又觀椒柏之新兹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凉之態每形于令尹三仕三已之間而故交久要之情獨見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薾猶被顧存垂褎華衮之章加賁綈袍之舊老冉〻而將至空驚嗣歲之與物欣〻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強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揲泰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魯國真儒漢京循吏特達李將軍之勇一諾可重于百金妙絕張公子之詩千百固輕于萬戶蓋殺氣相求于一道故升沉靡間于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睹列炬之光分棠　之陰亦預春班之澤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為新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任世摩銅狄以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城嘉色欣欣上苑羽之塵四野春殺藉藉　誇穠之詠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暖風光流轉又驚椒栢之新署新桃以禦不祥擬槁壤以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効顰伏遇某官順理昌期寵綏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蟄于坯土之中老物增華茁九芝于枯槎之上

回汪倅賀正啓

蓋節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暄寒之異圖鬱壘之象莫驅五鬼之窮進屠酥之坯豈恨一翁之後茲蓋伏遇某官收憐衆棄矯拂群庸方當嗣歲趨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拔木勁草之立巋然烈火流金韞櫝之藏自若重遺緘翰申貺頌言蒲柳餘齡方受之託瓊瑰妙語空留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啓

頹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脩故事門符執厲方懷鬱壘之求寮釀先春遂辭臺鮐之祟恭惟某官威風惠氣舒條一方大冊鴻文斧藻萬物著權帽而摇羯鼓桃杏驚開叩羽絃以召黃鍾川池凝冱肇履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固舒從公共分一日況復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頌言但深欣頌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徵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躬成明之姿撫休嘉之運九歌由勸每懷天保報上之心衆正彙興共享既醉六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

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輸拔薤之忠尚有寸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為欣頌莫盡名言

三

夏時御正周曆更端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盡泰恭惟某官介藩均佚祕殿紬書順履三朝親逢一旦日月十二會已符營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椿大之壽方脩慶牘遽墜嘉音雖涸轍垂枯久後卧龍之起而孤根欲朽空觀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高帝冑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得賢者樂齋宮之雪道載土牛之出遥知卿月之臨門閭櫪馬之喧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尤深懷舊之私黄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預西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為欣頌莫究數宣

回晉陵黄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棲桃梗以厭天行節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衆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辨多多最百吏之課而書上上爰履三朝之吉茂迎百順之嘉籍々郡氓唯懼民時之及諄々一老空懷芹獻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籥代終玉燭宣和春元兹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值聖方上聖觧絃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俶錫羡惟休黛耜省耕盡致九

推之助脂車入覲更疏三接之榮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緊萬寶化生之日兆群賢彙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乂之才正直端拱之德親逢聖旦方與見晛之晞節順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祉自憐老去實聳遐瞻千指蒙休竊芘棠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昌前

民用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藴氣凝天地之中妙語春容暖于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睨遠墜嘉音問輿人之紀年敢冐復陶之寵賦何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丸泥可對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搶可破十萬之衆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鼎來函書拜辱渴心不展空懷賀厦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但深欣頌莫究名言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百戰之多宜受明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衆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師為唐大都督名書鍾鼎勳載旂常逮茲熙旦之逢益茂春祺之介倚爪牙之衛久外摠于師于咨帷幄之籌盍坐圖于廟勝其為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明彙進山無紀曆旦驚寒暑之更客有疑年重起泥途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長鳴司風雨之辰特操厲氷霜之節受履三正之吉方承新厭故之時獨占一希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肅初筵莫賦拔聲之頌區區徵贄但分芹獻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生諸福會三朝之慶恭惟某官奇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破竹履端茲始錫美有初建大將之旂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輿人之頌盡歌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藏氷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執干戚殿岩之峻建牙分戎閫之雄千載逢辰三朝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魅之逢栢葉椒花壑谷有吾公之樂春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每敢有圖新

頤綈袍戀〻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

六

履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令在斗牛
之次有開令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密膺
帝賚揔戎旃之重有嚴師閫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覩
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藏行致百朋
之福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治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盖尊一統
恭惟某官器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秘感鬼神一
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欣穀旦之親逢四德體元
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翰之良疇敵
愾之勳已紀雲臺之象揔嚴凝之護行資武五帳之
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
沉雄宏毅之姿奇厖福艾之相奮空拳而扼虎亢絕
藝以屠龍入護中宸作朕心膂出膺外閫為國爪牙

履茲潛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
可擬金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台躔六符之象

九

玉曆頒正象魏布法千歲之日于此求端一旦之逢
自今作始恭惟某官盛德介百福之祉勞謙忘千乘
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榆之晚蓄納履（新）之慶宜同
草木之欣榮恐誦拜嘉占詞叙感明月空塵于大
貺陽春莫儷于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魯經表首事之年漢儀蕝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
宣龢恭惟某官德齒為老成人豈弟為風化首親逢
熈旦坐擁厖禧更桃符于兩戶之間歷閱多矣飲屠
酥于衆稚之後而壽莫量焉重勤一騎之臨亟拜朋
緘之辱嘉言慰藉溫然如勞酒之醺老語諄〻蕞尔
真祭魚之獻

回莫守賀正啓

考音發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群剛浸長諸福
朋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耆英省臺

之望風流藩翰之良桃梗効靈藹千門之佳氣土牛占歲喧四野之春發凡附託于一壥舉涵濡于九里遠馳緹騎辱貺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酥送暖豈復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先安枳棘之栖進服通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盍紆畫繡以毓三接之榮更為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為欣頌莫喻名言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儀鷺一歲之除椒頌薦穀共慶三朝之會恭惟某官佐王之學當啓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藩條寅奉夏時肆頒堯曆進牛鞭而占歲凭熊戟以班春咸欣〻聞鼓樂之音樂熙〻有登臺之樂東閣之梅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留誦他年之愛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有做恭惟某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賀畧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室竈之煙已徹秋防之驚按諸營之柳佇瞻春事之新迨茲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薦柴門寂〻正服老農夫抱甕之勞幕府渾〻但想大賓客盍簪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會是群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禔身奉天時而布法束縛群奸如束濕恢〻無漏網者養護小民如養雛洋〻其得所哉迨茲三陽交泰之初舉有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聊効野人之獻其為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群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謠頌藹然屬剛德之灋亨宜春祺之攸介逢車追召已塗芝之檢書荷槖聯榮行奉綸闈之直

二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羣陰于九地集大慶于三朝恭惟某官凭熊軾方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之慶埽遺蝗于積雪之下散驚烏于列炬之中萬室安眠不聞夜吠千門喜笑已作春殺布寛大之條以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尊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觀嗣歲之與奉尺一之書行見履賛元之任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目録

啓

復官謝沈相啓
謝萬俟相啓
謝湯樞密啓
謝程叅政啓
賀張叅政啓
謝陳樞密啓
謝韓尚書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凌正言啓
謝凌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謝榮守太監啓
謝孟郡王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

啓（紹興丙子）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綍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繄昊〻垂精之感寔惓〻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惷而愚受性拙而褊自知寡與見謂畸人卒蹈危機為世大僇强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虞鼠中人了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鈇之態動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遷與大獄首寘嚴科輸之鬼薪論為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而舐之乳無期豈謂一千年而河之清可俟晉馬已老矣空懷伏櫪之思吳牛尚喘焉由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堂〻社稷之鎮英〻人物之宗開闡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反之筆皆為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于溺灰之後援窮困于擠壑之中鸞膠續絃可補黥劓金篦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之手於以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沈冤叔茲不齒之身寘諸遇之地戴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頤垂盡之餘齡猶欲効搏獒之力

謝萬俟相啓

夢得之謫九年嘗大鈞之問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卜之占况茲二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念某頃繇學省進二憲臺五疏請和戎可紓之時倉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必啓異日羣小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因為讒〻異論以冒刑誅姑欲効惓〻愚忠以裨廟筭大臣按劒而怒彼游寇之衆小醜何為諸生舉幡而來謂中興之佐一夔已足既大違于國是旋黜守于方州未幾胡塵再犯京闕生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靖康龍沙萬里之還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為首端坐自如獨有言狂衆慍猶在皇天禍悔聖主厭兵始畫地尋和戎之盟亦制辟懲伏闕之士不辨履霜之早固知圖蔓之難某之不才過乃由此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三朝儁老一代名臣歷睹羣公朋黨讐復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蠹相乘踐覆車之轍而弗

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已反眼為讐而亢怒不測况于草芥賤踏何嫌重以雷霆糜滅可待側聞爰立寔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妬賢疾能惡直醜正之弊與哀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効茫然班荆履𣏟舉之匹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役尚圖報于九原

謝湯樞密啓

受一廛之地正窮闔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睽華之寵大鈞块扎皆被陶鎔莫鏡衰殘足以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謂淂喪窮通之故某久罹讒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為皁隸偶不至弭耳作纍纍之狀亦未嘗變色愠戚戚之窮公伯寮之愬季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固必復事有何還治道勃興群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群情胥悅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肉分珍之賜重叨授醪共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為最幸茲盖伏遇知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休戚當挺身為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為異物祿介子弗及矣寧無恨焉封雍齒而先之固有喜者

謝程叅政啓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陞之典擢從罪籍加責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固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誑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月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群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真儒覺煇而獨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升壞植散羣除苛解嬈盡蠲密綱稍出羇囚夫何二紀禁錮之

餘亦預一時甄拔之數茲蓋伏遇叅政氣充剛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詎詖之功鎮頹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之所系出沉寃于無所告攄孤憤于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歸心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觧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言難叙

賀張叅政啓（丙子九月）

伏審崇奬耆明進陪國論寵數絶廷臣之右歡言溢海宇之間恭惟叅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爲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傅卧東山而强起天下之彝理所閲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賛元之任得時而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瞻羣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于尊俎某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憑因山之久固已蒙辭縱之恩尚未塡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門載通吏籍伏念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于南鄰北里之中拾穗于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卧聽虞桑婦之歌起和欸乃漁翁之唱年門八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絶肆覃茂渥開八餘黎訪千樹桃而苔生種一頃豆而萁落五雞二母彘已編渤海之氓三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禄恭惟樞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書名極天下掄魁之選鰲扉視草冠内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求分總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燁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印可衆論景從致茲衰孱之蹤遂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爲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詎忘其報

謝韓尚書啓（韓任刑部兼權臨安府兼詳定一司勅令）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

一夫無告之辜仰繄善貸之仁兹謂難逢之會伏念某許身甚拙涉世尤疎自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首禍爲非狂疎不切于事情迂闊動乖于時變滑稽玩世但思禄禄以全生骫骳倚門豈免栖〻而爲佞卒罹大謗自抵嚴誅悵來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以三薰三沐之慈遂一洗之出于大譴大呵之域兹蓋伏遇詳定判部尚書以儒雅飾吏事以忠義結主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衆威名烜赫京兆之智發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革去析言皮律之獘輔成救焚拯溺之功豈圖二紀禁錮之餘首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令知免矣已逃溺箦之誅抑過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没齒難忘

謝湯中丞啓

削丹書于秋官之籍繄聖天子獨斷之明蓋清議于月旦之評寔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巍然一介蕞爾餘生蠹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福于木居士亦復祈巧于天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歘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里蒙潤補壞墻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兹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謇諤之聲動搖山嶽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掀于淖而濯西江之水傅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從噫嘻腦脂去眼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啓

蚤罹讒慝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辯明復序兩甄之列伏念某自惟孤拙屢致怨憎一哆南箕之成莫障西風之汙窮途栖屑何止百罹莫蓋侵尋唯欠一死屬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騖之初抗議去讒疏恩起廢晉居產之秉已老復何爲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非偶爾兹蓋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沉潛公論倚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兹流離放逐之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囷老榦雖無意于雲霄呃喔長鳴尚不渝于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啓

衆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慝一言投匭槩之天下之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射天之惡欺君指鹿怙衆㗖虁合為一朋與其凶怒彼越俎者彈文本自于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助桀鑽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于迅霆因自不知其所以然曷為至于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梃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旁觀尚為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為心流落三年阻絶萬里旋蒙恩貸歸守故丘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憂死幼女病亡藁葬空山但餘兩冢寸心破碎老淚縱橫惘〻可憐奄〻欲盡方群小快一時之怒顧一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措乃如此第莫追于既往豈有俟于將來不圖餘生復見今日大明博照衆正工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起幽作匽蔀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於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冒官榮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巖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詞宗首膺仄席之思入奉受釐之對論經秘殿舌有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閽之日驟蒙明公援壑之仁自惟無褚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一諾之重廟堂之上縫類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謂兩禁舊臣而降為皂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掖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叙昔也蘊固知寡不勝衆之難今而馬反為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淚落難忘

謝凌正言啓

謗焰有熱天之勢何負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歸于一洗繄卿大夫悼屈哀窮之助為還不肖殘年投老之光伏念某早觸禍機久嬰罪罟兩怒溢惡更謂盜丘三尺深文論為鯨布固已悟昨非而自屏豈應頌故怨以求申會工聖之作興當大賢之特起有雖有駓有騅有駱一空冀野之群非龍非螭非虎非羆出應渭濱之卜拔茅彙進推轂相先善類攸歸國

人所慕茲蓋伏遇㱏言矜愚容衆泛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于鬼録借之餘論俾復于官聯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于瓦礫何所用之故車猶可備于薪蒸未忍棄也

謝凌舍人啓（凌任起居兼權給事中）

負罪投閑委孤根于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于桑榆竊以聖人戒讒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難造端之微膚受而流敝之極而譖群囂吠殺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沉于江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灰于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方動常違俗萋羅羅織之枉久從縲絏之拘不自意全適有天幸銜冤二紀便當飲恨于重　起廢一朝可謂逢辰于千載茲蓋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闥有批勑之風珥筆殿欄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成閔茲溝瀆之餘丐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驂之列其爲感悅難盡數陳

謝尚書侍郎啓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洗垢滌瑕盡稅楚冠之縶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褫簪裳二紀之餘服犁鉏一廛之地流年晼晚漏盡鍾鳴病骨支離帽寬帶落忽紆宸綬加鼻朝紳顧影可憐捫心自愧踞鞍矍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袠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顒昂悼木偶之漂流哀波臣之蕩汩汙青蠅之思慨然有恕劬之揮劃丹雞之盟行矣見乘車之下

謝蔡守太監啓（常州）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伏念某早居爭地卒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君之爈空悲犬耳之黄江州司馬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霧盡披天肆開祝網之恩盡返因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溥大度矜愚出名論于月旦之評感哀音于士風之操念泥塗之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絏之非辜義有觧驂之贖其爲感悅難盡數陳

謝孟郡王啓（孟判平江府）

早嬰憲網遂陷饕餮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荼之列伏念某杜門埽軌固已有年對食吹虀猶懼不免爰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讒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宥復冒官榮搔鶴髮而彈禹貢之冠褫龍具而東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拄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師判府信安王三朝耆德　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辨冶長非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絏之餘復被簪紳之寵循涯有覼詠德知歸念枯樓沒藜莠之中偶然未死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目録

啓

復脩撰宮觀謝沈相啓
謝萬俟相啓
謝張叅政啓
謝湯樞密啓
謝陳樞密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凌正言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兩史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回謝張運使啓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回太守周直閣啓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

啓

復脩撰宮觀謝沈相啓

詔綍甫頒方除罷籍恩綸荐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餘更濫褒　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絶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薄伎少俾竹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帀之悲飢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備罄忱辭而上瀆畫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墦而得酒抑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衊之中示以棄瑕録用之意廣內九閽之邃偶寓直其中真庭群帝之祠亦且員于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繫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蹏賫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謝萬俟相啓

陞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禄鴻私荐被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為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正如輥師造未偶耳始傅合丹漆于遊戲之間忽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藉道途于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胯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蓍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畎畝之餘生乃門墻之舊物早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韋皋之貴雖屢罄再三之瀆而不替終始之恩秘殿高華真祠優佚璽書絢爛印組光新聚鷺清切嚴近之班併為衰耄疲癃之寵息黥補劓固已盡于獻三捨舊圖新尚有期于借一

謝張叅政啓

奏牘冒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歲狂蹤未嘗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膽訟愆咋指悔過方壞植散群之後雖微授杼之機而臨深履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翮大賢入輔聖主仰成四海沐寬大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

劒之疑賜札脩須遂復木瓜報瓊之重茲盖伏遇叅政禹功翊舜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遺而欲兼收掩瑾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之諾殆過于百金瑩劉公之書固賢于十部煖踰布帛施等丘山通書殿之清班竊祠宮之厚餼併叨異數衰老之光盡出洪均陶鎔之賜乘牛車以觀東閣之士固所願焉空蕙帳以勒北山之移自今始矣

謝湯樞密啓

秘殿通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餼竊食無功自驚縲絏之餘復帽帡幪之芘伏念某憑愚好勝任己直前適丁群仇彙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微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閔茲窮閻待盡之身收於散官永棄之地盖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盖伏遇　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館之間衰耄曷為叨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而効死

謝陳樞密啓

直館就閑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伏念某坎壈一身漂零二紀志衰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態寢驚夢魘而尚虞風聲鶴唳之聞悼東嵎之失莫遣悵西崦之期欲盡迨茲晚遇有年愧平生著籍殿中紬書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閑祿厚戶外之屨滿已無爵可羅辟上之棱飛而見蝎亦喜茲盖伏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重民瞻早發跡于倫魁晚疇庸于政路矜取故物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褒陞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雖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謝湯中丞啓

秘殿脩文濫綴朝紳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迨遇所蒙盖知所自竊以淮南憚汲黯之直寢稱兵

之謀回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藜藿所以恃伏猛之威而不採山淵盖亦蒙潜珍之潤而不枯故茲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内某蹉跎莫蓄潦倒餘生大公之路一開褒復之恩洊至茲盖伏遇中丞剛大之氣養之浩然奔逸之塵望之瞠若聞風而貪懦之志立正容而譏慝之意消世道將與朝倫所恃惟是鉗口結舌無告之狂不勝推膚剥髓莫大之辜卒鮮免于深文尚叨塵于膴仕追尋已往旣陳之迹疑蕉鹿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鶤而自愧

謝周殿院啓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冒隆儒之寵伏念某孤嗜莫和衆喊難齊久行憂患之塗重罹羅織之狂命窮而出所向觸藩痛定而思方食失筋兩踰歲紀六遇郊禋獨卧窮閻永同棄物借齒牙之論實有望于至公悼縲絏之非遂卒歸于一洗茲盖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聞致主之嘉謀以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劒倚天而氛祲自消猛虎在山而草木皆遂朝端屹若王路坦然致茲衰老無用之身亦預蒐攬甄收之數牛溲馬勃備自効于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于燥濕

謝察院啓

橐封疑奏竊希琳館之間賜禮垂褒遂著金閨之籍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人佚其公尔愧屋漏而神聽其直免胄而見盛服以朝故能動容正色于衣冠瞻視之間自然厭難折衝于尊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實為天子耳目之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藜藿之生茲盖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盖伏遇之表以法語之言為議論之宗多士具依有蒙霧不知之潤一時處顯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屏之蹤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之心斥鷃卑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託

謝凌正言啓

抗言自列頗追營香火之緣錫命過優俾接武圖書之地竊以毀常生于溢惡譽每出于過情坐虎　而見蔡邕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蔣濟亦已甚矣某狂

狷妄發出言而逢怒惷愚自守獨事而罹尤怒遷而水之螿可憎患至而江之麋弗悟讒夫峻詆酷吏窮探方一時摧戕蹂踐之餘僅夷于草莽豈二紀衰病流離之後有望于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水鑑之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于衆惡拔士于一言迨茲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試春草之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

謝中書王舍人啓

剡奏陳情誤恩蹠寵名標帝所上廣寒脩月之宮路入神仙游禦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惷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惟投閑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册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落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豈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筆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溉殘朽于流潤之餘出出黕暗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花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贅空有望塵之嘆莫申擁篲之恭

謝兩史舍人啓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群公輸盡瘁之勞獨冒素餐之祿豈孱庸之餘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某以卷曲無用樗散之材有留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謗怨所歸名書饕餮之科罪抵驩兜之比已不勝人言之衆孰云袁粲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始信冶長之非罪茲蓋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護人之短持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披帶索群麋鹿于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鸞皇于雲霄之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已廢十寒之厄策厲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啓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工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

冨貴非其義而千駟之馬弗覩焉貧賤不以道而五兩之輪亦泰矣聽鳴蛙于鼓吹之下立緼袍于狐貉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甕牖桑樞之非病某伐樹削迹久矣弗容疐尾跋胡罔知攸措未嘗怨天尤人見愠窮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往速之緣會上聖求賢如不及覩時而群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磨朽鈍庶収十駕之功振扳滯淹或有朋來之福玆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楙經綸之業表儀一世主人物之評處冨貴之身若固有之覩貧賤之交無間然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収之爨薪煨燼之餘被黼黻青黃之飾退思所自為幸何多雞鶩之贄莫陳徒切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盡尚思圖報之方

回謝張運使啓

瀝懇犯嚴方虞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蕞尒餘生起于罪籍雖辨市虎之謗已明矣顧杯蛇之影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玆蓋伏遇運使直閣嘉善容衆强恕求仁萬頃納汙九河借潤被許子將一言之目墜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冒許廷之寵末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為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重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某偈狂嬰憲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悞足一跌之後雖縱纜而莫収肱三折之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過斷尾求全豈緊彌籍之餘尚玷題評之重起壁浮圖于講席之上寘木居士于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為禮過矣玆蓋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存故友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閻改觀莫啻增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占詞不腆空慙縞帶之投

回泰守周直閣啓

通三殿之班光膺楙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癃傷敗之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于憂患未老先衰困于語言無罪得禍盍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碩跡之敢望玆蓋伏遇知府直閣葛明

昭晰廣大辯包涵病木之根于垂枯脂敗車之轄于既覆偶存殘息未首一丘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驥騄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寓直盧于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簿于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甚拜貺靦然伏念某漂零三褫之餘顛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層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卧蕙帳草堂之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隱南山之雷蟄戶皆震申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光曲全莫盜雖遠爭地寔踐華途給札殿中詎敢奏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授小兒樂職之詩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目録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謝諸右相啓
謝楊參政啓
謝葉樞密啓
謝何內翰啓
謝中書楊舍人啓
謝侍郎啓
謝左右史啓
謝梁司諫啓
謝杜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楊待制啓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謝提舉啓
謝宮使巫樞密啓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謝平江守洪内翰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禮當得謝僃罄忱詞詔許辭榮更沾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仄聆國論尚欲矜収敢緣與涸轍之衰始荐青首丘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于千里之差永惟顧墜甑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于燥濕駒犢之細茲有待於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湮淪之久収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櫟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諸右相啓

側席榮煌未擁埽門之篲大鈞块圠已同在冶之金居懷自躍之慙奚宜老饕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

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僚久為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羡牛羊之下來始露乞骸之願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盍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鞴縱横盡落模範之中風雨帡幪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目每興大耋之嗟偶還復于迹聯實大踰于素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免北山之勒其為愧荷曷罄名言

謝楊叅政啓

老去辭榮願受一廛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踈易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競尋常扳前胡以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老歸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徒中妨賢者路芻狗已陳于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叅政學為王者之事文推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疇物望叅秉政均水鑑司平砥石磨鈍眷茲衰儒首預矜収分大庇于鴻庥保餘生于莫齒頋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起木卒草亾之歎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啓

餘年向盡上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踰始願感激衰悰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事歸宿田廬詎敢徼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冒惟新之寵麋鹿縶庖廚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被蓋帷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人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共睹扶揺九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啓

悼東隅于失路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于盛名之下徒疎遐瞻竊有意于求通亦何嫌于自厭伏念某比

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為笠澤鱸蓴之思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耄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與圖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列之龜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藴賢人之久大以佐楙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群臣捐軀徇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疏褒奬之恩拜貺以還過顧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庶清蹕于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賡長謡于牛角之上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啓

拔老丐閑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内朝鵷鷺之班賜札疏榮又玷西掖綸綍之重鞠恭拜貺舞手知榮伏念某濩落無所取材疏愚不適于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于三竭之餘暘危于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楙寵曷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拔閑一世高辭起廢俾朱紱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袞九章之服一門榮耀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為十襲傳家之寶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啓

久尸榮禄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數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藝之科預讐中秘之書延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程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簪履之遺俾奉内閣龜龍之畫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大人之度顧駑蹇虺隤之質久已安于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未睹于儀刑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翮吹生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輿歎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啓

紬書祕殿久冐隆名持槖禁塗載賡楙寵若為老退尚玷褒崇伏念某薄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冐寵靈咎謫旣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旅力已憊固不待易簀之時莫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故寵寔非常方叔身寄麇鹿之群尚通籍廝鷄鴻之列茲盖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令為柱下史春官遺老久在窮途故園辭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採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尚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梁司諫啓

歲月推移已迫莫齒衰殘之境雲天貴冐尚聮華貫清切之塗伏念某久叨空餐恩容佚老方忠義之士張目視冦讐之日豈貪懦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懷擇士之嫌尤極履氷之懼彼去馬來牛之何辨奚雙凫乘雁之足凾肆開寬大之科得逭譴訶之域茲盖伏遇某官推心近恕持議適平英明先物之幾博大納汙之量雖疾邪屛惡稂莠是除而悼屈矜愚藜藿所恃興念困窮之久曲推善貸之仁涸鮒安斗水之栖已諧所望鷦鷯就一枝之托尚復可求欣荷之私名言莫究

謝杜殿院啓

已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延閣之清班俯拜恩嘉寔踰願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脫兎投林敢言擇地驚鳥遶樹止欲偷安詎懷干澤之求但貢歸田之乞止恩佚老細札疏榮復寘通聮**牧**之末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茲盖伏遇某官天降之材神聽其直事君有責難之恭而獻其可與人求無備之意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庇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璧睨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劍之怒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察院啓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之墻益遠矣匪自通于一介終莫抒于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荐叨膴仕備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

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而不知止致一跌于弓擏矢鈎之後盡三休于鍾鳴漏盡之餘工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恩茲蓋伏遇某官以泛愛崇奬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群臣奔命心競力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去高飛之計緊斷〻無能為也是區〻何足算焉遂獲退藏卒由善貸念莫致負荊之謝猶當傚橫草之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啓

觧章綬之榮甫迫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壁之光仰惟聖恩睠顧之隆寔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卧窮閻飯蔬無怨强弩射市固亦有命焉怒鉤逐蠅又何其隘也葢數周必復而否不可長緊平生埽地之初人牛皆喪迨老去歸田之日頭璧俱還尚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詎復跨將軍馬以胘據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工齒之仁體貌崇而躬下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齊禁路之華猥以庸虛適先相後幸收身于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于下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仕以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爵齒之尊愧集滓顏書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蠖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學國尚齒執醬之餽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贍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于百難持操不回于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念脩贄見于恭梓之初已奉賞音于憇棠之暇殆茲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賡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謝邵提舉啓

出絲綸之命方饗君父不次之恩墜金玉之音茲見朋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晼晚病骨虺隤長庚配殘月于東隅黯〻之初孤鶩伴落霞於西崦冥〻之後缾罄罍恥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知止甫申危

懇亟被恩俞蔀屋延兩曜之光涸轍分九河之潤長安道上故無華履化鳥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鳩之寵茲葢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黨先進之儀蔚為儒林後来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久要之言溢譽過情非泛愛寒温之問鄭重百金之諾清平三嘆之音稽首拜嘉撫躬知愧念窮途栖屑嘗賦東郊瘦馬之傷廹晚歳歸休遂同濠梁游魚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宮使巫樞密啓（巫句容人）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舘就閒偎厠梁園之上客奚恨登門之晚已同傾葢之交廹褒復之云初知提携之有自伏念某久從幽黙但欲退休每歌長鋏之歸豈吝短轅之棄聖心獨斷國論僉諧疑絳縣老人之有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俞音亟下細札十行命秩惟新賜爵一級著上大夫内朝之籍為故将軍莫齒之光茲盖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材大受包荒之度平施有權衡之信揚清極涇渭之分乃眷衰蹤亦預題品雖朝菌之年欲盡而霜松之節未凋猶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游便恐乘鋒車副東人繡衣之詠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衰病自陳祈觧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笋之華脩深附驥之榮罙結揺旌之戀伏念某崎嶇可笑駑緩無堪道盡窮途蒙恥不去齒揺髪脫竟死何為雖靡忘蔡日之傾固已廹菌年之盡顧謝簪纓之寵俾從田里之歸鬻駱馬而放楊柳枝亦已久矣持釣竿而拂珊瑚樹于是終焉茲盖伏遇某官德配閒平政侔張趙騖長途如歷塊耳真驥褭蹏披大竹觚若破竹然盖霹靂手不圖晚遇獲跂前塵著鞭久已避祖逖之先乘樓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百罹荐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之密置身枌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觧拘維尚虞機穽日懷惕厲若蹈氷淵深懼下石推内之溝中每頼賜骸考終于牖下命畫工圖漢疏傳之跡製大帯書高僕射之詩所

慕前脩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于仁好直而由于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為輕重銓材如氷鑑而時謂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迨茲襃復叨不次之恩皆自提携獲有終之吉順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脩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贄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暮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歸實由群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深次骨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奄待盡田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殘角巾東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益騶侏亡益而不任事苦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冐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復厠英躔雖龍猪異閭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何間圖麐雲之象固難并韋郎白傳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目録

啓

賀張叅政啓
賀宰相啓
賀陳叅政啓
賀王樞密啓
賀〻叅政啓
賀左相啓
賀右相啓
賀王樞密啓
賀葉樞密啓
賀陳左相啓
賀朱右相啓
賀楊叅政啓
賀葉樞密啓
賀周樞密啓
上沈相啓
答馮觧元啓
回楊侍郎啓
回楚守王朝議啓
賀張樞密啓
賀史相啓
謝方侍郎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

啓

賀張叅政啓（丙子九月）

伏審崇奬耆明進陪國論寵疏絶庭臣之右觀言溢海宇之間恭惟叅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傅臥東山而强起天下之義理所閲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兹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賛元之仕得時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于尊俎其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因山之久固已蒙辭縱之恩尚未填溝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賀宰相啓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歳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良之合兹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望授書圯下為帝者之師豈繄人謀實自天錫恭惟其官文鳴木鐸武緯珠鈐一飛横絶四海之間獨唱禁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興見晩之嗟歴踐通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騖不足之時借箸借籌獨著道德安彊無競之烈誕敷宸綍正位公槐親逢大有為極辯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傒謝公之起其如蒼生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戸拱明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黒頭公書郭令之考晩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自分陳人退藏之久迯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為已廹龍蛇之歳耀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陳叅政啓（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顯册進服通寮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而叅國成之重兹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暮之逢恭惟其官學洞天人精祲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兹久譽處冞休肆疇論思潤色

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闡帝圖大釐邦釆迨茲期月肇興王者不世之人奚俟百年已著善人為邦之效某門墻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諾游談之助逖聞休命爵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凫趨莫陪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啓（戊寅三月）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胄之士亦椎鈍而少文蓋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閒制挺撻強秦之兵請纓係單于之頸用宣威于道德式注意于安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治論詩書于馬上方草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巖瞻惟允厭米形之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佇袞衣之拜某聞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寔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為煩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已

賀賀叅政啓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大公之望固有待然皤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于躬而可以大受學邃于經而不為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餔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投醪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音聞于連章論駁之初而大節創見于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置中興之輔而大有為公宜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犯武子當國而晉盜奔富貴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屢掛冠于神虎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盡圖像于麒麟之閣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悅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啓（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庭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叙首冠百寮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天緯佐王碩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為天下君則

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虜情向背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譌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夏屋之帡幪大浸稽天獨見距川之舟楫方重不移翊衛一尊調娛適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聳瞻鼎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衮之華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々小智詎敢持蠡測東海之洋豐々寸誠但能拄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啓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千齡生申及甫縉紳胥悅黎獻交欣恭惟僕射沉服相公清明沖淳剛毅塞親逢上聖在邇途惟文昌萬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蘇民瞻果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溉七年之旱方資傳說之霖燠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道清靜王路坦平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墻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于脫驂聞命喜深于折屐衣雖敝而可改嘗叨起廢之恩冠已推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啓

伏審誕揚宸綍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且莫之逢賢者用而任春秋之責搢紳胥悅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衆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鮫鱷垂涎虎狼舐掌群訛横議百惡嘯凶國步阽危衆心恟懼人耳人耳共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冦讐之憤奮髯抵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留犁燒酒未夾傳書曷為兩國怨至于興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勳入佐垂裳無為之治楙膺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久羅擯斥最荷知憐每懷遶樹三帀之依幸會管窺一班之睹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止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厦之私

賀葉樞密啓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階二三同德之臣廷濵甫傳巖瞻惟允

恭惟樞密同知訏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〻之忠冠豸角而觸邪詎作容〻之計萬夫之望想聞于風采一國之慕具載于歌謡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海正樞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其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〻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墻之舊已駸〻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厦之私徒有羡魚之樂

賀陳左相啓

某啓大庭作命擬路陞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者台符增焕蓋隆四海之瞻某聞觧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衆口盖習治久安之獘而翫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堤抉石之憂蔓草不圖爲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語顧反掌而奚難戒覆車之轍則安焉易敗者之基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下大任爲國元臣屬當宁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清明救瘵民瘼而一蘇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勲書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頌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俜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採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遥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啓

某啓王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熈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騖而不足惟時用舍寔繫安危故委重可啻于萬鈞而幾微不容于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以有爲建非常之元則駭衆驚愚亦難于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〻耿侯大言猶爲落〻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闔闢之功恭惟僕射相公巖〻社稷之臣挺〻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首膺考慎之求深惟

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蓁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之雄龜蒙魯國之詹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于笑談之頃不作聰明運沉機于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于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已玆謂中興之佐宴為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嘗忝文柄窺絶足于群龍之底仰高名于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遥詎門墻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閻顧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脩事大之恭

賀楊叅政啓

某啓王言作命賢落應期忝秉政均進陪國論爰契鈞衡之小式諧負禺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倡一柱昂霄衰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筲又何算焉蓋樸樕不足數也恭惟叅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蘊集賢學士環堵而玄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于立談之頃消群慝于正邑之間載疇上宰之勳楙建中興之烈某湮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閑之後所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于息邪距詖之公廷溪甫傳巖瞻惟允餘年凜〻顧不獲執贄以望下風老語諄〻猶欲効陳言以頌盛德

賀葉樞密啓

某啓窮途棲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于大號固應喜倍于尋常偶驟致于煩言詎敢名聞于左右彌年于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寔本兵柄萬川輻湊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剸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强梁無頡頏者戎情震疊國步奠安玆謂中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維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晼晩分菌之頽已弗泊于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于一諾

賀周樞密啓

某啓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彌識一望光塵阻闊

數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于大號固應喜倍于尋常偶驟致于頌言詎敢名聞于左右莫脩辭于賀廈徒結戀于揺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因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惟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于援手汲引之勞申之緩頰荐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戕趺足之顛遂爲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于人為又何疑于或使豈復有强聒譊〻之志終未忘矜収眷〻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茍非妨賢路以徼榮止額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于真賢爲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于大惠

上沈相啓　丁丑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菌蟠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絶塵之歎惟是廣廈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筲器小鼯鼠伎窮病鶴欲死而飛礫爭先瘦馬不收而鴻雁爲伴會介圭之入覲正鳴席以登庸與衰步逐客之覩矜愚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牧曜之光救拭垢汙滅除瘢疧寫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優理合覇休恩容再造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施善待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爲大雖四海盡沐鴻麗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〻及人之義每敦親〻愛物之慈九仞爲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海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逃屢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解元啓

某啓比縁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劒高辭辯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卬拊髀三歎恭惟處義解元長庚毓秀喬嶽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了瑟倜卓爾大圭之質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爲儒迺如此文摛黼黻追黄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老生歎驚坐上並含兒看立道邊大豪

願薦女而請昏鄭翁嘆生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年復睹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為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啓

某啓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為籍口猶有孟東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雞陳祝有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之想恭惟宮使侍制侍郎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廷之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譽中秋之書而牙籤懸四十之車粵從南宮起部之私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千載榮動諸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佇膺霖雨之求忽紆緹綺之臨特責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藹然固無挾賢挾貴挾勲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illegible]謙啓

某啓改畀名城盡工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之聲驛騎將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奇男子獨步一時搴工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於萬兵橫潰分崩之際推赤心于群情向背反側之初大盜革心百蠻面內方用長鎗大劒收血刃之勲豈如緩帶輕裘致銷兵之福逖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啓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厲持操于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于群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

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訏謨為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寔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咼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閑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墻逾二千里曲惇故舊于同舍游從之末屢訪生死于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寔陪周邦之喜

賀史相啓（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覩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風雲之會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至弱而為强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趣駕漢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為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耆英受天大任秉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內禪之初粤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强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于地固危矣出虎兕于柙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早圖之未然至一旦有急遂不其所指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權視國勢而審所上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某嫠緯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愚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之嫌願効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啓（戊子十二月）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憤發一呼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叙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書鬼録乞骸久矣尚挂臺評惟公慍見當路宣言以為有罪尚不許加刑云何無故而致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宦投荒不測之誅惓〻止欲舍坐下之牛駿〻遂亦作水中之

釁俄逢遷怒横被中傷兹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摧讒慝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濕不改殆兹褒復盡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効至于沒齒不能忘之感但有空言（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于交游奮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他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目録

記

四令公祠堂記
撫州宜黄縣興造記
撫州宜黄縣丞廳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寧齋記
撫州宜黄縣學記
燕超堂記
荆谿行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貓相乳記
巢鳳亭記
代廣德縣藉田書記
明谿雙蓮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挻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踐大官爲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爲文忠公曰堯佐德進尚書左僕射是爲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爲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踧踖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于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爲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究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臺郎妻將使指朅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乎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亾幾遂掖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于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直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于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僭辭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騖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爲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禄始終爲天下巨室於乎盛矣王室中微羣盜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相一時社稷之高勳于此兵亂儆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軾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〻念祖之私哉于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處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爲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盡誅夷其黨貸飢役相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于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于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于邑者指日待更不爲斯須計留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涖茲邑鉏治強梗發紓隱拙期月政成輿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衆爲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群譟大呼刼請賕謝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狥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屛氣無敢譁言于道者則又脩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奥靖深舍羣吏于東西兩廡櫝藏勑書于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獄庫庾庖湢皆具爲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靖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驚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逵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畛乎山區海聚之閒甕牖繩樞果蔬之壟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氷銷火燎無寸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往〻編竹爲障僅庇風雨令宜黃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爲名譽則靡〻然日入于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爲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籍其貲没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梁桷蓋瓦級塼之具皆出于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闔客邸閭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

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其憊于創残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駴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况于一邑乎鄧令韓庚延平人端友其字云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黄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覩時以尚書外郎叅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于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閽寺宫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艷以為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内俶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黄丞以歸時宜黄新被兵環數百里為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閭皆夾江茺茅篁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川表卿勞余境上道舊故以為笑樂無戚〻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于丞廳於是排蓬藋葦糞壤垣故基而亦新之大屋渠〻凡昔所有皆余具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視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于公卿蓋亾幾耳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于搶攘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于塵埃筆楚間且伐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慍喜殊未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先宿學不倦于小官而潔為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一不快于宜黄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所廢興之由經落成始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嘆慕者為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丘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坌然溢于山之腹而附

右脅以屈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珮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水窮壞斷茅竹蒙翳獸蹄鳥跡交締于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故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齋衆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衆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橈蛇鼠所穿日星下如風雨之夕達濕五遷卧不安席公等将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與衆共之于是雜然稱善時有将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居家父祖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指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為新堂成雄麗靖深為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餘倍蓰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唐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精廉夷狄之亂一變為荻棘瓦礫之墟僧尼周走道路倀倀無所向而徧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尚有存者又懼衆至不能容則唉兩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絶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四顧惴惴然恐戶外之屨入也了如獨不然瘞身若志不擇所安更為深蓭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輙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于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蕞然出于黄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于此無留滯戚嗟不遇之嘆下車未幾黜政之疵順民之欲築二橋于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伐木橫亘兩涘之間為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蕞爾之國蓋將為嶺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

戚踈輙輸寫腑臓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儉不常勸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爲樂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猱遇不暇低首下氣傴焉不敢出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之人袒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視之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寧者乎容德治寧齋不擇地無常處無銖茅薙草之勤無塗墍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衆石臨聽之樂也坐而後政則約己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辛參知何而不自己出退事一室則泛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明之接與鳥獸爲群與木石爲偶與天爲徒與造物爲友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貴耶世之君子當爲此不得爲彼乎是將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蒲田人諱弍和容德其字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日晋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為報吴之兵大抵高明廖廓之見不為小利近功往〻迂闊可笑而不近于人情定鼎卜年如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効于數世嘗膽忍詬如此其急也而斯須之詘伸于萬人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畧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巖〻也天地大亂盜賊蠭起鉏耰棘矜長槍大劒馳騁于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爲王侯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科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令宜黃隸撫州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于盜民之死于兵者大半延平鄧侯韓庚字端友以朝奉郎爲縣于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祠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言〻崛起于戎馬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衰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〻小國獨

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蓄起而叱之而六館無受汙者夫以百戰之兵束于禮而不能抗一障之衆群惡之鋒屈于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悖々然投袂攘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于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為赫々名譽獨能綏靜一方于疾痛呻呼之後度長絜大又進諸生于學樓士之廬廩士之餼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々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于一時追前哲于千載九合之勳足以辭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効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名籍于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于太上皇召見錫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歆艷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游愒于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為記曰余屬者夷狄之禍蹀血萬里諸戎長驁于通都大邑之中官軍縱掠于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囂臂號其父草薙而禽獮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鉤絡張設褭視無所向往々饑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践蛇虺羸身間行力竭氣窮又踣于中道其最幸者不死于兵刃不淪于異域不斃于饑寒不仆于道路間關百罹寒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為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為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荒無所之於是栖々然求活于斗升而官冗地褊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閤何之不幸而立于爭地則推而納之穽中且下石焉又瀕于死可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

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絶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奥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氏謂所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于商之地而中有黄公綺李之閑爰絲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為景帝畫梁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乎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刼質之害溝壑頓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明深明厺就顯晦之大節俛仰遯世違遠俗患坐視猿猱顛倒罝網中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以為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令不能言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賓華亭縣人既請老自號機山閑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荊谿行記

柴氏墓道從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淤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彥達云神龍所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于龍山侵曉偕祖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和中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磴道艱險十步一謁至巖下龍穴正踞其右嶄絶可畏旁行里所授田舍乞漿班荊坐石上命車亦至從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卧牛前直穀堆山為按丁山丙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可葬無害余亦記晉周訪塋母陶士行指牛眠地葬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即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子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胡淤有頃張彥深之子〻為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于阜容寺之側聞余携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容佳山水欲一至其處于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莫且還途又嘗卜烏龜潭地于胡淤之北葬亡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爲浮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慎求樞密三十年矣余守杭時卜葬亾兄屬惠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方議予直會余南遷不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始往觀焉實銅棺山之麓而靜樂院在右臂也義興多山而銅棺特高大禁出諸峯之上前對之脊分為兩股隱〻隆〻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右可葬如將圍者而寺僧不如　有雜色方求售寺當世貴人余亦弗強也明年三月更卜地于山中汫六月癸未繫舟陳橋招天寧祖燈師會于符塘胡氏冢舍肩亦輿入麇璣酵族子信壽提舉新冢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于中道屬日旰食未立談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地〻平〻而水于音姓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荊谿泊塘口觀張子崇侍郎墳家夜宿沙子涇甲申次縣舟人告爨薪不屬入市求之㨾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叅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視兩廡黃冠出迎具茗飲而舟人負薪至遂辭去復泊臺李乙酉黎明入山徑言所詠又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淑人以附乙丑戒兩夫除道偕祖燈視之司亭午瘧甚憇王氏塋屋解衣少休有洞言洞靈觀旁三山鼎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從間道踐出背出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穴遂返是行也諸涉經冢丘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售賈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蕎以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小詩示祖燈云來問松間路涉頭繫小舟閑攜木上坐看盡土饅頭詩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翠崖阜水行隙間溢流為池味甘寒最宜茶于是茗飲盛天下而餅罌負檐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郡盜嘯其中汙壞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墓所在疏請于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中薦福始命寺僧法皐主其

院法皞　氣不凡以有為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窮墉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羸撤而大之廣深豪丈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于法皞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旰無行迹游客莫夜無記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于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皞者不惟精神過絕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〻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齋衆興起頹仆潔除垢汙于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游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期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訾謷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飾蠱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工其庶矣乎故書之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留置于舍中性柔馴不敏于捕鼠而孝慈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棲而食飲卧起未嘗一日相舍閒從食客投魚肉飼其母輒不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又生子日往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棲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自產四子則又舍己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尚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于是盡銜其子置母棲中意若懲艾三子之夭而從其母之利也公遂易一大筐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卧護之交相乳焉夫貓之餔子也他貓至則噴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顧視往〻遺噬齧以死遇食則爭〻不已則鬭凡天下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己子而不相禍又將雛往就之

十一子施〻然混為一區不可復辨非所謂人所難能者與某嘗觀公之治家矣門内肅然笑言不出墻屛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子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溢之色某每造公輙留數日蓋五年而内外偘偘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猫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兄弟之祥者賦雞犬相哺以為董召南孝慈之應令公二猫之異〻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于天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為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閭丘叔智涖官之明年其子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髙第而歸門戶燁然名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為寵宜興距州之南北二十里縣據治荆谿上游為橋數百步横絕其上屬之南山即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北隅有亭三閑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名鞭朴之聲皆不接于耳目窗戶低深悦可人意叔智命工輩除蕪穢一室脩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其藝以進於有司而角逐于爭先競睹夸雄鬬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贄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巢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為記余聞朝寓物于人而暮取之有不可必者况于數百千人逐隊而趨褁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問故有操瑟于齊鬻璞于鄭以暗投人按劒相眄而有二鳥之感懷璧三獻負郢五斤分寸躋攀一跌千丈而有十上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轡竊銜不如有司之尺度而雪窗短檠之下兩目眵昏如蠹書蟲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其難如此也閭丘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五世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發妙駿發一日千里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乖于時而不遇老師宿學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兼有之追取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迺祖朝議公髯鬢方半白

翁媼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字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為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歎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智敏于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鸛棲其衙雉馴于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字也名崇孫云紹興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籍田書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贄四鄙〻〻無事矣于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逋作而相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柔綏求課農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春秋之月師三公九卿大夫親駕于東郊紺轅黛耜躬御帝籍三推一撥竣事而旋彌文闊典創見一時煒〻煌〻震耀耳目民大和會閭郛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而漢循吏力本卹農脩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留屯田積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于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能有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蒔延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為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于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小藝桑麻畜雞豚而無閑民廢壤上下與足之興于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〻富而教之〻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令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其意也于是謹以詔書刻之龕于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明谿雙蓮記

薇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倚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明谿〻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與下汙荊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原直以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交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瀰四際如煙蓋雲幢霓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

忽產雙蓮奇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駢頭並蔕繁麗豐碩翹然特出衆華之上公始異之客曰古有至人結茅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嘷群鼠晝不出得須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蔡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壹欝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亭于舍旁手蓺木芍藥衆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右奉板輿以遊太夫人欣然娛笑如故過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比捐舍館莫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附柔萼艷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繄公隱德高行不愧于屋漏故溪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祥草木效靈間見層出真家庭之盛事觀不可止已昔周公得禾異畝同穎以名其事至于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于書傳班〻可考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余俾書

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目録

記

思樂齋記
靜治堂記
靈巖智積善菩薩殿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平江府呉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于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于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攖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咥蒺藜而莫之勝脫于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涼江浮長淮泝汴流而上北至于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苕霅並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猨鳥爭道于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洑以入于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為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于他盜疐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墻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屢竊非據于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亂為非衆怒不容聚而

見訕推撓于十夫扚拔于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大吒以自辯説卒莫能勝遂陷于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閑之樂也而觸罪竄投嶺海蠻蜑雜居鳥言夷面鬼嘯于梁鵩集于砮下榻畏蛇對食懼蠱嵐薰瘴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簸天地江翻海渾仰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復故栖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于縉紳士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内椎埋群剽之奸剪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徹警千里晏然朝而出藜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于東阡西陌之上暮而歸折野蔬酌秫瀾飯脱粟老稚團欒哇笑相雜撫須問事足慰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集于此矣夫天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一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樂者為天子操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為樂者箪食瓢飲餐饘齧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丘墓所寄閉門高卧日晏而起無愧于中無求于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徵呼發名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翛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憂傴師奚傷而怒拔劒逐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易流操之不熟一為外物所誅而立于爭地材不足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為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劒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

定令以鐫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始皤然因齋人厭亂之心紬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靜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齋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之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于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夫接于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于道而泛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撥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務物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喜奇事不安于其故始于獨言異行以駴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偵情機開揵閉設為鈎距以示神明良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常古毘陵郡也並楚之衝濱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禍屈己銷兵南北解仇江皐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一惕焉而撿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闢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葢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為吏守家法遇吏有愛利未嘗輙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也知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率民不見吏吠犬生氂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名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善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寺成有異

僧負鉢囊以入愒殿廡下長身龐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汙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亾幾有胡僧顧見其畫喟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于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擎拏作禮鼓舞抃蹈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

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數床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云有遍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殿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羞齋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于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于山中父老之口見于大哀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剎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令太傅咸安至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寺之東廡庳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妙空佛海大師智訥飭其徒妙機浩秉惠珍冲正者募衆力大之高甍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始云于是訥過余于是晋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麈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悍齋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得雞出湯欣慕至道如子見母如聾發聵如迷得路發菩提心脩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弗記今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慧兩足為世導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于吾儒之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搢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傑閣穹堂光

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于功名之士令老矣凡五柱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于寢廬之旁榜曰五柱靈巖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于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于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于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而已不容于其間弦誦之音洋〻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于俎豆于是謀夫說客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于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于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雖然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義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于傳唐有陽城隱于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于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于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于一堂之上人〻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于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埽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于令蓋嘗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師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從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進子弟于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于是門闥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棲士之舍庖湢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

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消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悍殺牛更十令峻笞朴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從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以裹死塟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脩起學宮士民向化興于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于詔下十之二月日落成于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圬者不敢一日捨曼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鐫磨考鍊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化天下無愧于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啓間大盜蠭出爭為强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常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南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四民廬一夕為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亡蓋殆有數焉寺無石　按吳圖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于兵

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脩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靖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九為奇勝而塔之後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記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被吏介胄而臥士大夫毀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邊率常睊〻然舉首蹙頞病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紹介之先瓦盂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躧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帛指囷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若空嵌衣糲食不以一豪私其身日以餙蠱懷起頹仆為急又餙其徒二三輩持鉢扣門或持　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改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文人者扆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天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　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于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興化軍仙游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聰者顧見其處斥弗地藩之霞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近化其德除治灌莽斬木陶瓦築屋廬其像設爭勸成之咄嗟而辦地產香狀類薰陸而不常有乾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〻相仍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稍之餘扶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客舍庖湢庫庾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心以為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離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是也不疑于物〻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

真湛然不如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凰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辟煙爐之中而不焚蹈吕梁懸水之下而不弱矣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故有老矣之松肘回生公之石首肯者虬伏猛戢鱗弭耳于跏趺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為千百億身塞天地海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至于孝子之念日月逝矣吁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之夜夢之其曠然遊于逍遥之鄉乎或帶于陰幽冥漠之間皆不可得而知也于是祈向佛乘齋心歸命念〻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訶黎勒大者二珠瓔珞富者布黄金貧者施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西應一氣之感捷若影響況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自香山經始父祖子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二百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刻之以示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公許我地下有知殆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禄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叅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故刹為祖禰崇報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慶禪院〻本唐正勤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通脫為衆導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訹于浮言伐冢斷棺出而燔之膚爪如生鬚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俗奔走作禮為具湯沐塗髹漆為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疾癘有禱輒應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于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

羣盜蠭出州縣方脩戰守備而神霄廢還畀能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巋然出草莽中齋廚摧敗井滅竈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大師法縁者主其院法縁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衆力排蓬藋輦糞壤補垣墻之缺常為人所徑者以杜往來疏廢井治煬竈歛薪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庀工鳩材為重門步廊寢廬方大營大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而櫝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一區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為堂二舍羣僧之梵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為寮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于職事者庇庫囷庨列兩偶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十軀金碧焕發極相好之妙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用俱完嗚呼盛矣哉自夷狄横而窺中國金遷梵帝龍象所栖燔滅塗地盖亡幾矣一時僧尼安于其故収合餘燼葺茆竹自覆而羇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椎牛釀酒群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席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橐中貲聚足以易蓋地望豐報而神馬尻輿已坐馳于南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鐘鼓不鳴盖障不蔽風雨圖像丹青之飾晴昧不　蠲冗衣龐飯芑莧之美無以繼今在在處處皆是也縁老精練有智畧奮然矯群庸以破苟且之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剎于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故所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縁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鹹異耆丹素相訾帚有時而貴屨有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若足而壞故廢興成敗之際雖聖賢以為難也張公不以法縁于不肖見録于稠人之中法縁感公知己攻苦食淡銖積寸累不敢以一豪私其身緇素悅隨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擾為屋二百楹食衆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縁老矣則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余于是喟然感其縁為之著其成以告夫來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晋陵孫某記

平江府吴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撫四海于　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　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餙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營築此堂為翁媪追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嘆曰此普賢菩薩也于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鮮一方道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響昧〻然不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凉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觧六結為脫觧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提逾嚮報無足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如領踈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棟桀閣相望以百數踈山葢其一也了如又以栴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穿籖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蠻君神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奥殿丹漆輪奐之餙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為未始見也請為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請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〻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士附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床一帀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驀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〻事系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為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蜩意鉤屨豨畫墁足以得道屠兒賣肉岐女娼歌亦足以得道今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于此得一句一偈神而明之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

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營此藏凡瓌材巨植級塼蓋瓦塗塈丹雘資糧錢用之費以二千萬皆出忠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之者作始于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莊偉炳然煥然發照耀大千龍象歸依緇素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余于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為記刻之未幾徙住疎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〻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啓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于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于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晋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琅邪幽谷之勝有泉坌然溢于兩峰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為大井築一亭與遊人遊愒其上仰矚青山俯聽流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効于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晋琅邪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〻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寮吏賓客徜徉泉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于是望清流關弔古戰場而川堙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懷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而筆畫雄怪號天下之奇蹟記爰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欄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當是時功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于淮擩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于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為恨曾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于公文之次以為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為醉翁操而蘇東坡為之辭又伐石為六碣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邦人畫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至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川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游之處為琅邪記遊龕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

為文以祭滁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故自慶曆祗今百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構思如新而琅邪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為冠世絕境印請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群嘯于山區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于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為州者積十數一人支欹柱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令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遊嘗佐廷尉讞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竭來滁陽政平訟息閉閤坐嘯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于此比經寇暴頽基巋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運智遷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剗剔蕪穢治泉石具木瓦亢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于以慰滁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為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畯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冊煒〻煌〻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于八極之外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聆優孟 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其書晝思之夜 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作也所以表斯文于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垂之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知之所樂有在于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為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寮吏奉牲玉徧走群祀不見荅適有比丘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為公筭致雨即日詣城東資寺佛殿闔扉趺坐晝不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請清智大師普璿者嗣吾法而名而至也于是州將餙僧尼治舟檝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寔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頹垣敗屋旁穿上漏數尺咎其

中以刺繡織紝為衣食業普瓚既至始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庖割席别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為家至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舍旁地尋丈積累三倍于舊蒐採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為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為高屋建大藏棲匭兩輪間俾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庳陋迫隘棟楹橈敗塗塈頽落始撤而大之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囷倉之屬皆次第脩立高明碩大丹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為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散汝墳之婦人江漢之遊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閭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于庸衆人之中高風絶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為天下後世之勸蓋亦幾人而已普瓚者自童幼時固已穎悟過人一旦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悅已者遂棄家祝髮已壞色衣學出世潔法閒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見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王侯賢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錢粟帛之施無虛日振飾蠱壞故刹一新青黄黼黻魁奇偉麗之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宕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鉄心石腸茹荼齧雪奮然發私願于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謀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屢無一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也余嘗過謁周覧而歎曰松隨時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于是為記普瓚姓呂氏錢塘人物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四月日晋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〻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咸德所為記至和中有長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隅除第地撤敗廡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入歲廩米數百斛俾曰有饒以待四方學者别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為丘阜草棘出入不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

區民閭之下寺僧普能者奮然欲募衆力起廢而引其徒了源以自助曰持簿問走人門不避勞辱有得輒記之居亡幾齋宫宿廬庵湢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千張歛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〻成以黃金丹砂瑠璃真珠栴檀衆香創寳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成然龍天擁衛鬼神環繞光明晃耀如百千日道俗贊嘆以為未曾有也迺礱一石求余文為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頻呻為塗中瘠者相望也普能眇然一比丘無宿資蓄貸方持鉢乞食飲以卒日乃欲張空拳以事所難余易其未易得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旦而作夜而息凡皆為此間遇群魔出而為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于是翕然檀于大集而毗耶城淨名鉢化出于荆榛草莽之區祇陀林大法幢崛起于狐狸鼯鼠之聚百寳莊嚴如登兜率宫兩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願力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哉余聞之曰德輶如舉毛也禮易如折枝也道迩如見睫也而人猶有不能為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日而就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于一念厲之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〻然唯恐其似已也然則荀卿所為性惡者其果然與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蹠藏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悦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饑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于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厲人也臧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于不為穿窬自其不欲為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為禹學禮學詩茲為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為盗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忘于天下先王抑說類扶正道張皇大中表叢萬代以為世準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于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

厚譽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為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章侯來涖茲邑據案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歛材庀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生師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瞱者為之率于是弦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羣試于有司而選升于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豔歎息以為未曾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于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為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到門英族談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藩和人也德成行尊為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藩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于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三目録

記

黄林先墓記
不濁堂記
芝亭記
燕香堂記
梅露堂記
梅露圖後記
魏彥成湖山記
周氏十公記
捨田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華山天池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三

記

黄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没于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黄林之後署于是作室塚旁自門徂堂凡為屋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右國除五世祖諱渾始避地武進葬於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葬令後署其没高祖職方高祖母崇德縣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蔣氏先祖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塚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没既葬從其姑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没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卜地而叔祖從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亾弟縣丞峴每指示覿曰他日幸得歸骨于此見考妣于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覿中忝侍從三典大州屢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説久不果一日守塚

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桶瓦破腐蹈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覩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雇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一堂一龜頭兩廡庖廚之屬二十餘間三倍于舊堅壯深穩可支十世又即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粥輸稅賦有羸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塟祖母之次即叔祖所留穴也故事寒食埽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塚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叔廿七秀才廿八秀才嬸沈氏十五秀才嬸王氏皆先考通議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七塚覩身後兒侄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令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専治上塚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已事遍詣諸塋酹酒茗從俚俗所尚繫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爲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早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塟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計高祖之葬于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頹仆子孫困絕往往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于林表至是築室買田追塋香火增脩故事殆數倍于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添留示子孫俾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于是礱一石叙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緡皆亡弟一手所營僅償素

廿八秀才嬸沈氏十五秀才嬸王氏皆先考通議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七塚覩身後兒侄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令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専治上塚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已事遍詣諸塋酹酒茗從俚俗所尚繫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爲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早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塟陳氏卒葬年月已不

可考許高祖之葬于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廪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頹仆子孫困絶往往不能自存然未甞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于林表至是築室買田追塋香火増脩故事殆數倍于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添留示子孫俾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于是礲一石叙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緍皆乙第一手所營僅償素頋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絶如綫蒙天之佑僨而復起松楸欝然延袤百畞垣屋當與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殖不可剪伐田園之入專留贍塋不可分豁墳墓四旁籬落内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于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于再至于三又不悛悔則持石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縣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為令尹便坐之所仁叔乃命工稍加塗塈闢而為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于造語不鎔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于詩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素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蒞皆以亷稱為小官二十年心平行高恬于所遇無慍色今天子厲精更化抜用文武之器于疏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甞為勑令所删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者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為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為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之間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間則觧衣脫冠危坐一室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與余聞天下有至清渭貫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

濟涉可渾而不緇君子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衆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玄不與時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長群居不倚獨力不懼燠寒燥濕更代于前而夷儉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字也名[illegible]維陽人云歲次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于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温公在讓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于近世葬書淫巧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絶其書以弭害敎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蓋用士踰月之制也吴興陳公令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為不利遂改建令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薙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基琢石為柱旁累墫甓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于舊他日展墓公埽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于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甓之間二芝對植于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竒形異狀皆應圖籤父老縱觀太息以為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絶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温公于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于群疑衆慍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强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福壽固未艾也某與公為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璉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嘆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即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內為古今絕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毅行吟吐思高以不與之同時為恨左朝奉大夫儀真太守董公彌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為尚書吏部郎出為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聞有古循吏之迹儀真為州並長江濱吳帶楚實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胥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間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于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于其前緣督而應無留事矣于是除至一堂度為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脩然遺溷濁于人間而放神于八極之外因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賦則受汙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之人以葯為房以蕙為帳製荷為衣紉蘭為佩芳菲滿堂香通一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用煎淺俗橐膏昏鈍沉易和而盈斤麝多忌而過分范曄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燔柴燎天鬱鬯祼地仙葩開鶴林之花佛香滿吡耶之鉢對紫薇賦紅藥誦嘉橘詠白蘋椒塗芝泥芸籤桂籍自天地之大仙佛之衆朝廷之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于當年或流芬芳于後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廁抱甕陷面滅頂而不可救藥輸西園之銅窒東海之鮎轉蜣蜋之圓守鮑魚之肆嗜痂臘鼠遺臭千載可不為之大哀乎公清真沖澹蕭散簡遠迨然抗志于埃壒之外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而獨有羨于蘇州者蓋欲推其所同者以自托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于泥塗發九莖之芝于朽敗奠華璀璨人所服媚雖有屬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與其在是與董公名將彌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著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末莉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于繁實亂葉之中碧色

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嘻亦異矣夫草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為精華奇姿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黃魏紫帶絳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並蔕之奇九莖三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有青蓮仙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為百卉先今獨發于暮春之月跗萼相重其色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俄有物洒面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花炯燦然月彩照映纍纍如貫珠琲味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以為州人洞心駭目瑰奇偉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腐甓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橫四楹從六架廈而為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實也濟百味以為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為澤人有無告之冤而吏弗省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茲所以為和工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茲所以為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廩空虛犴獄究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歲之入以校一歲之出窒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于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于用法斷治皆自己出而飾以儒雅時有所貸舍不為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賑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侵之交捷逾嚮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于是為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為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毘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為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圜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環姿絕豔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

月又發一蓓蕾于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翼日向公便坐而開重跗累萼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特勝不敢獨享方餙吏卒汛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上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王打羯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閬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効祥特為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賞倐然而來如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閬苑而去斯亦竒矣公聰明練道守鄉州二年羣吏不能得人一錢里中惡少皆屏迹植善柔賑貧弱蹈德泳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十里相屬不絕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謟以德為符神聽其值鬼福其謙于是竒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為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谿最勝介于德興餘干二邑之間衆山面内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揺綴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橫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坌溢四出高有懸雷潨潺而下奔雲濺雪雷輥霰雹散跳波急湫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為湖小者聚為潭井如曳練如卧白虹沉沉無殺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據其上為門為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廊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脩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為閣道于重門内以便往來開雲扃抗水榭直欄橫檻朱甍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滅望之若化成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游遨舉熙熙然相忘于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于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覩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于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于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竒勝而書不能言大畧載于埒曾君某之文章為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

任重道遠可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為天下最召為尚書郎今以直敷文閣為淮南轉運副使方為世用余固知非龍停一壑之所能留也雖然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出者狃于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于故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列圖像于麒麟之閣官成名立老而退休侶鶴猿於蕙帳之中得于水者乘流而行得於山者遇坎而止吾豈匏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坦字履道古者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年高德劭為一鄉之望者亦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德為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于淳化甲午沒于熙寧戊申年七十有五嘗礲一石屬諸子孫曰周氏聚族數千指吾事尊捬幼舉訢然如一人吾闢田殖其家專用一誠未嘗以詐力罔人秋毫之利自幼壯逮老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吾門者則書吾行事誌之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為善必報以自勉焉耳公生三子曰僅曰汝諧曰備汝諧始以儒學為名進士九孫曰宗武曰公才曰賡存曰宗憚曰孚先曰知雄曰通曰安在曾孫三十人玄孫七十四人知雄隨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奏恩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右朝議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之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皇帝策士于廷擢第二歷事三朝被遇今天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凡封至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卧起如少壯時壽祿未可量也十公五世孫曰閭右承奉郎監康府行宮雜買場曰閎右脩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子也一日朝議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以遭遇入持從橐出總藩符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皆有祿位一門光顯矣盍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乎于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為之辭十公生十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毀思慕已如成人嘗

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翼日山下有雉飛出即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見一雉决起草莽中衆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向輙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槖公曰吾號家督不可為此敝衣糲食不以一髮私其身居亾幾貲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他日分財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意滿而去有傳程者鬻田牙儈胡滿已評直若干矣公詢田所視滿所估益吾之一書券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瀦水為塘以備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溉寡婦者餘田以次受水如約田客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踏門詬罵公戒勿校甚者償之又書一紙家訓凡田園耕歛子孫問學公上之輸賓祭之具吉凶慶弔之儀皆有法至今世〻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于父老之口故所次止于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食其報留為孫子數世之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

冠冕蟬連為天下巨室如于公之門閭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于百年後若孚契之合十公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四世而侍郎公以儒學起家决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為世用咸曰耿耿祉哉書而刻之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比議葬有地學王九臯者卜一穴于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臯嘆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曰此是耶發地視之得九臯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熙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于樂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響一善言千里應之一善行十世宥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登龍斷爭錐刀逐利目前朝不及夕汎焉如浮漚聚沫曾未轉盼已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恩睦族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離世駭俗之事而待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玄至五世孫殆數百人周氏之興蓋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叹可以

詒其鄉里紹興卅年歲次庚辰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捨田記

晉陵丞趙若拙捐其翁大夫公為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若拙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强記廣覧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授擢左承務郎大夫公清脩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没于太平州官舍若拙卧苫塊中凡一時游士僑寄異縣逐什一以紓目前之急者皆不為往〻日旰爨薪不屬若拙閑户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嘆悉遣子弟從之學于是諸生具贄見之儀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若拙襄大事供薦祭有贏矣又斥其贏買當塗縣沛國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携孥去墳墓謀斗升之禄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笋蒲之饌以薦冥福而後赴晉陵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子室襲布韋茹虀鹽誦習群書于尾燈敝帷之下而不命于所習嘗見於余文矣夫人莫不欲愛其親也而妻子具則奉親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以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施必所甚愛若拙素貧無聚廬托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即先大夫塚塋所在盡供佛僧永為諱日追遠故事可謂捨所甚愛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俛仰之間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于是又表而出之以為天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如此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本廟大臣褒顯其親亦上至于三世蓋隆名盛德既集于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于是追崇位號起幽作隧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以所尊奬臣鄰開示在位以勸天下之為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雅墓有詰焚家有廟享衮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胙之大國猶以為未也又即墳旁建佛剎度僧尼以薦冥福恩禮之盛古所無者今始有之大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剛塞沉毅有將帥之
略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狃于久安四境無藩籬之
衛大盜乘之天下之勢如瓦解然無一人致忠効命
之士當是時公起行間提孤軍鏖大敵于百死一生
之地淮上之捷威名嚇然不數年秉旄鉞位上將總
禁旅宿衛殿中遂兼將相始疏請建刹如故事詔賜
顯忠資福禪院公并代人先世墳墓在雁門數千里
外比公正室楊國夫人下世卜葬于吳興武康縣金
牛山之趾乃即旁近翠平山市地八十四畝衆山環
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橫其前山
高水長氣象深穩貞金仙梵帝之宅已乃計工賦材
翦棘除地並水兩涯伐石梁其工既為大達屬之寺
蒔嘉木兩旁彌望欝然重門外啓殿寢中嚴層樓對
峙如翬飛長廊四周如繩直寮宮宿廬分列兩序廡
庫囷倉庖廚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于法堂方丈
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置廟食其中塑
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衆日千餘指命住長
蘆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為屋總三百

二十區始事于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于二十九
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為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
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
制宜三稽古之道以為經常一定之法斟酌今之宜
以為制世御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稱而
已唐田洪正承季安得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上
之朝烏重胤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顧指揮
而定二人者以大勲勞賜旄節立廟于京師雖祭三
室而襃封之命止于其考為尚書惟本朝大臣祖禰
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由漢以還二代之王與將相
名臣之墓得置守塚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而大
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于令韓
信葬其母亦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本朝大臣
墳墓得建佛寺追營香火不計其世盖上之施乎下
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者湧
泉之澤俯及幽潜以適其可顧名以功章禮以事稱
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勲進位師傅爵命三
世建工公疏大國已極于尊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

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改畀故刹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木工徒蓋瓦級塼髹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侈上之賜飾稚昧于長久不可以無傳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貢職為藩臣文帝詔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祠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古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夫一丘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給吏卒奉蒸嘗禁樵牧亦榮矣今公即仙佛之廬列置廟室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于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貴冒于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于是屬余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〻為孝為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二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下平江府以處士王允之故宅建崇真壽聖公命道士冲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微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天下神霄宮與凡園室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錢使客還過其處入門而斧斤丁丁然大屋數十區高明距麗雄視一方余回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宮未成而中止橐中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簪不留也即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瀟散有出塵之姿因余異之明年大盜入境州人奔散群弟子亦襆被請行罼堅坐不動言笑如平日是夕解衣就榻晏然而逝越日倉皇製一槥藁殯西廡下而盜浸逼遂棄去不復顧比亂定訪故宮已為墟矣而君一殯巍然在灰燼瓦礫之中獨無恙道士稟宗妙者改棺易衣以歛而舉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臨安府延祥觀通妙大師劉宗亨過余知其為君之高弟也余曰大觀政和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老子諸祠為百姓請命上帝而其徒怙貴驕奢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避垢汙然衆不可蓋乃有鄭君者一段奇特見于死生之際吳門父老至今能言之于是宗亨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剽中不克志其葬今築一堂畫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之君字先覺處州遂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

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是時妙靜先生頃舉之以法籙符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師也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偕舉之被名至京師一日入見內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徽宗異其言賜號冲和靜素法師知九城宮不數年累遷紫虛大夫藥珠殿校籍知上清保籙宮晨夕燕見眷禮恩遇寵絕一時而君性冲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別宮于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無主于其中于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腐矣君視財如糞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衆人逃死奔命顛倒失據之時而洎然委蛻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亨亦靜者也學道之餘嗜古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向人所在蓋進乎技矣他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

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語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游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埽軌而不得至焉蓋巖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遮藏鬼神呵護惟幽棲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菜五穀之壟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闔閭城長洲苑崑山神運之殿雲巖虎踞之丘西子響屧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觀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大康中嘗産千葉蓮華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蹬道險絕樵牧所不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翹然特出衆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奧草剪惡木剗朽壤而群石砑然疏沮洳而鳴湍錚然升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

効于左右于是買産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蓺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能求獲奕碁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于其心無責于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横巻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為文以傳于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絶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為向未始游游于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覧華山天池之竒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歲次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為善醫名吳中其學自黄帝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脉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石之英草木之華寔無不售其交自公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閻委巷無不游凡有疾病扣門者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在己為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在己周走塗巷對病為藥人人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于言面以故道俗尊尚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餽謝日至一日顧謂其徒曰吾釋迦來舍征役祝髮為浮屠盡知所事矣故治方藥以待病者病者得吾藥往往全濟金帛之事又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吾欲營一大藏經為此方種善集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槖中纔十一以吾發大願力作大因縁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為東南大縣而寺據工游廣袤數百畝穹堂奥殿隆樓傑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炎之亂燬于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人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丈為錢一千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胡僧室利縛羅刼五輪寶藏于長沙閭福院規模宏麗為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之殿成俾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創五機輪湧起于地黄金丹砂明珠大

具旃檀衆香百寶裝嚴極色身具足相好之妙諸天龍象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耀大千人天鬼神所共瞻仰于是右承直郎高鳳印施五千四十八卷納之匭中錦囊象軸寶奩貝葉無一不具為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劒抵掌發憤慷慨笞兵大漠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或欲折尺箠笞其背顧不壯哉而終不見于功名則作事之難也有為之士愛日競辰悼脩名之不立聞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覩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命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一跌千丈差毫釐而謬以千里則成事又難也如蒙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扳聯之勞無相先相死之友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于呻呼疾痛之中也世人之貪皆無欲于其間盡破貲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秉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揮金錢賑廪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工級塼蓋瓦堊墁丹漆之費為緡錢一萬〻作始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三十年九月訖日而成不愆于素論必作〻必成功緒卓殊雄奇偉麗為三吴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蒙深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御史臺檢法王俣除監察御史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御史中丞徐秉哲司開封尹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延康殿學士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路廓可虞部郎官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啓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張果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中書侍郎何梁資政殿學士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范宗尹除集英殿脩撰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

秘書丞何常持授承議郎

耿廷禧充康邸叅謀補子乂若承務郎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四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禄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疑積日而敘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賕謝紛然敷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强禦代言兩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薦揚滋久譽處深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籩豆司存之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為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辭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

位次八座必能据經持議奉大典常玩敵人于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于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駁之司耳目股肱共為一體誅賞群吏翊賛萬微出號令于片言關盛衰于百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于還詔批勑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彝直方兩朝名臣六任言責息邪距詖不憚權强壞植散群如救焚溺名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忝黃散之間罕見責成之重毋縱詭隨以干予正毋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群辟綏靖地方而宵旰之憂懼不下究則芻蕘之議壅于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輿衛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迂濶難信之語名從憲府進陟諫垣吁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予奪之際救之于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于無事茲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邪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群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閑寘散一斥不還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固有間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毅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名寘諫垣首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効据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為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

高之懼爾項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朕心佇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効百世可知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温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義肆志無憚權強俾人主無為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邈群辟中外執事膂力畢陳如牧萬馬于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望之美發自妙年儒術之優見于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擢為御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敢度犯禮以干予正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俁除監察御史

（上詞同前）爾學問精博智慮疏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疆埸未寧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處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雍于下究休戚或壅于上聞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強禦然後可與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求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薦更衆職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竚聞嘉猷以對休命毋悼後害毋諱有司毋同于流俗毋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生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才疏意廣則相眄于按劒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于世以爾議論不撓風節有聞蔽自僉言擢登諫省毋甚高論令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饑針石可以伐

疴蓋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强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叔孫通習于寢廟由太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孝悌稱于閨門行義信于朋友橫經學省士論偉然擢升憲臺助予政理朕之用汝盖賴其言扶遏忠邪明辨得失嗣有褒寵以答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于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惮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没引私人亟躋政路交通詭秘愚眩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競前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導諛日聞數求正人莫如用舊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屢陳社稷之言屛惡臨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秘藏書之府實一時翰俊之壄御名杞梓于名堂薦璠璵于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途具官某氣質恢宏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為自憂首斥姦諛不惮强禦奉身而退廉靜毋求風節凛然老而彌篤名還諫省擢寘道山秖服寵章益隆雅望懷鉛抱槧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司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别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衆地大獄市紛然自非殫竭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惮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懦之志輒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

寄尤重毋牽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于平昔服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生死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閒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紓于賢蘊浸服采于禁塗天官四銓邦畿千里楙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發紓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之謀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師師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說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辯麗有聞于時志行直方不流于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秘易眞學省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喻障江河非一簣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朕脩身承列聖之統虛己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夫橫議以訕上羣寇長驅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身効命之意而不見于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于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共圖一時開濟之勲國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慷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偏儻侍從罄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力辭樞筦馳一乘之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責難之義尊奬主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同心而向道力行所學以底太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制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于用朕率是道中勸百工遴簡真賢圖畫大治才兼將帥之選洺在

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茲見大儒之效具官某高文奧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荐更中外歷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横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衆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餘國綏帶臨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相已沒而想像于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于虎賁言貌之際矧予天下之大老實為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型具在既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錄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升郎省未究其能延賓宰寮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廓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迄唐率用第一流為之本朝釐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途爾以才能荐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鱉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責實之政在于知人既考所譽于已試之間又聽其言于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之以爾靖無求强毅不撓閹臣擅國薰灼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延賓周行侃〻自将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太和水部郎官賈在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關決于六曹之長爾為郎亦有事于其間矣或以才諝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吏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〻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膺祇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强屬時承平軍政隳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于千列中巢衛于一尊布宣道德之威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强毅識度精明以肅敬提身以忠悃衛上踐更衆職屢以能聞起于閑廢之中分總兵防之重汝其感厲将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强永肩一心寬予憂顧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師一衛京師摠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僃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衆故茲慮始爰屬能臣爾以儒學發身以忠蓋許國踐更衆職屢以能聞進升延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癃老疾不得冗食于其中而勇夫悍卒無矯蹇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之哉

中書侍郎何梁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原允迪隆儒之効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屬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屢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詔群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追配古人雄深辯麗之文鼓動當世偏儻侍從叅秉國鈞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倚注共底丕平數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秘殿功矢神庭進露門之讀于禁中示巖石之瞻于天下留以自近庶其輔予得賢則能為邦家朕無愧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袛迪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　兵聲振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御六馬之憂國步方難如抱火厝薪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具官某體道精深秉蓋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為時儒者之宗器涵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于洪緒益尊顯于老成擢升憲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屢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賔西

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釆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遼人歸魯國之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畫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于衆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以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蔚為名臣延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巖〻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〻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絃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于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者為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任之艱視唐為重矣具官某疏亮雄博清明沖淳典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脩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〻去父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〻顧婦子之語擢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斡予心膂之憂以靖干戈之難毋忘厲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觀過知仁昔唐太宗破高麗悵然嘆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烏蠻翻然悟諫臣之愛已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攻取之略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舉之責而不得罪于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於以興焉具官某聲名藉自妙年儒學見于已試徧更言選以直諒聞度越稠人不次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紬書秘殿訪道真祠朕推內恕務全終始之恩汝慎厥脩以恢遠大之業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內閣寶儲上應奎壁丹青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髦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強毅不撓風

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荐揚滋久發問罕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發紓無告佇聞報政嗣有寵章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禄所以磨鈍而端方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賞所以馭威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懾眷予者哲時乃真儒正色立朝忘軀徇國踐艱危而無甚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罄純忱屬疆場之多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折無厭之求風采著聞貪懦興起方崇登于宥密用注意于安危陳意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陞秘殿之華入侍儲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衝樽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秘書丞何常持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群吏褒善録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學問發身于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于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為善不求其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祇厥服

耿廷禧充康邸參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持一介之傳脩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家為恤而碩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于賢關禮儀之地又挺生于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為爾寵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五目録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栁庭俊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黄敦書京畿提舉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徽猷閣直學士何志同知潁昌府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張叔夜男承直郎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
翁挺少府監丞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李寀大理寺丞
徐嘉問大理正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葉楨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向滁應天府少尹
徽猷閣待制盧益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

張著開封府少尹

校尉潘迪保義郎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

武翼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

張淵武經郎

俞倧補承信郎

黨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保義郎何文寶敘舊官

下班祗應張顒保義郎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張仲劉補承信郎

閻維轉承信郎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宣贊舍人王孺穪轉遥郡刺史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亨承信郎

武德大夫張偉

武德郎劉士達

左良辰承信郎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浤轉兩官

尚鉉轉兩官

薛安靖奏對

武功大夫王孺穪

武德郎雲茂誠

醫愈高仲謀

趙邦補承信郎

焦諂補承信郎

問勅龍神衛

單宣龔廣轉一官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郡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林積仁落職監當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范世雄落職宮觀

王以寧送吏部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勒亭人辛興宗復遥郡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劉鋭降五官

傅廣降官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康愿許覲並放罷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五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充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卒廢于衆讒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于齋壇入參謀于幃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鷙而善謀早嚋辟國之勲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意屢陳徙突之言釋婁敬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識進貳本兵庶資厭難之竒自有折衝之效慭遺之歎遽驚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盾琱戈畀元戎之十乗袞衣赤舄煥命服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倘惟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贈正奉大夫

左右侍從之臣持槖內朝通班秘殿剖符專城之奉蓋棺有飾忠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孤遠自奮浸服近班出殿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歎方議追寵而言者交章論汝罪惡交通暬御産怨一

方毋足矜者朕興哀矜于既往悼流死之不藏深抑人言迢進位等尚其不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戚義同休戚眷予耆哲時謂名臣不幸云亾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蹈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世荐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憖遺哀歎何及飾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于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視晉人觀釁于齊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恃不動殺氣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于一怒之間而憯滅稜于萬里之外具官某弘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厭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恥顧疆埸安危之未决而羌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右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讜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踈苟賤無恥之習則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無所回撓名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于久成毋廢壞於一青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于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為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端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脩信于當世懿文華國亶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屢劾排姦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因銓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典刑于老成之重崇道義于爵齒之尊式資調䕶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儁賢當饋興嘆想望老成于典刑之重登用世臣于故國之遺大儒之効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英毅華妙發自妙年功名見于晚節詞垣視草渾然深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勤浸久發問罕休惟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予萬機出納之地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于人言選任或不孚于衆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烈

黄敦書京畿提舉

輦轂之下惠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法者衆必有部刺史戢姦禁暴以謹毋良庶幾千里之畿靡有一夫之獄爾以制行聞于朝廷几案之才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大鴻臚天子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于九列者寡矣非資高望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家職載嚋雅望進列九卿益堅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翳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伏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鬭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貇款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為屬摩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奬主威鼓三軍惰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頴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吏除苛解繞崇寬大之恩而臨頴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思得大度長者卧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議論有忠臣之遺烈起于散地出殿大邦吾

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從之華嶽市蕉容載以清靖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泰愈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辨賢佞于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于後世必有剛毅篤寔之操輔以雄深辨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任此具官某行義潔脩志節端亮踐更言職以直諒聞廷寘道山復畀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能言之效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朴以先天下卑宮菲食不敢有加焉爾廉靜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共工無乏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于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秘之間選高秩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于時其往佐之益思厲勉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固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閔古學之壞選建賓師爾以儒學之茂冠于東南延寘茲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區〻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事故知儒者之効不獨載之空言爾學問能世其家議論不流于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所學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城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鏹助濟軍興起于枕塊之中付以干城之任往祇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于非辜故明試之爾才以重大理而讞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以用所長無替厥脩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之衰姦謡成群高論大言不適于用而挾情用詐實為全軀保妻子之謀爾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楙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俟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于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于上爾以才諝練更庶事論薦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令為汝畧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蓋自前世爾文辭辯麗譽喧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閔仁元元去薄從忠施舍己責而闕門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衡器資强毅可以濟煩以爾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犀胡犯順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徹膳避朝冒矢石以乘城甘藜藿以同衆爾由推擇進貳尚方屬予側身脩行之初不厭菲食卑宮之陋毋事改作稱朕意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讐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忝用醫卜之流牛驥同犀可為太息嗣朕初載遴柬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茲選進與群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亾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為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于老死而不知止也爾乞身强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居之佚後其君非義遺其親不仁人謂斯何為朕强起往祗新渥可不勉哉

李寀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

詿誤之民陷於大罪故慎揀良吏其務平之爾特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謾以羅元々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强暴而狙詐或遺于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于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於朕聽往踐厥次毋縱吏謾使人自以不寃乃稱朕哀矜元々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衆事叢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而命汝爲之屬夫蒞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去其敗羣勿擾獄市飭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幕府上功序于庶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衆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亦有事于此矣爾以才諝達于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詞言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掊取無藝搜原剔藪禍及雞豚産怨一方遂殘其師必有循良之士副予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聞强毅不撓代言西掖早以文鳴給事東臺屢以忠告必能深識朕意崇德靖民撫疲瘵之餘察聚斂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乃之休尚有巨用

向滁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於天下之郊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慮始慎簡官寮爾以吏能効於已試通都大屏姑往佐之益脩厥官無替朕命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議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籲俊以尊上帝作民克先大賚以富善人自國貴始具官某以文藝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材延登八座踐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承並受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謨嘉猷毋忘告

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懿磨勘太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群吏貴賤無間邦典有常眷予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沉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為游刃裕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効於後凋追忝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有司會課于法應遷俾增重于吏民往輯和于疆埸尚有褒遷以倈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姦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已苗薅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府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藪為難治汝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聽命者勿為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閱三時而裨佐以卻敵之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脩武郎

爾以病告致為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起于燕閒進位一等以為爾勸往其楙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武翼大夫

強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脅力必陳以爾雄傑超萬夫之英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圖軀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終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于西陲却敵陷堅以固吾圉論功以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脩來效嗣有寵章

俞倧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徇國而飭終之典録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為忠為孝也往祗休命無忝前人

藁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以父死勤事朕甚悼之既䘏其家又録其子往踐一官無忘忠順以永綏于寵禄

保義郎何文寶叙舊官

爾行己不靖嘗坐譴呵深自刻脩乃能補過復叙爾位往圖厥終

下班祗應張顒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徇國破敵而還有司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聞于西陲邊檄未寧思效忠力寵爾一命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于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祗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愛軀命間關賊中褒善叙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一藝之士皆在所録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脩厥官勉思報稱

閻維轉承信郎

大將秉邊辟才並騖審于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埸未靖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敵為患議法當誅爾奮身行間躐寘華近提兵秉塞捍禦一方巽懦自營遂深寇患稍降黜以示典刑服我寬恩毋重來悔

宣贊舍人王孺弼轉遥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獎衛王室宜有褒升具官某沈鷙善謀强毅能斷事朕艱難之際具宣夙夜之勞知無不為久而受報疇庸涣渥式勸具僚遥升分刺史之符總進嚴凝之護往祗休命永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于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

率德善慶鍾厥孫加錫命封蓋非常典益綏壽祉膺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録善邦法有常爾秪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楙爾勞往踐厥官無忘毖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吏士齊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行宣勞萬里進官一等庶幾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楙厥勤往其秪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録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飭使軺將命萬里之外足未越境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恩

武德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効一官各有常守畔官離次逋慢勿虔議法當誅止從降黜往圖來効服我寬恩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益肩忠藎服我恩榮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浤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効進官二等以勸爾勞秪服寵章往圖報稱

尚鋐轉兩官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奬衛王室論功考最當時叙遷朕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閤門宣賛舍人

具官某朕初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蒭蕘之賤不以遐遺爾才諝有聞達于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升上進閣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于自竭以稱異恩

武功大夫王孺獨知東上閤門

閤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將家子習知軍旅之事以勳閥進又識朝廷之儀憂勤百為慷慨自許比疇勞效屢進官聯載升上閣之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虜盜賊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靈

醫愈高仲謀額外醫痊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食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勞既久序進一官往其楙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幕府進膺楙賞汝往欽哉

焦詔補承信郎

渠魁授首于今七年矣異時將帥猶以未録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為後來之勸

閻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録最朕不敢忘爾拔于戎行沉毅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稱慎一心效于已試超進使號以答爾庸往圖厥終無乏吾事

單宣襲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脩兵驕卒惰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藝能精練緊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亢宗典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寅緣恩幸躐登冊府馴致郎吏一有所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邪違于朕聽右史記言之高選不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

中書舍人劉玨落職宮觀

迺者大將誤國圖功群議沸騰理宜譴斥爾以書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諭德之美依違固望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忠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于塗炭之中廢食屢歎爾爲守吏當以身徇國寬予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祿于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于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奪近職往臨闤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埸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薦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埸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職聞于上竊位素飡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勉思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宮觀

朕以邊遽屢聞推擇將吏固嘗拔士于行伍之中而妄言無行之徒穿窬爲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崛起小吏遽登近列詐窮力屈迺以病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偷容佚罰則姦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褫近職益思循省毋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諼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爲姦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剌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于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徐暘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紀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今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爲貪吏之戒朕重寘汝于理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循省服我寬恩

勅停人辛興宗復遥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場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之臣嘗挂吏議肆加甄叙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邊事慷慨自許沈鷙善謀屢効戰多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厲以稱恩休

内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使給事宫省弗祗厥職申教屢不逋慢自如稍褫官資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晝閉矢石交攻疆場之臣其忍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進繆悠之說實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寘顯戮止從降陟服我寬恩

傅廣降官

羌因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文自免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于理止從降秩益圖來効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遇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身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夫于恐慎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閑散二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于延閣尚分職于藩符益脩厥官朕不汝棄

户部負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奸擅國嬖孽弄權竊聚群憸塵汙省户炤其一也投閑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閧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恩

康應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覦心爾等嘗有位于朝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守之選免所居官畀爾所當得者以稱朕激濁揚清之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六目録

外制

黄潛善除中書侍郎
汪伯彦除同知樞密院
吕好問除尚書右丞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翁彦國除寶文閣學士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
王庶除直龍圖閣
范致虚知鄧州
宋齊愈起居郎
蘇遲除右司郎官
楊淵除工部貟外郎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黄彦除京畿轉運判官
劉棻除直秘閣知鄭州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六

外制

黄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源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命具官某器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早服采于禁塗浸宣勞于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塵氛祲于九重接腥膻于萬里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于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勳是用蔽于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元爾惟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廢弛將帥惰驕胡寇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群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名天下之兵士無關志卒罹變故幾至阽危肆疇佐令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沉謀有先物之機居簡得鎮時之望忝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寔預扶衰之義肇開幕府爰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成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觧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凛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偏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于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備能遣使公而說之祕有御

趙王而歸者實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群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肩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忝稽陟典申錫賛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蓄之氣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纘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屢行封奏祈觧煩機詔諭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巋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祗服寵章益綏壽嘏

李回舊依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忝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太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哲艾為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直方正色立朝屢劾排姦之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擢自憲臺入司兵柄遽形諫奏欲遂便麾屬予訪落之初忝倚守藩以輔撫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臣屏周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廣開言路日晏延群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異論鋒起孛奪相秉故雖屢勤側席之求而終不克享貪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頃在宣和以布衣發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累宰相之非雖圓柄方鑿勢有不容而曲突徙薪効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為蔡藿之衛折衆言之淆亂制樽俎之衝竚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拒滎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冠安史拱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治東都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屬精宵旰

之懷具官某智術疏通風力强鋭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陞內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命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姦以蠹邦財毋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最以衒虛名毋急近功以貽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于四方炎正中微小雅進廢國步日蹙强虜肩行中畫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歷事三朝夷險一節中分邊瑣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陞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狩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畧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背決胷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鎮羌戎于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著之風聲使豺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亾窮之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制群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師越在外服想見風采肆頒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辯麗博通之學發紓賢蘊服在邇僚肆紬秘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羕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願治當饋思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其永無慭爾以藝文冠冒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偏游清貫紬書中秘列屬憲臺譽宣一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供奉殿坳君舉必書毋悼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憖遺興歎懷人念遠知徵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皐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妙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于當世屬靖

康之初政褒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纘紹想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責前人

楊淵除工部貟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貟外郎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僭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謾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戈未靖饑疫相薰申飭使軺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予庭戶之間以爾慈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強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脩厥官達于斂散之權不失綏懷之休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貟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適逢世皆能自致于顯庸而中臺望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義之操聞閩賊中慕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關門之外惠澤所先強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軺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製錦勿傷手摩附之裕其衣食宜體任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勵厥脩美成在久

劉叅除直秘閣知鄭州

滎陽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持操寇至輒奔肆朕纂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彊明慨然請行寬予西顧隱若長城之寄忍為襆被之謀中秘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有寵章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目録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上何丞相劄子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强胡犯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攖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玆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怨朝廷規欲譴絶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

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令女貞暴起滅契丹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佗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于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强胡乘勝屯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羣胡竦然聽命捲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脩法度成中國安疆之勢所謂屈于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授難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胡之强弱以寳元康定校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推剛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强胡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絃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師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〻之愚力排群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慾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于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蹙項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于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夷狄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弟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彌兵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〻然撫劍疾視斬頭穴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

行在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秪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諱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率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于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退人馬相藉躪蹄踵交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群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喋喋瀆亂聖聽而予奪之計已黙定于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真犬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忽睹神州奧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盍量彼己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閑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萬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計藉令出于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怨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于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陷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于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殉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衆伏闕鼓倡群小妄謂宰相連結强胡開闢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撾登聞鼓呼譟動地手擲瓦礫徂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輿之名還李綱然後群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遏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

廷重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録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于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擁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茲矣臣承之國子司業倚童冠脩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率同列獻書童冠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讙譁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太學也頃者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倡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脩為臣言虜使王汭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脩侍立親聞其語汭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雀不能過也汭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益如何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強胡怙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筭出于劫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強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于函谷關來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

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忘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稱強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卧矣狂士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崤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胡塵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倚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鶩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強胡舉國而來屯兵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群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強敵以誤朝廷計拙言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賛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于身也夷狄驕橫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倡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為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仇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復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若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倡此議蓋區區

之愚以為割己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强國勢選將厲兵以固邊圉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有豢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蔡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令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〻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斡离不推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强圉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効命與之校者遂至京師如蹊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騾遁去群胡初不料堂〻中國之大而技止于此也今聞斡离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于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逗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屯兵于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册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琉不氷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紿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衙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他十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荅而愠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幵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堂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䂓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群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

而不復顧其家况令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旣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埽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者太王不忍鬬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己奮神斷視强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俾旬日之勞從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議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于朝譬之氷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恥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于善良三陰在内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爾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于唐凡三百六十篇離為十二卷元勲盛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慱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明與其論事于未然孰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于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遇爾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廢興之由盡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群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恬衆作亂不可長

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名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名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汭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倚違不决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罷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强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忌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况無將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〻進和戎之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棄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効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名遷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名亂其事已見内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亭後堂陛陵夷難乎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离不圍東北王汭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為疑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事朝廷十年以文字為官守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强寇于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為一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令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内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于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

之駕御群黥守衛城壁相公盍責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大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赶逐巡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令根尋得盡在諸齋未曾匀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倉免致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并于廷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諭令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葅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某曰與汝刋送監照會于是又拜曰令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太學門律樂門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以處遂携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面覆相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于賣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以望為君子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令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為陳東所誘遂相朋為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為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盍且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勇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為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効如此某以謂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慈指麾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旨揮下本監官將韞玉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輪齋僕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然訟訴讙譁以為口實為學士大夫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麾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邇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他司爭取妄用遂至埽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歸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亾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需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目録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西徐上梁文
金山大殿上梁文
資聖上梁文
和州錢交代趙朝議樂語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代答昏
答余氏問親
答李氏問親
答董舍人問親
答王氏問親
答曾氏問親
答張氏問親
超宗求昏
强宗求昏
伯宗求昏
介宗求昏
表宗求昏
宏宗求昏
壽宗求昏
代答
代答
代求楊氏昏
代答昏
代余氏答昏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答昏
答董舍人問親
代答
答李氏問昏
師夔求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黿鼉之窟鳴桴出蛟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于兵間遂問津于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虀悼心喘月平生許國卧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住楊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鷗鷺之羣共集雞豚之社半山御日落帆影於半中萬壑留風過樵聲于枕上蓬茅不剪畚鍤自隨遥閑白板之扉緩扣烏捷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麐門那聞轑釜泥田父瓦盆之飲河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于既老木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焉是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一笑之懽

抛梁東春入山村處〻同凋草不鋤隨意緑巖花無主為誰紅

抛梁南鼻息齁午醉酣一篷清風吹酒醒槐宫不見府潭〻

抛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鰍隨魚跳波底碧圓低

抛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先舟到復回山人俗駕何須勒

抛梁上霜餘禾杪浮新漲背教百鬼瞰高明怨鶴驚猿啼夜帳

抛梁下燕雀紛〻來賀厦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頭茆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蠶大如甕盎禾園高若坻京過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覩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刼無困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劓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吟雞犬交音己免賈生問鵩之憂遂諧韓公見蝎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蟣虱之臣屬開晏嬰齋屑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縶蝸盤兩角已同蠻觸之觀貉共一丘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

咄々擊缶而和烏々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卜吉日爰舉脩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豈徒戀三宿之桑因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下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床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謠

抛梁東卧占寬閑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裏半窓花影日曈々

抛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烏攫々嚮兮莫向虎耽々

抛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鈎新月桂簷低

抛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遺家書萬金直

抛梁上萬壑烟雲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䍦光芒太一青藜杖

抛梁下去々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代豚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解祟三揖送窮人凡看年々歲々之同花枝見夜々朝々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盡歸酒娘之家為三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仙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紹興甲戌）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刹踵梁陳之舊肇新蘭若寅奉金仙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現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眷茲勝地獨有頹基鍾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屬當仁妙高臺老比丘而為說法指囷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仙聖大宮一鷲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迥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海若之難窮永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脩梁之舉共賡擊壤之音

抛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大起六龍推

出半輪紅

抛梁南一句中泠乳水甘殿閣風来鈴自語曼陀花雨落毿〻

抛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雪平堤

抛梁北〻戸星光珠的皪夜鶴體驚蕙帳空古佛同龕有彌勒

抛梁上堂〻文〻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盡回向

抛梁下二十三生本同社庭前古栢自長春袖裏靈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力護持萬德從衆香之鉢而來群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啓重闈同登覺路恭惟資聖堂頭圓明大師悟最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道雄視一方叢林文冠乃消穀旦爰舉脩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象駕擁金盤陀開黃龍關蹺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蚓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面睹天大壺中善頌用佐歡謠

抛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卧聽木魚呼曉粥悠〻殘夢履敎中

抛梁西道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瑶池阿母看金身自拍佛肩齊

抛梁南待試曹溪一句甘嶺上伽黎拈不起憑師更說後三三

抛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娑話銅狄

抛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〻一路總持門煌〻百寶光明藏

抛梁下地布黃金光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工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黍階調玉燭之和寶歷驗羅圖之固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語

未幡阜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檣又泛秦淮之月簞壺填道簫鼓沸天紛然卧轍之氓居有挽須之意

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柬移牧通都五馬攢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塗檢紆霑雨露之新知郡侍御風陳燕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寧獨蠒之繰百柁倒瓊艘之渌渭城朝雨

寄别恨于垂楊南浦春波渺愁心于碧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畫角孤吹千嶂曉綵舟橫曳半江紅啼粧畫帶棃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堂陰繞屋自蘢葱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阜蓋迎門大啓賓筵之盛

恭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蓋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策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中折箠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暫駐旌麾歌鼓干霄簞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襪之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綠河傾月墮十葩擁蠟炬之紅

秋風獵〻卷紅旌賊壘怱〻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坐卧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遝追鋒去千里讙呼負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昏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子蠶織粗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于齊楚餘生何幸門墻遂接于朱陳

答佘氏問親

三星照戶之光已屆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寔繫閥閱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

靡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床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于萬里金蘭一氣遂合于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緒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爲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過若星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針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早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于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于五噫共有相舂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紬書延閣早陪鵷鷺之聯竄迹窮閻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姆傳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菅蒯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効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儀賤貧可以執箕帚而奉洒埽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繫棗脩之告遷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昏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鸑鷟之姿而尚棲于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于蒯菅發幣孔嘉貽者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歆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爲好也

趙宗求昏

賁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之慶敢忘脩贄之恭以某長男早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啄之同茲蓋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授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

兄弟朱陳世〻不替昏姻庶幸相依唇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强宗求昏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兹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强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執雁告虔薦食芹之甘靡虞于接刎交斷金之利式佇于報瓊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于原隰昏姻之好合兹有望于桑榆盡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兩喜之言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繄魯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刎悼既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盡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窕如衛女之賢問諸姑于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于渭陽固已託莩于葭中更欲施蘿于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表宗求昏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問缺然締高援于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棄宗比者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婭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之籍其為欣喜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早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為農為圃方續父菑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孌有容德門之胄而某小　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

適際有家之顏自慙非偶遠忝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穀庶聞嬴氏鳳簫之應

代答

闞夫子之墻竊有執鞭之慕埽君相之舍尚懷按劒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間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循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遇郗鑒之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為食鯉之求何既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早以父兄蔑預後游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婭之聯集盛禮于一門締交期于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〻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〻詒父母之罹重勤慶弊之先適契有家之顏莫不代匱毋廢窮閻菅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門池紵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壓同井窓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逈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汾陽鼻祖虢路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澗蘋之采望塵瞪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遥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昏

枌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雁族庭端若駏蛩之應遂徼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且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槃帨而婦儀已習榛栗棗修之贄以辨男女不敢過焉蘋蘩薀藻之菜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佘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秦欣趙壁之歸族黨交歡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勲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匜之薦庶幾舉案之恭薪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氊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答昏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傳孝薰之室久虛輙儔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

許之故家以某云云宦冷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啼而三繞眷梁木之可依雉朝雊以雙飛屬商絃之妻而聘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濕太真豈所望者雖重奪流舟之守詎敢忘舉案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壯之路莫窺墻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末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孫粗聞姆訓謂昏姻之好莫如魯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輙有意于求通殺氣欣同又何慙于非偶伏承令女巨慶裔選慎云初而某云云陋巷諸生攀援豈敢惟是昏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為好也

答李氏問昏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婭之聯重勤緹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早聞學詩學禮襲子冶之傳以某侄女孫可使奉尊長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為一朝附託之因粲然雁幣之陳過形于褒家蓋爾棗脩之贄殊異于報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遠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鍾之應實繄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鯫生初無他技倘遂蔦倚青松之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間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聽季子黃金一諾之重式佇嘉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目録

四六雜文

代黄籙青詞
代大醮青詞
新居醮謝青詞
戊辰年醮謝青詞
壬申年醮謝青詞
癸未年醮謝青詞
薦亾女水陸文
薦亾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教院請疏
二
黄林菴請疏
龜潭菴請疏
牛山菴請疏
金沙寺寢堂疏
太平寺戒壇疏
開利寺經藏疏
吴江教院塔疏
資聖寺大殿疏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華嚴輪藏疏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楓橋砌街疏
茅山鶴會鑄鐘疏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黄林西菴請朋老疏
虎丘脩御書閣疏
教院興造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崇安寺放生疏
普利寺建三門疏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醮疏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三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黃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罄籲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一方罹蛇豕之妖刼火熾然彌滿萬里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釃血流川走燐宵明遊寃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覆春秋奠餒無半菽之分念衆生曠刼嬰釁之深丁一時大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僃嘗諸苦漂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游集黄冠之勝侶琅函藥笈藏室弘開絳節朱裳靈斿來下哀憐多罪拔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遥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祲之交欸如影響之捷洪惟靖康鑾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臘火焮天胡騎滿野頭顱系道慟哭干霄眷茲

桑梓之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横潰老稚驚奔深虞玉石之焚火軫淵氷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弘願仰繫鴻造大芘群生安天步于九重廓妖氛于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欒一視寛親普加慈愍逮此疆埸救寧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祇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侶誦蘂笈之秘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璧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憐幺麽大畀鴻釐洗滌塵勞永依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真游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栖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晼晚流年未就一廛之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猿失木之悲遂諧脫兎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窗之下坐觀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芘千萬間之意詠龜視日除地庀徒疏决溝川誅鋤草莽甚虞戕害一時昆蟲之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愆廼即家庭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蘂笈之真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差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黄髮之期遂徼福于子孫永保青氊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芘群生螻蟻幺微上下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煙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爇弟婦胡氏猶子强宗三被危疾救藥靡効賴天之佑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阽危亦獲亾恙皆臣弟峴齋心啓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孀婢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福于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懼挺灾于惡曜建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秘文熏脩菲薦誕惟仙聖靡隔塵凡哀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之際若幽顯之門蠲除回祿之災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弘願俯輸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皈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

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于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人教以詩書安于貧賤布衣革履糲食藜羹相與終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早沒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絕旋蒙觧網獲遂首丘誓上躬耕不復求仕饘于是粥于是無一日不從歌於斯哭於斯蓋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卧痾之日亦屢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汛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脩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懼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年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輙伸丹悃仰扣天閽曲軫鴻私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團欒之喜安居暖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繁大造雖乾坤之施豢無所謝而豺獺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脩報禮固不敢以貪嗔癡僥求無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亾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犢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亾女小師自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于嶺表母懼不測憂死于蓐中以煢煢童孺八歲之餘而哌哌號慕三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戾致穉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九京沈痛之寃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哀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

盡之燈彌滿衆香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翳空升躋幽明皈依佛祖伏願亾女流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衆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爲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亾妻淑人章氏水陸䟽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某亾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濶屬臨諱日祗叩真乘弘宣貝多葉之文瞻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敬圍繞伏願淑人章氏厭離火宅超悟三乘縮疊華巾觧除六結後身了〻畫沙之智已成曠劫冥〻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䟽文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神弘願俯罄一哀伏念某人六妄所纏十生相續屬兔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暴亾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九泉念茲齧臂之初莫救授車之痛是用皈依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佇佛來應千燈普現八鏡交光伍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願頓悮三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濁爲觧脫門斷生死根爲菩提種諸國土內見在天身如來會中作大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躋極樂之方共獲逍遥之果

教院請䟽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刧久住輪廻聞諸一切有情當爲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談空契授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群迷之領袖墻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二

老宿下床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貳門真心本自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陋鼠矢之汙羹笑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言銓有情無情已證末一音演暢四衆依歸水鳥樹

林悉念僧墻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〻之相金蓮開葉〻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黄林菴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許公已潛九泉之幽方老為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磨磚不妨揮坐

龜潭菴請疏

一丘黄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人安心得法隨處現身蠲來給孤祇樹之園而債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般柴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香火升躋幽明弘開十力之慈光賁九泉之室即諸緣而應佇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茆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罨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寔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登風雨振凌遂空而壁仰勸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于毗耶丈室之中庶幾容膝于彭澤南窗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捨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瓔絡為具足法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囷何其多貧女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捨自非龍華會世〻受當來之記曾于菩提種生〻有宿植之根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吴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蔬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窣堵波人依十力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栖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一夕煨燼仰勸檀施共締鴻因巋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于地上瞻若千萬人之衆標白月于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實只是開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

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盡增于妙果弘用益于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麦丘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太山一線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勝緣故應喜捨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一世鮮鑣尚存馬鬣三帰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舍衛國之比丘祇陀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勝去作閑雲之伴一丘黃壤停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兩足尊俾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剎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〻世〻為善知識共脩無上之緣子〻孫〻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栖適踞通津戎馬薦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德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為衆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盡資衆善普證大緣由進簣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產五十年為昆為弟孫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弘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捨身得度住世隨拄杖緣徑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庶憑十力之慈大庇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門之北實惟漕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舟挽葛捫蘿爭一線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共寘此坦途

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盡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平寔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鍾疏

望中天之表華以迎遼鶴之歸達東序之金鍾而聽蒲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僊之籍寔嘉平臘著內紀之謠念久閱於鴻音當仰資于衆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酆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而求福者無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因緣啓發真心極種種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為生生福德具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一杯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利允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蓋一把茅結跏穩坐雖云無住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丘脩御書閣疏

曾丘勝地龍象之衆高栖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廊千步高閣三成風雨震揺日星穿漏眷吳門之奧境占澗水之上游欲仗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桷穹崇共看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脩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皆兩足受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供毗耶城香積之鉢轉光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旃檀林建寶蓮華生娑婆世界內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應獲福千萬億劫不可稱量況毗盧藏所傳大乘經皆釋迦文所說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敢應

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衆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慜開甘露門推三車救火宅之焚渡一栰援苦海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塲恭惟大檀那增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土之報更脩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鐘無辜就死杜工部鮮衆雞之急縛不忍遭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閔此衆生羽毛鱗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罟俎之虞洋〻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皜皜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黄金爲行道之塲踞青蓮作說法之座況諸菩薩現身之地亦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興重門未立盍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令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當来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倘容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他日捐軀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未悔禍而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洚水挺灾巢木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屛居待罪詔音下而蠲除逋負荒政舉而廩恤流亡賢士大夫固已分頋憂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啓盜奪之變歲飢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盍申善救是用發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爪華之具天道不諂神聽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

是日俯申洪願仰扣真乘伏願維月知日之升立極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之壽不騫集河闐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絃以開受命之祥玉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降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祝

三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妙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繞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馨萬國之歡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王基侔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勲關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莞寢儲休瑞乙紀生商之侯宰詞錫羨猗蘭開胙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賴伏願弓橐戈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昇彝倫九疇之叙農桑三萬里而永燕蘿圖之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离重踐運震出膺期鍾唄歸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擊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作光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目録

序

東平集序
浮溪集序
叅政兄内外制序
切韻類例序
竹亭詩序
尊勝陀羅尼序
語本序
翰林莫公内外制序
西山老文集序
丹楊集序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閒進居従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世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旄節竒麗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為賦頌銘碑制誥册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于家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内乂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以斷天下事而稽居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壞之蠱以追迹二帝三王之治尊經崇儒宗王賤霸張皇大中不離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非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講帷掌内外制由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為世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毅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

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于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于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因無甚高論文帝猶卑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挾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伏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于絕學之後續微言于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勸講論思典册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國治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謬于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于今聲氣相交風動雲與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有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太音希聲震越渾鍠如鈞天之奏撞千石之鐘振萬石之簴也公之文章用于世傳于今覺于後迺如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宜城而辭氣浩然折而不衰至一觴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于經義非玩志于文辭以循人耳目之觀美而已也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詞宗賜禮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直郎靖遭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從家晉陵始從余游一日出公遺稿請余序而識之某為書生時誦習公文知敬慕公至于今老矣儻得以姓名託于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願也歟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著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于此而注莊子方盛行于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文遂賛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某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由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桀

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輙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變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中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粲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嗜土炭嗜昌歜為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咏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使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鍾大鏞扣之輙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一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大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揚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叅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于言語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鬭麗調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學譊〻然刻舟記遺而不切于事謂之空言可也羇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〻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屈强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

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于一劒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于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袞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葢侔于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叅政公自㓜學號神童而著名籍于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葢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群盜相扳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叅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遺于是為盛甚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于其意意有不盡于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于四方萬里之遠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惟公之文為然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眛一代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是喟然歎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配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家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禮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竒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剛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古字而士溺于所習頋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侍郎弄麞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

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趨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自過日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雖覔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楊公博極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覧如素習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顧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顯供奉官進閤門祗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强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葢未衰也于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樂于學者共之昔仁宗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崇增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數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温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别戶分著為十條為圖四十四推四殺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秘圖書之府與夫私家所藏鬻書之肆焚滅為灰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墻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是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偽不待旁咨久察窮蒐遠紹具見于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楊子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沉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覽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畸翁云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黃地偏俗美千嶂林丘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雞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皙美鬚髯如世間所畫墨仙劒客酒酣抵掌論事朗練明達亹亹可聽盜據臨川群偷乘間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扳而起澤民馳一介名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盗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羣偷城下以徇無脫者少年感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

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衆數萬焚崇仁掠宜黄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挺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叵測為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于一鄉所立如此而懷奇負氣恥于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蔭可藉將葺茅竹為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于是各賦詩一章以侈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為序

尊勝陀羅尼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而以加句者為善本勝妙獨出而不録于大藏歷年浸久時見于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齋璧者遂著論以黜其僞大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齋璧之書而嘆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詖聞異説往〻竊出于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真况佛菩薩語涉流沙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籍令喜事者崇飾妖言疑誤後學乃託于梵唄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于是博採傳記得唐人勸善録三卷而尊勝加句實佛䭾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輙與慧琳法師之文紀次甚衆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亘古今異天壤積衆口之傳字〻句〻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齋璧以贋本黜之誤矣按輙自序其妻死于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即輙也然文公生于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輙之圖西佛蓋非文公時其後文公見其畫乃弔之耳嗚呼辯古今事當否正羣書訛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真者少可為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攬百氏諸子之書考次前世名僧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質齋璧之妄推見至真開示後學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乃

序而誌之俾刻示其徒亦有驚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誥命踐大官為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于為吏宣和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閒無事除治一室悉取衆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人文陰陽律曆卜筮占相兵營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抄數萬言至連筒累榻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所自博採傳記掇取為書以數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曰公何云利市公答曰說卦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蓋始于此公聰明過絕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公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巖居野處無所寄意于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緝舊聞各從其數著為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離為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誕之士褎衣大帶禹行舜趨賣穀名于天下扣之空〻然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從而和之將焉取于斯也嗚呼聞龍圖公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内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于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二奏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于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敎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下為知己挺立搢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

學士詔令垣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遇公〻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〻曉然如推置赤心于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〻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禮趣進吉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工旦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貟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名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〻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于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紹興甲戌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于斯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懷寶含章待倡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鐘氣焰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〻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文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輝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儒字少汲少工于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表而出

之令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啓記序銘贊之屬盖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没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樅集公詩文為一十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為侍後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為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學相望三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為並江西人物于是為盛

丹楊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為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于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覺雖不見于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楊葛公自髫　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于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吏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蒐牘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歎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寘諸法然後簡節疏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于折獄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于片言以故所治多平反無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侯

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〻政事又如此旣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為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楊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為詩喜怒窮泰悲憂愉佚陵高眺遠飲酒歌呼雜然有觸于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于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公為前輩盛德而與公群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為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為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目録

序

送王子欽歸婺子序
送方嘉謨判官序
送鄒次魏序
送祝得之序
送鄒志新序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樵居集序
送刪定姪倅趙序
公盈通說序
押韵序
曾公卷文集序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

序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兖國被遇真宗號十節度兖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亡其貲羸身獨行浮湘江並横山少留桂陽道遠害遂抵江左會予得罪南遷又從予走臨川涉塗水復由衡湘路踰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慷慨有氣節喜讀書尤長于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〻縱酒歌呼自遣予不嗜酒亦復懽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蒙恩北歸又携以俱北至晉陵從予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以沒而子欽之歸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徒步而往一夫荷擔以從予不能留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資適逢世當折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漢使不測之虜齧雪餐氈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間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陬侶蟲蛇禦魑魅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困垂橐以歸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為將不為使不立于爭地而有兄弟妻子相見之喜一日入竟顧省其家嬌兒稚女夭吴紫鳳顛倒短褐之上吁　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于兵亂六七年之後一笑團欒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守持漕抵常州考進士試令平江守大學士張公褒然為舉首而予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羣至于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義授諸生為領袖者蓋以百數予少年貧甚居閑碌〻無可稱道一旦被蒐選薦名于禮部閭里宗姻往〻驚駭改觀予亦感厲自奮讀書屬文不專治舉子業未幾踐兩科登冊府隨牒推移遂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屢觸罪咎流離蠻獠瘴癘之鄉崎嶇

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處一廛學為農圃遂將老死泯沒于無聞矣以是有愧于公紹興丙辰公子嘉謨顧予田間追惟平昔執手出涕嘉謨仕州縣二十年猶未脫吏部選廉介少與舉朝無半面之交予亦擯于時不用兩窮相遭孰視而嘆嘉謨又將卜見于平江幸一遇焉予曰張公巨人長德中外望以為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倘發一言之重出子于銓曹冗散之中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甚相遠以予懷方公之德悼吾子之窮豈得藐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度以天下為公進不私其親舉不避其讐豈謗〻然記小惠以出于常情之隱度乎故書成輒毀已進復卻未敢前也予笑曰子第往人言第五倫無私然第五倫又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予友鄒次魏宜黃人予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予蒙恩解囚籍賜骸骨以歸蓋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強學博記非古聖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為辭章後壯豪健意與古作　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為寵辱少貶以求助于悅己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二千里予方追笑前謬閉門面壁自足于一丘一壑之中次魏橐其文數萬言裹糧襆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氣力者發揚褒大以光輝于一時而汲〻焉求予如恐不及氣類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為類而獨以余為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為文于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于今〻之有司斂羣材而槩以一法銖　而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竒琦麗驚世絕俗之言往〻棄不錄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尚而近迂闊子行矣予未知今有司以為可不可也

送祝得之序

戶部祝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由尚書郎出為部刺史道過光黃閒顧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游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為寢丘大族今臨

川教授文林君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得之兄弟携挈宦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于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于盜吾不忍獨生于是徒步間行絶江趍長淮抵泗水上即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淮北走荊湖披榛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虵虺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孤于澧陽而得二雛于民閭揹重幣贖之與俱還蓋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告于朝詔録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為成人男曰某今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畀以所命官于是得之亦赴臨川而過余别余曰得之負高士之行卓為搢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于朝為可恨也予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為父後者至舉直言必求于淳朴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囊誦詩禮發冢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于天下而孝宣攬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于大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新留志新自宜黃馳二百里勞余于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至次魏少年有聲場屋間袖中出所為文清雄雅奧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逆于竟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為治具三日時送客皆止于宜黃獨志新進路至城東而止　一遣介持書餽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不與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墻不相請謁乃獨顧余于擯棄流落衆人藉躪之中别去數年相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蹵刺驚眎且喜倒衣從之執手懽然秉燭相對接語通昔恍如夢寐蓋留十日而後返也某謂志新曰爭名者必于朝爭利者必于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而車轍馬跡不接乎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束馬梯山乘桴蹈海探穴捋猛虎

之驕泳河摎驪龍之頷雖機穽當前抵冒而不顧然後入乎爭先有力之強者志新惟無所求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于市而過余于羅爵之門促席晤言不及榮利興盡而反翩若虛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別云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絶之氣旁礴委積于天地之間常為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為文章翰墨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〻游焉故其為詩跌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謂得江山之助某族兄叅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叅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于温之永嘉于是稍出而涉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劒川竝潮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乃沿章貢奏廬陵道臨塗水以望豐城由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冢舍航漕渠瞰浙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轍跡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友于千載胸中浩〻焉與曩者異矣一日盡橐所為詩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綺麗恣態橫生如煙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秀間見層出靡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叅政兄以文儒宿學命一世躋顯仕為特宗公至是闔門却埽焚棄筆硯不復為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嶢〻犖犖立乎聖賢之途遂亢吾宗余三復其詩嗟歎不足將行矣迺遺之以言俾持歸以為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脩聞于天下司馬温公特深知之崇寧初沒于鎮江之金壇寓舍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議為壯子處文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飾子弟從好議受業者數十人而處文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毅未幾好議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

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為郎歷左右史試中書舍人而好謙通判祁州不幸遇疾以没處文方迎孀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止占對皆可喜余歸謂舍弟季益曰好謙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為世聞人好謙官止朝奉郎又不幸早世今見其子頭角嶢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季益方為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没時超宗方在襁褓中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往行歷〻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時日孳〻營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〻法曹掾韓吏部嘗辱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矣余亦為之助喜但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著于家　不滿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絹素　余書遂次其語為序以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没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縣菜次公之藁為三十卷公諱綡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公以智畧功名稱天下卒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父書俊偉辯博過絶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弗就試太學為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縣簿洛尹忠宣范公一見以為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仰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威振西州戎人懼逃不敢並塞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里城　堡障莫府文書芻糧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為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入尚書為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讒人中以飛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今石録千卷闔戶垂帷不問家事積思于經術嘗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頗謬于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辯為訓義七卷發明奥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

外有古律詩表啓序記碑志銘賛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畫脂鏤氷角無用之空文徒為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于治劇發摘隱伏號稱神明某嘗銘公墓槩見一二矣今不復傳載獨論公之文以為書首

送刪定姪趙倅序

聲律之學盛于楊劉號西崑體一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撚須鬣琢肺肝鐫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于其意〻有不盡于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荊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于是天下翕然以為宗師刪定大雅姪余愛其尺語最工邇来作箋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别乘携文過别詞句温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艱難辛苦之態音華暢自中律呂蓋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冊府出為越倅類藁中有云卧龍齋作者即越倅所為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今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為探道淺深之候歲次己卯十一月

谷盈通説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閑不用歸治一室取舊讀書之目號谷盈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孫自少時待父祖觀道德聽教誨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伎之衆説凡可以本人情輔世教為日用常行脩身治心之要而不入于罪悔者集而録之為一書號谷盈通説叔共曰士有採薇茹芝餐氊齧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肘見履敗踵决懸鶉百結以為衣者吾不以望于人以此望于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指囷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攖龍捋虎伏劒以死王事者吾不以求于世

以此求于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崖岸斬絶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欲廉者非不取也取其所可取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可予則謂之恭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衆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貲産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慝以致吾義强辯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衆勉强以從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官府居鄉黨正閨門交明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于常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兹所以為通者歟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者稱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為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褫去為牛童馬走則懾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此叔共又曰譽者為佛菩薩毀者為禽犢非其實也勿聽之為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戟而詈人則怫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立于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押韻序

王荊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雜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為韻設者君不强起時難更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為韻設者挂一念萬漏是也惟杜子美語韻天成不見牽强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韻為難蓋如此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遂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録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余曰詩自蘇李更號抵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凌跨百代為古今絶唱本朝王荊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固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于用

韻師武摭取四家韻語類聚群分會而為一不待勞搜博采開卷了然盡于一睹如觀武庫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即度賦競二病韻率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室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意立言于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好學强記讀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于左氏為文工于詩官右朝散郎監行在糧料院名濱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家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島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于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誌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于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儒道德為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在受之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于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于天下分可省學問之半于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洵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名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瓴水跌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昭陳瓘鄒浩龔夬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邢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興大獄脩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于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

州刺一路且出為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為真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爾堂傳笑以為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純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曾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檝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記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為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于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為十卷詒書老友孫某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雄詞桀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志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辭言章一啓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于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

章識其葬故不著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目錄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書莫守思齋記後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嶠帖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讀臨川集
讀唐鑑
跋戒酒帖
跋米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跋陳道士群仙蒙求
跋米藏一丞相帖
跋吳省元真贊
王龜年跋
與吳世範帖
趙善發字說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墖銘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薌林銘
御書扇銘
清和堂銘
飛鵬齋銘
秐業齋銘
能仁寺鐘銘
謝景思提舉硯銘

贊

葉夢錫真贊
唐李衛公畫贊
圓悟禪師真贊
僧智標真贊
長老端裕真贊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月堂僧惠山畫贊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僧法臻畫贊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為師而有得于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于千百歲之後剛毅沉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宗林宗少年時以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饘于是粥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嫿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為記刻之其畧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苕谿之上有室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室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友也已乃出佐閩舶于泉南官閑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群書文辭燁然與古作者並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已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國囊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解集而録之為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剌一路比〻焉出為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友蓋實録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温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有必端則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爾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歲次甲午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書莫守思濟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治令公之子某字致道由尚書郎出守毘

陵再鎮永嘉繼公後洲治有堂未名之曰思濟云毘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于用法每折一獄聽一詞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情不為已甚宿姦老吏斂手仄足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群而發紆隱訟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尊俎從容風流醖藉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焉況如毘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為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退而據案披牘導窾百節關解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宿惠如前日事今守一藩于海上如割雞耳方且訪求遺蹟增脩故事猶恐失墜先訓書榜揭之于倚衡銘坐之戒昔强諫有後如藏孫戎公是似如召虎緇衣好善鄭司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載令致道以致德高行踵先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為一代衣冠之標表永嘉同多知名士當有援筆頌使君濟世之美作為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採其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歎之餘遂書其後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鎬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為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謟頤浩為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貌寢陋山東噉棗栗一蚔爾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綯唐公詣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錄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頤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恍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頤浩大喜旬日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間語唐公曰公聞相君棣語乎曰然書生為佞擬非其倫從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得罪于賢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鎬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為謟近于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言俾録示子姪書諸紳以為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録檢討初呈藁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横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亡兄行述而南豐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藁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〻〻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卒諸侍從薦無己由布衣特起為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殆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抵如此故事實録有脩撰檢討官國史有編脩官以首相監摠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横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令人聞其名往〻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横筆于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闕既知尊稱南豐無己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雞唱寢不寢書付埍堪余曰幸付埍堪若以示識者則横筆作微殼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〻出于慶曆嘉祐間而莫勝于熙寧元豐之際王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深甫逢原四人者發六藝之蘊于千載絕學之後而自比于孟軻楊雄凡前世之列于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荆公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秘閣校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議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問詩則指徐悳占論交詩指吕吉父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為小官時已負重名于世及召試館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脩起居注凡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叅知政事不逾年至宰相位極人臣例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二也公既得位罷黜

詞賦崇尚經術盡革故時聲病彫篆之習天下翕然以通經學古為高而公所為文凡有韻有聲律者皆妙絕一時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具載一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而已一日留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策顯不可掩明皇開元後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异皇甫鎛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屢致播遷卒不悛省凡此類纔三百六篇任賢必至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比附通鑑進讀不過歲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于治道淵聖欣然嘉納方議施行旋被夷狄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會故人張暈作州椽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惓惓憂國愛君之忠以為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為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由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實矣

跋戒酒帖

某竊讀國史大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釂于是偕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敕止酒公首書謝表遂不復飲一飲一啄皆天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朱公師實贈右太中大夫宣政時以政事之科稱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光有能名徽宗皇帝名見進內閣賜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于華亭私第其子右承議郎崇繙閱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

貴達聯為一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為部刺史時某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公捐棄諸孫冢土未乾二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十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糧言語之渺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褾櫝藏之以遺子孫何如余曰昔　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為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石表之背今承議公録藏先友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異也古人師慕賢達聽想風聲故有存昌歜以追嗜好甛棠以誦遺愛而况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歲次戊子重午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傳劉正彦伏闕稱亂懼罪而逃臣從韓世忠奉詔追捕至建安手擒二叛檻而上詣蒙恩獎擢超進位等出分帥梱入扈殿巖歲月推遷遂秉旄　而臣德輶材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荐致人言全度務容貸而弗誅止投閑散于時屏居念咎飯蔬飲水誓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内追録故臣于罪籍中拔拭汙累還畀官資復授兵柄責以來効親御翰墨諭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詔感悸繼之以泣訓辭勅戒尊嚴如父師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嘘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慝顧臣欿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出自行伍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無族親攀聯之勢無左右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恩實萬世旦暮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于軍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昂踴躍增氣皆欲効一死于戰陣之下况臣么麽被此大貺若為稱塞生當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没而有知餘忠未泯又當結草以報于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子孫世〻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二年四月日具位臣某謹記

跋陳道士群仙蒙求（己卯）

令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便

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慶觀道士陳君葆光好古嗜學蓋超然出于其徒數百千輩中者讀道藏通儒書與夫傳記小說靡不記覧著書二十卷號三洞羣仙録貫穿古今屬辭比事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悉成韵語雖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道家者流清淨無為也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琴圍碁以自娛或鍊丹藥以玩物之變或治符籙以訶百鬼療疾病固賢于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極群書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為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于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才數日遭明受伏閣之亂不持寸鐵調御群凶弭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纔　交愬上獨明其功而後群邪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生氣凜然而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真贊

余讀大藏諸經惟楞嚴之文維摩之辯勝妙獨出而根器椎鈍不識其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始然終眼禪為游戲耳吳公前輩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偈自贊皆佛菩薩語啓誦三過欲下一句而家有識真者恐得鼠屎汙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亾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早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為天慶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亦没高氏二子析田宅為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恩絕不能自存予餙龜年歸養龜年脫道士衣娶婦斥畬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躬耕以養政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分食財予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予曰幼弟悍悖不可耐盍告有司而毆詈乃兄無笞杖之法又不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病終龜年具棺衾葬斂皆盡力予又愛其以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爲之龜年予改名遇云乾道丁亥

正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余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女年十五歸余明年大夫公沒于番禺官署又七年予為秘書省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戶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令繼淑人入孫氏時予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傃貧賤者比予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皆仕于朝不享壽第三五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上虞過余盖距淑人之沒五十年矣予餙小兒具舟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〻旁里所巖穴高絕處有大潭井廣袤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連絡蒙翳如植屏如張幄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女潭予方欲薙榛莽疏道路而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然一身如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方客否乎諸郎視某為母黨見遇良厚又時得備亡姑冢舍埽除之役矣予欣然許之以來草〻菴成〻即移書詣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予再娶章氏亦沒于壬子歲〻次丙辰予自嶺表放還啓二淑人之殯合葬于宜興縣湖㳇鎮龜潭築室聚粮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欲結茅館吳子其中可謂不知命矣予八十三歲一齒脫今復生髮亦未全白倘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來冢舍瞻省墳墓按視松竹在存沒為兩得之也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〻置酒〻半善發欲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予已被酒不果他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為之說予聞之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〻而不中則反求諸己請字曰正己夫射之為勢當正己而發一不正則失于邇者在毫釐之內而差于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吾子識之異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沛然如機括

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徒也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時已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予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遷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為獨苦耶晉陵孫某書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說法緇素咸會有僧出膜科問生死根本公酬對語未卒舉拂扣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登讚嘆作禮如佛滅度于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歛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于寺之白雲菴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死而孔子不以告彼上人者常住真心入涅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亦奇矣靖康初予守歷陽被召過儀真公時住天寧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大輪藏壯麗甲于淮海予歎曰公才吏用不下登覽方時多故而隱于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一堂于方丈西偏予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長老德最過予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公其勿辭遂授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方在母夢一婦人着黃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生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久之悟歎曰吾脩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禪于桐川天寧寺一日度閘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視之即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于心者當是時姑蘇瑞光寺淨照師崇信以道學為一時所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從住真

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公學成行尊嵩其高第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寧禪寺恩賜妙空大師儀真二江三吳舟車之會檀施大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炎初住杭州靈隱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坐賜號佛海明年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軍中大酋觧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餙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為公德院薦先福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公儀狀奇麗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間法而以營塔廟脩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槖中無留畜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歿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槖篋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二名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公〻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歡躍跪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别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俯師川書其事為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耆宿皆會前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黄褐　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公裹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寺據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築室十數楹于府城之北為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為請于朝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羣弟子併斂公爪髪瘞石為浮圖即慶恩之寢廬瘞之祠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照為雲門六事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為幻身續息已定奄為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丘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予南遷次臨川道過䟽山長老善清領衆出迎予于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趣秀晳貴

介公子之風問知為善清之高弟今一公也已而與之語談詞亹〻皆自經論中来聽之彌日不厭又問其世出實章懿太后家故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襄陽王生子曰瑋武城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瑋尚兗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曰瑊宮苑使贈金吾衛大將軍之曾祖也成平百餘年中外安富李氏以勳戚之貴振天下築大第建旄節粉白黛緑充滿後房鳴鍾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朱輪華轂相屬于道豪者以馳騁射獵為事謹者亦累勳閥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踐荊棘茹蔬食糲晝夜持膏火給薪水事佛祖脩無上道為天人師非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嚴朝奉大夫父某〻官方在其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奇古如世間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夕生比成童見群兒戲棗栗跨竹馬為嬉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為諸生被服詩書佁〻然寒士從其翁仕淮南大夫公欲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賾公為比丘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順公没去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愿公從滁之琅邪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剳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勤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洎）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天寧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草堂清公坐踈山道墮間關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膜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説法緇素咸會至無地以容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從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于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法不能禁有司奏改為禪率選用一世名緇衆所信服者為領袖又從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璨以書抵師曰長蘆大業林公棄家道推論于公璨一来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觀音别院才浹日示微疾索筆書四句偈趺坐而寂實紹興

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八日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力發菩提心難造種〻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惡臭便成生死大海師生于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絶人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翛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為大善知識世緣已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褒禪山長老寶餘過予曰公知師者宜得銘〻曰

三生了〻大摩尼珠出光明兮剖書甕中一笑相視過去僧兮苦海無邊作大橋梁度衆生兮死而不亾耿〻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時遇群兒嬉戲獨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然而起立其父曰必法語也當令事佛生十四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如來最上乘無扶而徑造者也吾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當是時詔住相國寺知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為世尊師道俗宗向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年獨能盡其學為高弟于是下汴絶淮徑吳中浮浙江上天台入雪峰遍見耆年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涖黃蘗師亦自雪峰至學成行尊衆為工首居亾幾亦坐黃蘗道場領衆說法繼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奇龐寡言笑危坐一榻然如古井水有來扣者雲涌泉落愈出而愈亾窮性介特務自閟遠不交人事將詣雪峰朝謁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師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為己納笥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蘗上首故是強將之下即日移書遣騎迎師〻謝不願使者至五反而後受他日公過師〻出恬書且致不即遣之意公喜曰韞櫝之珍深藏而不市吾與師賓主無愧矣居三歲改涖聖泉會左丞葉公夢得來守福曰黃蘗古佛道場令世名緇孰逾一公者飭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而閩境緇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穀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

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啓悟後覺人人向道以佛為歸已而後将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捨去歸卧雪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雲峰菴即妙湛所栖閉門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将終焉俄被旨往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壟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顧謂其徒曰吾将築室居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篋中衣供佛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趺坐如生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窣堵波舉全軀　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許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授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師説法諸天雨花相彼幻身如空中雲蜕骨芝巖夫豈其真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為友亘千萬祀

薌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脩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余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塗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蓺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從兩浙名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絶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於乎盛哉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〻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鬭蝍蛆甘帶蜣蜋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脩紉之為佩手援紫蕊掉芙蓉旂蕙肴蘭籍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閽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廿餘獻芹扃榜峩〻来從天上壁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謟惟德之符

車過必式于公之閭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郎桐廬令臣從屬臣孫某為之銘〻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残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莔〻御于帝所著為世準聖〻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耆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始究若龍鸞璧月煌〻光燭蔀室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眛〻不覿吾知其中至清者出陽驕陰診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吾知其中　和之委云何鎮木出火自燔螢爝不救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垢不入諸妄不礙不緇匪通匪介大千一如無有雜壞光塵離合涇渭自分茲謂清和衆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銘曰營巢幕上炊黍劍頭棘刺之端可以刻猴螻蟻之穴如聞鬬牛蚊聚一器狂鬧啾〻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入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入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齎風追汗漫游二蟲何知斥鴳鸒鳩駕言從之忽焉在後

耘業齋銘

臨川郭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〻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〻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〻蓬生之　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〻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栽裂穀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蓺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

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于儒當之闢之欽華摭實采〻新田有菀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〻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于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蓼和衆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忘認前鹿色聲交鶩不守其真粵有大士脩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遂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古之鐘蛇以目開猪以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聾破瞶一繫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咮碟鼠鬚汗綠竹編青蒲紬金櫃論石渠記先友讀父書

贊

葉夢錫真贊

葛製練巾羲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欲至立堂王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勲袞黻貂冠圖像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予友張漢卿博覽尚友千載屬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為人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夜夢晝思庶幾得見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為之贊曰

唐季諸藩悍驕不臣有來衛公河岳之神巍〻堂〻若鳳若麟不動殺氣獸伏鳥馴安史首亂兩河附起群吠吽牙窺墉瞰壘叩眷諭之不用尺箠一麾而散毛群掉尾道大名播蔚為臣宗沒有遺像太山崇〻有如公者執御以從庶幾一睹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真贊

佛之道雖成阿難七徵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

弟子皆不任問疾其難如此固非下愚凡夫之所敢議而世之學者託佛為姦規以射利爭談禪說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心譫言囈語一切皆妄如小兒觀戲初無所覩忽聞人笑亦復大笑互相欺紿如是而已以故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真莫肯信人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為世尊師余見其住天寧時梵相奇麗神守澄穆隱几嗒然不知何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旁引孔孟詩書之言合而為一詞辯鋒起遡物縷解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于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才智之士翕然宗之遇體沐日寢門未闢而屨殻盈駸駸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龍游會判兵趙萬據京口艤數十艘奮棹諒而前遇風輒返終莫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闔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鉢囊獨亡恙又嘗畜一笥諸上方賜物自隨抵儀真徒步不能將盜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俗驚嘆以為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廬山之雲居雲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住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自若三年奏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茶毗齒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在京師時嘗從師游僧宗達者已能傳其學裒然為高弟今住平江虎丘雲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余為贊贊曰

楺木撓革優師之戲相彼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認為真薪盡火滅奄為空雲云何拳拳寫紙上影是耶非耶為倒為正有大比丘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徧滿虛空巍巍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真贊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卧枕布囊行住柳栗祗陀徵心毘耶問疾畫時薄相凝爐默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即女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贊

龜𢭏床鶻巢肩鶉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師子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覆額耳屬肩大比丘老臞仙五葉換一燈待天雨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朱鉛具相好普現前清淨日光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贊

犀顱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真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躡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子綦吾今喪我問汝為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切畫師分身蓋其戲

僧法臻畫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〻心常住不依一塵應量無邊是真老臻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目録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誌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紱建中靖國間仕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為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高行剛節繼公後以紹興九年九月甲子遇疾卒于家其孤元飛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〻發哭已具書弔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旰食博采群議如不及而北闕小吏往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操區〻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為捄焚拯溺之方以故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功名著見于天下而光明儁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沉塞持一意無所牽隨可以屬大事而投閑不用至于死可為流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仙游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從待制公斥為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穎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僕暴閭里為姦利有誣鄰翁盜犬訴于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以盜耶命拘之召其拏與之期三日戒曰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按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詣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廚傳檄公屬民涸西湖水為田耕之公曰屬民自養非為民父母之意即日反其檄守初怏〻無柰久乃已五年捕盜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録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太府遷駕部司門司勲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為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壅無留事尤有能名太上皇尊寵潛藩之舊併録其子如何志同温萬石傳宜夫之儔皆超進大官待制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為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塡門公獨無一跡故徘徊省寺十五年視富貴寵利澹然不干

其心而以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靖康初政近臣
薦公才堪治劇淵聖召見欲用公為開封尹而公奏
事觸宰相命遂止今上即位大臣除不附己者多被
責徙公亦免所居建炎三年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
元年召還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上飭制置使發兵
捕誅而師屢出無功詔選部使者除公直秘閣福建
路轉運使且越公入對公曰愚民窮困亾耶弄陛下
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冦弗除誅歛益急將盡驅
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前臣綏集之可毋
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之要上嘉納付公施
行而制置司方議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
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傳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
在壑矣吾不能為公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他
將而盜平如公策公家閩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知
之歲竟取衆所推以為才者第其能為一書上之朝
不由紹介皆被慰薦而勢家子怙貴為不法者餙免
于是閩人新困于兵公所興除人皆以為便而言者
復論公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十

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
祖榮不仕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
保母劉氏福國夫人繼母劉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
漳浦劉氏通直郎鎔之公前卒四子元熙右從事郎
泉州惠安縣丞元悅右登仕郎元飛右廸功郎泉州
晉江縣主簿元輝右廸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熙
元悅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廸功郎劉巡次適左
宣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
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沆右將仕郎曰澤曰演曰滎曰
滂公志大才高遇事蹇蹇有立常病天下苟且之俗
勝而中都官為尤甚便文全己僅同寄坐公九為省
寺官樂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辦施舍一切以法令
從事遇不可陳義凜然視權貴無如也大率為人好
直尚氣以不同于俗為主衆棄我取彼圓獨方以故
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年八
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禄未嘗一日
輒去侍旁孫曾盈前虞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
屬疾棄而先太令人哭殊悲行道為之出涕此其可

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上書來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城群臣皆從居亾幾虜酋擅署置綴遣馮澥曹輔等二十餘人盡集端誠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小胡教余以姓名屬胡人用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餙使追還余獨余孰可和緩急者乃即令旁從刑部員外郎張卿材自歷又問行諸公越七日虜使坐都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質明造公家余自度不得脫顧謂公曰虜騎且行矣第為我一日計公徐出召府吏曰某官嘗抵此又他適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而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鴻亮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虜騎引去遂免嗟乎方强胡得志凶焰赫然公一言折衝逢里紓明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為將相踐艱乘危解紛排難致君臣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于此時固無疑也銘曰

欣〻巧夫舐痔得車乞祭之餘衆顧慕以趨而嫮其拏公奚不如寧蟂獺之與居而曳尾于泥塗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廬拊缶而呼烏〻有御不祛以閟于幽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銘

公諱縡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曾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俊魁磊豪傑偉異之人出于是宰相郇公申公樞密秦公仍世為將相高牙巨轂尊顯三朝百餘年間章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事于時比〻有為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大一官使贈太師秦國公諱楶之子禮賓副使贈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諱頻之曾孫太尉公又從蘇州之吳縣人平江府也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沉厚寡言笑怡〻衎衎　不自待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蓋矯然壯者也公仕為尚書郎與二弟中大公綜修撰公綡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名公兄弟過其家京曰秦公忤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謀帥

有事于靈武纂父之業将在諸郎矣公笑荅曰越人善泅生子方睟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悅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千已而改當五旋復為三令下之日市門晝閉人持錢求朿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納百賈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微公吾屬亾矣權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于京師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賈索然為流丐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真王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按所持鈔為錢以千計凡三十萬公哀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衡替與遠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綖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嘗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如此而世方緊以文法操切群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于老死為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

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于臨安府臨安縣國昌鄉前同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從政郎信州上饒令芑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廢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當世有名位能文章者以傳信于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嘗讀公餞校書郎龔况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之句欽誦三歎以未識公為恨後脩撰公以女歸某而公下世久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少穎異不類兒童年甫七歲秦公得古詩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成誦既冠入太學文藝燁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作其令立學興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雄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參軍郡掾綦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傳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併按公〻持之益堅遂而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

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秦公為陜西轉運使以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為主教條寬簡不為表暴以峙毅名殖善柔戢姦暴視遇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炷爇于臂為名請福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景温帥涇原奏公幹當公事紹興　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名燕飲獨不往執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正丞太上皇

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為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歲遷戶部郎中出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愽而辨于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碌〻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拔公自助許將輔政議欲薦公〻以申公當國辭不就其厲志如此至崇寧中始進位于朝而蔡京擅事稍樹黨排恨異己者公獨巍巖自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逵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興除不便于民一切疏罷

而公從旁贊其决逵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誣詆以中逵公又竄置秀州交親唁之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丐近地詔從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〻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為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閒從嘗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官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五女皆嫁為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右迪功郎嚴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于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侯安否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笞責奴婢故當世推為鉅人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奩具以葬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

州再貶合賔客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于道為具裝追餞出境鳴呼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孔子以為盜公大度恢然尤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豪勇往所謂天下健者莫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〻青〻甚口詩書黔驢孔碩憖 莫測一怒而踶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 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襮順裹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〻 以節自發屹若丘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刑厥聞惟馨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相聲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祿光大為世聞宗而徙平江者尤稱于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綡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〻推與其弟而束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于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尹洛一見待以國士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于是故相韓公汝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于朝就除京兆府〻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覔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籌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勑中貴人錄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也除密書省校書郎居亾何以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為出入之要窒姦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輓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己者呂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

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書侍郎劉逵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綖盜鑄為姦利以併中逵于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達晝夜不絕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畸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綖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罷者皆復〻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謂伊周惷直不平斥為蔡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為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臣范鏜劉拯纂集為書黜其妄詔公為編脩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硯以賜後嘗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屢遭讒慝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幼弟續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隔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恩續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即日詔復續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馳告而蔡京復相同列有機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踰年病間即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乙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感嗟留落不偶之歎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遷部使者去為均州三年提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緣于兵詔并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

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涖有名迹束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唯恐傷之鮮州神霄宮成廉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名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于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于轉運使以屬公〻名詣庭下不以屬吏鐫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為盜聚群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縣陸氏怙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賕吏執平人代己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讙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〻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于是勇敢卒謀為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于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稹為宣撫使又請公于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撫路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脩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畀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〻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于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决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决趣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徼罪行乎為稹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摭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拜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勳閥以文章自奮一

出試吏即為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備將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衆娟不容將起輙仆遂棄官老于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任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衆以僥倖于一試公于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于臨安縣橫谿塘頭鴆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棨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先配河南縣君令配太碩人四子男曰羑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廸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靚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澤曰滑曰澥曰洵曰澮曰淖曰汻曰洋曰滜曰汭曰洞湾曰濛潬潛並右廸功郎汻右將仕郎女適右宣議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胸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亾為辭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奧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之女擇所從而歸靚四年而公沒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亾又八年而靚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于如此銘曰

韡韡章宗維宋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地走
不可係羈篇雲追風一抹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上
發論慨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篲倚旁矯矯介居
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方情而振又以讒黜
孰慍孰懟至神孰尸謂當秉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
蓋棺永已魁名揚厲表表逾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
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伯戶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

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孫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月庚申葬于閶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行治屬余銘以閱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而誌之而系以銘栁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綽以功德顯于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于京兆唐末子孫散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于廬州合淝令又為合淝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帋抒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塲屋間舉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寮不悅公者陰訹章以康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于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觧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貫欣稍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費師勞民之費

自愽折務增收鈔賈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觧鹽之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于是始鑄大錢又更為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價日以騰踊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于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紛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除知濬州河朔盜起洛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筭食彌月而辨岩賊張迪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輙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群躁譙門下公大驚悉斂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觧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歛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録事李承勵權

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食粟惡遂庾官噪聚為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卧承勵逢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勵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勵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書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名赴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于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于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豢如何未嘗碩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軆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輙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留落不偶命矣公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觧悟過人不自摽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楙右登仕郎公弟珷家淮陽建炎之亂盗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珷至遂改薦珷令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于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槖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抵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謇々栁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于險兮又推之于將墜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于土中兮賫恨永已萬本如茨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楊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十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怨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即日趣駕漢中用張良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蹶楚誅秦于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譏盛德傳言四方以為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祠冦至奔散為盗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晉謝初度縱騎八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宋武帝與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蠹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秉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于是辭疾不果行久之請祠宮因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所嗜惟讀書至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旁穿獨姿馳騁上下務為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于感微託遠論美刺非則寓于詩令參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于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于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辯足以謀一國而不用于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七品任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拔以見于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父皞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即位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

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郓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為喜檄名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移日至終吏不得還婺源之劇百倍豐陽俗喜告訐持吏短長為奸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寘諸法縣人屬焚剽之後卒用葦竹茨為屋久燥則焚公命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洶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為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從慶率其徒引去公試于事大槩如此公器資沉毅寡言笑與人侃〻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人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踔厲駿發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据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守乃止舘寡婦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孤調護若己出治命飭具裝遣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五妻安人凌氏男曰廓曰廙女嫁將仕郎李褒餘一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櫄〻從公官四方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著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卷彬為公買田築室治其家于是過余而泣謂知公莫如覿也來徵銘覿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矣杜子美詩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于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仙翁謂同出于文武覿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于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于五世不相聞既冠始見公于鄉校後為同年進士而公長覿八歲魁壘辯博實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
莫逆其軆朱丹其轂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
不羸其身一病而蛻惟其不朽亘千萬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目録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事州傳公墓誌銘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二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于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一一凡幾人或張空最以衒虛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賓智畧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任歷四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稱于天下京西治河南摠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造郡上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他路為劇往往丐請于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之贏而倒持之吾不能𠻘噫以為生即日乘傳詣所屬州按

簿書窮椋究得匹貨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量緩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于是上下贍足貲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里中為豪長者至少師由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州司理叅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讞已能使老吏憚驚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〻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佑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斵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兇惡束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幾徵租不遺一吏大署其門予之期〻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

州杭為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絕境守將領客出遨相踵為故常而委事於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畫也公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訟訴數十百人立盡日出從察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河北路糴便尋除江淮荊湖兩浙等路制置發運判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斛輸之京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盡掊藏錢廩粟為羨餘以獻而六路漕舡浮長江絕淮泝汴累數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穴而沉之以險為辭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亾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府出御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畧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

誤令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讒人與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科條蒐獮脫遺鉏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公曰可以有為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于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于水火盜賊者聽吾命于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頪頼公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閭閻徵逋貸之未償轉宿貸之未售者居亾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貴人李彥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勇以僥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亾慮數千頃可屬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朱勔方幸主其言已乃傳詔屬公公驗之皆磽瘠不毛之地嘆曰此伊陽背脊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刈麥恃衆而剽有毆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秘閣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為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秘閣爵文安縣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酉感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和渾渾不見圭角而長于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前迎見立解披根摘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于民而明于開闔斂散之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為後法以故尤為當世大人所器擢于郡丞進領六路遂超其匹儕者不以為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編手袖閒旁觀血指汗顏之斷不復為世用遂老于家可為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于縣之脩竹

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没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于令人之墓即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從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廸功郎監行在編估局曰宲右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慶祖右從事郎莫佋右朝奉郎通判衢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莫氏者再適右脩職郎洪時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于水陸之道為東南一大縣胡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亾恙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為巖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擘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〻如也友諸弟甚篤過郊祀恩分蔭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館嫠妹拊孤甥視過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敬甚備不為翁〻然久而加親故屬纊之日搢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来哭之盡哀無一人怨讟覿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為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從公周旋至于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覿来徵銘

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豕尾進刀筆兮曰此當署莫致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忻戚兮視廕以偷不謀夕兮矯〻朱公表獨立兮嶷然抵几吾黨直兮櫛風沐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奸縮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莫測兮搏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全吾璧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凜然如生尚不没兮銘以著之此其蠲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郁公墓誌銘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為變因守將殺轉運使據城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衆大譟晝甲以出逐其帥領卒道宗者又叛所過焚掠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郁公以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〻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

衆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無他轉禍為福于此在矣衆相視矍然斂兵不敢動公即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感悅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〻無忘公之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郗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博彊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者而公裒然為諸生冠同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顧謂里中諸老曰忽見驌驦一骨于北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居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收其科賜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閑練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辦爭訟決稽壅悉以屬公公一出纔持數檄眡事劇易揆日淹速次第裁遣無留事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敗面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兩遇恩遷承議郎言者譏公李綱免相歸公率寮吏迎謁道上治盛具張毅樂逆其至一方駭然入之法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〻令佐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綱嘗為天下宰負貴張甚非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其言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大帝嘗以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闖城驚呼以為寇至有任者溺死者州將洶懼不知所為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帶就坐笑語如平日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于皇遽怵迫之中多類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大夫明受勤王幕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陽地卑暑濕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路軍馬又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路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參

議于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秘閣知宣州公曰南北觧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往家焉上疏請宮祠得提擧白州明道觀凡再任買田築室營一樓于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〻可數閒從常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疾卒于州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問獨步場屋文章深厚有氣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詣學校所第諸生試文署板揭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郗君之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于時東平通儒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衮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豺狼塞路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群偷若狐豚然不用尺箠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扳以自助入叅謀畫出將漕輓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涖皆有名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秘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而議者以用不極其才為公恨郗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慮四世生鑒為管司空侍中人惜孫超皆號名臣世遠族分有籍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徙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傳氏封令人前卒河朔陷覆衣冠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歸者生養死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逢者嘗授公學其子流落行卜道中公與之遇館留于家不可斥厚幣贐遣喜過所望而去市書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〻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嗣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宣右從事郎巖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侍郎餘一人尚幼宗簡亦前卒矣一女適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八人男曰重營登仕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擧公之柩從傳氏令人葬于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黄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嶺表敕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吏卒之謹厚者三人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為世用

詔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饟旣久而益厚也蘄春之别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来請銘〻曰

猗歟郝公河岱之英早以文鳴吐辭為經一世儒先相視嘆驚策名為吏曰以有殺于時與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啓悟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訑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将震怛方食失箸公獨嶭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大名播慕者興起将相侯王迎門躧履待置一榻絶席異禮條變畫奇効于屈指大塗九軌始騤而馳富貴方将孰盛與衰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北樹之松櫟鬱〻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璡大父仁諒家常州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為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偉有智略大破貲聚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為過絶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為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于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〻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旣冠得太學上游所為文章讀之曰吾可以一試矣則羸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嫚戲燕游以稟一日積六七年遂大發于文清淳温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為第一元符三年觧進士謁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〻三年名請都堂除編脩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譏公為太學生時餞鄒新州逮赴詔獄斥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〻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郎充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從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改判國子監代遷通州楊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名見擢御營

使司叅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為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早以文藝游塲屋為名進士故終嶶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于時建炎初乗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纍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于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分别可否疏為一書曰詣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為尚書郎意公復助己公循道守官不為翕〻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特有所貸舍公輙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中絀三官且至乙矣輙貸不問今日後諭丙如甲公秉國鈞于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素敬愛公不㠯為懟公之遇事特有弛張盖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雖舟車鞍馬行役間未嘗棄而不讀尤長于易嘗著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覈諸侯卿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為說反復貫穿切于世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屢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揚有狀繄卿之力天語一聞衆謂公且光顯矣居亾何又引疾丐去除直秘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六年提舉台州明道觀顧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以下疑有闕文）

三入尚書為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而不挂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鷙以為奇善刀而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〻以明汙韞匵而藏諸　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為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王荊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獨喜為詩又出新意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者凡十餘辭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辨博葢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于太

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最為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来請銘而顯道葢其父也顯道江左知名士早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與荊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畯齒當是時大學陳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願得為國子師俾學者有所矜式荊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于是江淮閒又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子之器甚衆而仕不究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為中子諱磐字德穀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辭麗俊壯有家法屢試于有司輒不售荊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荊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羅納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府閒從常所往来幅巾藜杖徜徉川谷間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耋見其子稟擢進士第由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饑民墊于水詔州縣發廩粟賙之為吏者覗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籍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為治次舍視燥濕進淳糜旦旦撫之葢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攄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閒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室列群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鐫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辭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令封于是縉紳嘆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為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於子稟之官舍諸孫護喪次毘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

子棐承節郎次令楚州也次寀舉國子監進士早卒女適進士江遂孫十人男燁煇煥炤炳煇右迪功郎兩浙轉運司摧促行在物斛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登聞檢院章鍔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郎管鍔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亂徙撫州之金谿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父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藩故不仕父賾即爾道也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荊公于金陵遂官焉今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徂遷兮自皐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錬五色兮天可補斗闌欲上兮闖九虎幡然脫巾兮挂神武索身歸卧兮環一堵東阡南陌兮澹容與樵漁爭道兮莫適主秀眉皓髮兮須鬣古耍蛻若遺兮夢栩〻有子簪筆兮侍帝所富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圍兮一丘土贈印追榮兮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

余政和間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脩九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禮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于儒官學者以待任使冲益居間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〻難合即之既久而後稍〻出其所有于屬辭紀事議論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而彊直任氣負所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徘徊于小官益自重無躁戚徽宗皇帝名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為尚書郎行宜用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縣事肇始集公詩文為二十卷具書抵公之交孫覿求文識公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為銘公諱諒友冲益其字也姓傅氏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化軍仙游縣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仕徽宗為中書舍人以清明諒直聞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主蘇州吳

縣簿歲滿陞瀛州防禦推官鄭州〻學教授遭少師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録又丁母越國夫人憂〻除為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縣令蘄故多盗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盗不敢發發輙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寛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脩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鈎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當任事于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所會闔户著書澹然無求若隱于吏者讀書一過目輙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于其時文章閎麗可著乎典冊以施朝廷詞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于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問勞甚寵于是名實暴耀賢冠一時將遂施傳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瘞諸孫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家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貧恥言利既死槖中無留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公喪浮汴涉淮間關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鞏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鞏始及禄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迹公祉所施庶幾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瑰奇偉麗九鼎千鼓聽公之詩隱若大呂震越渾鍠歌周頌魯胡不畀之天子之所帝制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償一齎恨入土天造茫〻孰知其故吾豈草木而與俱腐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宗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建炎紹興間大盗據中原羣惡亡命相嘯聚為寇于是環四海為盗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

畧除殘拯溺弔凶于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　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立湘沅沉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于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孫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穀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氷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荊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為一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改宣德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强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

供筆札而録藏之其為詞章明于道德達于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益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穀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于僧壁嘆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撫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册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澤州進士何烈〻對策稱臣臺疏論烈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荅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直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詔仍兼縉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疏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幸一時誤恩有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有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駁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父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顧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須日曆如故公蒐攬闕文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註解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沖疏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

而中止積久散逸後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為一書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于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脩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二銀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與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勔窓戶數十種冊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過至已付諸生今并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食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鐍給之詒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群黔鑱鉞　亾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于永州寓舍寔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至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崎嶔名至居官任職則矯〻然不侵為諾然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年大當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

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耶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蠲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户部被旨降水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造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耶三辭卒不拜海船次泉闍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郤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船商致方物循故事不可却也公餙送公帑不一銖不取公于辭受如類此亦以故遂多齟齬于世始公在太學與王蘋有纖芥後蘋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蘋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于窮窩以死雖然朝慍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閧然曾未轉盼已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于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録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于世後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録三卷青唐録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先

配淑人趙氏令配淑人莊氏亦前卒塟于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嶋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孫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郎曰憍曰懔曰憘並右承務郎曰愇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嚴舉皐舉賢舉女適右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霆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從鄱陽盖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于時德與田園悉推子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三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于鎮江後鎮建江節築大第居焉實公始生之所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赫〻我宋崇雅右文藻餙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先酋〻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媲皇墳芸省讐書螭班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

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令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仇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目録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亾叔墓誌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宋故從事郎凃府君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謨字茂嘉寔南唐李氏國除族散有從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為養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亢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束書詣鄉校從崇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駸駸進不類舊常一試遂收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者歷事三朝從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上大夫著籍內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孫以進士陳珞狀公世系爵里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父黨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法參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事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疏治城壁剏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敘進秩遷承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入對奏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廕之官而貧民下戶一畝之宮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于令甲可詔鑑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無狀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制立法甄別人品蒐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韙其書留弗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短李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滿腹或曰李茂嘉殆公是垂後身也言者論公年貌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乳臭乎差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亾命嘯聚所在千百為群帥欲閉關以虞變公曰奸民竊發當餙將士以示討除何為遽如許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聲大振羣盜奔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

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新疆蒙恩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置河北燕山府路糴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亾慮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實不持一錢而州縣未堪為民病公曰度牒關鈔大商賈之輕資也稍下其估售之為增穀價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粟麥坌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勞朝廷嘉之進直秘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餉邊方賴公也留再任糴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入守將懦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檄召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謹將部曲彷徉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虜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徇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誅請以妻子為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震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元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叅議積功次六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亦者駐兵建康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塗巷中柵其盜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縋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頃公提舉常平頤浩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濬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濬京東也燕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輦懷衛之粟由京東轉河北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矣必有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悅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衆人後之頤浩唯唯方議行而御營叅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群凶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擁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讐復王淵梟

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而浩聞之益怒秋八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黄敦書主橋道大駕次張橋山水暴溢堤齧橋壞頤浩通劾之公與敦書皆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吾人疾苦壅于上聞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特廵所過郡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敢兩浙路轉運副使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入賜對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方聞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恐公次丹楊或勸公軍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廵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指造官消日視事廷見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

一府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廵幸屯舍之所持千官萬兵供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贍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泣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從東已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歲大旱公率寮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于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苴豐儉為左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全歸掃墳墓矣盍少休矣上書請祠宮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十六意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材高識明長于治劇御吏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舒隱詘鉏治強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議者虔源被圍虜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藉〻指景雲為奸細衆怒欲起公馳詣景雲所諭其衆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衆遂定通判許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交通虜人為內應衆起圍

第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所公首為亂階行且及矣揮其衆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為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効一死以報父之虜中繳還北客之落南者觀國在邊中遇公别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尚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禄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文公起徒步為閭家繫令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後右脩職郎楊州泰興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慥俞氏從戴必先張釆其壻也從右文林郎釆左朝奉郎孫男九人杞榛柵並登仕郎樞朴桴梯栱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　　鄉青山灣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禄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叅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内侵大盜群起將母其間踐艱秉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使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耋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哲時脩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丙閑闔舍北地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穹堂奧宇曲欄幽榭疏沼沚蓺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鈞禮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藝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為一州之甲縣人數見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又獲一金魚以為子孫之祥大喜翁没而諸子瓜分不數年卒為李氏胡馬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群胡舍公第中揭箑見公畫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者懼不敢告蓐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嶽猷宅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為布衣而戴公以財雄為大姓自崇寧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宫室證兆之應如啐啄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

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强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武從木以令俯僂循墻若兵在頸孰振予文孰鐸以徇嘘枯吹生析酲愈病矯：李公德配前脩治軍牧民如農一丘礫其臯稂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尤百犬吠殺衆狙皆怒舉背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兎兩端首鼠鐫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圈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河圖告終乘雲跨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践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豫字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最升温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恩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于斷所涖皆有名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為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閔歎知其故出金繒下其估而增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方而至易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擴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為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皆精練為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姦偷斥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

公出也公善知人明于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鬬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冠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梟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册封咸安王時人方知狄武襄公〻四任開塞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之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于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于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効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群祀伏地顧顙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却蓋不御徒跣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他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机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為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于事傳誦至今以為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斂已而同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貲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絰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敢來公惻然計其貲贐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婦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劒收

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無躁為具裝資勉收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璹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久益困頓于飢寒矣公周其乏絶又教畜其孤進于學〻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咸歎以為榮璹後以才選薦吏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贄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先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之女左通奉大夫充薇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訓德淑行為令妻為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纂序前聞享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机曰模曰桴曰桷曰四女武學生翁亶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琊朝奉郎朱棫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若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卧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己亥四子者机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桷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岧右承務郎曰峒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種德藝善積之躬脩之家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强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少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荊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祔荊國之次至是諸孫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于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刺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黎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他日行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媪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于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

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悖寤而諸君適至額奉此地以獻即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奉以葬于是諸孫屬待制馮公誌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數文公詒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數文鼎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巨公具著顯庸揭諸墓某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摭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〻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婉畫儲蓄欽然公預其責乎箱稛至曳踵顙眉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祖高驤馮河暴虎螟蝗坌起彌滿一圻電埽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與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女視女籯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予多有嘉者子特橐入侍紹開厥家戒公是似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諱旼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孫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甑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為書抵族父某請所以誌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之五世祖諱潭從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詁與其子立之俱以經明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别之于公為高祖次曰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于覿為高祖故覿視公為同五世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時大夫父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和州含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議大夫母宜人郜氏朝議早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畸曰昣與公方在童丱中頗見里巷群兒徵逐游戲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諸子還宜興依外氏斥賣簪珥求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戴冠遺詣庠校從先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燁然秀出一時公與畸相繼占

上第起家昐亦貢禮部而以奉旨甘營數百指之養不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于是中外宗姻歆慕稱嘆以宜人教子為法公學尤邃于經危坐覃思至不知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按起立胸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辯于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〻學教授宣和四年用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令上登極遷奉議郎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公居官侃〻然謹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上以求悅己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訹郡將以聞染公〻笑曰一薦狀于我何有縱所為不問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聽事相對終日賊覘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詔追討聞公名檄主軍饟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蹕錢塘百役毛起府尹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下尹席益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今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沮而止戶部侍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須皆非經數奸吏並緣人不堪命可枝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名之斂公曰兩稅既增他日年利之臣暴斂復起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諂公請事公不荅俄領皇城司嗾邏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欲併中公詔送廷尉卒不得公毫毛罪猶免所居公議藉〻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赴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僥賞耶一毫不敢欺也具以實奏察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于一言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鬻爵為石埭尉者屢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汙吾筆而同薦之士必以

會伍為耻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沖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平氣和不見愠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鄙不肖甚詳而藏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輙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也事寡嫂撫孥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靖寡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某往候公以杜門高卧為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為世用何遽如斯也公曰弟叔子勲名遠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嘗七八在世歸中固然頃令錢塘忤中貴人幾陷大罪比使江左石埭劫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吾懼及屬不去何待非事高蹇者某太息久之曰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暮不去手其視得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以言者八男子曰仰右從政郎太平州司法叅軍曰份右脩職郎平江府司法叅軍曰倚將仕郎曰傣右迪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秀庭揚庭詢庭玘庭操庭蒔庭老女適柴餘尚幼公初感風痺卒自聞飭後事棺衾之屬顧謂諸子曰非謂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簡儉之素屬纊之際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並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蹈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而氣剛志得道行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者而意有所不適遂沒紱以歸高風絕塵可為世範書而刻之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謇謇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别吭一鳴鴻鵠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適越鬻髭薦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眩海霄兮溜山觸天疊萬鼓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駕言歸與卧環堵兮瞻彼西山類筍柱兮流行坎止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家傳一經自鼻祖兮蟄蟄詵詵豹隱霧兮亭營萬室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相之為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〻者數百人手抄口誦連榻累笥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強記洽聞不專事舉子業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為余讀之音節讙亮耳目醒然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諸老先生往〻竊笑其迂遇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掌劇談縱酒博奕歌呼竟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第宦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由平江後事代還相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為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勔以寠人子為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推床大呼又復悵然以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感遇作為歌詩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賚志以沒

沒于紹興十一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孫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余嗚呼余與靖之游四十年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端方今為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注海州沭陽簿用舉者遷通仕郎又以鹽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析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通判溫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辯屬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于詩樂善多愛尤喜誦他人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採求猶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惡其近于諛也平生故人去為公卿　不及門不通餽問若不可以親疏者居官潔脩自好顧以所涖皆丞佐不能獨有所為以自表見于世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于一人自謂賁育不能過也朱勔用事旹貴驕橫士大夫獻讒諛備使令以濟其惡靖

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仕常欲去而無留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故文章不大傳于世行義不博聞于天下而獨為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宗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佘氏馬氏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廸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于因果名相之說遇佳處則據榻卧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于所居之壁纔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柱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亾叔墓誌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蓋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屢試于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蒐攬群策片言投匭往〻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于一遇而單遊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于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序而誌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稶曰稹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于易不守先儒傳註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于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精狀迎見立解超鶩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為不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于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言常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而治其家閒

從里長者劇談縱謔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竊聽他日記疏以為口實君蓋忘之矣疎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千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無謬語實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強氏生子十一人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遜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為軍劉彭年右廸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席畸右從事郎新監溫州鹽倉施增左廸功郎新授台州司法叅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於縣之懷德南鄉鄭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所為文詞見君〻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間官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世間共一蟻垤況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遂別〻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秖繫其逢銘以著之閟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紳皇考佐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煒然踐巍科登膴仕多為世顯人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東書游四方聞一善士徒步千里從之常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于此而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為擇所從曰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寔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為汝州司法叅軍以最陞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人嫠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晉安縣君再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

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朱輗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瀚其婿也餘一人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三日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常州卜地于州之南武進縣詠龜視日皆吉遂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𡢃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徼恩幸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有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筦庫視窮通寵辱接于其前而不置休戚于心頹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材能自奮于稠人中公卿大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禄而傳祉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厥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
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翣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
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孔子之聖而失之于宰我人心難知甚于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恃以為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之貴或起于刀筆或擢于行伍或拔于芻牧或用于夷虜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得人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為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于其間往〻迂濶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畧遇事無劇易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絀于世議而不用以死為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為縣冨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縣〻令懦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〻應之無留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興所須資糧扉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而遇恩循右從事郎秩滿紹興

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月庚寅葬於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為書來請額有述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大夫不余籍鱗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于羈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而寓公羇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為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鬭訟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人意滿而去閭名吏有所屬則具衣冠抱牘趨而至惟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栖凡市井無賴屠沽駔儈兼并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輙忤目指氣使欻然響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宜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言已窮于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皐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宜黃時駒始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飄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筴卜此玄宅龍江之湄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目録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
贈少師萬俟公墓誌銘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
王韓公墓誌銘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萬俟公墓誌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為治道之首屏遠壬佞驛召故老于湖海數千里之外于是右丞相萬俟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道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賚甚寵越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叅知政事當是時天子厲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被讒斥去國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召既覲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畧以為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為險膚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掊取無藝公私埽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校軍政墮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于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湛

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不句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縉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卯薨于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餙中貴人挾太醫診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屬于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狗馬之病浸革自度不能復任陛下致仕矣顙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致中直秘閣勑內侍副都知衛茂實典護喪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擇日奉公之匶歸葬衛州又詔兩淛轉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禹字元忠姓萬俟氏有諱晉者與其子洛俱為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顯于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于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從公實開封陽武縣人曾祖琰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太中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公幼奇穎有大志讀書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叅軍未赴選授相州〻學教授代還授潁昌府府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録建炎二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閒群盜蠭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〻除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陛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〻出于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暴為閭里患公語荆南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于朝改授副揔

管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寘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貴之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亾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懼劉光世建請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公言光世以五州為根將乃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僭悖之逆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横草之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夔路漕臣李坰奏劾知萬州馮時行跋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塊然在荒茅篁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士辜豈宜付外臺耳目之寄又言郴韶泉晉四州官吏鬻獄受賕執殺平民縱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又言使相遇郊恩奏任子孫盡循舊典今邊虞未靖宜復勇爵以屬爪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事如此于是上韙其言皆以為善而公由此大用矣徽宗皇帝梓還詔公為永祐陵攢宮按行使竣

事還奏拜中大夫叅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顧公曰使事言旋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曰陛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太母東廟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〻者獨斷屈己消兵以交隣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命萬里絶域實預榮焉行次京師奴隷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以為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又以南官毆檣夫者告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公曰毆檣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于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司勑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公紿上公退而歎曰丞相訹我而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愠怒毅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輙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銓乘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

一談而言章亦踵至罷為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長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籍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問勞深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己愈怒章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見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十歲在焉太師曰沅人視吾為去就吾去則牽而潰矣堅卧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具矢石聚芻粮閉壁以老其衆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万侯公也及是公來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公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為詭激之行三任內外學官尊獎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己汲汲然惟恐不聞于時四為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詳刑議獄

傳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明奸罔上公獨持一心顛頓困窮僨而復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己聽公公亦奮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賫恨而恨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于流涕也公嘗提舉實錄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刊脩貢舉條法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户食實封一千九百户享年七十五配侯氏故承議郎膺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更中右承奉郎直秘閣曰致中右承事郎直秘閣曰居中曰有中曰粹中四女右脩職郎李詡右儒林郎吳銓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偘曰傳曰倬曰侶女尚幼公姿度夷曠胸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恂護其短而樂道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于處決大議志守端直果敢明達亦不苟止而妄隨權門如市氣燄熏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屹立于回波急湍中

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宰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脩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孫以其年十二月己酉葬公于某縣某鄉之原宣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公遷次昆陵亟具小舟馳弔已而二直閣泣請銘某辭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三過稱歎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興運雖剛方難合屢以讒黜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有符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申徇君臣之恩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故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蠛言梔皃堯舜之徒既適可頤盡反其故罔徇己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巍〻昂〻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柔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膝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却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慍易喜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〻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黨讐一日三褫曲突之驗債而復起帝曰歸哉柏車崇〻如左右手以訖爾庸道遠年徂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訃聞震悼胡不憖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榮有誥議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閟于幽宮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豢郡王

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泝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船百餘艘具糗糧治具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艫相銜為圜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

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上銳為救熟視譟擾莫能進一步曾不踰時擒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立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千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栰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于是錄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贐遣吾人之被絲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繄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慓悍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繮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産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閭從人貰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鮮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郤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遇見一酋金甲朱旗其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訪知貴將駙馬郎君兀諦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忌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滸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柰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擣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群盜蠭起大者攻圮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捕于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

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洶〻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羣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冑請從公自峙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辟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會櫜鞬以從建炎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輒起異圖擁衆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裒凶聚慝覗君父無如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叅賛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伺擊于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擒之吏士讙奮傅亦就縛牢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群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嘗成馬友李橫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忠者冠白氊笠自表最彊盛上面命公副叅知政事孟公庾為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傅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

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闘志非汝為比追之則併力玩之則生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己後其徒更相猜〻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纏笠者負出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窮馳小舟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殭胡不量彼己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慭〻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間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庶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何刼寨一路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吴粤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确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鉄衣數重上下山陂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敎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佽林飛射殺越騎之傳領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孛堇撻也擁鉄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揕其胸下捎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刱剳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鉄馬一發應弦而倒虜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撻也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胡人一再敗衂稍知沮畏雖時〻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對于人臨機制勝一出于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泗並龜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捷響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酋撻里孛堇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秉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

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元顏烏陵孛堇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鸞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詬以從使駟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選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寖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方公被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疾益侵始用公請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

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酋渠奔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之內埽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徒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蚍蜉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官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書勳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師國公考慶贈太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令配魏國夫人茆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丞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

郎通判饒州曺霑左廸功郎充廣安軍務授馮用休左廸功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王萬脩左廸功郎新授福州懐安縣主簿劉旹左廸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張子仁其壻也二人奉道為黃冠孫男四人梃右宣義郎直秘閣杖右宣義郎直秘閣格右承事郎栩右承奉郎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脩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璧之光粲然集而録之為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疾卧內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衂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年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府吳縣吾臺鄉靈巖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盍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公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拒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系以銘〻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將羊之首墳犬為妖萬騎控弦鼓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暨〻韓公山西之雄赤心許國誼不營躬群梟譟讙伏閫稱亂奮挺一呼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為鯨鯢胡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犬羊膽落江水為舟電埽霆驅威憺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彊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像中興第一巍〻堂〻莫與公匹國恩粗報哥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檐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與宋匹極惟公之功闔閭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巋然過者必肅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曾祖遜不仕祖禤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傳公有五子伋最幼紹中被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道中上意遂躋法從本兵柄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始用故事襃曾祖禰為東宮師傅而句容之巫氏始大公氣質沉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中崇寧初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曰有試公與諸生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偶乆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嘆曰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耶盡焚棄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著為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為戚疏厚薄亦未嘗降志折節以屈于一人曉嗜酒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群從之豪挟長負氣數使酒侵公〻一語不讐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消往〻愧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全活見貧寠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去不以告里人聞人氏請公數千緡為子母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為五已復為三聞人盡易大錢貯帑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羽化耶衆怒為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學而樞密公方束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為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闔府諸生往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為公之子也以自命公曰公老于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謂夫人曰吾愛伋甚他日必亢吾宗令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于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鬬者公捐數百萬若棄涕唾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為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仁義以為子孫無窮之賴于是樞密公起家為名進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察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為宋巨室天子原大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為宮師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

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于死生之說病且革顧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晏然而逝寔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于朝建佛剎以薦其福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諸子遇內外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晉安郡夫人諸孫以是月己酉合祔于少師之墓五子者長曰儆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僎曰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薦至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為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劒拔十尋千霄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于厥躬責報于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為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龍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少停哀大泯之溺貨兮牛腹尸而不盈緊達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羸棄千金而不顧兮奚璧觳之足驚空四壁其有無兮獨家傳于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五兒之寧馨貯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兮陋區區之滿籝納茲銘于幽竁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為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為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大巨碣寘廷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著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廷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嵗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

為方伯周氏寖大矣於侍大夫之命奉徵余文記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嘆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弋陽縣人曾祖文坦即十公也祖儁考知雄韶州樂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經學古為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歸伯兄早世方治塟送一弟又遇疾死顧影孑然家事亦茲出一門賓祭衣服之奉正事之輸外姻屬人之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屬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子業久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天子疏恩命公承事郎凡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為郎時以所遷一官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又賜服金紫余嘗讀仁宗寔録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文捷以諮貴拜十一官于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國史為天下父子希濶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為烈大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典冊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接遇長少咸疏常欲處之于無過之地閒讀前人家訓可為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閱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容為之嘆惜凡之子出分里中兼并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為必得之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氊故物也不可勒一費按親鄰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為錢八十七萬云喜施貸晚有丐請無但己者事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寔信如所云也故一鄉之評謂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慾老益精明待制守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劒門蜀棧之險即日上書丐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雖老尚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湰靡不游而巫山祠三游洞在高巖窮絶處蹬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拄一策褰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郡守貴池從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所往來命庵酒道舊故以為笑樂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

夕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除江西太師侯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袴韡充滿門巷公雖卧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廪粟周其乏財三日公易簀矣將吏奔走給喪事如在官府大歛已羅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曾有也元配吳氏忠州文學季文之女令配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子長即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兼營田使次紱先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閶閱閎閌闌閨闢閶右宣教郎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閎右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闢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容通仕郎李友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符悤程繪其壻也曾孫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酉奉公之柩葬于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于是待制公以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于其躬而以燕厥後予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甘泉侍臣之列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銘〻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榦生蘗孫枝出林周氏種德為山九仞封之殖之百年而信赫〻大夫祿順褱方續聞成宗纂紹有光燕壺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田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紫綬金章拜後拜前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慶遠彌長如川方至河公望洋前地之原卜此玄宅公孫追榮嗣有褒冊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葬而余之壻右朝奉郎李濟老方從事在越諸孤狀君行治屬濟老以書來告曰周君會稽嵊縣人沉毅有智畧為縣豪長者未嘗讀詩書而劇談世事斟酌有否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畢入于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扣門不以在亾為辭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

大夫皆喜與之游而浮沉里閭卒不為世用以死其子汝能者以文藝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欲請公文誌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語為銘君諱侁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遇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叅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捐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吟夜誦陶濡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明試于有司子姪三人連名並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亾幾汝能者再試禮部又中乙科于是會稽周氏為東周望族歲饑群惡相嫡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栅險隘以自固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頋未發不先事折其萌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槖金發廩粟招募得數百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群偷讋焉已而将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盜徇盜為飢所驅耳迫之将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名之可毋戰而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其貲者曰餘黨未除盍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

石俱焚矣于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安撫司准備差遣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泡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栰糗糒往飼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衣白洚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丐錢竟不可得守令且負殿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者輸之君資慨慷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賈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析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轊以歛死而無以葬者又聯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纊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疎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墖廟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〻辭乃奏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蠱有父風次汝弼蚤卒次即汝能佐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示右迪功郎徐汝夔孫男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

廸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加善餘尚幼其孫以明年十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峯房夫人以祔諸孫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産三芝于寢中色黃而澤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爲純孝之感銘曰

剡之水可舟載德奕世兮與之交流剡之山可固種德百年兮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丘雖死不忘兮故曰壽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啓廸後覺爲大宗師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源然日入于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行道訪公之遺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餘韵猶存乎弦歌之音舞雩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佚游燕嬉以棄一日蓋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深辯麗亹亹然萬言終不肯出一伎投衆人之耳目以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率齟齬不合而驁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于千百歲之上惜乎未見其止而遇疾以沒年四十二實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於是次魏之友黃允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賢達固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于施設不博見于天下竟賫恨以歿而身後之名猶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叙而銘之次魏諱宗謨姓鄒氏次魏其字也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爲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職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爲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脩介特有奇操里中伏其高次魏娶某氏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也升卿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甘以寧趙良史皆善士孫男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宜黃縣吴城之原初次魏之亾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曰死生壽夭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衆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鄒氏以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三世矣弟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譽號奇童噫嘻次魏為不亾矣銘曰

矯〻鄒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此奇偉追縣群聖馳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半塗而稅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炊未及熟俯仰一世雖是不朽遺書滿笥溼洼奇種墮地千里以為不信歸視其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目録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函亭侯澄為鼻祖距今千餘年諸戎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屋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〻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班〻然以官學世其家為閩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占數義興譜函亭之昭穆為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函亭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為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孫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廟而蔣氏子孫有名籍于朝者比〻出焉公諱璨字宣卿曾祖九皋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真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三歲而孤鞠于世父魏公誦習群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不凡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蓋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塲轉宣教郎編脩道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〻除〻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譟于轉運使之庭排門闖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變馳往麾其衆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歲荐饑群盜白晝入市〻人惶擾不知所為會公謁客與之遇晝執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過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粮糗嚴兵憚之既至歛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寇艘商舟楫之聚有杜興師所領屯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招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肰于一來餉吏卒持酒截逆之而盡驅艘

商出境輿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秘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在草莽中于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流亾闤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有操槖稆携婦子而至者除兩淛轉運副使公嘆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為恨累轉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師世家大族恃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淛轉運副使俄從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啓問使君無恙公褰帷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刻石存焉豫章守師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如令律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乏所過州屬暴骨朽胔很藉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授錢米每斂數百軀則穿一大坎瘞之用冨韓公故事號叢塚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

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禄之柄視苞苴豐儉為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宫祠十二年乃即丑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間遇勝日稅杖葛屨從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于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為文章精深典丽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于群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于詩清醇雅奥毅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于心皆于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詩文自幼壯逮老連楄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余南遷過疎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擢户部侍郎除集賢殿脩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二淮荐經兵火公私埽地滁小州尤為窮陋獨有上供錢尚著版籍中户部移文督索無虚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扎耳有詔蠲之文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

設有侵冒變斥鹵為田桑奚不可而無賴告訐官吏呼無寧居者令丞職在勸耕實撓之也以故良田上腴蕪沒為汙萊為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歸耕其中人人歆豔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寔邊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奸偷鉏刈强梗植善柔拊貧弱獄市為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出于民公請于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庀徒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為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强壯少年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貲通為囊槖因閉柵中無脫者公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寘諸法遂絕水潦大饑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人老幼强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餓者已而屬縣長洲鬻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病矣以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年所涖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賓客餞送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疏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溫之問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畀歌者持杯勸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府治有唐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遺像號三賢廢于兵火久矣公即故地繕治祠堂繪三賢像自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堂與從父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從踵其後衣冠之盛搢紳嘆慕以為口實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一時凡今仙宮佛廬窮堂奥殿層臺崇榭得公書榜以為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殿中上顧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遒健不類老者嘉歎久之有詩文三十卷藏于家享年七十五娶同郡李氏承事郎晞之女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

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蘧蘭並登仕郎蓋蕭芃該公遺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生無嗜好冲澹簡遠有晋人之風家無十　之産聲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長恂〻然自州縣小官貴為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治齋室為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如家人待寮吏如賓友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抵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為輕重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兩已遇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嘗曰真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佳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塚墓手種松栢環之從旁築屋十數楹舍守塚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没志祖以三十年三月某甲子奉公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祔銘曰

蔣侯開號自孑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桑敬止千載相忘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幼仕歷宋二葉持槖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噌吰卓瑋繄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悱落筆千言四坐驚靡于時魏公熟視而喜〻而賦詩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賑饑如哺其子按節十城曰古廥使布宣上恩澤及枯胔閣省之華殿廬之秘父祖百年三貴並峙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憖遺俛仰一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歲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晋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以父兄為師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根極文章關鍵筆墨畦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時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臘翁媼坐堂上諸子環侍袍笏盈前進巵酒為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

王所賦常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曰寀卒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秘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宇四入尚書為郎典大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繇簽樞叅大政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禄大夫于是張氏一門為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感疾終于椿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寔狀公世次爵里始卒為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于辛酉嘗為國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授閑歸宿田里公亦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公奄忽下世宜有銘以紓余哀乃次其語為誌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肥人公七世祖訓仕吳為太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流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從家焉故今為晉陵人至宋興張氏比〻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第築兩相望屹然里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為丞輔蜀奕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曾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即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解褐為貞州司理叅軍代還以最升從政郎開封府陳留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〻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罷為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教郎又遭母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事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還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為據建州叛詔遣叅知政事孟公庾為宣撫使督諸將捕誅辟公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左朝奉郎大資公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

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羡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干賞七年遇明堂恩賜五品服召為司勳員外郎俄改祠部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艱難久任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嘗欲有所興除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姦有　戶輸粟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為盜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命祖宗之法官吏抵贓罪併坐舉者今法令明其宜詔有司中嚴監司郡守繆舉之罰以戢貪贓又言國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敵奔散為盜靖康覆轍可以為監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馭衆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劍客驍勇絕倫之士其領閩漕以使事入見又言天事萬壽寺改報恩廣孝為徽宗皇帝謚號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為非

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內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熟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曾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佐縣校之懵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上每嘉納其在吳興治道清淨不事發華整齊大體濶畧細故不治苞苴奉貴權不飭廚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于不擾至今以愛利為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堂于舍西偏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又三請宮祠四轉至左朝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樂易不立崖塹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偘〻然恐不得當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胸中甄别人品如涇渭而臧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黨來寵辱得喪所閱多矣而不見怒喜非意之干猝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艴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遣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古雅如其為人不務琢雕為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

議之文敘事詳實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未嘗與人爭而立于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郡則丐閑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議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氏有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嶷〻自立遂豐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餙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意之適賓至即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歌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讚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夫當著之史為世範公喜振人之急有孤女未嫁死而無以葬斂者宜人先意指金幣賙之無秋毫計惜以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七明年三月壬申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後暑原上甫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柩合祔于宜人之墓〻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置屋十數楹以舍守塚者號休〻菴蒔松柏疏池溝治墻垣植藩援不移不陋裁處其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杖按行瞻顧徘徊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為常木已拱矣公于是息焉公沒後諸孤類以公平生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卷藏于家生五男子大成右從政郎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迪功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煙火公事士成右迪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從事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脩舡場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一女適宣右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女十人男揪擴掖拚擬女尚幼公本六子第四子自　者出繼公通判兄寅為主後今任右從事郎新監婺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嬴秦之季蹶楚安劉傳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曠不絕史嘉正仕唐祖孫父子號三相家鳴珂之里歷宋二百益大而昌東西二卿門戟煌〻緊公伯仲高辭擅塲射策君門一發如望番〻二老既康壽而康行扶坐侍手笏腰章扶踈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昂有如我公白眉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耆儒中臺望郎意有不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堂有酒如澠客至舉觴倒冠落佩以醉為鄉師心而行

與道翺翔孰云公逝有化非亾乘雲跨箕至于帝旁後暑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六日感疾終于四明私第之正寢将葬公之子右宣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葬年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介子釋其殯祀大暑絶重江走千里屬于不腆之辭以圖永久豈敢以既老為辭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温字汝直明州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書有聲塲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政和二年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将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就除雄州州學教授秩滿調衢州西安縣尉宣和三年改奉承郎知越餘姚縣監河南草塲五轉至朝奉郎鄆王肅王景王府賛讀上即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郎改倉部紹興元年又改吏部再遷朝奉大夫一年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名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己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予敎以我為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辯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名歸太府為少卿權知臨安府遷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貴權人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嘗抗己罷公為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遂老于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為樂興功利餙蠧壞所涖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鴞音尚可革况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彬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為民患公一不以屬吏名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

之應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令乙捧檄而出無言異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徭役者無虛日餘姚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無訟矣縣瀕海舊有堤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圮壞民之墊于海者呻吟相屬也衆公舉力復之堤成而七鄉並海之田桑麻秔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號燭溪疏通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旱東鄉厭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東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日行縣其至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為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息水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于門工歛勑書藏其中高明碩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于大門外凡詔令當頒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宣云吏部案牒南渡之後水火焚漂埽地盡矣一時予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公至群訴于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無為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辯數不為詘用事者益不悅公請得郡衢久之銓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入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去留落蹭蹬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陞改者公出囊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訟其子公械送獄徐名其母以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慮囚公曰汝母訴汝當抵罪又欲貰汝破械縱遣為母子如初有姑暱婢讒而虐其婦〻求去而姑譊〻喧訴不已公曰汝為人姑信讒而出其婦〻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母奚為自破其家也笞其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事其姑〻亦感悔慙謝而出邦人聞之太息曰使君真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〻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曰帝王之胄自異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

帝姬舍郡邸群奴怙貴刼請州縣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邾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稛載而行半渡輙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亾恙公曰不殺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别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補苴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淛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柁交錯其中十倍于舊一遇啓閘奮棹爭前進有擊鬬傷敗之憂退虞潮波覆溺之害公于是鳩工徒疏龍山河脩復舊閘啓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檝皆便之湖人喜私醸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室皷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從事人感公誠皆從業無犯者吴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迹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財計屬時多故暴歛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毫取于民按視經數設為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没之姦羅不息無名之費皆聚沛然上下贍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所以開斂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為太府司農出為轉運使皆號稱職公之材見于世用蓋如此而屢困于讒忌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于効一官任一職無大勲名為可惜也二十七年尚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既葬有雙芝產墓上冡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録潛藩之舊擢吏部郎亦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于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汴絶淮泝江僅次毗陵而嘉禾叛兵奄至公倉皇負柩舍一佛寺〻僧驚逃去矣公置一榻卧喪側群盜

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船舟為航海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徼祥已見盍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南京持旅櫬歸葬閩關盜賊跋涉水陸數千里而後得至此舟人以驚觸神祇為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祔先壟香火未收風雨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之曹娥埭矣既還治葬送拊孤嫠擇士嫁遺二女又奏乞隨龍恩任其婿一子未勝衣而夭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為主後令為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吏部相戒為早退閒居對床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逝矣公因之不改牓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于正奉之次既得卜又從旁築一塋遷祔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于地下奚羨有生之樂諸孫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之匶合祔于縣之桃源鄉西嶴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卽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璩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廸功郎洪筏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廸功郎通州海門縣主簿積中得中端中稽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進士姜域餘尚幼曾孫男挾公慷慨特達勇于為義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同舍生將論升而抵規罰公嘆曰選補之法躋攀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墜重淵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參知政事王綯為學官聞而義之事遂已〻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為顯人四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死而無以斂葬者公為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為歸紹興初余被讒斥徙象郡州次三衢頃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閒遣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肴醴之餉無虛日蓋遇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于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

呼余方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内溝下石之虞公亦以抗直忤宰相出守已又竊諫大夫之怒而獨于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纎悉尚蒙賜于數百里之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為書少紓懷恵不報之責而老去廢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生于時有遇不遇偽鳳楚悦真龍葉懼踊貴屨賤惟時之遭堇啄豨苓而伯其曹眩于創見越犬吠雪敗于既厭吴牛喘月矯〻汪公絶類離倫名滿四海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衆醉獨醒人棄我取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蚑蚋過前視之如無孰蹈坎井擠之下石山鞠窮乎號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緇律貪立懦百世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讒乃忌一斥不復短褐練巾匹馬二童儒先哲艾閭里之宗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亘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諱大殺字欲仲以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沆右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治有迹陵余所居里也奠有害物此何為也獨不遺在永嘉攝行平陽令斷治皆自己出日旰縣庭閴然無行迹于是州將又以瑞安樂清二縣累歲不决之訟屬公吏抱牘至累數榻公一覽輒得其要摘治頑校之舞法者發紓冤憤之無告者訟銛一空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亾振餙蠱壞舉軍欣頼亾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粮召還還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粮就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西路提點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為出内之吝在戶部稽考諸軍庫積羸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核軍實杜吏謾復得羸錢數十萬于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賂鬻賣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爭先黄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擊轂舟銜尾相屬于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絶或謂公所涖緍錢有羨盍致其餘無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以貨取耶竟無

日沆以左奉議郎臨安府〻學教授葉議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為書走一介請余文刻之以閟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父祐考瑋承事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公束髮受書英妙秀發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于鄉升于太學選于禮部皆中有司之法遂収其科政和二年賜工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〻除〻睦州〻學教授方臘聚衆數萬起為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門曰烏合之衆易與耳而可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天而下也臘授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調温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叅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脩撰為守將顧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于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閉閣坐嘯矣公庫歲醞黄雀供餽問寫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琏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貶一秩罷歸公清甚寡慾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第去墳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暑大寒不廢閒遇生初凡里俗所尚饌湯餅進巵酒為壽皆不講第燕坐一室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雁蕩山中無妻無子隨僧蔬自給一日遇公曰端友煢獨一身老且病以後事累公矣已而訃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治家塋葬斂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又坐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累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黄氏封宜人諸孤卜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于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三人長即沆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郎新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樂榕杞模楷宲樞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何榮餘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月宜人黄氏亦以壽終遂舉以祔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悅以隨鬻珍髢于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兮舉肥表獨立兮汗漫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永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疾卒諸孤卜地于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讒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行人于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宜黃寶積院當是時投荒萬里流落異縣獨游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過余一見傾蓋如舊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從諸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為笑樂志新居間偘〻然不動聲色危坐竟日不見頹墮之容若不可親疏者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象旋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後返問遺之書籍二十年累數百紙久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孤謂不朽之託宜見于余文乃叙而銘之志新諱陶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宣義郎致仕父餘承議郎守侍御史侍御當建中靖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遇疾以没侍御傺貧不治生產既没無田廬以歸志新廉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相接似不能言者既而即久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可聽而韜湮自晦不願人之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遂豐其家清淨寡慾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于舊鬻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鄒君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通議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謩以文學知名嘗一試禮部不幸早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鹽稅曰宗悅曰宗臯曰宗定曰宗劍曰宗諤皆以學行世其家宗臯宗前卒七女子余中勝許世緯侯嶸李佩孫鄧顗伍詰饒行周其婿也孫男十三人升卿子卿巨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

臨川念志新嘗振余于覊寓困絶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鄒志完江民表往還書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者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御之亾而喜志新爲之後又有會稽楊煒常移書鐫誚鄉人之輔政亾状者後十五年煒令黄巖鉏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蓋以詆時相之語録本訟于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爲城旦投之海島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卧臨川客邸中不能興志新適見之舁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贐煒驚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于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絶塵不緇不磷以貴愛其身而裕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宣義郎致仕諱弈之孫撫州宜黄縣人也侍御捐館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于學既冠學成屢試有司輙不售撫卷而嘆曰吾屈首受書爲五斗米耳況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于是築室反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頋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窶無嬴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俟以歳月然後可冀一名于鄉大夫之書則已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屋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飲汝汝曹勉讀文書無落吾事已乃闢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爲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爲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其財刺之不殊宛轉卧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傍具湯液分食飲旦旦撫之俟其復贐遺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貧不能歸志南嬴粮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于爲義蓋天性也資沉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懽然無閒爲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寓則琢爲句以韻次之爲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卒生二男子曰棨曰楚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甲子

合葬于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〻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于余〻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葢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為有後而託于文字者可傳于無窮迺為之銘〻曰

韡〻鄒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畸不配德筮日諏龜考君室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目録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其事天子曰嘻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挾太毉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于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乞骸骨以終大賜上惻然始許致仕翌日癸未公訃聞兩宮震悼輟視朝賻金帛加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歛又詔太常撰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久備將帥誓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卧家簀以没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其子孫七人親御宸筆賜謚恭簡敕使者典葬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卒吏護送所以隱卒崇終賻恤有物褒贈有告節惠有謚平生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光寵極于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太子太保妣汪氏新興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安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為宋巨室公博覽彊記文章長于議論傳經據古不為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中擢第二名實㬥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為國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為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館職宰相怒公不詔己授洪州〻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為事始履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應實信踐之二十六

年名見談治道中上意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令天子為普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諫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辯所以起導聰明有諷議切劘之益除起居舍人陞起居郎編脩神宗皇帝寶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分計敵國之强弱盍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將帥揀汰冗食之卒以蒐戰士積穀以實邊儲節用以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强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彼犯邊則為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〻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錫鏐帶象笏寵其行賜親札所以眷顧拊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士當是時也大將吳璘累官閥至師其下姚仲王彥之儔亦建節旄龐臣宿將矜功負貴雄視一方異時守帥以文令則玩于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武競則窒于暴而上下相睽伺不得其情故人為難惟公檢身以法示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三鎮上自大將下至裨佐開心見誠不事殺章不立崖塹馭軍戢吏恩威並行間遇邊遽羽檄紛然從容裁决皆中機會虜騎度散關人情洶悖公跨一馬日馳百里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豢同休戚安得高枕而卧又遣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胡馬退舍方議捷奏公幡然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嘗曰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為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師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勝士與幕府叅佐之賢客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殺皆號稱職于是百官趨前萬兵擁後蠻蜒夷獠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閒遠至數千里外目使頤指翕然響應無一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也州城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急于此者即日飭吏屬起羨卒具餱粮蓄財用仔圖庀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

高墉巨壁周若千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法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絕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冒白刃於少壯之年而斥棄于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名諳府猶有馳射可備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羨倉米遂無失所者威茂淑瀘四川地接西南夷邊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聚而為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自是兩地晏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榷酤歲課不登者五十萬監吏無能否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公奏除之夔路例給鹽充糴本官吏並緣所給才十之二忠州太守楊光疑知其故令官自鬻鹽得錢糴買不以累民忠人大悅公推其法于一路至今人蒙其利成都萬歲池廣袤千里溉三鄉之田皆為沃壤積久填淤公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巨防表以石柱植榆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所營最為舊學物崇寧中推行三舍法又建新學連甍接棟幾至萬礎遭時多故生師之廬日入于壞公屬九縣脩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爭出錢以佐財費輪奐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寮屬拜焉地有黃巢墓松楸延袤樵蘇不敢犯公曰巢出潼關轉寇陳蔡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于朝安得墓在此命夷之妖人王思聰挾女巫蓄一蛇晝夜聚男女為妖公曰左道惑衆亂之萌也命殺蛇黥思聰徙之遠方而境內淫巫為妖妄者皆迸自戢蜀人繪公像于文翁張文定之次置別室祠事之謂公視二人為無愧也天子嚮受內禪思遷左朝請郎又以宮邸之舊進左朝奉大夫名赴行在于是公帥蜀三年矣西蜀自劉旰王均李順之亂姦訛朋興衆心危懼日三四驚無寧居者時有馬正惠文潞公張定隨事鎮撫皆以功名著稱天下建炎以来北朝擁衆數萬窺蜀朝廷宿重兵扼劍門之險積三十年師老財匱非若曩時群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軍之衆禁戢奸盜護養貧弱內外斬〻不聞疾步

急呼軍食歲為米百萬石為錢二千萬緡而猶有調發不時之須公為更闗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征暴斂之患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為兵群言藉藉以為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既去有追路數百里而後還者尋具奏以足疾不良于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圃植巨竹數千挺桃數百本環之號竹塢謂人曰上恩許暫均勞宴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兩淮震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命單馬入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誰與戰靖康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矣而虜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無人之境誰與守且當歷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厲兵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搴旗斬將之功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上為鹵簿使一日上御內殿名公命坐賜茶詢當世之務以上即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增知有滅楚之意句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陛下坐薪嘗膽欲刷四夷之耻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辯已而使人自虜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屯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為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為屯田制置使墾闢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餽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望帶刀佩劍有折邊固圉之實功効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曰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取之有時取之有數止于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蠹耗殆盡主計之臣取具臨時趣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夷狄賊盜之虞水旱疫

癘之變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謂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才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興于屠販樊噲灌嬰是也或起于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戴淵之儔亦出于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狙詐作使旁招廣攬羅而致之為王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鋭兵有正兵有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為將者必有奇材劒客拔石超距之典倫以一勇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于沙歛而揚之精則無遺金沙礫棄不録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蜀聲號顯融震耀四海天子名歸秉國柄于本兵之地公亦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國貧矣開屯田節浮費可以復富國蹙矣舉材武汰冗兵可以復强得時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勲勞光輔中興功施社稷追配管蕭于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以慟哭流涕為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戸食實封三百戸娶吳氏銀青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平郡夫人三男子序

辰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州景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通判史庭俊之子椐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端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軍器監丞必中者天才超驚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號二王相繼及進士第而公被遇太上皇踐臺省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顧諸臣莫敢望他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卿弟可繼張詠朕不復西顧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祚推選舊德比公甘盤典司密命倚為柱石昔曹參相齊〻國大治其後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十度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以驚世絕類而百不一試賫志以沒命矣夫前薨一夕有大星隕于寢廬之側里人望而驚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公之柩塟于縣永善鄉石榴峯車馬原上公所自卜也故事宰執得建刹先墓以薦冥福公表請如令賜名教忠美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亦在

少師之次指地一穴曰他日從先公于此至是諸孫奉宿誠併舉樂平壠夫人以祔公志大論高尚名節生平慕范忠宣為人疏財好義解衣推食振人之急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為義莊館三族之無歸者既與政請以范公約束著為令俾子孫世守之如口分世業之法又築室為家塾延賓師具糧糗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于學遇郊祀恩任兄弟之子自為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官閑吏退以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記經史辯疑漢唐史評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録東溪集應齋筆録續成都記凡百餘卷藏于家其授老歸田竊睹公姓名于除目之上聽風采于縉紳士大夫之論以不及見公為恨公門人左奉議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壽治行勞烈與卒葬年月日為書屬予曰大資公每讀公文喜而稱善而墓碑無辭以刻諸孫勤〻懇〻欲得公銘為不朽之託其勿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于柔武窒于暴惟皇作極處此兩間仁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立懦奮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鉢權以輕重蹇〻王公獨步帝經振迅一鳴摶風戾天允武允文備道全美左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出擁戎旌長劍倚天帶甲十萬如圈擒虎折箠驅之妥若兒女三邊晏然烽滅燧息獸遁禽逃不見一跡乃作泮水如泗如沂投戈講藝橫經賦詩乃駕西郊褰帷問俗男耕女桑賣刀買犢文脩武偃不茹不吐畏而愛之如祉如怒高勲鴻烈暴耀一時繡裳赤舄以俟公歸進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噫嘻曾不煖席山頹木壞遂喪國寶殄瘁之悲不遺一老天子震驚爰及卿士當饋興嗟一鑑亾矣隱卒崇終恩禮之隆祖門贈隧靈車崇〻有誄有銘有誥有謚大書特書又將又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亾緊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為

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鬬之禍而權臣脩怨建為紹述脇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埸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鮮戎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揺國是沮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譏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憸佞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獨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犯京闕于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倉猝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起于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于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翰林學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以抵粘罕帳中或折以義禮或諭以順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㮚以執政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㮚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虜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萬州粘罕置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歛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客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帝卜日再會何㮚入見請行群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　詰朝淵聖再幸青城群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蓋起于此矣于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于政他日請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兵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

恩北歸議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檄一人之數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冤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俣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某字壽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冤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卿事奏事殿上＝顧見公謂正奉曰儔少年耳草數千言文辭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且名試矣公自以起于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舍親天子為知己而大臣懟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名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脩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入對輔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公秉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養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自曲江還次臨川聞疎山老僧善清者以禪

學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幾脫兵火中又落炎方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冀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肯之他日聽清語若有契于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臨川道夜抵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跡之辨固不敢望于世之君子而讒慝朋興變亂事實吠殺之衆併為一談雖家置一喙終日號鳴大吒誰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佛僧舍舊圖新以卒餘齒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擯棄不擬道矣公又曰虜人始議罷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詬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從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襃顯以王黼客遂不録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僞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為首尚書省梅執禮為首後檜論功誦言于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襃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欲以刼寨覆我軍結

于都欲滅我國歸咎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禄哀榮終始若群臣偶以一眚挂吏議至終不齒既以為功〻同有不賞者既以為罪〻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于愛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佛燈熒〻相覗喟歎危坐竟夕達曉遂别公兄僾字謙仲孝友過人嘗為勑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從寓華亭築屋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甍數夫抵臨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工以便往来幼弟俱宦游四　代期至則從窗僦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從如壎如箎舉熙〻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郤埽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園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〻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卧一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遇旬公亦遇疾而歸卧起如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興于榻名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犇走

驚呼瞻望出涕真所以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六有内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儀三卷方外三集三卷辨誣證誤録一卷藏于家公事親孝心意幾微趣逆得之仲弟佋早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絶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者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旹善旹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旹跋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寃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没公自為文識其事内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塢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叅卒曰同能傳父學嘗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韵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温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璘右從事郎張濤右迪功郎徐瑛男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〻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蹻〻群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褰旒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鵠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發震海寓亟踐榮路徑躋册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内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湧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意欠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途大廈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中圮兩地興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毁獨屛閒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笑言未卒扶坐而逝死生之變亦以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于世〻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第地數十畆薙除灌莽為屋六楹瞰荆溪面諸山植竹樹環之號横山堂予歲一過或再過與嶶猷待制董公令升同載以俱公治具為十日之留率以為常

其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無為守代歸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為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賦詩間作長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嚴州領淛漕帥臨安移牧稽繞數年倦而歸茂老蓋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二苐號園沼觀我盛具出聲伎追講橫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去居無幾令升以病廢而端質亦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公之子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過余泣曰先君被遇光堯太上皇帝位于朝光顯矣宜得公文以閟諸幽余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士影字端質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寧信安郡王謚僖簡祖宗諤開府儀同三司贈王考仲雜廬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賜令名授右班殿直兩遇恩遷右侍禁政和初以冑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京畿監牧司准備差使宣和元年試上舍出身換授奉承郎特轉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冑生于呂邸所見惟華榱刻桷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

絲之音所享惟華簪大蓋鼎胾玉食之奉而性冲淡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群試有司裒然出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于吏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淄州靖康時東州盜起千百人為聚不可勝數劇賊李成擁萬衆薄城下會守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守四壁公舍城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城食盡使窮拔柵而去于是四境之外城郭皆為丘墟而淄州之城巋然獨無恙欽宗受內禪恩遷承議郎太上皇踐祚再遷朝奉郎知興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為軍虜騎退舍羣盜竊發無為官使聯民伍立堡寨推選衆所畏信者為屯長以扞衛一方號義社久之社中人怙衆侵暴閭里為患公至罷之籍取器甲悉上送官發常平粟計口給貸俾墾廢田歸廛市復衆商之業盜據合淝詔許權寄巢縣為州治守帥武人貪冒贓貸倍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越復帥司還

合淝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還隸本軍如故帥愠怒至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期至舉軍士民列功狀十數條請留擢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瀕江之地霜降水落為平陸春漲則與江漫為一經界官吏籍為田數百頃加賦為進取計承平時負國之家連甍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為荧棘瓦礫之場官軍分占為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奏除之移兩浙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秘閣知臨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東還臨安為天下舟車冠蓋之會臣以一尹宣布上恩地大物衆獄市紛然固非家至戶到所能辨而惡少無賴為盜為奸佚罰久矣譬之立苗鉏害稼者則嘉穀生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羣者則善類蕃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令從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不待旦〻拊之皆得其所矣上從之于是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郡寄于兵戈搶攘倣擾之中更事多矣至是臨涖天府劇治盤錯如割雞然上方向意用公會秦丞相欲進曹泳除公直敷文閣知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

轉左朝議大夫歲饑米價翔貴公開倉賑給自癃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逋餓死者有旨修奉叢宮事叢費巨凡土木石瓦之費人徒工價之數髹漆丹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略事無劇易唾手立就治財得開闔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濕治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疏目時有遺漏不切究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事上意兩賜良馬鞍韉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易地為會稽而上顧公益厚遂進龍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敦武郎誼之女繼室宛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即不愚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劍州軍事推官路撝次適右從政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曰善登右迪功郎新宜州太平縣尉曰善　登仕郎善發將仕

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于宜興縣永豐鄉黃墅令人究氏之墓慷慨有氣節尤勇于為義李誼帥淮西得疾暴亾囊無一錢之蓄公聞訃出槖金具棺歛已又計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及窆封無一乏事遇郊祀恩奏任二猶子某〻皆將仕郎公善論善抵掌劇談疏通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覧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于世天不假年遂賚恨以沒為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驤老幹叅天兮四十圍之強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金莖承露兮一氣旁曳長裾兮叅翱翔視天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稅不駕兮去堂〻蘭摧桂折兮天隕霜蔽芾勿剪兮所憩棠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書以余辭兮刻示茫〻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宿學忠信樸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蒞以材能稱太上皇召見擢尚書郎太常少卿直顯謨閣為州刺史既沒崇寧軍節度使葉夢得銘其葬曰倜之左承議郎曰衍之左奉議郎而迪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于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占仕籍文行彬〻賢臨一時而無錫許氏于今為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紙立就退視他生方屬藁作囁嚅狀君從旁口占授人〻如其意所出年十七偕舉子數千百人群至于有司遂占殊等選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閭褎然角出其上時叅知政事沈與求為教官特喜公文選寘前列為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望也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進士褐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秋苗米在上供經數中積歲侵盗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歛来歲之入償之

相踵為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按視倉庾縣令趙伯琥悉推故所授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衡嘗為華亭而知其故盡扃鐍緘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連百餘艘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次境內伯琥窮不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飭群胥持漕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網兵持梃驅迫掌吏群噪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授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矍然悟代庖之語伯琥還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劾伯琥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琥之為援之復留故君獨以罪免衆怒不平免君訟于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臧倉何預焉卒不辨衡聞伯琥之復也檄追貸粟益急無幾何尚書免符下凡平常前貸勿追君笑曰吾得罪宜也嗟夫小官侍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紓旦暮之急而同寮嫁禍遂與監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歸杜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鍾之祿千金之富不能絕也間從常所往來賦詩飲酒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于家享年六十一曾祖至不仕祖旦贈承事郎父大夫公也母尤氏繼母施氏並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鎡鋐鑄累禮部亦以文學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袞其壻也一學佛為比丘尼一在室孫男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孤卜以其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揭名鄉謝墩原上君少時以才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于世晚得一官坐庸未援遂陷不測因嘆曰古人不肯為五斗米見鄉里小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沉里閭間不復有進取意政和中余與少常同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惠然過余以文為贄詞義卓然三讀嘆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事施垓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取故物以太君之門者其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為銘

銘曰

生林＝兮寓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墜兮環堵之宮繫所託之固然兮山苗與澗松絣澼絖或以封兮繫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以哀

之詔無窮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目録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吾州宜興縣湖洑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之尊號里長者予與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殿中同朝為御史寅緣得從公游公沉毅有畦畛寡言笑不忮不求紀而不校以為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年得惑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既冠昏嶷嶷自立有聞于時曰曄用朝議公奏任卒官右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中進士第迪字楙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楙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予過焉賦小詩屬之楙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予讀之嘆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贄亹亹數千言筆勢瀾飜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撚髭鬚艱難辛苦之態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斂華摭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取科第名聞燁然為學宮國子師行踐要途為世用一旦溘然正晝而殞訃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為文表墓上楙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楊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于朝名見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歲滿升左從政郎大理司直廳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楙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吾人遷善遠罪從義修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勑外又有申明比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奸宿贓以獄為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申令無如之何矣臣以謂一司勑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旨揮宜詔勑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刊條筆削合為一書須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不得措其姦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楙吉又因漏泄獄清一事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

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刊正定於一者也在國子時當轉對奏言慶曆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輙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所獲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屈己和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臣聞備邊莫大于擇師莫先于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為于倉卒之時必定于閒暇之日亦難辦于暫用之人必成于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在山西何繼筠之在無棣董遵誨之在通遠皆久其官而責其成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終太祖太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兩淮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進之流久于其任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咸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盖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于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〻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為矣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楙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辭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峙殺名兩任師儒之官而有籍于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楙吉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　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頹靡文氣骫骳千人一律楙吉因考禮部試不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朴學不事空言不徇時好以授人耳目皆被收採于是老于文學屢試不售者皆在選中時稱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為甚高難行之論陳獻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寺錄罪人之槖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內帑主簿例合分受楙吉棄弗取其厲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明利器措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歌可薦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寃民而刑可錯槖弓戢矢戈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年而兵可寢噫天之降才豈偶然耶

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夭者不至耶胡奪之遽而使中道夭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即彥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氏贈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尚端立二女適右迪功郎荊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沈綸進士戴棨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申合祔于縣之君山鄉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文之在槖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詮次為書未出也宜興惠氏自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家中科第蓋三世矣予始見楙吉與弟哲同舉秋試聯名並中于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巷驚觀有榮耀焉哲今為左從政郎監行在點檢酒庫糴場連枝競秀如埍如箎所謂莫逆楙吉之亾拊諸孤治葬送尤盡力而楙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〻有文名被薦送者楙吉懷奇不試賫恨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又將見諸郎追配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于山或隱於市隱于山者寓耕釣而隱于市者寓醫卜均之卜也日閱數十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醫也聞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于利由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于市汎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秘方為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現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為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為賓師以進諸弟子于學未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騈從孫禹錫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舉訢〻然奉寡嫂拊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亾為解亦不以戚疏為薄厚而尤工于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

墻比屋呻吁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閻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黄氏婦舁疾詣公〻曰病間矣勿藥可也而黄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脉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于醫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于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亷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羣趨交騖爭所欲得公皆無求于其間其子駢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為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居閒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間言生三男子長即駢也騷早卒驥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閻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抃其婿也三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陸峻三人在室駢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象賢鄉深業村朝奉公之次于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于醫不擇貧富貴賤名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名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于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于世宜與三人者並傳于後予衰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史官之訪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為人師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

之有籍于學者千餘人潛夫為領袖當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觀四年予偕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為同年進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予亦屏處村巷擇善已擢第待次家居予具書幣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善子申者尚在童丱携以俱來閱三歲黃州候吏至遂別=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其事而歸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顧其子曰吾將逝矣汝于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誌吾墓吾瞑目于地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予以衰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唐為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鄴李氏國除又徙常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廸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强氏憂=除調黃州録事叅軍吏滁州全椒來安二縣令循左儒林郎除隨州=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記覧屬文辭贍麗詳實有家法性介特少與不妄交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傫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不能歸或勸用浮圖氏闍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吾儒者其可為是歟一槥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關寸進積數月乃得歸祔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全椒一日群盜奄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起盜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金帛耳第斂兵不縱火不殺一人吾橐中金帛可盡得也渠魁悔謝投戈于地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傅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按堵如故推次甲乙計所費金帛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竟歲無一夫之獄隨州學薦更兵亂墻屋破露州刺史春秋釋奠應故事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薄其征入取之以養士而不求羸未幾生師之廬囷廩庖湢皆具而學者有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郢州有重江復嶺數千里之阻始悵然有倦游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

七十致仕者著于禮經尚復蒙恥冒利而不知止耶即日上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即申也女適張銘鄒進脩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予既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宣教與其配强氏同生于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于壬申通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于庚申已得孫又以甲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于太歲之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蟄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子嗣守家學以孝謹持門戶為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曰

盧出范陽自鼻祖兮族散徂遷望南楚兮有儒專門卧環堵兮摳衣執經屨滿戶兮繄君高蹈踵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撐拄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弁星峩〻快先睹兮州縣勞人空俯僂兮投袂而起謝簪組兮一蛻而逝復于土兮銘以哀之亘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紹興間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屍蹀血之禍爭具車舟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卧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嘗曰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齧肥享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出練市梲杖與漁樵農圃為伍而自肆于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塊湖中徒步不能至是聲問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朝以玉帛相見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矣竟不復見公以為大恨公高風絕識得之天稟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固應酣豢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瀟然不受一塵之染間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脩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乏贖禽魚隨所須予直不議賈凡脫放以萬千計尊賢樂善倡〻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無雖佛之徒有不逮己而並呂山

之東少北卜壽藏斥地二千畝手植松柏環之從旁建一刹重門步廊穹堂奥殿齋庵宿廬庖庫之屬僅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窣堵波高三百尺營一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奩鈿軸納之匭中買田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緇主之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命揭西方佛像于前盥手焚香晏然而逝實二月二十八日也公諱某字從之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言入内〻侍省東頭供奉官祖舜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使母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爲内黄門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畛往來兩宮目不忤視進退有常處直睿思殿符寶郎殿中省奉御出入禁闥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皇子華原郡王出閤徽宗曰孰可從吾兒游者顧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兼華原府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分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第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始丐閑入洞庭山爲帰與之計自號皎然居士嗚呼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

冠樞省爲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篡執贄奔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遠權勢不立爭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卻埽人莫見其面一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節使召公〻方被短褐雜庸保持鉏蒔藥圃中即日奉詔更衣就道隨使者入見供奉殿廬盡復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乘輿幸江表彌時不得問有旨擇使而虜騎方退舍渡揚子尚據兩淮道路無行迹公慨然請行乘一軺間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江之報還奏公之子疇涖官閩中公書曰此行不可失也請祠得西京崇福宮遂與之俱拄策褰衣上天姥峯徑天台抵雁蕩游覽殆遍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不厭間遇幽栖絶俗之士談禪問法樂而忘歸又將東裝問番禺路而上遣金字牌趣還復直睿思殿兼持侍官令上出閤日一詣資善堂太上皇曰宮僚當得老成詳練有德有言之士番邸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又兼資善堂幹辦官諸臣方悟上

名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曰臣齒髮缺壞重以足疾不可治不復侍左右矣願賜骸骨以畢餘年上惻然欲留不果除提舉台州崇道觀明年上書告老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公既得謝寘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為事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公晨起未盥櫛而立于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故製方藥療之而他州異縣來者日益衆度不能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絕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雞首豨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庀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烹煉劑和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嬴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効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畯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配恭人宋氏令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子男四人曰法空為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閤門祗候皆早世曰畯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嶶州績溪縣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右承直郎嚴州桐廬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肅保義郎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乂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曾孫男女五人諸孫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史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齧堤水暴集城下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申屠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弟用厭勝之法水之涸可立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是其言而止靖康初太子襲尊號是為欽宗而金人舉國大入始議斬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

之怨以脩故怨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黨聞公之風亦可以少媿矣銘曰

權門衆趨薨〻聚蚊綦鬐鍛翮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屈伸肘壑谷潭〻門工生莠富貴于我視空中雲得焉失焉孰為戚欣猗與李公高蹈一世人兒而天不見愠喜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為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乗應舍栰泛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逍遥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吾璧覺城之原萬木蒼〻公歸在天體魄所藏既善吾生亦善吾死〻而不亡以永千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目録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宋故孫夫人强氏墓誌銘
恭人楊氏墓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秘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諱仲嶷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繇顯謨閣直學士秉旌節典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令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九年五月壬午薨于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時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而銘之夫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雖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然若寒家窶人子昭慈居瑤華吳興王亦捐舍館而少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祭一簪不留澣衣菲食御之無愠色建炎初昭慈復大號推恩外家褒服容車疏封大國貴震一時澹然若固有之不以為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于頂涕泣祈還既嫁事尊嫜又能致其孝皇姑越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而効至今內外屬人嘆譽以為口實甯重其夫選飾妾御進之不忌靖康之亂瑤華宮災昭慈避火幸其第顧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嘆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閑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饔夕餼寒裘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所使未嘗輒咨罵而門內截然無一語之譁學書有楷法每教子輒書數十字隨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

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晩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于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舘穀黎旦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虛月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祈哀甚急既寤有餉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惘惘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仙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猶吹一吷而去也生四男子曰亢右朝請郎通判平江府軍事曰嘗右宣義郎曰雍右承事郎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于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維王氏先世家于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于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為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寔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于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禄始終于是為盛銘曰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葩綸言之嘉弗跂弗夸而婉嫕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曷其然耶埋玉樹于泥沙鬱葱葱而氣佳牛伏其窪澤厚而流遐視梁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将旄十遷殿學士寵禄光大為天下巨室賜第一區壯麗甲淮海族大家肥舄奕蟬聯孫男之勝衣冠者數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施然如鳳九雛集于蒼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薦女請婚者不可為數于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歸公之孫實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婦是為太恭人太恭人入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姑嫜下至媼御事大慈幼卑尊諂附無一不當其意者春秋饋祀祗牲省器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文公薨天子賻䘏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白皆

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于朝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為難後十年端靖被賞延皆有名籍于吏部靖令右奉議郎賢而有文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畧不中程失部使者意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雖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從海上汝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欒如初真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寵辱蓋如此喜讀書畧通大指晚學佛寡居二十年宴坐一室表裏脩然若無意于世者初感微疾便節後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乃得令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抃贈開府儀同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宣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右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即靖也次翌未命而夭次蟣右迪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迪功郎蔣億右迪功郎洪燁餘未行諸孫卜以其年八月庚申葬于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橫山祔奉宣公之兆壻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為審銘曰

橫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母兮車轔〻哀哉抱棺兮身欲殉路人失聲兮涕如隕蓋苦藉草兮茹荼堇杖而起負兮土一抔有墳巋然兮高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良二千石也而不著其名久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寔以母夫人狀屬余族壻毛扶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為公墓文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請大夫建安何公諱字及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真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為橋以便行者老幼闐道爭勸之趨橋成壯麗甲于南海州人畫像祠公如朱仲卿食于桐鄉至于今不廢而真陽在南方嶺海外數千里僻陋之國又執中誌公墓時蘇氏文章方遇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莫有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尚

為進士嘗一夕夢大宮室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殿上問公鄉縣公荅曰晝錦鄉吏曰汝鄉非晝錦即淡墨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君識之吉徵也故事禮部第進士率用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大字于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顧見榜大驚如所夢者夫人明悟知事多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勞烈稱天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至今知有何公者夫人與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官四方舅姑憚遠不能從比代還即解裝列堂上盡出筐篋之實陳之以奉其姑姑屢卻之不聽公既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凡六更封號輙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澹然不知可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郡封其母為親榮詔從之特封永嘉郡太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為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名動朝廷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玳首錦囊閭巷聚觀太息為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孫以夫人祔于縣之小棃山大夫公之墓五男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宋三女皆嫁為士妻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嬌嬌何公一德匪躬有古遺愛循吏之風婉婉夫人淑慎溫恭來嬪君子而大其宗鈿軸金花雕車崇崇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秀眉純漆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歸魯郡韓氏為左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琥之妻今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繇卿寺擢丞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賜令號紹興二十七年三月甲申遇疾終于廣州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男如己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其子甯接內外宗姻慈哀所使為婦為母皆盡其道資沉毅聰明過人有古君

子之操而不自高顯惟是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未達訓厲鐫切不遺尺寸以故敷文公仕于朝名節偉然以忠厚諒直稱天下幕士張閏者一夕羣盜入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真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為大理卿公曰輦轂之下有行剽者詔獄推治而不得名吾固惑之退而録囚徒閱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燕坐深念太淑人問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毋蔽匿不告給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以耳目追跡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于是問妻與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圄遂空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賞臨安官吏必以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樂已而聞上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期不反吾聘〻然倚閭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客飢寒亦有白首之親如吾望者乎于是公典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稽壅銓綜精明讞議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為漢雋不疑之母不能過也粤人治喪以豐侈為孝而游手亡賴貪慕飲食坌集其門意不滿則怙衆群譟不可耐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貲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權厝佛寺歲久破露很籍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戶部尚書經畧廣東侍太淑人度瘦嶺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顧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先于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葬者子之期〻至不如令有常刑小人亡賴輒詣葬所捕寘諸法若旅殯而子孫在遠方者官為擇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俟于是人人趨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藏無暴露之患粤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亡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懷惠攀號追路填郭溢郛不忍

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豪閉糴待賈太淑人發廩粟以飲餓者親見其子踐高華冠法從進延閣典大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敗其

操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郎曰仲邈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嫁右廸功郎呂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即數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侍喪扶舁萬里黧面繭足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翊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景晌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樞梃其婿也　孫女二人適右廸功郎時係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湖州烏程縣求新鄉成山之原以右朝奉郎通判無為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来請銘〻曰

解嬈上容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賑饑除地掩骼仁義之經猗歟淑人教子如此為時名卿磨石擣丹後有彤史来監茲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議大夫郗公諱寳之婦令左中大夫直秘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璋世家大名府之清流縣以行義稱州里為長者令人蚤慧夙成趣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郗氏奉尊嫜羞賓祭接遇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銳于學令人斥簪珥資遣而勖之曰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未幾中大釋進士褐累閥閱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為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令號可謂盛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郗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絕中大官游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為縣於無錫辛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貴圍吳門不克蹂常潤兩州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挾一騎入賊中馳說詳凶諭以禍福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盍往家焉于是築室梁谿之上堂奧崇敞門闌靚深手蓺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內訢〻如也閭里歆羨稱嘆以為令人壽福逮未可量已而得疾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寔紹興十八年十月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于天性翁有養子妻游蕩數以游博

破皆聚翁怒笞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既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飲錢帛賙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翁媼避地閩關二千里依中大于吳中令人喜抃趨迎除治次舍進旨甘候燥濕積十數年生養死葬繕塚塋共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遇媵妾不動殺　而細大畢入于規矩服御簡素不事矜大晚學出世間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侵頹視兒女無甚憐之色以後事屬中大晏然而逝生四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卒曰嗣武右從事郎巖州歙縣東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迪功郎添差湖州歸安縣尉李端女孫男女六人卜以明年二月庚申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黃墓邨原上中大飭其壻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來謁銘識其墓嗚呼婦人女子有靜專幽閒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梱閾非若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于天下後世可書而傳也然令人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為令妻教諸子皆嶷自立無子弟之過為賢母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內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儀有聲烈烈大夫

出使典州寵祿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象服之華

錦橐珧首來告于家遣車空巷沒有餘榮孰紬女史

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晉陵孫氏曾祖諷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夷清父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十二十五嫁為同縣進士胡諤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九病卒夫人嫠居四十年為婦為母淑慎慈祥內外族姻歎譽之無閒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已悉生二男子一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惸獨無依衆謂夫人不安于胡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母弟稹尤友愛挾二孤甥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纔七歲　他日歸其子好德者曰可以紓吾姊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以文行稱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為壽母建炎

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未勝衣于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歸闔寢廬奏滑甘視寒燠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治喪于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于其家飯僧供佛梵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卜以十月年丙申葬于縣萬安東鄉夏莊原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有士君子之操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卿從其親于墓次令又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手出躬視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十楹以舍守冢者好德助之無毫髮計惜田以成吾父之志也某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詳宜為銘〻曰猗嗟夫人兮女史之標專屋而閑居兮菽水箪瓢泣哌〻以盈前兮牧衆稚之垂髫閔凱風之劬勞兮棘薪盛而夭〻一日不見兮奄忽滔〻從夫子于故丘兮視銘其昭

宋故孫夫人强氏墓誌銘

晉陵强氏族大而富介居漕河之兩間連甍接閈相望屹然州人號南北强以别之夫人實南强氏祖相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齒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其從叔府君諱稷字農先者著籍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姑宣教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擢領大州進郡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安人感末疾杖而後行夫人掖扶卧起候席蓐燥濕治饔飧進湯液祁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祗牲滌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姻舊稱貸一語之投輒輦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蓋棺之後券書滿笥於是一里儒蚤縣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第進于朝亦負錢三十萬則詒書陳蒙鐫誚諸子當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息不遺一介詒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為錢亡慮萬緡夫人悯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道夫人

曰爭財與讓財孰愈盡出帑廩畀之無秋毫計惜族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衣麤食糲勤儉自力卽舍東闢屋數楹迎師敎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內外屬人無老幼踈近一口翕然稱爲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嫡愛養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爲難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遜好謀好脩令爲右從政郎楚州錄事叅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州事余衍左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促羅買官施增左宣敎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令薛襄而嫁余氏薛氏者前死矣孫男六人曰褒衮袞裒衷女四人夫人性舒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怡聲下氣未嘗輙變色中女適左宣敎郎席疇而寡生一男子僅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而存奪而嫁之令歸張氏是也旣內帑矣趣昏期治奩具縫紉組紃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人怪其亟遽獨異常時合巹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侵顧謂諸子曰吾保守汝家至此可無憾矣凡平日所供佛像盥手炷香已遂瞑享年七十六實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午也諸孫卜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奉夫人之靈合祔于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村府君之墓又屬余請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于覊單闔阨之中以殖孫氏之宗其淑德馴行宜見于公文以貽永久于是夫人之沒五年矣諸子巍巍自立兄先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亡恙時而好脩爲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大其家者予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罹拊衆穉兮惸惸無依徹桑土兮巢林一枝棘成薪兮風自南吹之鳲在桑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不百年兮以慰孝思究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恭人楊氏墓誌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媪擇對

必得知名士故左朝請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人也恭人入吳氏以慈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吏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令封禹功亦贈左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為尚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為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于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顯用而遇疾以没翰林學士汪公彥章誌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遇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懼泯没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詒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閑靜專為德而尸居塊然憒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乘夫長舌鳴晨為艷妻惟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雖士君子以為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慍不形于色事舅姑調酸鹹之適斟酌寒燠燥濕之候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卑者附後来者向慕以為矜式朝議公處疑事踟躕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喜振貸而寠人予匄貸無節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已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閨門肅然無一語之譁以婦事佛謹甚一日髠二女為比丘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喻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為學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令無故棄之為紫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鐫切三復竟不從恭人恥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棄世恭人積憂得中痞之疾既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于世間者師尹求所以虞侍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予前奠得鮮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于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瑞祖脩考瓘皆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為閭姓生六子男即師尹也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女適左朝請郎通判廬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

觀元盟次適右宣義郎胡辨嫁陸氏者亾矣又歸其幼為繼室孫男五人曰濤曰璹曰懤曰疇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恭人以淑德馴行為孝婦為令妻為賢母內外歎譽謂必大享福祿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為世用他日處顯襃册追榮開大國都顯號光賁九泉之幽固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蘊君夫人之德以宜其家而天不予齡不羸其躬以燕後之人如川之方增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來監茲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目録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宋故劉府君墓表
右從政郎台州黄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紫真太宗皇帝七世孫令少師遠寧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佑觀偰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倓之母也建炎天子襲尊號仗一劍治兵淮海上于時少師以忠勇稱天下出奉乘輿負羈絏以從入扈殿巖執干戈以衛勤勞夙夜垂三十年為中興名將夫人者系出熙陵親為天孫作合公師貴為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茀朱幘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為內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賚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隱卒崇終賻賜加等又內出祭文勅太常博士較門如禮於是上自公王下逮將吏治供張具牲醴即靈轝所過祖于道繒樓幔屋連甍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侮故右奉直大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在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豐瑞衣被五采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悟不凡寡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頤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儔匹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仕籍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澣濯之衣如儀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冒矢石戡大憝扞強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為恤者以有夫人為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為盜區夫人提携諸幼于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強梗則垂槖示之以代其誅遇飢羸則分餱糧（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踐荊棘間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矣夫人于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敬尊慈卑

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于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遨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内肅然故自為婦至為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止于四十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即卧内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稱謝神色晏然無一語之誤以是日薨于賜第之正寢寔紹興二十年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觧帶至刲割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奔散入蜀積六十七年不聞問少師逆之以歸夫人調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濕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縣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寓汜水佛舍南北阻絶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孤方困于貧當屬之我也乃請于少師飭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卜地于臨安靈山之原上先是恭人避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沒至是招魂合祔于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墳墓悲慟如新人稱其孝平生無嗜好獨喜黄老學燕坐一室誦度人黄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今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十萬盡輦致三茅元符宫營一大殿祝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饑流逋曳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衆又即田園所在收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三人朝廷録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僎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繇科第以進悉補群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三男子長即僎次即倓也曰與左宣教郎直敷文閣蚤卒六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秘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叔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吴僾皆封孺人次適右迪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勤次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名抱元夫没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贈冲妙鍊師適吴氏者後夫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昺右承事郎文暐右承奉郎文畢將仕郎文會右承奉

郎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没後二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大夫妻汝墳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窈窕之容知義好禮播于聲詩皆當時國人為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不專于從如益友夫人歸將師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而以詩書教其子亦不主于愛如嚴師以故少師恃有內助不復顧省其家一身徇國勳名赫然爵位光大為世稱首諸子皆以文藝發策殿中為名進士或持橐內朝為法從或通籍延閣為部刺史以至發庫錢捐廩粟賙窮餞恤孤寡視人疾痛認〻然欲去之如在己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視生死之變如吹一吷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烈女有一善言一善行猶大書特書見稱于後世若夫人則賢于人遠矣于是夫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惇伉儷之重以夫人癉身苦志助成于艱難險阻之時而死生契濶于安富尊榮之後乃命僎狀夫人平生大節世出爵齒卒葬年月日為一書屬余文揭之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衆矣藏於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秉范而能以明哲保身其以君夫人積功累善而能以福祿燕其後高風絕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于一世皆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為世範者表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為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于詩貫穿通治反復上下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為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辭最為近古手抄數遍往〻通念上自高帝訖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

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實益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于主簿壽止于五十六命矣夫先生資沉毅有畦畛言笑不妄家貧窶無一金之儲而潔脩自好廉靖無求身厄窮四黜于吏部而闔門著書恬于不遇無慍色平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犁然有當于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遒麗有楷法得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藁記遺未嘗草書一字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于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率所部欲行而衆洶〻相為怨誹令懼辭疾檄主簿代己先生即日就道既至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永靜衆　大讙持鉏梃欲起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為首禍自取夷滅衆稍定行次曆亭指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病矣代還改從政郎上書告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八月六日卒于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於先生為六世祖曾祖元瓚祖居約皆晦迹不仕父宗彶將仕郎許州長史夫人凌氏朝請大夫浩之女亦前卒子男四人幬鑄璹濤鑄遭建炎攻剽之禍褫衣冠去為浮圖師更名祖淨高蹈一世其徒莫及也幬璹濤皆以學行為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氏以祔某少時從先生受詩觀道德聽教誨于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為可教者也徽宗踐祚高麗遣使入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札喪禮闕九牢之一時當過客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歐陽公以為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

授以章句聲律之學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忠首選官牒推移進冐詞進兩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為可與于斯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屢抵嚴譴以是有愧于先生先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寳文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孫迓與某三人者尚無恙先生不遇于世人將泯〻無所傳于後迺論次其終始而表諸墓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覊有高母之行讀書不求甚觧而彊記過人間嘗出遨道路所見仆碑斷碣與名公巨人記游屋壁間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輙成誦而不樂求選舉浮湛里中遇人無貴賤少長戚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倅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愠喜吳越之俗喜奉佛僧信禨祥至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毉却藥斷除酒肉一聽于神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衞名教而著君匡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為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躍諷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于其鄉且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驚不淪所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與不惟如此廉靖寡欲恥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飯餓者觧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酒醴以待好飲而無貲者視遇傭丐調護孤弱詡〻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亂幸君券契之亾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悳藪善哀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為者此真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曠達胸中洞然無疑礙亦不事表襮為殺章類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接昏友酬獻往来悲歡欣戚一寓于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為空言讀陳無己詩愛之以為咀嚼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鎮中進士第調常州户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三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從汝于二千里外汝洗手奉職全璧而還為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感

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事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也劉氏世為樂清縣人曾大父宗晟大父熈父文善三世無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蚤卒曰源次即鎮也左迪功郎洪州司法叅軍曰湛曰沆皆舉進士三女周忠孝毛庭佐吳仔其壻也孫男女七人諸孤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舉君之柩合祔于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從余游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〻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來徵銘自建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材出為朝廷用者獨盛于一時令府君有子試吏又以材能稱將顯聞于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距永嘉有重江之阻文思哀遲不及其葬迺為文表之墓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名拜叅知政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欲痛哭所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為懟後十年元光為台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狡一境翕然會提點刑獄秦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〻有詆時語又誣以非罪馳告昌時〻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萬言書藁于笥中議刺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興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衣官籍其　老幼數百指瀕于飢寒至不能自存而元光兄某官鉅亦連坐羈置邕管道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為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時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煒姓楊氏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太中大夫父植左散朝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會稽之嵊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為嵊縣人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遇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右迪

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真帥紹興辟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其鹽場丁大夫公憂〻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潭州南嶽廟歲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黄巖縣令歲饑流逋滿道元光以便宜發粟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衆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為平地遇甚雨則水冒田為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衆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以時瀦泄至今並渠之田皆為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于天性所居官興除利病若嗜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白鶴祠屢禱不應元光怒曰汝為神廟食一方而不知其事耶命撤祠屋毀神像犁其庭而去一邑大驚黄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絶醫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佞盜國威福而不即刀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大夫公驚問曰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于中而為此也天台太守蕭公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無頗忌大語則擊節稱善嘗屢薦于朝不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不能又過權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語之過者禍乃如此于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島夷蜑塢中無與晤語者閉戶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書四句偈而絶諸孫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實二十六年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二女尚幼卜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塟于嵊縣清化鄉福泉北山之原祔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諸孫振〻滿前拊養教載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者享壽八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誌元光之葬已不及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大中大夫何公諱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遇疾卒于昌辰永州之官

合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昌辰改用令卜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于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之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為銘刻之墓上惟何氏鼻祖有寄相顧見兩耳始家于新淦州上吏四世而生大中其族浸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入侍天子出備將帥魁然為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漆相照大車駟馬充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墻屏居不出堂户事尊嫜友娣姒以相其夫而畜其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閨門欣〻無怨咎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弔哭者咸盡哀某南遷道清江館于何氏于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謂賢也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令封男曰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即昌辰也次曰昌遇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迪功郎南昌縣尉劉堯民進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伉直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辰亾恙亦廣直有父風勇于為義屢躓于讒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為後當以功名顯碩人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目録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傳

圓悟禪師傳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曾祖昶不仕

祖恭贈大中大夫

父寧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于晋而子孫處者以國為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于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于常州之武進縣為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父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為郎崇寧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縣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遂擅天下踐大官為世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丱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〻能記他生之所習既冠學成盡棄其書詣太學据一席之地茹虀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為空言崇宗纂極第進士於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

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辯上太息稱善擢為第一特授宣義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秘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為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彩卓然中上意觧褐未幾廷見便殿擢升冊府于是魁名碩實暴耀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聲想見其風采自海隅障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于天下明年丁朝議君憂〻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秘書省著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絕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皆帶垂魚自公始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實錄脩撰遷禮部侍郎于是彗出奎婁之間詔侍從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公曰彗孛之祥嘗見于崇寧之末矣陛下惕然戒懼發德音解黨禁宥罪戾黜嵬瑣除煩苛以幸天下詔令甫頒妖象銷殞可謂盛德大業閱歲未幾善政多還天心惓〻復示譴告臣謂應天之實當稽已事之驗令陛下正厥事以檻塞大異第如崇寧詔書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精祲之感宜獲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荊湖江淮閩浙七路人罹旱災穀貴翔踴詔州縣發倉廩振貧乏甚大惠也然旱乾水溢興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于令甲而吏弗省豪商大家乘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善賈而吏弗禁宜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郡國察吏勤惰為殿最以詔賞罰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又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侍從近臣出　藩翰高官大職以寵其行而悵然有留落不自聊之意可令內外侍臣更去迭來共為一體入侍禁闥為論思獻納之臣出殿大邦脩方伯連率之職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輒報聞徽宗謂宰相何執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曰漢宣帝欲用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効為諸臣之率陛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

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又見上曰平江
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
公頓首稱謝公敦大靖深恢然長者也遇吏民慈恕
不以立聲威為督察吏建白多聽采因能任善不必
自己出以故于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下屬甚雨則
積潦害稼朝廷疏新河八百里以紓陳人憂而去淮
南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
項城以達于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改刺重役不
著于令率會例于他州已報復遣因繫充滿有瘦死
者請詔有司立法須焉以時決遣全活者甚衆中貴
人石壽傳詔輩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不可自我作
俑疏罷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為禮部侍郎兼侍讀三
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策躐進儒館方免喪造
朝一歲三遷遂贊書命每奏事欲前上目逆而待喜
動于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
為右史立柱下方四顧前卻上以目屬公示所鄉左
右驚嘆以為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
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強淵明為尚書共肆而

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
無出公右者當縣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助我公驚
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驟居此官愚不識忌諱
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為辭焉由是京不悅
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為稱首京曰然霍其禮部久
次當除學士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而已五年公
被疾上書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内侍鄧忠仁挾國
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〻益急不可為矣上惻
然又以公行年飭陳彥者占之于是公積官至大中
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夫守吏
部侍郎致仕訃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
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實七月癸酉也享
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縣之懷德南鄉千墩
之原公平居侃〻不動聲色遇事詳慎未嘗輙發〻
亦不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己者故多天下知名士
茍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為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
食相綴接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端輔端
如以孝友聞端輔以文藝名場屋而早世其孫文輿

教畜之如己子端如豪建有智畧殖產累巨萬弟姪分財公以義譬觧不聽顧謂文輿曰吾兄力貧養親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不以甘旨累吾心而後得至于此吾不忍為汝所為第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不使吾兒先汝文輿唯唯居亾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輿如約卒官右朝奉郎公元配蔣氏贈溫國夫人今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益之女弟封崇國太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蠡右朝奉大夫嘗任司農少卿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為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許嫁右通直郎聶昂孫男八人驥孫右迪功郎新嚴州司戶叅軍戒孫永孫馴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驤孫駒孫騏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女六人公後以文炳蠡登朝贈少保云嗚呼公之沒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孤藐然僅勝衣故幽堂之銘墓隧之碑皆未立逮建炎兵火圖籍焚滅之後公所為文章獨得外制五卷于門生姻舊之家清醇雅奥得代言之體至于論駁制敕省審章奏陳獻便宜出入諷議見于文字言語者十不存一二故所次止于如此蓋嘗論世之人蹈汙抵巇以徼幸一日之富貴者遺臭千載亦何可勝數自公辭權貴人之託而不就也然後徘徊于省戶而官不進自公推家貲數萬而不有一錢也至今諸孤恃祿以養其母而無一瓦之覆以託而為生嗟夫公雖不得位為將相而絕人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之功自足以律貪頑厲鄙薄于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願者在此而不在彼與昔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某舉進士在選中後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彼被甄采故于公為門下士文炳等曰今欲以公行治官世譔次為書獻之太史而先友盡矣當屬之子也謹具如右謹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

祖實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己楙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于嘉祐治平間任重道遠任兩朝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元祐中脩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叅秉國鈞道大名播具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于朝者或以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于吏迹登侍從踐臺省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徙于山區海聚之間殆亡幾矣而公與子從世將者又相扳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簪組蟬聯搢紳歆艷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宿贈太師沂國公祖寔即文恭之母弟脩簡之世父也贈尚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曹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為勝己擢第一編脩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 有氣不喜琢雕為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父次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脩撰知湖州令上篆極名試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名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膺而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而群盜秉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二三大臣脩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强兵禦戎之要公疏言天下有盜道其先變乎昔人常謂甑中有麥飯數升床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之于前韓彭驅之于後不能使之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

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于盜賊陛下哀閔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之所係獲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稅稌之地也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畆之民也陛下撫而納之及其田里無以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而安于其故一畆之宫上父子下雞豚行相羣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無廢壤婦女蠶桑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洛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穀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為苟且之圖以紓目前而已乃獨能强水土之政務農足食屹然自立櫓巢之中而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强兵以禦冦戎而不能為翟興之所為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藝而有司不敢訶詰有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曰將師視詔書為虛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已乗輿還次會稽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〻以為費公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無視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曰羣盜猖狂天子自將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師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而盜平如公策焉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衆怒不厭會大旱上御通英閣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此殆杞佚罰之故以杞屬吏杞疑公譏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丞胡蒙詰常按驗不如書反復究窮吹析毫毛故群從多抵罪者公獨修然無一髮之挂辱請宮祠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名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并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上而知州事鄭强驗問無一人當死者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徼冒進秩之費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怒又言江東留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繫者待六百人之集桁楊之下疾病飢寒必有瘦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

則徙輕詔下如公言期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西蜀交子行之諸路以紓水陸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機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議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鎔磨鍛鍊之勞一夫挾帋札坐容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偏州下邑真贋莫辨售之不疑轉手相付旋以為券抵觸憲綱破家壞產以償告捕禍及無辜勢必如此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人伏其精識八年以親老丐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惜不已欲留公侍講讀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蒙恩守信去鄉縣益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親養上曰卿第去行復召卿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默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察其誠持深信之將相議大舉料兵算食戒師期矣

會公進故事遂摘漢婁敬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衆攻匈奴而遣十使為間皆謂可擊敬獨不然以為兩國交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圍而冒頓鮮鞍與城齊者數所與十使所覘老弱羸瘠為如何哉妄言無行之徒緣飾無根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為誤國豈不大哉上覽之矍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之言一士之諤諤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孰可將者公曰臣從子世將可用也上即日命世將以樞密直學士為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吳玠死遂副宣撫凡涖蜀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卒于官士大夫由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為上所倚信蓋如此也朝廷聚重兵梁洋間以杜虜人窺蜀之謀而餉道嶮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患至紹興初剏行陸運調成都潼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僵仆道路十斃三

四蜀人愁痛入骨髓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斂不已人不堪命財聚民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觧嚴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留防關正兵外其餘將士分戍他州就粮歛泊如此則戍關之食水運有餘分兵就粮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述公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上必將開世將守邊狀少日當以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禮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纔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故官止于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誦説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棄宫寢近臣例進挽歌辭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之句以賜自文恭脩簡相繼掌内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踵恭

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皆以文章翰墨為邦國之華公悉裒聚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關之女有賢行而早世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偶既没而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鐫諭俾更嫁公再拜秉笏而進曰某不幸蚤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孤藐然恃吾母以為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然踐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内事肅然如官府他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踧踖屏氣候伺顔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為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筮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内外宗姻里長老交口譽嘆以厲其子孫曰胡公真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克修成修尤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而後任子女弟適閬人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寀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楊氏女俾寀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

公孫曾有困乏不能自存者公捐槖金百萬為諸族倡共買田賙之其踈財尚義蓋天禀然娶錢氏封淑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氷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岐老蚤卒次即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郎鄒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為節目崖岸群居恂々然寒溫粗接臧否不出諸口遇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是々非々如東西白黒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居官任職不録細故專務掩覆人過失遇事可為則慷慨自奮亦不苟止而妄隨至論交子則宣言于朝曰此大事也蒙不與之而立故極論無所諱治天台屏惡戢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千請之私奏免上供非輕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假師傳自然超詣在天台時與太淑人言類多知死者既屬疾却藥屏醫湛然而逝以其年四月壬申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之源公所自卜也謹状

傳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家子犀顱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不敢啻一日游妙寂院顧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為浮圖氏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為衆講說作佛事執經立坐下率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通其學為高第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請佛涅槃正路不在句文中欲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污之吾知其吾以死也遂棄去學禪于真覺勝公勝公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于時大善知識名號聞四海為世尊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林踐荆棘蒙犯霜雪間關百難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見玉泉皓公金鑾信公又見大溈喆公黄龍晦堂心公廬山揔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為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矣最後見演公于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領趨出去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

者請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即大悟立告演曰今日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是又從演于五祖當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怒奮挺而起師植立不動演授所持挺領之而去自是遇物中無疑矣衆推為上首學者宗焉崇寧中歸覲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矣成都帥翰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攝齋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緇素悅服欣躍抃蹈如佛出世更住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荊南會故相無盡張公天覺亦至公儒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攖其鋒者見師悅然自失不知膝之前于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碧巖院徙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實太保領樞密院鄧公子常所奏乞也政和中詔住建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京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公伯紀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在入對殿廬賜號圜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蜀〻帥王公似復以昭覺畀之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得微病趺坐一榻留偈示衆投筆而逝既荼毘舌齒不壞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謚真覺云師蚤治儒書更教讀乘學苦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于一心而性者心之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以謂出于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國之城望先人之廬冢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門雖毘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衆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聲藉甚時有佛鑒師惠勤亦知名衆遂目師以為川勤別之其後由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訶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山時名賊趙萬擁鎮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度會天反風雲霧晦暝

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遇奄至盡一刹群髠無噍類而師鉢囊獨亾恙又嘗歛上方賜物寘一篋中寓儀真師飭其徒往省之答曰儀真連夕大小餘燼尚熾欲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而官寺民閭鞠為瓦礫而一篋巋然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長老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碧巖護法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耆宿皆徙避別室師寘一榻卧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之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是區〻者曾何足言而世人傳聞所共贊歎故不得而略也景德中天子詔儒世臣譔次僧史由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號傳燈錄逮今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千燈遞照固不乏人惟圓悟禪師碩大光明勝妙獨出真法門之棟梁不可尚已宗達得師法者坐虎丘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黃蘗吳人惜其去而莫能留也于是過余而別曰公最知師者願得公文刻留山中以備史官之採遂以余所見聞者補而為傳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鴻慶居士文集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

（宋）陳東撰

明天啟五年賀懋忠刻本

少陽集十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陳東撰。東有靖炎兩朝見聞錄、已著錄。其文集宋志不載。書錄解題亦不載。據戴埴鼠璞、載張浚奏胡珵筆削陳東書、追勒編置。蓋以浚爲黃潛善客、珵爲李綱客、故借此去之云云。則東死以後、尚牽連興鉤黨之獄、宜無編輯其文者。元大德中、始有刻本盡忠錄、凡八卷。編次頗嫌錯雜。續刊於

國朝康熙中者曰少陽文集、凡十卷。前五卷皆東遺文、後五卷則本傳行狀及他書論贊也。東以諸生憤切時事、摘發權姦、冒萬死以冀一悟。其氣節自不可及。然於時國步方危、而煽動十餘萬人震驚庭陛。至於擊壞院鼓、擲割中使、迹類亂民、亦乖大體。南宋末太學之橫、至於驅逐宰輔、莫可裁制。其胚胎實兆於此。張浚所謂欲以布衣持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者、其意雖出於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後應詔再出、卒以此爲小人所構、亦不可謂東等無以致之矣。第以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掊擊者皆人不敢觸之巨姦、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緣憂國、不出求名。故南宋以來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亦至今傳述焉。蓋略迹而原其心也。

陳少陽先生文集序

宋鶴山先生魏（了翁）華父撰

余嘗與李忠定公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粹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秋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等之義不苟生其次則有忍死於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縈禄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拄巨奸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行者焉大過之過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爲凶而於義爲无咎然則寧爲陳歐而不幸歟

其爲童蔡汪黃而幸也君遇夙號多聞加遊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系併以思陵前後詔旨臣僚奏陳前輩題識

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刻少陽先生文集序

少陽先生以身殉國與日月爭光照曜千古此其不朽豈待立言其言亦何待於序況有大儒魏文靖公已序其端

承學豎儒何能贅一辭但愛其人者及其屋烏辟之景星卿雲雖餘暉散彩尚欣一覩況先生之立言即其所以立德立功者今先生之文將泯

而僅存僅存而又將泯則存之者之呰心不可不念遂不能無言使覽斯集者念其存之之難起敬起愛不忍以為覆瓿跋燭之用庶先生之文可常存而不泯如禪家傳法囑累之意云爾巽惟吾邑叢祠梵宇徧境內獨先生無專祀亦無收拾其遺文者豈龍逢比干果非俊物抑東家丘

視之耶正德乙亥去先生已三百年先曾叔祖中書舍人思和（育）始請於直指葉公忠而為之特祠又私所謂畫忠錄屬太史陳魯南（沂）編次行世於是吾邑始知有先生文然所刻者亦非李忠定家所藏舊本而所謂譜系范傳皆不存且以先生詩文與詔旨章疏先後錯雜失編次之體

刻未四十年島夷入寇板尋遭燬於是吾邑復不知有先生之文即僅有存者不過覆瓿踐燭之餘而已考文靖公序所謂粹類尤詳者乃孫君遇所輯而先生弟南行狀乃云先生有詩文數百首經兵火不存文靖去先生不遠其言不應相左及檢馬貴與經籍考有歐陽修譔飄然集六

卷而獨無先生集始知文靖所序孫君遇所輯乃刻於先寧朝至勝國時已不存矣巽髮始燥即知先生名及游鄉校拜先生祠低徊不能去爰從親知訪覓遺文及于宋元諸家文集至稗官野史有一語及先生者必采擷無遺始得書疏詩詞釐為五卷為先生正集又綴當時詔勑劄記

哀挽題跋五卷為附録共十卷茲曰附録不皆馴雅宜加芟削竊念先生行實史傳不少概見若非當時記載如李嘉仲之贖屍陳司諫之論薦許右丞之哀詞暨高孝寧理四朝諸公之題識則當時情形安得至今猶晝如在況凡景附先生皆秉彛好德之心豈復論其文之工拙法得牽

連並存以垂不朽翼藏此稿幾六十年犬馬齒已踰大耋恐一旦溘先朝露使先生之文僅存而復泯則後死者不得辭其責偶因語次及之言未脫口賀甥曰獻請獨肩其事蓋曰獻素勇於義且憐予老故亟成其志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云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若曰獻者其善

忖予心愛而能助者與是不可以不序

天啓五年龍集乙丑日南至

邑後學前御貢進士太學諸生孫　雲翼　拜手敬書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正月三十日）
卷之二
書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三月五日）
辭誥命上欽宗皇帝書（四月十六日）
卷之三
書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八月十九日）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八月二十五日）
卷之四
書贊
荅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七月七日）

荅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七月十一日）
家書
自贊
卷之五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
詠雪三十韻（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燕勝亭有作三首
次韻同舍李中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彥雋母挽章二首
潁川二絕
次韻士繇惜別
次韻邵尹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題吳公輔卷
茶
送友人喪二絕
徐氏哀辭（代作）
和郡尹賣倖豆
謁王樂道之子聞方飯絕客一絕
詠桃花菊一章
春日偶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飲
送黃仲達歸温州仍寄諸友
謝温州黃仲達送鄂州瓜虀
夜飲二絕
泰刷子
西江月
驀山溪（元夕）
西江月（元夕）
卷之六

附録（列傳　行狀　薦劄　省劄　書）
宋史列傳
行狀　陳南（先生弟處州録事參軍）
薦劄　吳敏（少宰）
又　陳公輔（司諫）
又　洪擬（知海州）
省劄（欽宗）
書　趙子崧（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

卷之七

附録（記　劄　詔旨　誥勅　雜記）
贖屍記　李猷
封事（建炎三年二月）　吳敏（少宰）
御旨（高宗二月六日）
賜錢詔（建炎三年四月）
請祀墓（五月四日）　滕康（翰林學士）
論宰執
賜田勅（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
追贈秘閣修撰誥（紹興四年一一月八日）

官陳南省劄（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朝請郎誥（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臣僚論汪黃劄子
清波雜志　周煇
鶴林玉露　羅大經
癸辛雜志　周密
又　前人
東萊集　呂祖謙
鼠璞　戴埴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少陽先生墓
蘇後湖
先生恩叙
高宗時諺語
亦齋桯史（論黄潛善）　岳珂
論先生祠額

卷之八

附録（哀辭　像賛　挽詩）

哀詞　許翰（襄陽人右丞）
讀哀辭　劉相（鄂人）
又　曾季貍（乾道九年）
又　汪應辰（紹興五年進士第一）
先生像贊　劉宰（號漫塘先生諡文清）
挽詩（四首）　李綱（諡忠定）
又　張光（侍制）
讀諫議有作　王之埜
挽詩（五首）　葉忠（明監察御史）

題先生祠（二首）　西蜀徤菴道人（失姓名）

卷之九

附録（序　記　祭文）

盡忠録序（嘉定九年）　李大有（忠定公孫）
又　楊一清（郡人大學士諡文襄）
丹陽學官三賢祠記　陳搴（宋人）
先生祠記　邵寶（無錫人諡文莊）
墓表　朴魁（郡守）
祭先生文　葉忠（見前）

卷之十

附録（題跋）

跋道帖（紹興三年）　劉宜孫（晉陵人）
跋家書（紹興十二年）　陳南（先生弟）
跋陳歐遺事（嘉泰二年）　周必大（益國公諡文忠）
跋奏議（嘉定庚午）　楊邁（金華人尚書）
又　樓瓘（譙國人）
又　胡攀鱗（括蒼人字士龍司法）
又　樓鑰（四明人叅知政事諡宣獻）
又　泰山野人（失姓名）

跋遺帖　孟忠厚
又（嘉定六年癸酉）　劉槃
跋陳歐行實（嘉定六年）　李統
跋建炎第三書（建炎十五年）　王遂（金壇人諡正肅）
跋建炎第三書（嘉定十六年）　劉宰（金壇人諡文清）
跋遺藁（仝上）　潘彙征（金四）
又　樓申之
又　李大同（東陽人）

又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
又紹定三年　譚粹古
又　陳劭
又　陳塤
又紹定五年　羅愚（察院）
又紹定五年　許元實
又端平元年　劉希仁（莆人）
又端平元年　吳潛（宛陵人留守）
又端平元年　衛价（歷城人郡倅）
又嘉熙元年　桂如虎（官川人修撰）
又嘉熙元年　任袁然（四明人）
又嘉熙元年　徐畋（鄂渚人制幹）
又嘉熙二年　陳宗（金壇人）
又嘉熙二年　章琰（桐鄉人運使）
又　伍霆（鄞人制幹）
又嘉熙四年　滕嘉（東陽人）
又淳祐六年　張介
又淳祐九年　趙亶夫

又淳祐九年　竇思樂
又淳祐九年　趙崇縝
又　王邁（提刑）
又淳祐八年　孫應鳳
又　汪濟之（新安人）
又淳祐九年　印應雷
又　李愿
又寶祐二年　朱承祖
又　高世奇
又寶祐六年　趙與言
又寶祐六年　趙孟迥
又寶祐六年　詹元甹
又寶祐六年　許炎
又寶祐六年　朱文炳（灊山人運使）
跋逸傳寶祐六年　江萬里（度宗時右相死難謚文忠）
跋遺草開慶元年　李節（單懷人提舉）
又開慶元年　趙時寶（古汴人）
跋祕譔誥詞　胡儼（祭酒謚文肅）

跋贈誥手書　畢亨（巡撫右都御史）

跋建炎第三書　祝允明（吳郡人應天府治中）

跋盡忠録　陳沂（蘄人翰林）

又　孫育（中書舍人）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有闕文）又况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爲陛下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

不拘軀効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材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憸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姦狀故此數人者爲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娉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饜姦贓狼藉縉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啓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亦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将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将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将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

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汚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内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已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彦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

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彦進不敢輙違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詰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彦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卽諷監司捃摭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剥克太甚盗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

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内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已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搔動數路蔑

視官吏僮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栢輙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冢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跡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輙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

內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獘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已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已歛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将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况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

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蕪此六賊黨

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畱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劒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冢暴其骨以解天

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令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米斗千錢民兵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

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㒺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信與伸同）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後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物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决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不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目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庶民嘗許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廼運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

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延除發運使宋㬇是京子攸妻黨京即委㬇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前出討方冠市恩亦衆蕪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前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寅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勔父子欲歸於淛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前書一併行遣却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況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正月十三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遂遷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誅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況夷狄之兵皆由群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則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上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

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爲群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傍偕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輙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爲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爲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言之也盖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脩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暎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鄉附己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

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毎得之搢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眞是憸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毒敢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綱紀上皇毎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或一背違輙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前使充使臣之役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爾非特

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泛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聞每名獻餉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衆即又轉令張補等將上其他權幸遂相効以貫利師成實啓之每遇賜第唱名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爲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搢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賸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横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儻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詐僞必以爲眞能廉靖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内朝善覘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夤緣爲姦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躭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姦必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勔彥及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胡可得爲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比日所聞爲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益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爲謀始此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

於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成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倡爲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相誇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況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爲虜賊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卽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淛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爲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釁實自數賊啓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耶或尙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耶江淛之變蕭墻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賫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見譏曰上方以夷狄爲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前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病豈能爲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尙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

相大臣孰能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陋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繫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陛下留神荐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翼按宣和間謂婦人有標致者爲韻至施之衣者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調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讖也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族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往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

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决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迺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眞欲請和則旣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持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鎭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鎭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

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

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者又是邦彥媚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翊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譖訴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

他哉蒼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辭誥命上皇帝書（四月十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準尚書省勑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載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閽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麤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有闕文）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子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位穹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溷濁搢紳躐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

篾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眞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略矣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爲先務而前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耶況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況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遽達乎臣等諸生熟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閽庶可即達

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寳位遽遭北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卽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叶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姦誤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彦等而復留李綱葢於初四日早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悔悔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七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彦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

介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携開封府劄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濋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何此之卹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卽死於二人手矣臣若覬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刼天子臣今受爵命則是當時合衆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雍之說臣等死有餘罪兼宗濋時雍各嘗出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爲意欲作亂一曰當行軍法二曰當致極刑又時雍受李梲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於法葢聞喻其鄉人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絶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濋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覗諸生動靜至今不絶使一學之士惴惴然不得游息於其間二人各騁私忿如此安知陛下之待諸生正不爾也臣又嘗見尚書省榜示吳敏劄子申雪李邦彦之寃謂邦彦

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乃引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義報國而乃爲敏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憂阻苟不能湔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於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嘆綱於臣等何有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怪今諸大臣往往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宜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蠱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逭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每事以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癉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赤心

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大討耶不過以謂昔致身於此卵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恩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氏卽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寧若負蔡氏況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干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碏亦不敢輒私其子惡也況朋黨乎臣等書生前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摘其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葢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詣于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大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己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

决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俁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脇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章章者葢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官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掩覆凡文狀及京者必令楚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己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走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以爲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專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餧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冒恩寵二十

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比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竊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决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

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内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前日在拱日夕飲宴聲樂不絶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之爲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嚮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後闕）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三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爲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嚮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卽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

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越闕續准尚書省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卽位纔卜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卽復出省人情洶洶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卽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竊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爲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爲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爲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爲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眞所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爲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竊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正以薦舉張

所傳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畱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頗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竊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爲和今乃便爲進退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卽位李綱爲相亦旣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始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

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爲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眞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旣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爲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謂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況在今日正當持危扶顚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事形迹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爲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爲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爲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

傅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有爲敢任難事傅亮知兵有智略而紀律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共逗畱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況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辭機職願且督張所傅亮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

即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於陛下有私恩耳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閑逸之地全保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彥爲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所裁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爲相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畱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亮可任爲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前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徤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以草茅一介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鎭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即時祗受前件指揮尋即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母氏退伏閭里未幾適聞金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在畎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賊虜殄滅夏四月適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藉勢僭竊大寶羣邪輔之更姓易號臣竊聞之不以爲信竊謂開闢以來寧有是事唯五代

石晋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爲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累憂勤深仁厚澤格于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況今諸將之兵大會畿甸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前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爲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異姓爲僞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

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矣庶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仄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不奮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竊謂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項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爲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爲者矣臣謹具書一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

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況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以謂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若欲卑辭加之厚弊或遣使命懇竊邀請却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後

之強二聖鑾輿永無回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爲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者即是汝公如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爲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剉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日而下天下之人莫

不鼓舞願爲陛下効一死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強豈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陛下刻意圖此

一臣竊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征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思必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鑾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謂我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惰賈勇而前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剉折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能舒其憤與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欲舒其憤與作其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柰何諸將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禦敵乃下令曰殺虜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衆殺虜人立功往往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挫竟無鬬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忌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藉口劫持陛下自逭其罪臣竊怪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耶豈不聞陛下向者爲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愛手足不忍啓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略無難色聞嘗奏之淵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用兵害國大計其論朝廷亦爲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嘆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爲大元帥當時陛下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進兵耿南仲者竄走

帥府剛執和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籠臣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上不欺天禹湯罪已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

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貪緣幸免罪戾爲安撫使如范訥爲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畱不進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旣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戰繼今以往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之氣何爲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戰一復其恥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夷夏天下共戴陛下爲中興主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當以身徇陛下二聖鑾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

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輩苟且其說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一臣在外方聞知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世偏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瑯琊王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旣崩因而就立是爲元帝初非特地遷宅于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爲盜有劉石

慕容據奪僭僞宋齊梁陳終不得復晉之東初席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乃欲歸避瑯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憝未幾蘇峻復起歷歸成康哀穆寖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者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葢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剏今二聖北狩未廻宗廟在京陵寢在洛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卽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

爲自安計臣竊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爲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眞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幸蜀亦有勸幸江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眞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車駕旣至登城撫軍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葢得眞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决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効如臣之未學智畧疎淺豈敢不揆自方前哲惟是陛下聰明英睿眞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攬耳何足道哉只前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肯决意親征祖宗之心庶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効臣謂一旦行營比顧兩帥之頭可致麾下竊願陛下尅意圖此勿爲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鎭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

與之决戰果然卽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奉文王伐不敢自專臣願陛下奉君祖宗報怨金賊何爲不可又聞朝廷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不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須者先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願望陛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爲他幸竊恐都人

必生怨心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顧瞻宮闕難以爲懷必欲他幸亦須畧到旋即他往仍須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爲都人所倚伏者留守京師分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畿甸之人誰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虜聞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擁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更無南覘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爲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渡江而南自江以北即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陵遲之漸又況方欲報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栢人爲此計者何未之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爲眞皇澶淵之役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取材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臣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願陛下大明誅賞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即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爲諸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臣竊以謂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求内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爲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爲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即於十七日

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殞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姦致身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奈何返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姦邪深疾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既爲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爲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寧奏狀乃是綱被詔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啓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爲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爲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爲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訐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于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

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且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為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為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衆又聞嚴州洞寇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為控扼

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散沿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方五裂矣諸郡守士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況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為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為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籍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

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為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為此行所以尚爾譊譊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遼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為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惱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儻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為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

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鑾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鑾輿歸還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眞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忽也不然則二聖鑾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

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葢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着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卽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撫實行詞遐者李綱葢乞出也比見麻詞謫語甚

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令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姦觀望如

此尚可容乎願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也伏念臣以一介疎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卽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四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諭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赴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潦倒粗疎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于公卿大夫頃在大學爲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㑹緣邂逅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欵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黜汙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尤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瘖於自睽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墻走避上章抗辭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益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耶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爲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爲國保重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跧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須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略通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

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官學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益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上章扣閽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大死朝廷旣又命之以官東惶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卽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幸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危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

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項踵爲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仄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複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十日趍赴闕下少効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豪楮可具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嬸十八叔嬸三十叔嬸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晩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新婦幷二女東不暇顧郵盡教婆婆姆姆諸叔嬸照顧處置新婦見懷妊或得一男卽先人之後不絶東死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致失所想

諸叔嬸更不在叮嚀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却死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十郎并諸僕携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郎爲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四大姐一看自餘不復言矣秋氣向冷伏祝善嘉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月廿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嬸座前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

二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導意東

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爲二嫂去泰宅下音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贊

自贊（此贊當自有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眞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爲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卷四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五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詩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

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四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

翼按玉川月蝕詩昌黎風伯訟合先生此詩遂成三絶

律詩三十韻（僅存二韻）

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夫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
裏瘦馬羸童古柳傍黃葉翻翻慘離思濁醪沃沃澆
愁腸欲知此別情懷惡正是平生氣味長公歸且作
詩書伴我去還依鴻雁行酒闌徑渡石橋子回首高
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兼勝亭有作三首

危亭兼雅勝勝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帶雨蟠
千松偃夜月萬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得干

又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前事逐萍浮
荏苒荒三徑依稀度九秋故人應念我雅會莫遲畱

又

三子皆吾弟阿章才更豪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高
雅志在五馬壯心連六鰲時哉偶未與日且醉金舠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杯拔劍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事從心
淡可謂人情徹鼻酸經術豈應窮皓首文章何用苦
雕肝吾徒行與功名會莫作羈人日夜嘆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

主簿虞章

依依客館夜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閒炷爐香聽夜
雨快斟杯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吊古人殊
不遭一陣曉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彦雋母挽章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慙詩婦
孝母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嘆芳魂獨宗族空畱舊
事傳惟有南垓多少恨忍看松栢鎖寒煙

少馳賢孝譽來配頴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瑕
一鄉蒙愛惠百口藉生涯享福踰中壽歸歟勿怨嗟

頴川二絕

我家本出頴川住幾世不曾歸頴川今我暫來忽暫
去太丘風流誰與傳

我來頴川何所見青青古栢古城傍知是荀陳手親
植令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士繇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

死白眼青青頻擧觴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粲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作新來黑瘦箏

謾說朱絃太古清政無矇瞽在周庭高山流水本無事安用區區但耳聽

與士繇遊金山翊日分袂二絶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口波聲遠後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爲離人好不爲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菴

一徑縈廻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閒道人杖履知何處空鎖煙霞萬疊山

茶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脚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聊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絶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旐送君喪呂莊編戶傷心切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廈勢巍巍有意于門駟馬車未乾壁土君先巳賀燕翻隨吊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胡十年未遠皆流蕩地下相逢果有無

和邵子可賣倭豆

休論斥鹵與膏腴豆藿連阡稻麥無擧世紛紛實魚

目投人愼勿以明珠

謁王樂道之子聞方飯絶客一絶

晩生恨不及前輩來訪諸郎覲典刑吐握風流何寂寞滿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望塵陶令亟避俗胸中定何如清濁在一嚼河陽艷桃李彭澤鬱秋菊所好邈如許二子殊品目詩人易評量忍使混衡斛當使磨氷鑑要遣鬄肩燭匆容脂粉姿濫入珪璋錄神仙眞渺茫浪說武陵谷

不如臨清潭飲水樂自足誰令春雨紅點污秋株總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蓄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脫巾漉酒紫黃花泛新馥

春日偶題

驅除睡思茶甌外收拾春光酒盞中萬種窮愁渾不問世間此樂幾人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廣文絃歌飯不足要是古來賢達人山谷有錢能買米比之魯公殊未貧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飲

今日天色惡酒壺恰已空何來進童子挈榼問主翁主翁正對客兀坐書堂中諸生功課畢鼓瑟歌醉翁愛酒欲出門杖頭無青銅春衣典又盡搜索討已窮酒興不可遏不免作詩呼進童空壺挈將納宅庫爲我却致覆灰紅得酒須尋愛酒伴更煩與召隴西翁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長安市上喜相逢傾葢恩情久要同幾載暌違勞遠夢一樽邂逅寫情衷家山柑橘正酣露江岸帆檣忽飽風歸去借聲詢舊友項髯方浪薛芹宮（項髯方正仲浪士薛公才多遇新除齊州教授）

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虀

黃夫子從汶上來三束瓜虀送風土應知我亦困虀鹽肯食沽酒與市脯食肉者鄙無遠謀甲第紛紛何足數飯蔬飲水眞樂哉千古風流想尼父

夜飲二絶

筍芽鵝炙殊可口明月清風不着錢坐對青州一從事共君今夜不須眠

欣然有意引陶潛此意何妨俗士聯三百青銅亦希有速將趂取夜厭厭

泰刷子

誰研碧琅玕影撼半庭風月尚有歲寒心在要得數根華髮　龍孫受戲碧波濤喜動淸風發到得浪花深處一甌香雪

西江月

風動一軒花竹琅玕青錦薰籠憐才自是宋牆東更識琴心挑弄　暮雨乍收寒淺朝雲又起春濃氷肌

玉骨信俱融不比巫山閒夢

驀山溪元夕

半生羈旅幾度經元夜長是競虛名把良宵等閒棄舍去年元夜道得身閒依舊是客長安寂寞孤眠者今年元夜也則非鄉社却有人約携手燈前月下那知風雨此事又參差成怨恨獨恓惶清淚潸然灑

七夕西江月詞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盡逐曉雲空愁損舞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卧西風西風還解過江東爲報佳期入夢

翼按先生詩詞乃百十中之一二耳然初箋齊詠雪一首直與盧韓月蝕詩並驅詠桃花菊一首體物之妙雜之蘇黃集中人不能辨吉光片錦犬庖一臠豈在多哉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六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列傳　行狀　薦劄　省劄　書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鎭江丹陽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巳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正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請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鎭京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

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李廸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

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詬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鎭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　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有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屛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

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甚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

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

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絹與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項（按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行狀

陳南（先生弟處州錄事參軍）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奈何以是汚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負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輙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

有識者高之俄而弃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巨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爲之竦然宣和八年金人寇河北徽宗勸于勤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可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

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懦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恟恟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卽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奈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卽通軍民因毀闕前欄楯撾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爲奸也乘勢鼓譟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捽其膚髮公止之雖甚力衆怒譁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死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手采遂稍稍散去實靖康元年三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爲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

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實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旣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閈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卽位于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寢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卽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卽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

潛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央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旣上潛善以公言逼已迺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葢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旣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旣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爲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璹爲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爲言者上始驚悟卽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鎭江叅知政事王綯爲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旣以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誥詞御筆（云云）初王綯旣言公以忠死上卽命賙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虵自身外遶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廸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公之配吳氏而嗣宗尚在孩

抱乃諜諸姑請于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賙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嘗宜和末羣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酒酣聯句爲樂衆皆黙然不能落筆公獨爲古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風飄飄灑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

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姝雖平日與其腹心者然亦忌憚益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黙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而爲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覿坐堂上克家曰聞爾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敢答至覿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於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何爲公亦不答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殁南後於縣之尚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

喪實衎焉南重惟不肖未爲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翼按以特恩賜同進士出身者自唐已然宋沿其制鮮勳德如晏元獻亦然欽宗以先生言事忠義賜廸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自有典故非倖進也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補承事郎太學正錄孝宗淳熈初鄭鑑亦以言事由此進不四年補郡先生旣力辭恩命而又不肯以上舍積校取官乃謁告歸就鄉學以養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世固未有以太學生而進就鄉舉者先生獨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此豈世人情識所及此雖不關先生大節然觀先生者當先於此等處覷破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卽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諠譁東惶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爲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爲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

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省劄　欽宗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勑賜廸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爽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舉舉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事務趨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遭虜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略施行朝廷命以官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今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與爲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止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伏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歃血爲盟以厲于衆及成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勤駕竊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幸無多辭亟赴及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七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録　贖屍記　詔勑　奏劄　雜記

李猷贖屍記（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于此）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殁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敘問毋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爲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爲我辨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録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

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蒼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借大方就卜於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使有

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舁其尸去猷卽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卽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瘢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葢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

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爾殮之葢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洟淚之横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櫬以歸猷服其義乃倂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葢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大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賚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而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卽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尋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輙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

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少宰吳敏等上陳東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死於言事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於陛下卽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攷

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祿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沒地不及自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爲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黃潛善

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請祀先生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職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旨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勑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勑中書門下

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寘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秘閣修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誥（省勑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勑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

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爲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兹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兹意可依前件奉勑如有符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闕

中　書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參知政事庾

參知政事與求

權給事中殷復

中書舍人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事受呂安道

右司員外郎晏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弟南省勑

誥贈朝奉郎秘閣修譔陳東弟奉勑如右符到奉行

（前段闕）

主　事　姜大成

員外郎　兼權恩温

令　史　崔彥道

書令吏　王昚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澂

州清流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秘閣修譔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右僕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文

參知政事臣炎出使

參知政事臣克家

尚　書　闕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之奇等言謹

擬王稙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爲之感激臣謂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爲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

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機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横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爲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奬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非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伯彥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而伯彥軀幹故不在職何施面目仰覩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翼按此劄所云則此時黃潛善當已死及覩宋謝伋四六談麈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

叔雅詞也則潛善生前已嘗復官矣謝伋談麈載此語當時必以爲工不知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黃坐此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比之爲妄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麈世不知有此幺麼嵬瑣也

清波雜志　周煇

陳東字少陽太學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

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項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初行遣者歐陽澈撫州人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廸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秘閣修譔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虜犯闕請質三

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諒心游太學値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主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椽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敎官遂爲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

意於事秦李謂泰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幷祠之

翼按今人但知與少陽先生同時上書者有歐陽德明而不知有高彥先志士仁人一時輩出得牵連併書故不惜其辭之煩也

癸辛雜志　　周密（字公謹號草堂）

嘉定十四年賈涉（似道之父）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

作書貽葛司成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學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咻咻相呼僥倖恩賞覬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何所望哉

又　　前人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搬取前來

翼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溫序節段秀實笏同類而並觀之

東萊集　　呂祖謙

呂東萊先生集朝散潘好謙墓誌娶陳少陽女得官清厚淳質陸九淵爲之碣銘

鼠璞　　戴埴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黃寘諸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乃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于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閧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

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翼按莫須有三字岳忠武之所以死也而秦檜實文致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覿張浚實從臾之且浚之以甚心而僨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淳熙間議高宗配享洪景盧舉此爲浚罪迄不得侑食快哉容齋此舉惜不白少陽之冤而併案之也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

少陽先生墓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死闕下高宗悔悟其忠修理祀事每歲寒食郡爲上冢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胙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祖過丹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譔陳公神道葢先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　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鴞裝潢高宗手勑及公遺像授其族人藏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譔公行實刻墓上正德八年郡守林魁表之十四年巡按御史葉忠立祠嘉靖十四年督學使者聞人詮邑侯來汝賢爲增秋祭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戴革議者嗤之

蘇後湖

陳摹三賢堂記曰蘇公庠字養直樂於肥遁不肯爲時一出蘇東坡黃豫章陳了翁與之游皆器重之公獨以山水自娛徵書屢下嘯傲塵埃外以終其身時號後湖先生陳公東字少陽當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指爲六賊書凡四上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於謀國奮不顧身後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二公操行不同而同於合道方修譔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亦後湖有以發之

翼按後湖流寓吾邑又與少陽同志於法亦當附書

少陽先生恩敘

弟南處州錄事參軍嗣子嗣宗廸功郎胥楊中和忠翊郎胥潘好謙廸功郎處州麗水尉

高宗時諺語

金人既出境朝中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

亦齋程史　　岳　珂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爲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驟還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逐其媕阿患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翼按此論黃潛善耳而附記于此者以見邪正不容並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亡也

論少陽先生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荊川先生順之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荊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譔平泉曰一祕閣修譔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荊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歎詞旨諄切若此

翼按先生年十七入郡校十年以上舍貢於辟雍政和三年朝廷作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恥以倖進力辭不受靖康元年先生伏闕上書欽宗勑旨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先生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前已屢得官不受竟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

賄爲榮哉翼以爲尚論先生去當論其大節區區
浮名何足掛齒牙間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八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哀辭　贊　挽詩

右丞襄陽許翰哀詞　翰字崧老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愨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爲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愨相繼留爲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

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彥懿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前畱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戚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爲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爲渡江之計金陵之讖猶溺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二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於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益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譏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謀己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焉詞曰

紛袞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與言方發兮身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易故殘三士兮不疑使賢相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鼓衆兮爲奇乘新造兮惕惝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揞鍵兮摯摯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慝蒙毀陰機杳兮莫窺後耽簡兮何人尙有考兮余詞

翼桉尙書右丞襄陽許翰字崧老元祐三年進士靖康初入西府爲丞轄與黃潛善輩不合而去

讀右丞所作諫議哀辭

鄂國劉相

并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與言扼腕徵有傷吾祖昔遑郵緯討屢以直諭于君王讒諛弄國賢者避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旣爭日月光眞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葢私曲誅奸發德示後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門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恩絻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爲厚況今公議方大明叩天大呌君無後故人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執鞭典刑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爲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汪應辰

尙書右丞許公之爲人也其言也訒其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僞究其本末詞繁而不殺葢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玉山汪應辰書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貍（字裘父號艇齋南豐人）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慼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卹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辭一篇備言死事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覩責尹之詞則返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已之義微許公之詞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著是詞未敢誦言乎世其後弟尙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葢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旣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尙書郞猶子進之得所錄遺藁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貍曰進之將以是鑱諸石子盍爲我識之季貍矍然驚曰是詞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

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惟季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乾道六年九月甲子

少陽先生像贊　劉　宰（金壇人諡文清）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凜奸佞者盍少避終不滅段太尉無恙時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　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着意奸臣極虎狠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决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芥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匭函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襟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葢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待制張　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忝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伏讀諫議奏藁有作　俊郊王之埜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

護未多故笏是甘棠

挽章五首　葉　忠（監察御史）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秩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渡誠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其二

神羊解觸邪寧知布衣賤無劍請上方而以頸血濺死者得瞑目生者何顏而嗟嗟黃潛善嗟嗟汪伯彥

其三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義亦慷慨

墓門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在

其四

天地登蒙昧負此一㮊春兩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眞直氣塞蒼旻遺風振峩岷爲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其五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顧我懷秉彝千秋亦王李祠以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昜有紀

題陳少陽先生祠　西蜀健菴道人（先姓名）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

憤倚天長劒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陽煙雨暗湖天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九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序　記　墓表　祭文

盡忠錄序　李大有（丞相潤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譔事云秘譔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畱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

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槀不傳于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

面至爲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奸謫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文李春部成章因張邁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與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黯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則秘誤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誤所得其死者姑採摭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楊一清（大學士諡文襄）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

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蹶効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於姦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懾不曰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讐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中原不左衽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於戲古之以諫死者逢干皆世臣與國同戚休少陽尙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姦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說乃於宜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存亡在呼吸間捄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

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修譔近丹陽太學孫生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葢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凛凛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敎不可以不書於是乎序

丹陽學宮三賢堂記

宋陳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於制行而同於立敎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爲奴比干之死而夫子目爲三賢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敎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關世敎慶曆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讜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執古考刑不上大夫之義寧與朱敏求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啓寧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汚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葢公優爲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稟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廷以聽聖語公之意葢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命于君庶幾諷娱子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黙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時則有若處士蘇公樂于肥遁而不肯爲時一出又嗣是而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譔陳公激爲忠義而獨能爲國一死夫處士蘇公之孫也乃祖功在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

諸老與之游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觴詠自娛徽書屢下高臥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者修譔公則異於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覺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斥爲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利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同于知道方修譔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禀忠義後湖實從臾之若高宗之於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六蜚南渡及席求賢聞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召三及其門紹興四禩聞修譔公之死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無負於二公矣余自佩觿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其生晚魏公本溫陵人以子京宰丹陽迎養官舍於

邑治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爲奉公之所後人目爲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栢尚存子孫因占籍焉修譔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魏公于是堂而以修譔後湖二公侑春秋于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魏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修譔公諱東字少陽

堂在縣學櫺星門之左陳摹時權鎮江府事紹聖中蘇頌子京宰吾邑迎父就養因誕日築此堂爲壽後燬兵火紹興間其曾孫忠規復宰吾邑重建嘉泰中趙善相改曰相公堂寶祐五年邑令趙與懷（一作懔）改建三賢堂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泉賢後以濂洛諸儒既皆從祀仍祀三賢增以洪公與祖名四賢祠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無錫人諡文莊）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

其時以戰鬬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鬬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閣修譔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餘年而痛惜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爲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于靖康之時則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之重於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在

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懾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略立道正氣作用遂罷秘譔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黃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

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歎高宗聞於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蔭車駕道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爲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儒而已其欲謹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戎奸之

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誥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慊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合陽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

還朝趙矦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矦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矦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寶寶欽慕秘譔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爲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榜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中爲三間二厦像公其中前爲露臺立金鑄汪黃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爲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

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葢趙矦狀云

墓表

龍溪林　魁（鎮江府知府）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慝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蒙腥膻衣冠之化不可以易左衽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亾而中國存卽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

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爲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丘隴謂墜榛蕪進遙冑出家狀獲覩遺容暨蔵義始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吊英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祭少陽先生文

明巡按御史葉　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宋修譔陳少陽先生之靈曰唯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無慶忌乃以布衣而干廷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赴難惟以取義與禮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亡公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内逢于與遊斧鑕奚遑視彼汪黃穢若狗彘決此江流難涴腥羶君心尋竄存歿哀䘐如瞶斯開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高風今經故地作廟妥靈永修祀事新宮翼翼漕渠泌泌千萬斯年有虔無墜茲當落成潔陳殽胾公其來歆鑒此誠意（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訢請改北郭外五顯廟祠公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十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題跋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關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爲知决非偶然者一旦爲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憸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贈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輩泯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焰時能購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爲人也從可知矣故

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陳南（先生弟處州錄參軍）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旣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卽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婿潘好謙拆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旣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郞秘閣修譔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節固已托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于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弟南泣血謹書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益國公謚文忠）

高宗皇帝卽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鎭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郞秘閣修譔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旣爲哀辭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跋奏議

金華楊　邁（尙書）

右修譔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非闕典歟亟取奏議手阽刊之于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卹之詔冠之篇首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又　譙國樓璀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側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輿櫬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爲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險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益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又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譔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同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芬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槩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邵安撫墓誌經略錢待制所譔神道碑并范制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爲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班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其待予諛聞附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爲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

足爲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蒻文斐不能自爲臆說謹摭聖賢之言以識古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修譔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又　四門樓鑰（叅知政事謚宣獻）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身非特光祖光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

書鋤奸臣鬬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巳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鑰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且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覩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鳴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

嘉定戊辰癸酉朏

又　　秦州野人（失名）

予覩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嘆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弘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弘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未常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弘之居相位内深意忌雖同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弘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爲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弘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下言爲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啓少陽之口若有意於中興乃不啓吾君之心使畱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死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矣吾亡無日矣

又　　劉棐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如殿譔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

而從之彼髙官美爵列官都省甘爲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黄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於戲湯之罪己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爲公歛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昆以廣聖恩褒中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

定癸酉臘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李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黄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參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嘗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爲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從詔爲邴所草高宗不以爲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臣非才謂黄潛善匹馬南渡益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修譔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翌日也罪己而勃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修譔公之所以忠嘉

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李統書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金壇人諡正肅）

遂伏讀鄉先生修譔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

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羣臣萎薾骫骳婾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跋建炎第三書

劉宰（金壇人謚文清）

修譔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家且有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儁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盖建炎

第三書公所以坐於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豈少陽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畱以爲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爲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爲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蜩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爲公惜諸藁及遺書之亡而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燁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澣

跋遺藁

金囦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閽過曾大父劇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役亓歸閭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爲詳猶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藁見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寧歎

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爲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又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修譔孫枝不困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今可矣盍行乎

又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决以爲不可往其後乃以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韃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藳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嘆云

跋諫稿　宋黄震（字東發）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

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奏藳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九死莫贖劉蕡見黜人寺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陳公奏藳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宜和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夷濰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爲國謀爲天下謀爲社稷謀未始爲身謀也公旣殺身矣爲國者當奈何此高宗痛於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姦俱得保首領歿于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籍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於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執筆收泣爲其子孫燁書于奏藳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又　陳鼎

先伯父修譔於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干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義於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爲贖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於忠義並傳不朽與姪鼎泣書

又　古鄖陳　塤

塤曩爲括倉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於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爲贈揭之坐右朝夕景仰益常挹忠靈於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燁攜奏藁相示齊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於筆墨之間因思塤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爲之葢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古鄮陳塤書

又　臨川羅　懋（察院）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又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閩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藁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意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請宜還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勢方張長軀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淛益嘗以河南歸稅況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闒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騖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之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疏其奸與棺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

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憸士之汚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閽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憸士陰有所忌玆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葢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藁而重有慨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又　宛陵吳　潛（留守）

古今獨唐裴相垍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澳也固宜於戲金虜既亡矣而濉陽之郊百年之下

獨柳悲風猶爲諫議喞喞也主國論者可不知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又　　歷城衛　价（郡倅）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況諫議陳公耶敬覩遺藁直筆如生又重爲之三嘆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日

又　　富川桂如虎（修譔）

建炎間二奸佞之譎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斜刻二十事雖出於臺臣實修譔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藁重爲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又　　任褒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藁乎嘉熙改元孟夏後四明任褒然拜手敬書

又　　鄮渚徐　畋（制幹）

讀諫議叩閽遺藁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覩者致其愛慕之餘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旣燎矣溺寒灰而爭伏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又　　金壇陳　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譔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婾阿與沒上下爲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爲狂人則目之爲病子審如是孔子之志荒矣殿譔奏藁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新汪黃爲鬼爲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譔之爲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譎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譔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譔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譔之所望也不然此藁猶破故紙耳於戲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又　　　桐鄉章　琰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葢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止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又　　　鄉民伍　霆（制幹）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猖狂妄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黃卽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嚮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又　　　東陽滕　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卽爲邊面未可爲至計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爾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賂晉矦止馬晉之君臣反首茇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慼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矦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圉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輿在主亡輿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矦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

示敵弱且弱矣獨公所論大議凜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虜既陷中原不敢遽有之則以授僞齊久而後取僞中原若取之齊者以絶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歸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爲尚書郎上書申救義槩藉藉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藁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證也觀公眞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又　　張　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於此乎决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譔陳公之事眞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蓋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後學張介書

又　　趙璽夫

僕初娶於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姦惡補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聞已傳寢命在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秘譔於是乎叩關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愈直雖罹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典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illegible]薄三引家旒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嘗於先正秘譔見之淳祐己酉仲春既望雪翁趙璽夫謹識

又　　　　實忠樂

大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興負直節勁氣於六館者爲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閽亹亹言事切中時病竟殺身以成仁今存載遺藁酉賢相擯邪朋思故京甿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必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於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實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爲之書

而無虛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後學實忠樂書

又　　　趙崇縝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爲之果故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於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戎馬犯汴虜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虜營間陳曲直辭氣勁正粘罕憚之命酒三行厚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罵虜繼之曰寧回南鬼不作北臣自沈於黃河虜泯其義瘞之河于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抗虜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附犬羊偷生之念猶皆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於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虜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藁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閏晦

又　　　南容王遵（提刑）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爲臣子者誰無是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絶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覩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

失所先人無後眞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略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藁字體與前書而加小爲之撫卷涕洟

又　孫應鳳

山嶽遺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譔公詠雪之章也儻儉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諳之不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

如栢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塋牢落松栢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

又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嘆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藁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目抵斥權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册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予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修譔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又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脉炎祚中興此

其權輿載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祐庚戌自潤改袁歸寓公里世孫示余伏閱書藁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職臥疾遂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沂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爲遺藁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其所之意此藁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扶至灘磧間不然則爲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義

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人乎敬爲之書于卷後歸璧云

又　　朱承祖

魏徵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今覩殿譔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閽斥權姦至於殺身殉國願爲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比干後有殿譔公可不謂之忠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鑒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京口後學朱承祖拜手謹跋

又　　高世奇

世奇生之爲太平民自齠齔時竊聞父祖話靖康之事毛髮爲之寒凜既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聞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趍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有重於太山者千載之下於陳公見之矣冥鴻子高世奇書

又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藁愛君憂國之讜言言劉切雖鼎鑊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古溪趙與言拜書

又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大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閽抗言於羣姦吐餤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輿遺藁凜凜猶有生氣然足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大夫乎寶祐戊午楚節前四日秦望詹元鼎拜書

又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虜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時

是葢殿譔陳公既死之後也姦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迥生乎忠簡公之鄉獲覩忠簡公眞蹟多矣獨以未覩公之手澤爲恨迺今筮仕公里祗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煒以公之建炎第三奏藁示予愀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死於東市忠簡公雖死於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黃秦者獨不死也耶感嘆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

穀雨後三日廬陵趙孟迥書

又　三山許　炎

此藁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頓回則輿櫬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於此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又　潏山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冐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眞與

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生廟堂居閫闑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死爾爲社稷死爾二子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豺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青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其前修誤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憤然習俗方惡在軟能雷同曾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大作於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爲勇正像此氣脉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勿論卽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嘗苦不續有能耿然爲國家深計長虜者時寶祐戊午九月二十六

日

跋遺草　覃懷李　節

晁錯忠於漢以盎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爲之喟然此太息而已修誤陳公當皇赤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匿[redacted]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與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又　古汴趙時寶

劉陶亢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輿櫬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姦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illegible]猶呑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黄何物乃爲京黼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合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寶業於南風堂

跋秘誤誥詞　　胡儼（翰林學士）

予閱宋史至黄潛善密啓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詞有八年于茲一食三歎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實黄汪所爲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黄雖苟生人到于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黄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畢亨（右副都御史）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觝羣姦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黄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姦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迄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命巡撫南圻考索郡志迺得先生傳誥幷臨終手書一二遂命礱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草　　吳郡祝允明[illegible]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黄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議宜罷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礫內豎至與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巉絶近詳觀此稿所陳事體屈[illegible]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黄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其月二十五日稽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

神度淵澄眞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决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勸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稱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記

跋盡忠錄

陳沂（鄞縣翰林）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illegible]者亞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譔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屍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章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勑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即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爲民之勸也

太學孫思和爲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後學鄞陳沂魯南記

跋盡忠錄

孫育（邑人中書舍人）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册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即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爲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

編於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益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宗人曜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育謹記

跋

少陽先生吾邦一人能獨藝苑千古也其文亦必曰、　陽氏刊之

、、少陽

先室書吾邦人也

後學賴杏坪識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

（宋）汪應辰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文定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爲改此名。初授鎭東軍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遊。又與呂祖謙張栻相善。於朱子爲從表叔。朱子嘗往來商搉、故孝經刊誤援應辰之言以爲據。應辰授敷文閣待制、亦舉朱子以自代、契分特深。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祕書省正字時、以上書忤秦檜、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於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中最爲骨鯁。其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宏治中、程敏政於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鈔其要、編爲廷試策一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即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鈔錄、所採太狹。故鉅製鴻篇多所挂漏。謹以浙江所購程本與永樂大典互相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較五十卷之舊、業已得其大半。計其精華亦約略具於是矣。

刻汪文定公集叙

玉山後學夏浚撰

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兹刻僅十二卷盖學士篁墩程公摘鈔自閣本者云乃冠以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爲十四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公天資近道生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碩之精粹吕伯恭稱其學則正統文則正宗非阿所好也公少學於喻子才弱冠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復師事張無垢吕紫微與胡仲明仁仲昆李同學焉既而與張敬夫朱元晦伯

恭諸賢友也道尊德備所謂玩心文武之未墜抗志先民之所程太常議以文定謚公宜哉何者道德博文之謂文純行不爽之謂定自王氏新經之誣人也而學術壞公獨辭而闢之不令其毅天下後世卒業海昌信道不回有味延平澄心立本而要以反身自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文不在兹乎自秦相之主議也而國是亂公始而議和不詭隨於小人終而論戰不苟同於君子曰禦戎以自治爲本能治其國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不然無說也更閱夷險特立不懼信乎有本者如是非誠定之效乎太常謂公爲有功於吾道世道然哉然哉公嘗言自漢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取容至於能爲國重則又未必儒者故世遂以儒相鄙於乎若公所立謂之真儒非邪公先世自新安徙玉山遂世爲玉山人浚於公爲鄉後進梓公之文俾世有知公者吾道世道尚亦有賴哉

嘉靖丙午月正上日

汪文定公集目録

卷第一
廷試策一道
卷第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戎失計及羣臣向蔽劄子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論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卷第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論愛民六事劄子
授端明殿學士舉查籥自代狀
卷第四
内制十四首
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制
郭振授武泰節度使制
賜左僕射陳俊卿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右僕射虞允文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兼侍講陳良祐乞祠不允詔二
賜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史浩乞祠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沈介乞祠不允詔
賜荊湖南路安撫使沈介奬諭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吳芾乞致仕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敷文閣待制劉章辭免恩命不允詔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卷第五
記七首
守正觀養正齋記　豹隱堂記
潛齋記　平政橋記
昭烈廟記　諸溪橋記
洞源書院記
序四首

陳忠肅公集序　徐壽卿集序
贈杜君序
說一首
王元圭字說
卷第六
書簡十三首
與信州程尚書　與總領汪少卿
與趙經幹　答程運幹
賀張樞密　與查運判
賀吳宣撫　賀汪樞密

答李提刑　答張潼川
賀虞宣撫　答程提舶
賀汪學士
卷第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　答毛李中
答徐知止　上趙丞相
答趙允明　答張定夫
答葉南美　答胡明仲
答徐漢英　與黃岡人

上宰執劄子　與呂叔潛
答吏部陳侍郎　與喻玉泉
與張真甫　與何運使
與陳樞密二　答李仲信
與呂子厚　答蘇仁仲
與李運使　答劉樞密
答梁子輔　答尤延之
與方叔輿　與呂伯恭
卷第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十四　與信州程尚書
答張侍郎　與劉樞密
上陳丞相　與喻居中
與呂居仁舍人　與呂逢吉五
卷第九
題跋三十八首
題司馬温公賓客目
跋温公與傅獻簡公帖　題申温蜀三公倡和
題蘇東坡帖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題蘇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跋東坡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跋尚公帖　跋山谷帖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跋劉丞相送子詩
題舂陵法帖　書張士節字叙
讀安樞密行狀　書節行王夫人事
書劉忠肅公事　題包孝肅公奏議
讀龍川別志　記戒石銘
題范蜀公集　題范太史集

題呂申公集　讀中國春秋
題呂子進集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題呂文靖公事狀　跋貞觀政要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跋張魏公釣臺詩　跋張魏公詩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書吳忠烈遺事　題譚師直士訓
書王直講所著教迷篇

卷第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書羅宗約試晬録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録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跋南溪始泛詩
書韓公五箴　跋李先之文
書糾繆正俗　書小陵詩集正異
跋劉貢父詩話　跋馮宿所為其碑文
書令狐彰開河碑　讀石洞霄傳
跋王荊公所書佛偈　跋王荊公與申公書

題司馬溫公奏議　題續池陽集
題林子中集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槀
題金谿吳順顯道文　題蔡絛許神文
跋李伯時孝經圖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録　書元祐八年補録

卷第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誌銘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陳公墓誌銘
卷第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卷第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祭張魏公文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祭凌尚書文　祭女四娘子文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白雉雞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壬辰立春
題鄭氏籯金堂　題表上人卷舒軒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輓叅政王公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輓學士張公

輓詹事陳公　輓呂舍人
宜春漫述　題法海院龍溪亭
和遊南巖　歸雲臺
陶山書院
詩七言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贈宜春筆工
雪中梅花　常山孔塢碧昭閣
與談命鄭柯山　與酒家沈生
送王佐獻可歸信州　水雲堂
贈婺源汪氏
次漢英教授宗和尹少稷韻四首
陳經畧生朝四首　送陳經畧二首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牽牛花
尤美軒　懷玉山
太甲山　荷池
琵琶洲　蕨初生
御殿尾
附錄
行實一首　傳一首
勑四首　祭文四首

謚議　　覆謚議
端明書院記　　重脩端明書院記

汪文定公集目錄終

汪文定公集卷一

廷試策　大意問吏道未肅兵勢未強民力未蘇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於廷詢之以天下之大計曰覬聞治道之要顧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於師者言之竊以爲爲治之要特在於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仁則天下相率而趨於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為義則天下相率而趨於義矣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彼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於此者也以脩己安百姓爲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己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於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

聖策下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首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為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己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於天下之事若不足為者但陛下未之為耳夫以金虜之禍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可與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虜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於勤勞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為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畧不出數月遂

能殱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蔕之盜而安千里刀刄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畧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興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為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為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光大孰能禦之哉至於措諸事業之間寛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

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為本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為者哉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粵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為繆盭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為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救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為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盍亦先於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為自治之計者何也昔

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爲根本之圖故高宗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内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也今不然今日以其人言其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其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勵群師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

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論也至於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於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别與差遣之類其於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爲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臣竊恐爲夷狄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復祖宗之烈正猶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飜然奮寤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後從事毋爲此紛挐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爲憂乎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以真才之未顯實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爲慮臣以爲此誠當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郡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嘗謂天子之於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

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盖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也今陛下下銓量之令則誠有意於肅吏道矣嚴科歛之禁則誠有意於蘇民力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於強兵勢矣然而真才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詔也若聲而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於方寸雖不形於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爲宵旰之憂發於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

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為空言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於事哉臣竊見朝廷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之臣使之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令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畧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於上而雲令阻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恐以犒設贍軍則厚衆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辦胥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為限實不能免苟以欺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挺小隊皆效虜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自保至於冒請月俸虛糜餼廩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冗食

所以未孚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為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不至則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欲考課以核殿最省官以抑俸稍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支則欲定武功之等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衛之制臣以為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考課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抑俸稍矣然臣以為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考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為智以是為非但詢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於是乎溷淆矣此考課之本所以在於正心術也荀況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

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於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謟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考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仲華嘗用之矣終足以贍邉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之矣終能使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寛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爲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於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彊埸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充國以爲明主可爲忠言且欲以守之條列利害反覆凡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河渠之利病乃畏爲人牽制而移書於朝廷朝廷以其言爲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考其行事晏之掌邦計也凡始於廣德之二年而終於建中之元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陛下誠能蒐攬人才經畧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戍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爲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爲甚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於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盍亦取鑒於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爲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寖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於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隳諸衛之兵寖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彍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盍亦取鑒於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考之於古驗之於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

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沛造次不違於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邇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於桴鼓臣切觀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於食息之間既而膏澤繼降不出於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慘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爲而推今日之所未爲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祐宋祚於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効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将大有爲於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

可得而脅唯人主力於爲善勤於進德唯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於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脩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蓋方其側身脩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馮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光武於是乎招徠俊乂屈己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爲使聖德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於虜賊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来蘇惟恐其後況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爲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切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爲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問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筭切以爲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爲他人皆莫能爲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己之道誠不敢務爲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

今日之事責之於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大臣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告庭之命以其為有道以其為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才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禄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筏闒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其為正直以其為蹇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筏闒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有何所見而然也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思亦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惑乎治効之筏闒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為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唯陛下所欲將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群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為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臣謹對

汪文定公集卷一　終

汪文定公集卷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戎失計及群臣阿諛劄子（紹興八年五月）

臣伏見日者虜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内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踈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為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為兄弟又為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以謂虜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為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虜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又聞虜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

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虜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脩廢政陰飭邊吏厚為守備令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廢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嘿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尤却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

可以成務而虛己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讐人役哉取進止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己見實封聞奏者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祗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於五官宜若不相爲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蘊積於内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於外善醫者察脉觀色知其所從来治其内而外症去矣今者淫雨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於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寤者乎或有所欝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欝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爲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爲命者財也取於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爲命矣

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税榷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爲民害後世既已兼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税以爲常賦今之兩税是也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税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税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爲不取於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爲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於州縣名爲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爲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於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於官庫者今則斂之民矣軍器物

料謂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則賣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柰何而不復問況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於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於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為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為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為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為會計錄元豐間又為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為經與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於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買折帛未能遽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於上降丁寧之詔

立煩悉之法初無益於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餉如故他用寖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斂於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為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於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定僭偽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於內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

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

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須者臣下進見陛下每喻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己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顰眄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爲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導諛成風稱之者以爲聖人尊之者以爲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於一德元老至於輪當面對者託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夙退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餽獻畢集於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要於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爲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爲說必不自以爲拒諫也以爲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頹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柰何議論之臣不能

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爲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爲好名或目以爲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於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戍諫田文而得寳於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爲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司馬光以爲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曆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顯致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群下雖衆然有志於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則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爲好名者是不欲其爲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爲好異者是欲其爲同也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爲邪

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覧士大夫是非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讜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爲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體迂濶而不適於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僞庶政之闕失皆畢陳於陛下之前又孰有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於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爲今日之計内之所以立國外之所以備患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朝不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爲固此則非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察常若寇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往往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illegible]統緒號爲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吳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爲之重引顧榮賀循爲之先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危疑不絶如綫重之以桓温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蝎厭奔走唯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入閫之重臣握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兔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脩器械不備堠障不立烽燧不設憔悴之民襁負繫道而不之納也閑曠之土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内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爲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説以卹民力通下情爲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於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武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於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留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濶營屯相望外論頗以爲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尚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阸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刻剥其下而奴虜使之平居無事籍籍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捉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支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驅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爲志此

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獘以為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哉今師中不幾於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於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己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為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為尤重乎陛下誠留意於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為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於疆埸之事據險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奸偽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為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裏相應戮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輒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於是始詔報從之慶曆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興為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歲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審之於初奠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

既已陳其大槩矣而惓惓之誠猶有不能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為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向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於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於靖至於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況其不止於靖耶夫用一人而可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為實用也且臣聞人常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於陛下昔日之所知邪其亦有未易知邪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為難者蓋在於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廪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沈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爲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狄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爲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脩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汪文定公集卷二　終

汪文定公集卷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虜酋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爲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爲虜酋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爲懦弱不立者或以爲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爲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爲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狄尚強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爲國者不當問夷狄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凜凜有吾其左衽之嘆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爲中國患也

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勳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自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爲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爲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於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歛橫賦合而爲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爲善權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正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

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什倍於两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爲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傜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旣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参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寖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别乎尺籍之僞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措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来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儌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熈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内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隷於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内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内庫不隷户部太府有司輙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

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者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爲豐厚而失於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寛縱而失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

所爲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於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況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爲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寛而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商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復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揺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爲非暴虐之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令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沉竈產鼃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

所繫之甚重閔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爲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殘人也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爲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

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爲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来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爲工匠或敺之以爲商賈或抑之以爲僕厠之役旣害使之以不當爲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巳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逋逃浹辰

之間而两淮之地蹂踐幾徧方且恬不忌憚恣爲誕謾列上戰多誑惑羣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况於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剥之計至於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

渾瑊又何如我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爲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强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謂賊所破者則此病

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来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减省之盖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内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爲在巳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説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爲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

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疆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初不藉以爲戰鬪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於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

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爲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户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吏夤緣爲奸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咈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主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

以爲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爲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開闔動搖至於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

不足爲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爲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爲治者要必以至誠爲本以力行爲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僞者有所不敢爲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與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必滅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

風俗大率以欺罔爲尚夔路師臣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爲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爲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爲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爲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爲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惓惓獻其愚衷惟陛下裁赦幸甚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隆興元年）

准令諸侍從官受誥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尋其所闡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辯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靡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

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趁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况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驅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

其積寖久其流寖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爲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辯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爲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濶劄子（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濶蓋自昔人君

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問疎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己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爲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爲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愛民六事劄子（乾道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於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横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

楚蒞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

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令之監司郡守多不審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

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榷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剝進獻項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出行絀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䝯或更並緣肆為姦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

取進止

授端明殿學士查籥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查籥稽古之學可施於今應變之才皆適於義奉使入蜀跋涉七年隨事便民為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汪文定公集卷三

內制十四首

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於閒地肆領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戸食實封一千二百戸李顯忠挺志堅剛亶資驍銳生知大義旣用夏以變夷荐奏膚功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損於徇邑勉從紐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群材之彙征豈一眚而獨棄粤自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並授今特出於異恩內以增輦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廢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功對揚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郭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封建康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總攬多士牧寧四方干城斯民實資勁武之畧注意於將尤在安平之時雖名器之是嚴苟勳勞而必報眷乃宿望修其外康歷年滋多宣力靡郄矧來朝有錫命之禮而考績有陟明之文其序進於元戎肆庭揚於大號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奉國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戸食實封一百戸郭振勇鷙而好義沉潛而善謀慷慨風流家承氣俗之習奇龐福艾天賦功名之資頃提偏師堅守孤壘厲士卒奮盈之氣摧寇戎遠鬬之鋒旣任屬之寖隆每勤勞之不懈肅轅門於建業開帥府於合淝紀律堅明恩威敷洽盡忠以衛上之義得悅以使人之方有儆其成不忝于素猶念轉輸之費欲圖久駐之基萬人留田三事就緒凡茲爲國以遠慮皆匪便文而自營朕嘉其用心倚以爲重惟名實之宜稱度事功之可成俾建節於黔中以增雄於閫外封侯之舉衍食之封併舉異恩涖觀來效於戲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誰云充國之老

徃祇朕命克壯爾猷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進封建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敕俊卿卿脩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䪷萬幾康濟群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於宰司蓋甫踰於期月若乃富强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

彌縫之助胡爲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子爲政尚云三年其盡抒諸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奏劄子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

敕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懷尚洊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良祐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

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敕良祐省所奏劄子叨竊過分怨謗乘之竊恐悔尤日積他時重費保全欲望許臣奉祠或與臣州郡差遣事具悉卿素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敭歷華要方益觀於遠業乃祈去於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怍奚虞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常豈復悔尤之積尚體玆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敕呉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廉潔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因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景夏朕閔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逸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實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政奉外祠不允詔

敕史浩卿入相初政為甘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臯之地歲勤再閱民俗浹和肆稽進律之大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於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實在四封常何異於家居其即膺於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敕沈介卿以盡護諸將之畧而鎮拊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為最而乃洊陳奏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為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

敕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為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粮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徽猷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呉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敕呉芾卿徊翔禁塗望實益邵鎮拊方面恩威一新顧欲於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武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為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拊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賜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劉章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敕劉章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典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畀以自

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乾道五年七月十日）

問帝王之功莫大於用人蓋必知其人矣然後可得而用也臯陶之謨周公之立政其知皆在於知人此固萬世不易之理也為天下國家者豈不欲得如臯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俊而列于庶位以收用人之效哉患在夫端竅真偽夌雜貿亂莫知其孰為可用也然則知人必有道矣臯陶周公之書其反復曲折殆亦詳矣獨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豈其不可言邪抑亦有所未盡邪世之欲取聖人之言以為致治之成法者其將何以為準邪則又即孔子所嘗言者而參之夫言行未必相應也毀譽好惡未必皆可信也人之難知此其大槩也今也聽其言則觀其行有所譽則有所試衆好之則察焉衆惡之則察焉若是者亦足以知之乎然觀之試之察之乃能有所別白而得其是非之實又豈易哉周公於有夏則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湯則曰克用三宅三俊文武則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聖人而優為之固

其宜矣而禹乃曰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豈堯所有不能哉道至於聖人而猶有二邪此皆學士大夫所當講究而推明也其詳言之

汪文定公集卷四

汪文定公集卷五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於斯夕於斯從事於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為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絶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為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耻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於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脞莫能相尚能於此不能於彼勉強於所易失之於所難或僅能扶持至於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為定論也顔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於貧賤而失措於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邪意顔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茍然者矣睎顔之人所當考也然則士之有為有守而不出於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於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絶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陋者亦幸有聞於呂公思未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為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叙紹興十五年丞於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聚道義於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盍以豹隱名是堂乎時叙以為然而屬某為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於心而安措於身而宜發為英華流為潤澤而有不可揜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王質文夫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夌雜於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於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

二又或至於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盖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為質邪文邪盖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况又至於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於正為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叙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與故予因斯堂之為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盖如此時叙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兑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與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参列於吾前者又誰與論至於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楊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為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為吾之資至於浸潤厭飫豁然開明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為我之用措之於身而安施之於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於外者盖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於學者推尋文義於毫釐之間謹守法度於造次之際亦可謂强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於春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怙於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死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沒温粹謹愨孜孜焉以問學為事取楊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於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為高明廣大者哉故願於此致志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王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寖久板鏄柄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於有其具而不

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為政者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翅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縮浮濫檢柅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羸於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覩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為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為平賈謹視出納無稽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擾於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於雖得其時雖當於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為重也況能於艱難偪仄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以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於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福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王山東嶽之行祠舊創於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塏昉敞闢而壯麗之侑嶽秩祀之神莫盛於張王初廟食湖湘迤演江右施及王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昊襄效官京口觀淮陰華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抃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為將王原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齒一指誓信軍中為之驚駭出泮脩還且射浮圖矢中磚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憂其家曰吾得請於帝令輔南嶽為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雹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令以輔南嶽不獨表表於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綿綿於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柰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尺日江天雨打逢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

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鎚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鋭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讃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俶擾衢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遇霽屢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太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於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庇如潭如印如柳如槔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神乃江東水絶處香火賴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溯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冡邑士庶官吏逺迓奉安於邑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賀輸財戮力立祠於行嶽之東邊祠之前有泓泉瀞潔凡有疾疫謁飲即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徼福辭曰收瘟稍茹

葷腥擊毆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稚耋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乃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為國家柱石死則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顯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亭碑可攷異代之烝嘗不絶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之以彰其忠邪然則勤事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於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鉄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槩且以誌邦人被福之修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叙大畧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

王山蒼蒼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祐兮昭聲靈殄息妖盪兮福群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絲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芗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欲報罔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閒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志樠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岍多樠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齧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為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盖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廼以田祖屬之廣教院主僧去来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頹圮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緇徒饕食之費孰若收其羸以助吾恵政而況因接崖猶存舊址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空無力議也於是以其祖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奉千緡助之餘則於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祖則修舊起廢来者不容逭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僦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七旬而告工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於後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寛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録可仰先生寛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子與先生同郡微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耻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厦明窓靜几之謂哉是心即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冊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経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内矣咀其英華飫其膏馥其為用詎有涯

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於心故發揮為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来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兹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於國學赫然名聞於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鑱於石碑来者勉焉

序三首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荊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

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為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槩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巨姦憤疾磨牙摇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為吾身而莫知孰為彼此也以死生為旦暮而莫知孰為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為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為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為一與夷狄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邉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邪學者於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於為文也其於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緼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於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為楚製齊人之為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為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於是有以文為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為本此雖異於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於為文盖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鋭雖勉焉為世之科舉之業而引

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已意不牽於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彊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於古之學者而後已廑得一第為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為文十卷求予為序盖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為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為居正者尚行壽卿之志乎哉

贈杜君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為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覬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為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為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數之度要以為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莊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猶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說一首

黃元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元圭寤而名之請字於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於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為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盖其所以為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

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寖盛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為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見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納之吝圃稼之學盖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汪文定公集卷五

汪文定公集卷六

書簡十三首

與知信州程尚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鄱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於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於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爲國華藪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既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需顯庸盡發賢緼後凋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流急而莫禦欽此餘刃施於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顉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爲懽娛倍萬夷等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親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蹇薄之分未免飢寒之憂仰蒙上恩洊佐郡寄遠道百舍豈董趼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於保持今仍依於臨案茲爲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邵宿望獨高於省寺群公皆避於菌馮屬邦計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錢流於地雖稱劉晏之功刃發於硎豈識庖丁之妙即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亢身苟焉竊祿論臭味於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尚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趙經幹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絃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於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置之幕下今豈待於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特承謦欬之音更托帡幪之庇其爲忻忭豈易敷陳

答程運幹

習聞聲迹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先世之好曲示過情之褒感莫能名愧無以稱恭惟運幹學士受材膚敏制行溫恭趨而過庭親承問學之富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論之所期曰家聲之是似顧惟晚進及識前修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刑之有繼未由造請第切傾馳倍覬保綏亟膺進用

賀張樞密

伏審祇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盖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致將焉往屬皇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須汔回雅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顧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於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爲無不成解紘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頓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民之病庶幾大節無愧古人某方遠守於海隅莫進趍於門下其爲依仰實倍等夷

答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如閫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豈意空疎亦叨寄屬柁舟遡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觀風嘆拊綏之未易伏辱眷私之厚特迂誨問之勤此盖運使直閣持自牧之謙篤相先之義兩喜必多溢美顧莫稱於襃揚久要不忘平生願繼聞於告戒其爲感慰罔既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王封典冊流傳縉紳欽聳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岳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屬須温詔促覲嚴宸靡憚暑行進承晝接會朝繼食見國體之增崇帷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髙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以煥大常之紀以隆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某夙蒙異眷方託餘輝引領門墻第切拘攣之嘆庇身廈屋庶無隕越之羞忻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可績宣威制勝令出惟行越參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具宜絶域亦知其名在庭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於兼愛綢繆牖戶患猶謹於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聞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臧既茂建於使名復優加於寵數惟大

尉之在漢室與相惟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即正乂虛之位㑌幪四海師表群工某乂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於閫外阻望履於幕中

答李提刑

伏審欽奉詔書洊持憲節先聲云及輿論交欣恭惟提刑數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彌芳棠棣之蕚粲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吾青氈而乃頫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徧歷於

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於要路矧茲䕫峽亦辱使軺庶獄敀紛幸平反之無害疲民凋瘵賴賑恤之有方苟種德之可爲豈屈身之足問顧惟懶拙乆幸依承茲復同寅庶幾蒙益枉誨音之良厚知眷意之特隆感愧之懷敷陳罔旣

答張潼川

伏審寓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於懇請故特示於褒優下車云初浹境胥慶恭惟某官得先天康節之學侯後世子雲之知其無施而不宜蓋有本者如是被召殆行於萬里爲郎僅及於六旬即當超遷乃復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艮其背所以不失時實斯道之固然抑遠民之幸甚顧惟疎拙荐獲依承特蒙惠問之勤益見同寅之義其爲感愧罔旣敷陳

賀虞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胥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仁爲救物之勇我戰則克盡傳心於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於天理經畫世故調胹政幾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遄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

當宁太息命公往釐靡憚暑行之勤以寬旰衣之慮制勝堂上即坐收於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於盛事益沛爲霖之潤求扶置器之安某疎拙無庸知照有素免於罪戾悉繫庇冐之然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爲忻忭實倍等夷

答程提舶

睽遠風度荐易歲華各在一隅殆將萬里心雖無間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遡風之稍近方圖修問遽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多福恭惟某官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名家臨夷蠻之互市

海舶四集益豐財貨之源官曹一清無復脂膏之潤已被褒嘉之渥即膺進擢之優某方此丐閑庶幾養病無從披晤第切傾馳塵冗所叢敷陳罔旣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寘巍科凡在見聞莫不嘆羡仰惟世德益肯參翊於政塗矧復天倫今乃並升於㫋甲併爲盛事著在輿言旣能自致於聲名必且遠追於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喜於得人獲托宗盟又庶幾於叢家潤特勤都騎躬致長牋慰荷之誠敷陳罔旣

汪文定公集卷六

汪文定公集卷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大猷）

蒙喻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令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於考究切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攷究非特爲舉業也注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槩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於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賾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蕭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着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注似誤

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注疏於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即皋陶所謂也楊子曰羲進重和重黎則羲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司天地之官羲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和羲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於脩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脩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考帝典大學文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

至格于上下其爲脩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叙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盖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注脚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雖王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於義理有補於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即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恩棄怠輒因來問復爾忉忉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抑甞之說昔者所聞亦然盖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以天子而與諸侯戰則其德衰矣此皆不可不考也

答毛季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遂爲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柰何柰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邾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款否

呂丈於吾人甚眷眷頗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疏則似有意至於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爲邪某山居却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群索居陷於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盖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況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曾通書否此間盖潤焉

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餐原亦有一書同往乞知之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才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家屬邊鄙其遂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且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爲痛惜昔范中宣公赴謫所至中

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爲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告墜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於銳而無漸獘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獘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於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則此出於銳氣而非出於誠心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獘之難如此今人於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爲之掩覆保全諱之於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及仁宗即位以爲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於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於冥冥之際矣此真

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爲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彰堯之過若使四凶乃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匆匆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鼎）

某近嘗拜狀必以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有興化

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於此然考之載籍昔之以元勛盛德而見勝群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爲異也跋疐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大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己無愧天地至於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預爲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於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又仰方欲爲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畏暑相別忽爾凉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喩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嘗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曰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論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於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爲然矣便行匆匆上問益加進修追蹤古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

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盖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濶畧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楊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定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於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

未敢以輕論也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盖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盖每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盍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切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須甚佳則既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今似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率帥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閤學侍郎聞望在人既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高識與不識孰不慕望如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於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於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齟齬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於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刪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麄糲之味艱

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盖祖宗以祠祿爲憫勞優賢之異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妄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以鍥石

頗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於教也今因僧至衡州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趍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於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違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於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此盖壙中已有志文則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爲文言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又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盖有自來矣後人多認明道爲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切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於世人之嗜利

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盖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考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於稱道德行不免假之於人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於無窮者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喻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尤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士論不次

上宰執劄子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

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計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户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家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所從仕來其間居者至於十餘年其遠適者至於二三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無一二而大禍仍之屛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借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一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貧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皇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黽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蹙求爲刺史以爲甚於陞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於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托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答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學問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準備差遣傳鉞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討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乞休致盖其家富厚明年即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輙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闕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某與宰執書亦云其詳托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不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某乃者拜状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不諭悉已

遵亶朱廸功喜進脩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莞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嵒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併乞垂察

與喻玉泉（玉泉在蘄）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脉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中以生薑爲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爲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於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怍前日見二公却忘記說隣墻聞人刪定其子爲張晉彥壻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爲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凌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騷然煩擾盖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邪李竑新州編管虞參知建康王曮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登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已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項蒙喻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槩畧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

尤爲可笑論語於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武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盖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於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邪

與陳樞密（康伯）

某踈拙無取謬當閫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黽勉怨仇叢聚理必顛隮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於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爲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本兵枋之外事亦固有未易爲者竊謂如劉賓之龔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諒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稱知遇裨賛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於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盖良吏也

又

遞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於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redacted]所爲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川府其學博而尤邃於易其才高而尤長於理材賦毅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禀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强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爲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静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爲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於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置制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於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爲掊克之請州

縣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爲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入寇者惟元顔亮獨出於此亦是多爲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也伏乞留念

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尚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僭易知罪

荅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喻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輙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叙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未免或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唯吾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荊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得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

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於紫微舍人以爲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輙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歷能勿失也垂喻過厚尤以悚仄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尚幸裁照

荅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乎

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喻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决於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盇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甞患而應辰特甚耳洗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於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繳還曾覩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報行也欽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潜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潜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定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辯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他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裒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答劉樞密

垂喻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盖世人但知温公辭官之爲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衰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强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喻温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盖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於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盖有不得已者矣惟發於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去

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無中道於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盖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嘗自省察某愚陋衰憒盖惴惴然惟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荅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曾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考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於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於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荅云神考未嘗師安石安石豈

足爲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盖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須成來者之無過楊荅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荅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考也此兩段合載於瑩中傳末視黷無作欲改作於黷無作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輿

聞既還蘄春諸況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操於心而安稽於古而合措於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輿用心於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盖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古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移趍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預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温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温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巳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西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屛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汪文定公集卷七

汪文定公集卷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於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真甫爲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真甫之功實近之亦不喻當以爲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远延

平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文信伯有次第否王文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脉不貫穿王文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第至於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爲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韓魏公罷相荆王乃召）荆公曰絳之相非維意（熙甯七年韓子華再相八年荆公再相）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常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蔡大俊敏常抑之玩物喪志之類）驩兜共工事

（驩兜薦共工事偶見於堯典崇山之放恐未必爲薦刑公也刑公正如此說）道不足以在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不屈於法度之威（此恐未足以言舜）者海之事誠非獲已今益寬所入益微欿更當思所以救之折張之政固爲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爲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皆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盡不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爲獻也既而拘定寬剩錢（[illegible]世明所爲）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負揀汰使臣軍負動以數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於征討召募調發數費有過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耶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凉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覿（此皆舊人）未報聞知各除知閤仍兼舊職給事金舍人[illegible]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温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若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於細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因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舘於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即不省人事舁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沾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柰何柰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今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即遣人往也温公荅明道

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於龜山集中切望録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喻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喻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於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喻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貟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虜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闕也

又

伏蒙示喻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於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止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

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録解（見集中）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盖氣習之蔽竊以謂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若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槩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寖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

上狀并納所寫李先生墓志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恭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不喻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於此求道也則其踈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志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於窮經考古之學則往往濶畧未知究竟如何

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於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伸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沓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寂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須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盖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盖自得上巳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於道也須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踈拙最無補猶覬未罪去間或得贍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

耳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動即或全無所見也又徧身疥癩坐卧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脩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坐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邪前蒙示喻於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盖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

億度言語所能及尚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掞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横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盒必傳之横渠也塵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欽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脩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畧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喻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脩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敘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於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尚書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下不靖民横流肆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況今遭此鉅異漂蕩墊溺孑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於烏鳶存者困乏寄命於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畝畝而畝畝化爲谿壑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将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閒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鄰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扣門而求之不得於是嘯呼發所蔵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鄰境有倣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貴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

民與之商推移時不决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討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已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盖有憚於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愬之縣縣亦不能治盖往往爲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於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於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於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處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

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於不得不爲之時消患於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恐徒爲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陪費逮既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陪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若非預行約束曾不若不蠲放之爲愈也至於受

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槪量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虛鈔今使某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前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艱難之際宜若於義未爲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亟已脩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歸之汙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書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愛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食

飢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於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於心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屛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脩廢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於未形而起福於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

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比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禀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怏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禀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於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此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

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闥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黽勉十月初四明有闕徧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明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於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　月　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求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問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于集所報得於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於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

一司以侍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吏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自以爲非乎至於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攺正敍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

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贓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於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於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寖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贓吏爲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濫及於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

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贓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巨蠹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贓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畧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面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

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禀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决非苟然者矣欽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槩某目昏甚執事艱苦勉强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於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於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於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於廟堂以謂福唐禁監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責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

前日之舉殆亦作法於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於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貧母老勢須再請嶽祠也葉幹頗有望於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考究諸家之說竊以謂須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於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於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祛方來之感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盭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托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於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營營於中而未知所决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於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爲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

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氷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爲夏時之冬邪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爲周時邪則麥不熟於夏禾不成於秋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牾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隣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於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鉏之際又陷二十餘人於蔵下可歎可歎每爲隣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爲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邪果爾更得畧說及乃荷示喻子由所作東坡墓志昔見陳齊之云嘗

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示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盖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特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邪然觀其作潁濵遺老傳邪正分明畧無回隱有不可誣者盖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特曲筆以避群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爲愈邪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

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此當悔怍於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愼也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大過當時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至此語亦告愼之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雨餘微凉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冐暑至此得兩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預以爲喜也安石邪說一至於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

尙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尙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使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决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待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决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於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畧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於今亦可見矣曾子開以謂使范公之言行於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爲

惡當不下惇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倒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祐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謫是果何求哉須更慎言之韓富二公讜論真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

慎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為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為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益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行借紙筆且此作報未間自愛不宣

又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益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音者瞽曠之所及知味者饔人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云云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為語小後以為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

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為小以能為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豹隱或意別有謂亦望見教南安書益附新江西周純德提舉行可無慮也

又

為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唯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瀉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為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為戒也所欲明道集

了翁集並納去温公日記如錄畢亦須一見聞宣城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須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第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凛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於中道可也今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俛首巖谷結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於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黄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荀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今有意於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於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於黨禍後不汙於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儆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比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萬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

要幸甚幸甚耶直元符以後事其初無所考今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喻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涑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况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閣官所傳今温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爲功業豈不啓奸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温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得爲蛆虫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温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譏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今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齋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煩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汪文定公集卷八

汪文定公集卷九

題跋二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賔次咨目

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寮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光再拜咨白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賔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凛凛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偽爲色辭輕畀官職苟以斂恵徼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於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既而得請閑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懌見於辭翰盖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

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於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盖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美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

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於京口作中甫衰辭有東臺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東臺而云致意彥魯也

竊觀端明公所跋東坡帖事有實迹語無虛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法也從表姪朱熹敬書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旣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於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於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己與蘇公書云士於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於前坐倚於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爲學者法故附益於行狀之末云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義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爲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旣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伸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淒淒然至頓懇之蘭以効祥爲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 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為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 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内外一到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别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寶應十餘年余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 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居立道以醫藥隱於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為人士雖不可一槩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於不朽也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 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 公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 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君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 公之所以為後世歎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爲吾民又改云况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舂陵法帖

此帖内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又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監尚韓丕之純朴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叙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於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即位召之不即就於還朝諸 公中獨不復用

崇寧間前之得罪於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曾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迺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撼頓至於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蔕亦可信其爲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於曾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攜曾直所爲字叙見過余曰此曾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爲空言也因爲詳道所聞於前輩者如此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之師蜀幙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疏畧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繳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傅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於是落職而濤謫知光州竊討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於此矣然春秋雖爲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乎立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於夫之時則可以揚於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即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祐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媿於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邪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佞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大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

可攷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廼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歲月繫於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於後若其歲月可見於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於不闕也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槩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著為令然著令廼在慶曆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眷言之予知斯言之為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為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為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記戒石銘

右蜀王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之欄楯飾以花木為守為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為辰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寖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為

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為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於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須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攷訂刊削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鍥板庶幾廣其傳焉其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脩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証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閣筆而歎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為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之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己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為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

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於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泆以為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攷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頤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黨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於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衆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著閑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待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於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衆日別後寄詩云籬鷃雲鵬各有程處處相別未忘情

悵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外郎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於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汔之放棄典刑闊略世務至於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屈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

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於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

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於外何所不可至於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决非智巧果敢所能强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凛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難也御史既没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趣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於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於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於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於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齎志永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閑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於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揜也所謂任重道遠者與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訒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擿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扞戎虜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畧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糴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兗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爲始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於忠烈公見之公没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題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其未及識之而得其言於劉子駒爲詳蓋得意於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

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爲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至罪其心必有不可以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謂學者當高其志至於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爲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危冠修袂厚自藩飾以別異於民至即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沮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既以先訓録木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爲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爲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爲流俗趣尚陿陋者云爾

汪文定公集卷九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適來詣書處藍御藥傳皇太后聖旨爲皇帝後苑射令進詩仍著勸勉意度元奭綴上資政侍郎

仁宗皇帝初即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書羅宗約試睟録

士之言行必於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宗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絶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脩撰羅公作試睟録所望於其子孫者在於聞道而不爲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爲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於此哉宗約年逾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於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讀喩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録

正月初三日樗松以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

聖旨張松兗喻樗初九日内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虜騎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虜人因甚遁去樗曰虜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虜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筭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樗曰過於殺獲上以爲然樗又曰虜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虜人貪惏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蕪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髪之補上曰邇来措置却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兗謝曰虜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待罪於外遣臣奏事臣草茅踈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樗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樗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狂虜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逆賊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所謂鬬智不鬬力自用兵以来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虜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北爲弔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於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脩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鬬志樗曰將士皆有鬬志松兗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虜人用兵軍士

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并擒獲招降之人皆言虜中情状虜衆實携貳樗曰劉豫自此亦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蓋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劉子留下樗即致於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樗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喻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樗曰臣等即便出門前去上曰且喻張浚令速

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樗松兌同日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朞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伏承委戒提舉施學士銘文云云世以有名爲不朽有子爲不死提舉妙學賢科臨人持節嘉譽騰聞而龍駒鳳雛清才膴仕克家有繼哀榮終始可以無恨矣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訒而於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於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於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諝不爲後人而審於處己恬於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

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頓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季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仲二公皆從公游爲其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面爲建昌軍其縣使客至公輒稱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盖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於世昚之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攷正當時所以廢絀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於虔州季中父斿時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斿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於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懐前脩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斿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糾繆正俗

右糾繆正俗八卷按顔楊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諸書標所釋字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諸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讀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宋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顔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頋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評諶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爲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主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

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擯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晋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即崛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攷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於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先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攷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其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於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黄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於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証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於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

未可以爲定本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詩非誤矣

跋馮宿所爲其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决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書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殿大學士脩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三人傳皆不載

讀石洞霄傳

劉歆叙七畧以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黄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爲神仙亦不以黄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於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以黄帝爲道家且不可况又變而爲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於崔浩故黄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於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吕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吕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於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况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司馬温公奏議

温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畧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

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邪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六十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

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徊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畧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既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槀

一朝議論其可傳於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皭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題金谿吳順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爲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賦乃云因於宦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詖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厄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亢余以速老邪

跋李伯時孝經圖

李伯時畫超然塵土之外其精緻微密處幾與造化爭衡豈凡流所可彷彿猶恨其不深攷孝經微意其閒不無可議者此君子所以爲之痛惜也范陽張九成書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況於聖人乎伯時畫此章乃徽纆術楊纍纍然者何也

熹伏讀范陽王山二先生跋龍眠孝經圖語有以見有道君子心目之間無非至理非如好事者徒

議工拙於筆墨閒也拜謁玉山先生墓下公子逵出示此卷恭想儀刑不勝涕感因敬書于其後云

從表姪朱熹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佑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蜀官張渠馬柔吉王世脩並

爲直龍圖閣王鈞甫爲右文殿脩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瑴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此章嘗得旨報行）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於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寍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

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爲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瑴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瑴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於是詔賜鄭瑴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形正色不爲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

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殆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受（降此詔時朱猶此在相位）今觀朱丞相度江遭變錄其秘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如苗傅及其蜀差除二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又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是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爲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於幸別宮之下云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略云當今外難未寍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

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覩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

恐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勤王記）今度江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虜情而已既改抑去徽名為貶損徽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畧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喻傳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戰鬭勤王檄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又因說再貶汪黃二相而謂張丞相為黃潛善所知且黃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况是時為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槩則有不可揜者是以攈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稚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秘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於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鮮經於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寄劉莘老云諸

公為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為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為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據

汪文定公集卷十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庚申塟于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既而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狀公之行以来請銘某晚進公實屈折行輩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節類多得於見聞者屬耒及秉筆而遭罹家難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之子復以爲請乃攷序而銘之距公之塟盖十年矣

公諱子諲字伯恭世爲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傳範汝州觀察使贈太尉謚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徐氏祖繪太子右賛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生而秀異自幼凛然如成人敏悟強識逈絕流輩元祐三年以后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明年后崩又以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濱州盐酒稅東南建帥府幙屬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不苟數與帥争議可否府中畏服改宣議郎監儀鸞司公耻

與閹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真州司録事權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馬氏倚蔭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方以圜空覬賞却不受公直以聞詔許自論决章大怒劾公以脩學市木不如期直請御寶特勒停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宫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爲運河高江淮數丈自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萬無此理前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閘復作澳以瀦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来啓閘無朝夕復何暇歸水乎昔之堰閘往来不存今第修復故迹嚴其禁約則無患矣所條畫盡悉使者用其言漕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陛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誠不欲費漕公對曰郡縣奉行惟恐不及豈知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勔挾應奉爲奸至一大石用八百餘舟公爲欺謾莫敢誰何兵夫不可校虗費一綱所費毋慮數千緡甫及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其下籍籍嗟怨上曰待委卿覺察公曰微臣踈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矣上曰朕未

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云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擾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豪雖素橫亦少戢淮上師守往往挾權貴爲重公按治無所避宿亳通海四州飢方移真揚米賑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賤乞均糴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在實直以聞於是不恱者益衆俄罷去金寇犯京師淵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於虜酋乞先定相見之禮廼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寇退公隨宜支移廣糴軍籍

復上言國初運東南糧於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用百三十萬石以卸納稽滯始以百五十萬爲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爲額至宣和末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殿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浙殿最從京畿覆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城再圍諸道兵集率賴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秘閣爲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漕計公言祖宗置發運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爲利甚博今轉般廢而爲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而歸權貨糴本錢罷而爲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真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理欠在泗州者循例奏計皆從之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尹公皇恐固辭迺以直龍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帥范瓊遣人清野肆行擄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詔許公以便宜行事今

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外路動息及所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師復以京師平安及大元帥府行移檄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郡守勤王公糾合義士收輯潰兵期以入援請元帥移軍曹濮約諸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力戰爲虜所獲虜欲得李綱吳敏徐處仁宗澤及蔡京王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廷爲之遣使四出公知非王命執留不遣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檄郡拘縻其家又遣人以

僞詔詰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贍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國事來勤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虜不意襲之救二帝急危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内連外結未易定也元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爲發運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公乞致仕避之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鈐轄不當奪職與郡未幾賞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焉亦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爲非則今日不當以爲是時宰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開

府憂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命到官七日會遣戍襄陽衆憚行夜半縱火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飾持更者一如無事時於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明皆遁急追襲降之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己酉也其冬虜騎自鄂城南渡略武昌入江西州縣皆望風降還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郡有一二能爲國家守虜其至此耶既而虜騎傳城檄公使降公答書數責之登城誓衆激以忠義將士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

而外救不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軍於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者寇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投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於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火掠西阻嶺嶠不能前鼓柵而下公遣兵擊走之有李冬至者起兵於宜章會將官吳錫提精兵數千無所歸公招致之激勵討冬至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縱掠入湖南欲踰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嶺非王土矣當隨以計破之迺屯于衡之

安仁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逡巡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請兵于朝請援于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抵屯下公以單騎入其軍衆皆羅拜公與約毋得刼掠皆聽命擁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於己復送公出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召命公力辭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合胥首詰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出獄矣胥大恐言其情於是盡得盜姓名及所囊橐往來宿食處是後盜發輒得嶺海肅然未

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除一時善類文章論薦詔落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蜀先主之復漢祚其謀先定於辛野陛下圖中興之業而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攘夷狄難矣上嘉奬再三進秘閣脩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大將劉光世張俊軍凡軍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偽齊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糧爲詞請退保公晝夜倍道至合淝光世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之然以此與光世不恊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鄰林至是入覲上親書鄰林字賜之進徽猷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論事盖衆一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閤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乞致仕詔以爲無罪可待而公請不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泛宅時王倫自虜中與其使者偕來公上疏以爲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己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屈易位者宜却而勿受且乞致仕甚力許之仍賜詔奬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爲養士藏書之費自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草遺奏卒人所難言者享年六十有八詔贈右正奉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瓛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男七人洛右朝奉郎澹右承議郎湑右通直郎餘早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吴謙次適右宣教郎黃挾次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龥次適右迪功郎劉荀次適將仕郎韋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顔養志必探其微李碩人沒乞回郊祀任子恩加贈友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庄以贍宗族貧者篤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急不計其私而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爲如恐不及置禍福於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出人意表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本於仁恕所至可記甚多此特著其大者盖自臨川王氏以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祿以誘之天下之士循誦習傳以爲成說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

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擯斥甚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往往指笑以為戒風聲氣習薰炙漸漬大抵以委靡隨順為俗故利在閹寺在權臣則從之利在夷狄在盜賊則從之有能於此卓然特立更閱夷險不為利疚勢回而竝自拔於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閹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辨曲直不少屈未幾夷狄盜賊交亂迭起或乃甘心於汙偽他亦退縮奔竄為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嬰其鋒至僅脫死如毛髮者數矣既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箝天下口自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公言一不合見幾而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於是人始服公為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曾謂公必有立於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顏跖之分曰義與利孰毆斯人學乃為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騖其中如水萬折必歸於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於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媿我為此詩以示來裔後有考者尚論其世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不事科舉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自適者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閨門內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悍暴化服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

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嘗謂讀書者當知其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字而其辯析精微尤謹於毫釐之間以爲千里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禀勁特氣節高邁而充養粹厚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

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脩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於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爲人也審於擇善嚴於衛道遺佚貧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師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爲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其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於元晦爲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余鄙惠然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孫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於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其於先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慕向之誠非苟然者且元晦之賢其所畏也銘曰學以爲己己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爲内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是中澹然塵垢不止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老於布衣獨使一鄉化爲善

良我爲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考諸此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婁氏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請郎妣席氏贈安人累世皆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川王荊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然范陽張先生以爲學者貴於自得而躬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會之說而脩身治人析爲兩途則何貴於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於當時之有司貧至飦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冠徒步就大

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考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盡得自致於學紹興五年茂實試春官爲第一遂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改常州教授未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用事狄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患而預防之者秦丞相始不悅未幾狄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盡見忌乃出茂實爲閬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既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凡以疑忌

得罪者往往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澤有差而茂實爲監察御史茂實在臺中所捭劾甚多未幾爲工部員外郎得請知興化軍茂實初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生謗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既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衰少遷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於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察甚備閩多刼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即獲間有在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愬者茂實許其徑詣司自言而嚴追捕勘鞠之限盜始有

所畏建州兩獄究斥茂實全釋囚繫一百四十有三人朝廷爲罷免長吏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徙知嚴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畧平民所至騷然人不敢入市茂實具奏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者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歲貢御爐炭其實皆科取於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高麗將入貢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即止之即位召爲吏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使不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三茂實氣貌嚴重語言確訒不知者以爲簡也

自得罪秦丞相流落幾二十年入朝纔歲餘輒出蓋有不悅者既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用者未嘗不以茂實爲稱首茂實初無求於人也是以久在外吏部之命盖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造朝遂以不起識與不識皆爲之流涕也然茂實強學力行更閱世變操履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得矣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窗雜著十卷藏於家娶陳氏笄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擴左脩職郎抑左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主簿撝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邈孫男七人發蓬

拱舜賛禹曁湯憲武保成規宣女一人諸孤將以其年十月甲子塟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而移書屬某爲銘某與蔵實皆范陽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士又同爲秘書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國亦適相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舉世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傾不欹以終其身以畀其後人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璹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諷贈奉直大夫祖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辯析詞順意篤帥每幡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卽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其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鐫譙公從容應答畧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柄朝廷下有司考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爲已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安路司辟差參議官未赴

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貴翔踊民匱於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弛租稅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靜江歲於屬縣科取秋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亡租稅均之保伍公至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取而廩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掊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秘閣知潭州兼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秦丞相當國事士人在謫籍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

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公在嶺外所謂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黽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爲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閒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炤右脩職郎英

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于路焞右脩職郎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炊爚次炘次熺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待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通滯伸理冤結戢奸革獘所至皆可紀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爲意其見義必爲爲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孫以三十年三月甲申塟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其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熙焞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雖變化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曾不一日立于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爲銘詩以告史氏

汪公爲此銘十年矣焞屬栻書而立于墓淳熙三年十有二月始克書之張栻記

余戊戌歲来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記晦菴爲余言陳侯官之爲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誌留槖盖玉山公之文而書

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子之賢可知已東萊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爲淮西帥盖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爲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汪文定公集卷十一　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博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畸朝請郎右文殿脩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彥温右從事郎知建寧府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南劍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至宗約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晬槃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甌寧府君喪哀毀如成人治喪塟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為嶺徼以西一都會府事既已叢劇而連帥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忤意竄斥蠻蜑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賙之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既而發廩賑贍事皆躬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於惠愛無所惜而

措置纖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設方畧得首惡數人寘諸法境內帖然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為幹辦公事其募兵蘇羅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約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為參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殫盡歸於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為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於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留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為言於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土貧不能歸者宗約出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来問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為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塟於沙縣巖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宗約貲稟

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以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慍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之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既喪耦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業於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游多所發明於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爲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爲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徼名譽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爲取悦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

脩朱熹元晦所爲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蓋皆知宗約者銘曰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無憾全而歸之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温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覽爲文項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於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無失忠讜無上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爲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虜且叛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爲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

人之要莫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用可爲大師者或寘散地或遠郡願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及諸軍承授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加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邉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入

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

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參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爲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於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

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閤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虜悉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草茅間聞醜虜亂華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虜情不測乞用浚籌畫而虜果入寇太上皇帝親征還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

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退皆以爲恢復大計仰賛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将取靈壁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爲難及王師不利横議蠭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爲祖宗靈寢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吊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盃當内脩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殛詔以公權吏部

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脩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宫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掖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兩淛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巖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三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於吏事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爲郡佐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决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繙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僞叅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

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爲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耻故未嘗按吏爲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鞫亦不淹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宫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泉人聞公喪會哭於

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暢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死義能爲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鄙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於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黯獨戇朴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輩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作屹然立朝作世郛郭正色凜凜危言愕愕招之不前麾之不郤猛虎在山衛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非智之鑿聖有謨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於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尚有榘矱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爲婺州金華人曾祖惟堯故不仕祖本故贈宣教郎考登承議郎贈特進妣陳氏太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強記而靜重如成人未冠游鄉校數試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禦既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于境上敗之賊遁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汭口排岸丁外內艱服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便安之盜起建寧官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宣撫使賢之併以治狀聞除大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九年金人以侵疆來歸詔僉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陝西宣諭德意辟公幹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賛畫之際力陳虜必渝盟宜蚤爲備初大食國遣滿亞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例計置回賜官吏並緣侵刻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往廣州即訊獄乃竟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三年郊祀以爲提點一行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袁州公勤於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乏公撙節浮濫檢柅欺隱久之廩庾盈溢方秦丞相用事監司郡守

類獻羨餘以希進或謂公盍獻諸公笑不答則以貸貧民之逋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飢民嘯聚雖頗捕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靜民復安堵如故時士大夫往往以告訐為功通判州事汪召錫掎摭宗室令衿語言以為謗訕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衿謫居汀州且置獄通判迫其人行無敢過門者公獨遣人慰安而陰調護之除知瀘州中途改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丞相詩言於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逮

百餘家公隨事救庇賴以免者為多會秦丞相薨事亦熄上躬攬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恃附以逞者次第譴斥於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待制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安撫使湖南凋敝久流逋未復公悉力拊摩戶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道騷然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為戶部侍郎上勞問甚渥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公因奏宜塞倖門開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財不如節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之

以窒邊釁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盬法不復顧籍因自棄為盜由引錢大重貧不能輸故抵此乞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愚民消弭群盜上然之遷給事中兼詳定一司勅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尚書進讀三朝寶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顧為子孫萬世計甚備歷盛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頗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容進退所以致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

皆嘉納焉二十八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兼浙東安撫使既至詢究疾苦寬逋責賑乏絕民以不流亡顯仁皇后葺宮事畢進顯謨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說欲於葺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其間墳墓當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公謂聖孝通於神明薦獻極其誠敬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和買紬絹以貲產為多寡參差而縣各不同會稽偏重尤甚公請奏損之後亦略如公言

三十年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時虜有渝盟犯塞意道路洶洶公早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三事一曰求人材謂任賢使能乃自治之要願委宿望實才以籌邊二曰通下情謂建炎維揚之難起於臣下壅蔽虜壓境而不知今當以為戒三曰擇將帥謂朝廷宿將軍中新進不為無人願加簡拔復移書執政以蜀遠緩急不能相應請增重帥臣之權使得以便宜從事又請推行州縣巡社法以防盜賊朝廷悉施行之汀州鬻鹽峻急民驚擾嘯聚州輒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閩通械繫之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去公移文釋其囚薦師尹於朝於是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今上隆興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年知湖州時水旱之餘疾疫大作道殣相屬公既為粥以食餓者又遣僚屬勸分多所全活乾道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再上章告老進左朝宣奉大夫致仕五年十有二月戊戌薨於里第年七十有三詔贈特進六年十有一月甲申葬于金華惠日鄉常樂寺之東原公娶曹氏封淑人六子渙右通直郎前權通判寍國府事沇右宣教郎前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浤右承事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洼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亡汾右承務郎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楷杞柟梓樾朴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一人公敦厚寬裕詞氣穆然不見喜慍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為表襮以求赫赫拊兄之孫如己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有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皆周之久益不厭既退居自號遂翁所著詩文章奏藏於家自公仕宦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為之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卹也公更閱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德表裏相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遂其適康寍壽考贊為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觀公之本末其忠慮操履所以感應召致夫豈偶然者哉銘曰恂恂王公率履由衷不矯為異不阿為同在昔柄臣欲人同己利誘威脇翕然風靡時方掊克爭進羨餘公散其積代民逋租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皇明獨斷屛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褒嘉國計之重爾其開闔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席乃長天官乃眷大邦于藩于宣寒暑貿遷誰能不移中外出入

誰能且宜公惟一意秉此常德更閱事變其儀不忒進退有裕壽考且寧歸安斯丘始終哀榮天道與善人或疑之視履考祥其觀此詩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彥儒信之上饒人公自為兒嬉戲膝下時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悟又能刻厲於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應書而偏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規摹古人作為詩騷蓋不專於舉子之業至舉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也會御史陳公師錫求居於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

陳公為公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益得以考正焉於是郡丞洪公芻監試進士得公之文而大奇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考官拘於尺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獨余知之璆琳瓊琚如也驊騮騄駬如也設不長雄於二千人中猶當霸於一經也或乃指其瑕而捨其瑜議其牝牡驪驥而棄其千里何哉然自是試輒不售至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為第一歷池州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用舉者再轉至左宣教郎又以從國信使出疆轉左奉議郎池兵火之餘廢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托宿於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棟宇傾圮公至即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邸舍為富民冒占者數年至是皆考究而簿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廩庫充牣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食貧而於省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訾省至其當官乃留意於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窾隙補葺焉不求新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為常其歸自饒貧益甚荒郊敝廬藜藿塞徑或飦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娛

紹興二十有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豈弟樂易不以世俗細故蔕芥其中於人無怨尤雖有以惡聲至不校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逆詐機械喜賓客每或斥服用為食飲費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少以文字顯晚以年德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公之康彊而不意其止此莫不失聲嗟息或至流涕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考諱皓贈右承事郎妣陳氏贈孺人其配鄭氏贈孺人左宣教郎東陞

之女男七人曰大忠某某女二人長適進士鄭鍵次在室諸孫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之横山奉公之治命以来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自徽來徙分散既廣莫可考也公于其有宗黨倍年之尊而屈折輩行與之爲友臨絶之音以銘見屬某其何敢辭銘曰嗚呼房孺其德之裕俛仰一世無怨無惡維心之亨豈曰不遇今其已矣誰或起之有子七人尚其似之

汪文定公集卷十二　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阽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别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盖棺恩特容於歸骨僅脱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爲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漬酒之奠而劉峻廣絶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幙府忝自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意

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曰格天嗟後世之藉藉角巧力以爲賢萬姓塗炭中原腥羶豈夷狄之能爲盖感應召致而則然將導迎於善氣必有與天爲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真聖有謨訓力行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闇室如見大賓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己者愛人任重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蠢彼犬羊亦作人語每問中國用公與否之人之德發揚普詡綏之斯来其孰能禦然而變故百出艱難備嘗拯神器於已傾遏醜虜於方張既顛危之獲濟

亦進退之靡常志雖馳於幽燕迹乃滯於湖湘二十年餘再秉樞鈞百未施其一二復異說之紛綸蓋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自古所嗟今復奚云方宴適於林泉謂永綏於壽考胡不憖遺喪此元老惟其出入公門期式瞻於儀表以畢願於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既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巾嗚呼哀哉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惟公禀氣之和體道之全混厚純粹得於自然端委廟堂如山如淵以公宰物以誠格天仁者之勇德人之言有發必中有持必堅密啓建儲見幾之先決策攘夷達事之權四方既盜聖主初元公拜稽首丐歸丘園歸未暖席詔書促還勤勞王家病不復痊當宁震悼塗人涕漣嗟世之人挾數矜智公初無心上益注意嗟世之人斂惠徼譽公初無言人自欽慕生榮死哀夫豈人力一言以蔽惟其盛德應辰拙疎公實見之前後薦引始終保持聞公之喪身在西蜀有愧古人不能匍匐痛楚摧傷怛然此心萬里致奠公其俯臨嗚呼哀哉

祭陵尚書文

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克養既厚持守益定視其容貌如不勝衣孰知其勇見義必爲聽其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茍謂公爲清清而有容謂公爲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終其身兢兢蜚盜蚤以文鳴出類拔萃歷守五郡所至稱治進冠侍從惓惓獻納退領真祠遂老苕霅平生百爲無一可愧夫豈偶然有本如是年垂八十古昔所稀人猶望公胡不期頤矧如蠢愚於世鮮耦公獨忘年俾與爲友其知以心其愛以德庶幾永久得不蒙益今則已矣流涕橫臆哀病疲薾不能匍匐緘詞千里寄此心惻嗚呼哀哉

祭女四娘子文

維年月日爹爹媽媽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于四小娘子之靈自汝云亡于今一月追念痛苦殆無生意汝夫於汝死生之際竭誠盡力汝而有知可以無憾今將舉汝之柩歸卜葬于明州於義當然母或驚怖爲汝父母事至於此無可柰何惟有撫養汝子望其成立庶能奉汝之祭祀而已嗚呼哀哉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閑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茲晨聊散步霽色如相親
日月不吾與花柳隨時新悠悠竟何事悵然懷故人

白雄雞

鐵爪玉龍鱗紅冠不染塵五更纔報曉驚動世間人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謾作中都士柴門每自扃遺經究終始奇字講聲形
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壬辰立春

春雪正紛紛荒山晝掩門羡君筋力健策杖過前村

題鄭氏籯金堂

子雲抱遺經寂寞飢欲死誰家千金郎車馬塞閭里
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要知聖賢心不為取青紫
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娛俛仰稱幽居世道有興廢人心隨卷舒
圓機應如此膠柱合何如愧匪許詢輩時來問滿虛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今代紫微　公身退道益尊
言行無表襮卓然中所存雲雨自翻覆誰能動毫分
洗垢既無垢尚或有瘢痕嗟我與徐子昔也掃公門

相期膏吾車從　公舉斯文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　公

四海聲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歸休
全福人皆仰孤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獨為吾州

輓參政王　公

轍迹環吳蜀艱難歎委頻秉鈞纔數月去國竟終身
文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襄陽耆舊內寍復有斯人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平戎
環列周廬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

其二

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迹遠相望
名載風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復見鷹揚

輓學士張　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討論兵樞中多妙畫閫外有長城
曾未登三府何言夢兩楹空餘行樂處畫像凜如生

輓詹事陳　公

給諫皆言責論思本從臣獨　公真舉職臨事肯謀身
再起名尤重全歸迹已陳空嗟古遺直無復見斯人

輓呂舍人

連塞成遺老纔聞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
萬事邯鄲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賓涕自難禁
接物初無間微言獨得聞相期深造道不爲細論文
日有髙山仰誰知半路分新阡疑可望目斷只愁雲

宜春漫述

本是扶䇲客隨緣謾作官故山應念我薇蕨已闌干

題法海院龍溪亭

微茫雲兩角屈曲路一綫未容快先覩已歎行百轉
流溪何從来神物昔嘗玩輿梁儼堅牢亭宇欄明絢
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宴信哉善知識作此巧方便

茂樾兩交葢清風四揮扇秪恐境中人却有桑下戀
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何妨酌靈水一洗眼花眩
舉頭未及眸已知梵王殿

和遊南巖

南峯不蔵善逢人説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秘此緘
烟雲印全提松竹邑乎酣去郭十里羸守成僧二三
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索嚮啣
蕭條野店烟曼靜彌勒龕念非塵外侶不分禪味甘
受傭作閒人自縛亦何慚于時日在房山色染靄藍
一徑盤欝青群峯列空嵌冷泉計涓滴淪瀉消塵凡

端如常德靜可警疲歩貪聽鏞出雲門回首憐烟嵐
公其吐妙語勝事須指南

歸雲臺

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何處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澗著我盛髙岡彩鳳鳴
雨餘山色秀雲淨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潺潺洙泗聲

詩七言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飢寒驅出故山来俗事如麻撥不開問我此行何所
得未嘗識面有澹臺

宜春士愿標而虛蒙珥筆之名每欲爲邦人一洗之偶筆工傅氏求詩作此

只今頭上半儒冠誰肯公庭弄舌端試問毛錐將底
用奪標他日萬人看（奪標乃宜春先賢故事）

雪中梅花

風弄蘆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望扁舟
至遠信誰憑驛使回窻外不知飛霰集坐中只覺暗
香来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邉看斗魁

常山孔塢碧昭閣

門前塵土暗衣冠池館無多意已寛試問主人閒適
味氷蠶正自不知寒

與談命鄭柯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二十八宿羅腹中學術談通明若
鑑胸襟谿達氣如虹醺醺痛飲一樓月落落高談千
古風一本流年無惜示貯之他日驗窮通

與酒家洗生

有客堂堂空兩手無人爲借太阿来與君上決浮雲
破放出陽光萬丈開

送王佐獻可歸信州

月旦于今合改評一官謀食百無能君歸錦里人應
問好箇藍田崔縣丞

水雲堂

雲本無心水自流龍鱗鳳翼此中遊遂令巫峽桃源
景頓覺妝歸在寸眸

贈婺源汪氏

曾執干戈衛魯邦潁川家世愈芬芳扶疎枝葉連江
浙烜赫功名冠魏唐（魏有龍驤唐有越國）卓犖高才當企及青
精一飯故宜償獲通譜系誠傾蓋昭穆從斯永不忘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五車拄腹成何事空受才名二十年一蹙生涯長齟
齬適来行李已三遷

其二

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飛鳥
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其三

疇昔持心欲見賢肯容閭巷快爭先豈知咫尺隔千
里空誦白雲長在天（白雲上在天呂公遺少稷詩）

其四

泮宮夫子日扃門厭聽兒曹說怨恩猶念貧交無與
樂時流妙語到荒村

陳經畧生朝四首

喜詠高秋此日生門閭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千鈞
重凜凜精神一座傾蹔使遠民瞻玉帳要知聖主有
金城塹年却作貂蟬去五嶺難淹宋廣平（今五嶺皆隸廣右）

其二

嬀姓從来莫與京傳家初不爲金籯只今八桂蒼蒼
處倍覺中台兩兩明南徼不聞刁斗擊北轅行見袞
衣迎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太平

其三

俛視人寰僅一漚應緣来作聖時遊英風盖世桂林伯相業家傳尸牖侯號召即看待王節姓名已久覆金甌他時欲記中書考簡策應須汗馬牛

其四

欲知今歳好生朝召節聯翩下九霄便入三槐新位次空餘八桂舊歌謡機神照物宜前列質幹參天合後凋他日凌烟圖畫處方瞳炯炯映金貂

送陳經畧二首

英姿卓犖衆長兼熊羆儀威名鎮嶠南忽報郵音馳尺一即看躔次近魁三照人風采誰居右致主功名在

立談遠俗豈知如許事只言無計駐征驂

其二

清明公正復慈祥觸眼平生見未嘗自幸来依驃騎幙如何又趣舍人裝雲霄去路日千里萍梗微蹤天一方獨有此心無遠近歳寒猶欲試氷霜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先生高卧武夷巔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皦日歸田曾不待来年懐鉛共歎楊雄老鞭馬今輸祖逖先册府風流久寥落迯行始復有詩篇

牽牛花

葉細枝柔獨立難誰人擡起傍欄干一朝引上簷楹去不許時人眼下看

尤美軒

巉然絶壑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還左右烟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頳顔如夏畦却憑軒楹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緑浮鳧鷖歸尋舟刻劍已往扁榜僅能好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拂拭枅方欣勝觀還昔時忽時妙語来踏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

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使婦姑相勃谿晤明通擁悉還汝無所還者吾甘棲但慚屋上復加屋空費囊中金裊蹄

懐王山

蓮宫高聳月峯峋自與紅塵絶世交萬頃田疇天外種數聲鍾磬日邊敲地寒春盡花方綻寺僻僧閑疏不秋禪月滿堂詩句在恨無磚玉可相抛

太甲山

君王自古幸遊多未必南從到澗阿龍虎直藏金鼎火鳳凰從食王山禾雲霞落日舒旌幟琪樹西風響

珮珂伊尹樂耕南畞日想應高隱碧雲莪

荷池

香分淨社色專城冠蓋如雲照乘明曉露浥粧秋艷
曳涼風吹月夜經營

琵琶洲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落日自心知眼中景物參差
是只欠江州司馬詩

蕨初生

一拳打破地皮穿拏住春風不放拳直待子規啼夜
月放開青掌始朝天

御殿瓦

曲曲灣灣敧復波覆如罔隴仰如溝能教有滴成無
漏解使斜流入正流鳳侶雙雙朝殿角鴛行對對滴
簷頭時人莫道身微小盍得君王萬萬秋

汪文定公集卷十三終

附錄

宋汪文定公行狀

參知政事樓鑰撰

汪氏世家力農積善通奉居家不事產業性度恢然
與人未嘗有怨夫人曾氏本儒家女始勤教子讀書
通奉沒家貧甚夫人處之裕如也雖篤於愛子而敎
飭不少寬由是公兄弟曰洋曰涓德業日進聲績顯
白里中故無業儒者至是競勤於學矣公幼時神氣
凝重不與群兒競五歲始讀書多識奇字以此問難
為戲曾祖母夫人鄭氏年逾八十每器重公將沒撫
公勉之以學語家人曰勿輕此兒他日必大吾門傳家

公幼時龎厚頴發壯而弘博純正少從諸生讀書常
倍程而速喻借書過眼輙成誦而不忘然猶手自抄
錄家貧至以燃薪繼明十歲能為詩應口輙成入縣
先輩皆器重之端石喻子才有識鑒為王山尉一見
公奇之亟相追琢許以女歸公自是公學問日進紹
興初趙忠簡公安撫江西辟喻公為僚公遂遊豫章
郡學交游無不期公為遠大之器也公舊習詩賦將
就試或謂詞賦不如經學之尊公亦自厭之即更習
書遂冠鄉薦紹興五年秋試於禮部復為第八參詳
官吏部員外郎董公弅素稱博洽後見公曰前此見

程文意必老儒君年少何讀書之多也時朝廷多事御策以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為問公專發明力行之旨以為為治之要必以至誠為本特在人主反求諸已上覽公對純正典實意以為老儒既唱名見公年少英發聖衷甚喜大加賞異特書中庸以賜焉渡江後賜新進士御書自是始公以國多虞辭錫宴初名洋嫌其名與姓連乞改名乃特賜今名丞相忠簡公字之上即欲除館職趙相奏公年少姑令歷外任養其材乃授左承事郎僉書鎮東軍（胡明仲舍人當制云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士髦名振中外夫學於聖門者必辯義利之分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為辯何難焉苟以利為義其去蹠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於從京扶服此訓言凢待闕一年半故事狀元初官無待闕者省試居前列又合以陛甲轉官張子韶亦然吏以白趙相趙相令姑已之而為公言太上欲擢用之意公每感趙公知待之厚也）公登第後為學甫力以詩題客位曰為學急如火客来莫久坐於是思就有道而正焉而恨其無人也聞張子韶賢於喻子才先生賜第歸覲即往從之然子韶從龜山先生蓋亦私淑於二程者也而其學旁趨釋氏不能無少差公特師其善而已（無垢語錄曰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礱涵養更不少露圭角又曰聖錫敏悟襟履有守又曰汪子勁剛可喜）公為僉判忠簡趙公適出判紹興孫尚書近繼知府事劉

行簡提點刑獄皆甚相得趙公嚴重官屬不敢仰視公於職事有所疑必反覆開陳趙公常稱公盡心職事每事必據經律究極情偽紹興八年公被召四月入為秘書省正字時秦相力持和議醜正廢忠狄人之歸河南也公因輪對言曰者虜使立廷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内則患和議之不諧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氏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檜不悅當時館閣論事者衆首出公于外遂乞祠得請尋寓常山之永年院深居幽谷交遊幾絕飦粥不繼公固安之（公書尺藁云自已未之秋師友流離遂還山間閉門窮處幾與世絕然公雖處晦避名亦不為嗚嗚絕俗之行士慕公名有不遠千里而願見者亦有因時窺覘者公一以至誠延之至有一時遷客雖其親黨亦皆自絕公獨不然）自喻子才北學於京師故公得與北方遺老遊從往往皆屈折輩行以與公交於是公德業日進公從呂舍人講習甚相得呂公嘗遺公詩曰騏驥騁長途一日自千里寧知坎井蛙戀此升斗水汪侯萬夫傑學固極源委潛心顏氏子萬事不入耳還家守窮閻夫豈有慍聲交游例憔悴有譽不償毀憐我亦踈愚特寄書一紙我老且昏病焉能費鞭箠塵

矣時入夢在此不在彼相望来何時春風漫桃李又甞寄書云常記紹興初諸公例皆斥逐先人甞見頴子敦内翰顧公再三相勉云守至正以待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此實至言也聖錫器識既過常人千百而學問之深持養之久将有大過人者将来扶持此道主張正論惟左右與季仲一二公耳此拳拳之私所以朝夕不忘也（施彦執書曰左右久淹閑散有識所盖而高誼卒無滯留之嘆方篤志力學望道如未之見深用嘆服范益謙書曰每念相知間如吾聖錫英特罕比儕雖齒長畝當從問道也因便不惜善誨為幸又曰豈有人如聖錫而不大用者夫亦固自有時矣）公與汪彦孺書曰踈拙叨竊已過其分屛居山林正得其所仰得以奉二親之歡俯足以攷究前言往行以求其志造物於我亦不薄矣然離群獨學陷於古人之所病然亦勤而無功平時甞斐然有志於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灰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為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近甞兩句曰已安守道之貧正求無禍之福所頼此心正恐未易得耳又與徐漢英書云示喻出處大槩以至傷世俗之莫我知思與田舍翁處甚矣憤世嫉邪也甞謂君子不頼乎其外是以不怨天常盡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我何尤

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耳張子韶為時相所怒言者攻之不已張方遭父喪令俟服闋取旨公自玉山往吊之衆皆危焉（沈元用與公書云初聞車馬過常山意謂入城尋玉山之約久不聞来音乃知竟往盐官畏服高誼欽仰殆不勝情又云臨事切告静慎匿遠形迹當使口如耳庶可免千里赴師友喪名高行峻尤致人窺覦至祝）公奉祠既任滿不欲干省中欲依法到部朋友之論以為有嫌必且掇禍遂再乞祠九三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法不許過三任添差通判袁州公失職佐郡人謂其於吏事不數數然也而遇事不苟有所予奪人無異辭民有獄訟者多走諸司乞委公（張忠獻公書云妙年得盛名曾不以此自恃而志益下學日脩士論高之又云聞公不以居外而輙慢吏事孜孜然以袁人之心為心此厚德事吾聖賢心法也甚善甚善）趙忠簡公貶嶺南死而歸過袁州公致奠焉詞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已定於盖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以護送者少借兵士三十人以歸至衢衢守章傑希秦之旨擒摭之以袁州通判借與兵士為死黨訊其從者求所過設祭之人惟公而已捜其槖而不得祭文傑不得逞會胡明仲釋言於秦相事乃已（明仲遺事）無垢先生自嶺下遺公詩曰（人物苦難得閉眼不敢看孤芳擢荒穢秀色出榛菅懷我仝心人正在天一端文字妙入聖摽履到所難美玉經三煆禎松過凝寒）

（憐我寅庚嶺色慘顏不歡書來每慰藹若語餘辛酸不上泰山頂焉知天地寬相思暮煙起片月隆前端）時戊辰正月也庚午六月又一詩曰（美玉藏精璞明珠媚深淵天清氣或明光景露娟娟或者輒按劍奇才寔難難之子英傑人聲名何軒軒妙齡冠四海終賈未稱賢過眼不再讀悟心非口傳文員翻手成識起猶才先森森列五岳浩浩朝百川謂年未三十當握造化權陶甄到唐虞脩潔皆淵騫誰云一戢翅沉滯十二年衆論今未諧子心方藐然磨礲盡籥鏷劍洗成渾圓上造羲軒外下逕宣政前討論分本末鈎索窮由緣遙遙數千載怳然落眼邊斯文天其興子秩常蹟顛試看桃李花三春何暄妍未及瞬息間飄零隨風烟青青喬松枝霜雪彌楨堅子如識此理聊卧白雲巔）袁倅終更公寄孥於外舅以就食紹興　年　月勅差通判靜江府秦相擬授其實謫也以　年　月上桂林雖太府顧在嶺外獲於時者多宦焉率怏怏不省事而傾險之人又從而蹤迹瑕疵之公惟以清謹律己溫恭待人不敢尸位而懈亦不敢出位而思方且以事簡責輕可以餘力問學且不為憸黨之所指惡為幸郡政有闕失皆為彌縫太守以此得譽公在靜江過滿不得替奉義以道遠土惡公遂於二十四年正月訟檄歸侍是年十月乃得替十二月復差通判廣州府來年冬將之任而檜死（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嘗引薦左丞相秦檜檜凶德滔天侮弄威福賊害忠良及忌二公貶之死地既殺忠簡猶未得志於忠獻公鯨鯢搖毒鷹犬爭奮於是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相詩欲併中之獄詞所逮百餘家善類一網無遺時閣學士與道公為帥隨事救庇其所逮及多得免者然猶五十餘人檜皆以不軌誣害之臘毒臨

釀九數年獄具且奏而檜死公亦僅得脫張公以書來曰浚繆於知人幾為吾道大害不謂學為士君子而晚節以利慾失本心吁可嘆也吾儕幸脫死盡出聖主大恩然則將何以報之）二十六年正月公被召除吏部郎官八月除右司郎官（當時諸賢與沈相議多不合而去公遂求外補且為迎養計公自明州措置海道回吳數院節使人請見公往見之吳云且要知沈相事答云數院某不敢妄言兼沈相不相樂衆人所知某便是知得亦不敢說吳云臺諫許風聞公云風聞之事數院可以言之某則不可時陳應求在坐云云畢竟時今要論渠何事吳云李寳廖西之功沈誣之以降虜陳云此事便可論公云沈相謬處固有之此郤未可罪他他是近輔苟有所聞自合達諸朝廷此正是間諜不實耳此郤未可罪之吳遂止未幾乃上章言七十者不可守郡沈乃丐祠披此則公與沈相似不契而求出雖未得其詳然亦可見公之厚德矣）初公幼出為從兄後從兄累封敘既有子又抱孫矣交游間多謂宜早正

且太夫人未封公不自安既得請於從兄迺始請於朝而正焉且求補外以便私養丞相曰方進未應爾公曰親老矣勢不可緩於是出知婺州以十二月到任時婺州守數易攝倅無賴郡政宂弛財賦耗竄尤甚官吏住俸者三月而上供積逋九十三萬緡朝廷命宋憲李漕相繼究治公慮財賦既急必將擾民於是諸色約府不差人下縣縣亦不差人下鄉蠲宿逋去苛斂窒侵獘撙縮經理遂皆補發民不加困而兩使者亦不復求婺之識者謂公明而歸於恕弊去而人不知又曰忠厚通敏至誠愛物皆有實惠越明年

八月魯夫人薨公居憂盡禮卜塟常山之黃岡逐廬於墓側之永年院湫隘嵐濕公居數年弗去也服闋召為秘書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公既免喪五峯胡先生遺公書曰從兄於禮不得為之後者也常人之情溺於養育之恩終身不能自反惟君子為能權量輕重斷以禮義而歸於正天性無歉雖一日亦足又何憾焉頃辱教以供養之日少為憾孝愛深者自當然耳欽伏公在憂遺方耕道書曰歸計所以遲遲許久者正欲曲盡人情既而兩家僉諾始敢有請正名而已實未嘗變也它時可以奏薦使以兄子為先後果先奏從兄之子箱）三十一年春遷權吏部侍郎兼祭酒既而得請知衢州言者謂時方用兵臣子不宜請外遂不復行頃之兼權吏部尚書時邊將李顯忠冐具安豐軍擊賊立功五千餘人率加不次之

賞公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國用不足而支費冗濫版曹吏姦百出公以獨員當劇部總核妄費衆猜皆怨公在戶部上疏以為太祖常詔三司辦事須歸一體若乃各推守分事不相知縱有施行必多妨碍今後一司如有數奏諸司同共取旨不許苟同必在盡理今之戶部郎官雖分曹治事或事有相關難以裁決者乞並許長貳臨時與衆聚議庶謹大計不至疎畧又請罷羨餘之獻以為進奉市恩者其賞或剖留常賦或增斂百姓蠹國害民反更獲賞是賞其割剝欺罔也伏望昭示聖意非特不受必加之罰

詔朝堂除與部關舊皆有定格自京黼為始不復問惟所用之建炎雖嘗釐正秦檜後紊之公於是奏以為察毫釐者不能見百步之外見百步之外者不能察毫釐今朝廷大臣所當為陛下治其大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頗屑屑然取吏部瑣細之關歸之堂除越等級畧過犯長僥倖無所不至小臣職業妨於奔競大臣日力奪於細務何能專心致志於遠者大者上以為然然而俗趨勢利終未能革也（文集）公奏事上曰前日宰臣擬卿知衢州朕甚驚朕用卿為侍從未及一年柰何便令外去宰臣云卿私計有不便朕故遏

從之既而虞允文所奏甚合朕心對曰臣立朝日久愧懼惟是粗諳民事切見陛下留意守令故嘗為宰臣言如州郡有闕願得自效非敢為私計然衢州與（臣）鄉里接壤私計實便上云州郡擇人固無以過卿然論司獻納事體為重高廟之建儲趙忠簡公嘗贊之壬午五月始下詔示將內禪也六月初四宣制孝廟初名瑗以與唐廬江王同改之又與晉楚王同至是詔改名瑋公以與唐昭宗同故又改今名十一日內禪初欲於是日降登極赦文議改元重熙公檢累朝故事肆赦皆在一二日又重熙乃契丹年號也以

白左相請依唐太宗故事明年正月改元皆從之孝廟登極優賞諸軍而諸司審計粮料人吏舞文曲請上自三省下至局務凢曰公吏悉從諸軍優賞之列所費不貲公檢察懲治乃已吏胥側目（遺事）張魏公當外任公遺書曰方今國弱民貧將驕兵繇正恐懼脩省之時誠力行循致之效固可期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舉矣天下幸甚碩任事之難自古所嘆如種蠡蕭曹然後無可恨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而舉朝讙譁前功盡廢蓋亦未信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諸葛武

侯所論六事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不可必恐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阻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武侯得政之專而慮及此蓋多懼矣明年又遺書曰某去秋請遠嘗有狂斐之言竊觀今日事勢與前不同故敢復冒昧獻其區區蓋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惟其時而已矣而遠之言不知謂何此書蓋諷魏公以知難而退也既而果有符離之敗初張魏公入奏公往見曰相公屢見上莫款欵曲荅云也款欵說得話公曰今玆所奏何事曰邊事公曰此恐非天下所望於相公者張公默然復問相公見得

聖質如何曰然好曰相公來朝天下以相公盛德宿望上所敬畏宜有以啓沃上心堅主上為善之志如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至於邊事恐非所急荅云浚雖老此則不敢不勉公之守外郡至於再三遂除知福州以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到任公好賢樂善既入閩始得朱元晦奉岳祠家居公一見如故相識力薦於朝隆興元年公除敷文閣待制舉元晦自代元晦時被召每咨公以出處公亟問亟餽焉公又得延平李愿中之言行於元晦他日因元晦屈致之既至忽疾頃之巳不救矣公使參議王伯庠觀察謝倣主治

喪事躬親喪具禮意無不周備元晦與公書曰延平先生之故則已詳知之雖悼門下之變而甚幸其終事亡可悔者感大君子與之周死生終始之際乃如此至於涕隕而不知所言也又曰延平先生秋別於建溪之上乃茲來還遂隔生死所欲質正者無所與論何當侍坐傾倒以求誨約非復有望於他人也公因為延平先生作墓銘蓋元晦所力請也隆興元年朝廷為四川謀帥公再辭不獲遂奉命且請入覲面奉聖謨眷遇甚厚又特詔書撫諭蜀道自上饒登舟四月餘始抵萬州隆興二年閏月交事公約束所部

毋多廢人倏迎得免於勞費者甚衆公之帥閩也方當國家多事之秋而帥蜀也又去朝廷遠權重事叢公究心職事知無不為六年之閒無毫髮欺頃刻怠故凡斯民之欲惡國家之利害雖耿綿未露纖微難究莫不畢舉然必先有司稽衆論考成憲慮後患而後有所罷行福建舊鬻爵以贍宗胄公乃請易僧牒以革抑買之擾沿海被重排保甲之命且令家置兵器公奏謂此不足以禦寇而適足以致寇請已其他如募海舟則定其番次均其力役雇水手則禁其苛擾周其廩稍朝廷雖急於征繕公不苟從民得以寬寺觀之田計口之餘歸之於官謂之羨剩雖凶年必取盈焉公既請於朝有所施舍矣既而版曹又欲賣之方看進會檢討墾土揭價上下騷然謂賣之必先失其祖安知一年之所售未足以敵一年之租乎御營司欲差官於諸路募軍者公奏已之元晦與公書曰停賣僧田煩擾頓息為利不貲追還揀兵官亦甚快輿論諸若此類論之不為侵官而其利甚博熹顧閣下不倦以終之此亦論思獻納之助也魏元履下第後書来云揆之歸途遇閩人之就上庠試者盖以千計人人劇談善政問其所以然者云侍郎以忠恕

之心行簡易之政簡冊所載誠無越此二者（遺事）公鎮蜀之初首以利路之民困於運糧奏於朝於是厚加優卹又徙邊兵就食內郡以省餉餽（關外米為之減價）保勝義士縱之安業（萬口懽呼無不感悅）又力請罷財賦之虛額以蘇民力公奏謂蜀民之大患在是蓋於賦斂禁榷名色百出之外又有所謂無名而白取之者籍為定額若常賦然那移預備刷欠重追誅求剝刻夤緣為奸無所不有監司州縣更相督責計無所出犴獄之係累田產之籍沒者紛然以取辦於民終不能辦也太上皇帝灼見其然嘗屢詔減免錢物以裕民力又委諸司措置有司靳吝不能稱旨如諸司乞減鹽酒重額錢五十二萬有奇戶部終難之是於所未盡之中復有所不行也夫什一之征較數歲之中為常孟子猶曰不可況於田賦什一之外而欲多取以為常乎於是五十萬之數既得旨蠲放又令相度盡除積獘又詔如用度不足即將添印錢引補用而總所吝於減放多端以沮撓之公繼上疏力爭又與總所商確纖悉明白閱兩載始得除去積年之獘公之用心亦勞矣又請就用添使臣押馬綱以省廩祿（歲省四百五十貫請給之費又免未嘗諳練之人假托商販損壞官馬）公又請存留田契歲錢以

備不虞（奏疏曰四川宿師數十年賦歛十倍於舊僅能支給一有調發橫費莫支旣不可復取於民又不能遷告於朝所以自来須椿備比来椿積以微今所存者白契稅錢不過二百餘萬若今又起發則緩急之際何以支吾兼錢引旣不可出蜀回易津遣其耗費尤甚然則四川所失甚多朝廷之所得無幾）又請申嚴斥候遞鋪以通內外脉絡凡公所以為一面兵民之計者至纖悉矣孝廟厲意治強蜀去朝廷遠徼計之臣大抵率意出奇邀功生事或欲令馬綱舟行於峽江有言利便者大將主其說謂蜀馬程驛曰梁洋金房等處山路迂險有損無補或改從水路既得旨於是宣撫司行下諸郡諸郡奉承騷然煩費公奏以為馬政之未脩此宜有所講畫變通以盡利也聖人以為蠱者事也又曰蠱則飭也物之蠱壞必有所事以飭治之然而說者以為先甲三日究其所以然也後甲三日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也今將革前弊而其節目次第闊涉非一事行之初尤在詳審今以磽确凋弊之地貧困疲弱之民而加以貪猾暗繆之吏而行苛責峻急之政必有不堪命者若必欲行之則當計會日費出自朝廷毋為民擾而後可也然議者猶主其說又所見不明前後指揮不一其初欲將兩馬綱改從水

路繼又令且行陸路又令先發十綱發西馬五十綱又欲抽差四路廂禁軍迎送馬船累月無定論當時力辯馬綱之害者惟公與夔漕查元章帥王龜齡數公推究利害辨析條目反覆論奏詰其自相違異盖數千言往反四五上朝廷嘗試行之而公所言利害無不即驗於是乃不果行除數千里無窮之苛政蜀民如解倒懸矣語在奏議集中上兄敷文公書曰兵休歲稔人情少安而宣撫司忽令造船載馬凡三路十州如在鼎沸中督責既峻又誘以賞典所在鞭笞疲民以取便不復他慮涪陵縣令王瀣至於自經而死民家有椒閣之類皆折以納官沿江居民往往逃入夷界若此役不已三二年間靡有孑遺矣況三峽之險天下所知廬山所謂三峽橋者正取其似也一有蹉失又非陸路損斃之比徒然困苦百姓而它日決不可行比見其不可而罷之則民在枯魚之肆者已不少矣不免再具奏更不行決當待罪引去雖得罪不悔也虞為宣諭嘗有此議而茶馬司以為不可竊計今此亦必有所自宣見其方用從而和之今則自不能回不知斯民何罪邪查元章書曰馬綱指揮嚴造船伐木調夫料草所在擾擾恭涪而下盐米小

舟逐處拘截無幸免者本路糴米及運塩先受敝襄漢上為路驛屋廐庫百用具備草麥錢粮皆有縄墨今率棄不用創於沿江荒凉之地撙辦添造船屋人之費動以萬計風濤沉失之患亦未保其必無不知何苦為是紛紛也王龜齡書云馬一事極為不便以夔州言之一無財二無人三不利於馬夔之為州極為匱乏今造船置驛其錢粮草料所費不貲最甚者梢工水手口直口食不可勝計盖歲額并額外共約二百一十五綱每綱共約梢工水手五十餘名每名日支五百文自夔至歸下水三日上水十二日計一綱共支八百餘貫全年二百一十五綱共計支錢十四五萬貫數目浩瀚何以支吾宣司昨來給壹百兩金今又給錢引五千道然所給者有限而所費者無窮此無財也十綱船合用九百人今夔州三縣若計梢工水手盡數根刷不滿半若所管之人拘留循環津載役之不已必至逃亡若欲科差人夫非惟不諳舟楫妨農之害尤多宣司曾令牽馬人同助推櫓空船上水何從得此無人也況蜀江之險天下共知所謂灩澦堆人鮓甕之類節節皆是馬性善驚聞灘聲涌洶必致跳躍撼動决有覆溺之患近宣撫司失自

夔州令馬出陸蜀道之難自古所患若遇雨滑尤不可行此不利於馬也若欲竭人之力削險開道自廢所恃尤非保蜀之策或欲令武臣銜於帥守時朝廷指揮諸總管鈐轄今後遇教閱與帥守敵體不相統臨公奏以為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太上皇帝革唐季之弊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是令行禁止無思不服此萬世不可易也今欲專任將盖脩武備而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是何異於繼綱而取綱萬一有非常之變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宄哉殆非所以尊朝廷正軍律明國體而為永久之規也或欲罷戶長而改差甲頭公為當路言切謂朝廷宜嚴於出令審於聽言如今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渚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還徒有調遣犒設之費初無毫髮補又如有獻言乞以甲頭代戶長者都省行下州縣相度而吏緣為奸如懷安軍金臺縣遂差甲頭七百名五日一比較如此七百戶者常在縣中無休息之期也潼川府中江縣遂差甲頭八百名以點追不到决杖罪者四百餘人如此等者灼然無理自此不必行下相度也或欲併戶籍以增賦入丁亥二月總領所委官於每州置局根括人戶詭匿稅租既追勒

牙人鄉書手供具又令民戶自陳考其異同而推訊之又牒云內有因官及妻財置到者供具併合訖仍給據通用公甚以為甚不便者有四一曰妨農廢業二曰縱吏害民三曰違法害教四曰長奸起訟欲望速賜指揮住罷令州縣依見行法令施行或欲於納稅之際增收勘合錢有司收民稅有所謂勘合錢者舊法每錢折收三十文乾道二年九月聖旨依臣僚所奏勘合錢比舊減作二十文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取之不及是數者免公於是與兩運使列狀奏其不便由是陽為減之實陰取之也况貫石匹兩等

雖不侔絹之折錢者以貫計而取之為數倍蓰不惟陰增民賦而其不均平又如此（奏議）公皆疏駁之凡所議論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至公至誠契合天地而置利害於度外自處既定無所回撓故雖有不相和者既而事皆有驗乃卒無以易其說若馬綱虛額之事雖不悅者衆而受賜者不可勝計梅溪書云十朋未入境聞於士大夫既入境聞於道路之民咸謂成都之治中和寬大前此所未有此皆侍郎平昔正心誠意之學無所施而不可者中外輿言謂今日可望廟堂佐天子者無出侍郎之右公議其可久鬱邪

朱晦菴書云近日陳應求侍郎來守建寧一再相見談當世之事慨然憂憤蓋亦以為今日非閣下殆不能濟東方之事上天眷顧宗社救敗扶衰之期非大賢孰能任之蜀去朝廷遠自禦寇以來大將專制於外守有闕輒差攝官其始行之邊郡已而內郡皆然或久無正官或補而後奏帥蜀者得以招權為市往往郡縣之吏徧置私人公於是條其四川守臣過滿與見闕及去替不遠者請於朝俾參以他路人材仍自朝廷行之以革積習之獘有材具優異政績顯著者則必薦達以盡其用非罪過盈貫未嘗輕有按劾

也蜀宣制置舊不並置自吳璘以大將為宣撫朝廷欲其專事戰守故並置制司且分其權公之待吳帥也忠以遜吳帥悅服同舟以濟坦無異心羅宗約至邊上勞軍吳帥語云侍郎以鎮靖治蜀璘亦不敢胡亂以一紙文字行下及考之誠然也及璘老疾久公密奏以為關陝將係國安危緩急之虞計當先定非可以遲留待報也且引漢宣帝詔破羌將軍為趙充國副故事前是廟堂傳旨令公擇將才且璘果不起令制置司併作得旨領其職會關外監司皆闕官朝廷亦緣公奏差王璠為運判時丙戌冬也明年夏而

璘死公攝宣撫王璿權知興元鎮安撫事一時施行事皆安堵者公思患預防之力也既而被旨移司吏所過預約長吏無得遠出迎送廣備供帳朝廷尋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公遂援建炎張浚出使故事乞省罷制置司以示委任之重而朝廷不從也（明仲述遺事）蜀帥權特重盖視漢唐牧鎮餽遺宴享儀物甚盛公之入蜀也道所過郡及四路監司帥守問遺皆謝不受迨出亦然成都三載監司月會宴餘之折宣撫司歲時器幣之貺皆歸諸激賞庫三年之間不可勝計幕僚化之參議官羅博文字宗約桂林寮官也與公為道誼交以故辟為屬吏嘗至興州勞犒士宣使以禮餽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卻還遇漢州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公之移司益昌也餘俸寓於成都軍資庫及還會帑吏以贓敗公督官錢甚急餘俸竟不問（明仲述事）乾道三年冬蜀旱饑公具以奏後奉親札且問所以備者公參考諸郡縣穡事厚薄及儲蓄多寡三具奏聞且謂承流宣化莫要於官得其人因奏缺官且罷冗不勝任者又奏精疆吏能奉守公法者請自朝廷廢置知果州趙不拙不拙親臨若有條理新總領查籥搏縮經

理免綿劍州之和糴查實用公意公皆奏聞奏謂劉晏論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籥可謂知理財之本乞特賜獎諭從之既而朝廷從公請降度牒四百道以充糴米之本擢趙不拙為夔漕州縣體公之誠亦皆丕應公殫心振饑民甚至煮粥造飯之事慮無不及又慮州縣拘攣苟且前是選幕屬成都倅何耕往綿漢石泉制幹程价往劍州謝往潼川路俾攜錢粮文券與各郡守貳便宜區畫察其情偽酌其緩急補其匱乏一時費用已夥及度牒至則已遂事矣盡以充糴本更不除所預用之錢用與所屬官簡帖其通下情恤民隱勤小物之念惻怛備著環數千里之旱而民免於溝壑者甚衆公之惠大矣是年之旱綿漢石泉廣安樂合劍州為甚及卭蜀有寇抄之變而綿漢諸郡幸安賑濟之力也然饑民流移贅聚待哺久饑驟飽往往不能悉濟有死者或用浮屠法公不可（公言范忠宣公鎮太原收無主燼骨以萬計葬之因為記以戒歷舉至和中魏國韓公鎮是邦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櫬官置兆域繚以周墻刻石著令使族葬韓國富公孫威敏公皆申飭其意有所損益熈寧中龍圖劉公復申富韓二公之意榜諭立碑豈直止為掩骼埋胔區區之仁抑盖不欲吾民陷於夷狄使死者得免焚焫之酷生者得展墳墓之敬而復先王之禮不亦善乎時元祐六年也曰民間用浮屠之法猶且告戒之其可官自為之歟）於是皆買棺以瘞寄收之錢既盡

於賑荒矣乾道四年出蜀餘貲尚夥又捐以代納一府激折估（其撥曰當職到任以來撙縮財用粗有餘剩今以府庫錢物代與本府九縣民户起發乾道四年激賞絹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疋二丈除已備牒總所照會外仰諸縣更不得於民户處催理各仰通知乾道某年月日其後晁公武為帥復征之科令糴米）卭州安仁縣多惡少年前是因仍旱歎嘯聚摽掠被及旁郡戊子春公已被召即以奏聞暫泊歸舟旬日間隨即撫定首惡既伏罪餘皆隨宜決遣開其自新乾道五年五月至於荊南九月至於太末皆乞祠不允以十月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為主（奏議）上宣諭云卿在蜀久寬朕西顧憂有云得卿在蜀積年之弊革去殆盡又問虛額既除民間必被實惠公對虛額去則州縣寬而民力蘇此誠實惠但兩事猶未革臣曩嘗奏之其一預借其二對糴納米一石者後就取一石其名為對糴然不支半價或全不支又增其概量臣竊聞陛下近者又捐錢引百萬道以除預借之弊若更令有司措置禁絕對糴則民間弊事革去盡矣然此止是數郡非蜀中盡然也讀劄子上云人心易怠當以為戒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公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其君臣儆戒雖多要皆不出此道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又奏云臣兄涓蒙陛下披擢更歷清要今又以左史日侍清光實臣一門榮華上云卿兄忠實之士甚不易得於是詔除公吏部尚書翰林學士修國史兼侍讀公固辭以為臣之職當坐而臣兄之職當立弟坐兄立不可以訓詔公與兄輪日入侍兄弟對掌內外制搢紳榮之時人謂之二汪公在翰林草詞命皆純粹典雅溫平正大深得王言之體朱文公謂後來者惟公制誥有溫厚之氣周益公與公書曰必大比窺邸報中一二麻制蓋自范蜀公王荊公以來久不見此作至於常程荅詔皆意足語簡無一篇苟然者其他奏劄論事則又援古誼出外意回視賈馬嚴徐皆淺陋必大雖焚硯事鋤犁然比之責軍小校望見旗鼓猶識其節制之師也欽嘆歎羨公雖寬慈然訓教子弟未嘗不嚴密數文隨張魏公扵幕府在行不得課兒公作書曰諸子失學此非細事今此正是着力之時若半上落下虛費光陰他日悔之無及也僧家比之如雞抱子須暖不斷方有啐啄同時之氣應若煖氣不續雖窮年無益也此最善論每為二子言之長子伯時為長與丞與之書曰聞吏民頗猾著欲一旦懲治之彼且反以為怨切須酌輕重察人情勿為已甚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

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悔接待上下切宜盡敬不可有一毫慢易之心臨事常思所未至不可信已逞快也時節艱難切宜節儉所以惜福避禍九事宜切三思書曰無忿疾於頑忿疾即私心也與此輩為敵亦淺矣陋矣韓忠憲公家書曰咎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公八子或宰相或執政或侍從觀其用心如此宜其報然也若今之世豈敢干福但求免禍於刑責之際尤宜哀矜公閑居加以老疾而憂世之心務德之志不為少懈公生於北宋重和元年戊戌至淳熙二年乙未臘月寢疾十二日早

起盥頮衣冠整容又欲移居正室家人曰公連日脚腫步履費力公云須勉強歸去中夜乃薨無一語及家事公之令終如此時年五十有八　高宗皇帝踐祚之三載歲在己酉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紹興五年乙卯策士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衷然為舉首則信之汪洋也公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寢寐英傑得之甚喜且曰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於學八年為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中望重一時自是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太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逵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為私藏禁中裝演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錫以為家寶也其為逵識之臣再拜登觀嘆仰驚

駭前所未覩切惟國家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熙耀簡編而某以一代真儒魁天下今其嗣又得真蹟藏以詔將來光昭後儒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為希世之遇雖夏之琱戈商周彝鼎義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於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宋汪文定公傳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

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二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荅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名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荅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躬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鼎言且令歷外任

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僉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制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徃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師幕府事悉諮焉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鼎雨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與議不息非所患與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今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以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

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雖在隱約時胷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徃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已定於盖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十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

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槖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静江府踰期不得代乃訟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師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夔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

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內艱去廬於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嘗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亦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多在乎軍政

之不脩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無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作為暐應辰以為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議於傳立曰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

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為得援元豐自却為此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聖壽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荅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

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諜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觧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嶮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師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隨得中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

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取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以今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覆四川匿稅契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奸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祓併也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梓軍馬粮料隨民力軍數官雖支要錢民不得便價若隨官就歲熟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東手乞給度牒上曰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賑濟遂移文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縣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有旨詔還卭之安仁年饑祓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

且繳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秋白之虞允文曰汪師得匿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卭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疋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州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

借之弊對羅患止數州額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以應辰言御在蜀多言誣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適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辯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王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怍之平江米綱至有拆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詞請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

忿窒慾嗇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審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黄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論曰黄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陳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奸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勅命

勅汪應辰授右朝議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待制

勅班聯次對已酧方回之勲法應陟明異特褒章之舊爰頒新命寔復限員左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玉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汪應辰學到古人之心文追作者之妙整暇每見於職業議論特出於緒餘爰自甘泉往鎮閩嶠獄訟衰止恩威流行孽人不稱豈獨郡政有德者進宜在朝廷茲因積勞適當會課下此賚書之寵爲爾從橐之光毋替遠猷益隆美譽可特授左朝議

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福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賜如故

勑汪應辰為吏部尚書

勑應辰省所奏辭免除吏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事具悉朕務求治道思見良臣俾虔召節之趨亟賜燕朝之對得聞其語良副所期度其明足以知人故付之銓部謂其論足以析理故處之經帷選用既精聽聞自服胡為騰奏姑欲守謙嘗思難遇之時益勵有為之志攄而素藴體我至懷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

宜知悉

勑汪應辰復充端明殿學士玉山開國伯（乾道六年）

勑朕臨照庶工弗淫於罰然跡狀不可没刑書不可容則雖甘泉近侍之臣不貸也端明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玉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汪應辰久冠法從出殿大邦乃者輸粟于王僚佐不行而以群不逞董之慢法不虔於焉可見遂使所輸之粟公為奪攘所董之人連陷刑戮靖言至此職爾之由夫定罪必推夫本原而行法當先乎貴近肆覽成獄重鐫文階朕豈必恩於爾哉爾

則自貽尚克内省可特降朝請大夫依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封賜如故

勑汪應辰復充端明殿學士上饒郡開國侯（淳熙二年）

勑君子而知止知足仕必懷歸王者之進人退人動皆以禮粤惟荷紫之傑丐還懸車之安酌古語之憫勞渙新恩而錫命某官才全而不器德孚而可尊試之中外而俱宜蔚有聲猷之可化少而建白已非老生之能言積久誠身蓋皆諸大夫之矜式方賜奉祠之式忽驚謝事之堅稍進官階以光退逸張良厭事雖超物外以從游仲舒居家尚可朝疑之就問益自

順保以綏奔祺可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充端明殿學士致仕封賜如故

祭文

張宣公栻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餘年有如黃鍾大呂鏘然在懸使未考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為衆樂之先惟平日之所履每務倣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鶩不絕俗以孤騫獨好義以欵欵而懔忠之拳拳苟片言之可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趍之有遠敢妄假於色言消規摹之若是真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窮交之淵

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据經而不偏寔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荃屢敷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靜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日虔隱聲實之逾隆吁側席之招延何天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蕭寺無啓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藐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蠢公所知怜義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厲拘印綬奔走莫緣孰知予悲涕泗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朱文公熹

從表姪某官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

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馵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累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泊東閩而西蜀亘萬里以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改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猥媚之狡夫獻便利之浮說公抗疏

而指陳請昭奸而聖絶事乃繆而不然吾何為乎並列盍隱屏而就閑彌長委之遐轍粤退司於閒館遂遄返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人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憖遺忽堂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某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我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於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遽聞於訃告悵失聲於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

閩嶺之崇高行踽踽以凉凉孰有知予心之鬱陶思敷詞以侑奠痛人師之難遇嗚呼哀哉尚饗

呂成公祖謙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萬之弗齊公取數之獨羸培之以嶽鎮之渾厚瀹之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軼財絶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歘門墻而徧歷躋堂奥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模而融其同異總一代之統紀而鑑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稟大

節而弗踰慮先本根則或以為緩動据憲章則或以為拘眘發諫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蔵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藩翰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智兼僚案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審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鎮撫経遠不求歳月之效幗幅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脅而勢搖屹巋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姍長功以身存法獨殿其衡典刑不墜繄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濩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簫寺之屋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簞瓢之澹薄緝簡編之缺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朝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抑亦何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闚譁蒼旻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盻繄輕重者不復嗣矣敷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亦不復究其實矣群

籍未辨之真偽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仰祖讌佩韘趍隅歳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授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諏幸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酬聞謦欬其未幾忽趣車之停軌函宿舂而聽後淚淋浪而莫收痌話言之如在榮褰步而敢踰獨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醪羞

　周益公必大

嗚呼景德祥符之際嘉佑治平之前紛群才之卓犖端聖世之聮翩皆學由於少壯而名重於回旋人望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罔所慼迄鞏固於丕基豈不賴乎儒先逮南渡之中興嘉此風之寖還雖議論其或殊咸望道以勉旃公纔隣於弱冠已接武於英矖惟聞一而知十故人百而已千學日茂而名日尊志彌厲而操彌堅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既主盟於斯文遂斡旋於化甄倏淪沒於砥柱空嘆悼於逝川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之早而降才之全謂有意邪何初若成就而終於棄捐嗟彼蒼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既心知我之愚我豈不知公之賢蓋経世之慮至遠抑愛君之心甚專皇皇乎

惟恐一夫之失所汲汲乎惟恐一士之或偏為善急於饑渴排奸甚於鷹鸇寧見嫉乎斯世終守道而不遷人之知經攻傳註者遺意義公則說衆說之拘攣人之觀史究成敗者畧同異公則無二者而磨研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藩鎮則守經而與權暨食於家盍全其天樂嗜好以咸無惟群書之貫穿凡本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刑政之革沿紛紜如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編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二品居未謀於隻椽豈常情之能測度而世利之所拘牽縱弗登於耄期寧不及

於華顛奚精明之未減乃遇疾而沉綿雖閒親於藥石猶日舒於簡編甫占書以貽我俯隱几而終焉觀學力之如斯信古人之與肩嗚呼哀哉自公之退也有毀有譽而是非可以考矣及公之沒也無愛無惡而莫不為之悽然乃知公論固已著於今日所為好惡亦何待夫百年寄悲悰於一奠恥千憲而莫宣

右諸公祭文所述遺事後叙今附載于此公雖交遊遍天下而心知莫逆者蓋亦可數少年首知公者喻子才遂為世嫺其初所師事則張無垢呂紫微其所從游則胡致堂五峯昆季同學於無垢而為友者則樊光遠茂實凌景夏季文也仕於越也事趙忠簡公倅於袁也尚書王與道公時為洪帥於靜江也徽猷陳國壽公為帥皆相推重如李仁伯王龜齡尤延之周子充劉文潛則皆以臭味相投者也其他修潔俊偉之士不可勝數而張敬夫朱元晦呂伯恭又至交也公之沒為文以致奠者數十人而能道公之德行知公之出處者惟四夫子為最蓋所謂見而知之者其次則尤延之周子充李仁伯亦能言之士也而陳明仲則國壽之子也實為公僚述公遺事今錄其文而考之惟南軒

之言温粹渾融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晦菴之言則諒直頓挫句句事實至憤正士之不見容尤為激切東萊之言則密察數悉所以狀公之體參伍而觀則大體得矣蓋公之行已足信於人而數君子者亦立誠而脩辭無一言之溢美也

謚議　　　太常寺博士辛子才

議曰故端明學士汪公應辰之歿年逾七十有三矣朝廷始從郡太守之請下禮部奉常命之謚按道德博文曰文純行不爽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昭代毓秀玉山天才最高識見孔卓而又培之嶽鎮

之渾厚論之澗瀍之清明其樂易平曠有前輩之風其崇深簡重有前輩之體蓋開之者既極其大而聚之者又極其粹故鎮定大事顧聆係輕重數建大論呼吸判成敗信卓卓乎其不可及也嗚呼公在紹興讜論魁之譽聯獻納之班在乾道掌書命之職都紫殿之名亦云顯矣而家無行實毳誌以考其文學行義國無正傳附傳以究其立朝大節誠為缺典然聲名在天下義理在人心人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畧南渡之初群賢皆在北方之學餘論未裒公款其門墻請益殆徧躋其堂與

造詣獨深合諸老之議論而齊其同異之偏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微之會故蓄而為學則宏傅深淳包括融會明吾道之正統發而為文則粹明溫厚平正典重卓為斯文之正宗涇時流之渭韶人心之蛙者如此蓋不與世而交鶩不絶俗而孤騫者也可不謂之文乎公歷事兩朝周旋四紀或慮先根本或動据憲章或奮發諫議或彌綸蔵用先後緩急不失其宜始而議和既不詭隨以附小人之黨終而論戰復不苟同以阿君子之徒雖權勢相攻利欲交薫而不以得喪累其心雖三倅司馬洊鎮藩方而了無幾微見於色濩落叢祠之秩荒寒蕭寺之居所處為甚卑所取為甚狹玩羲經而高情澹泊企騷賦而靜觀簡書又欲蟬蛻利欲之場春融天理之妙矣可不謂之定乎自後世去古甚邈綴文之士誇之鞶帨諧其音節不出乎風雲月露之狀道日益靡文則文矣非所謂道德博文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說性命闊視斯世以天下事為不屑為若枯木死灰然定則定矣非所謂純行不爽之定也而公則異於是信有力於聖學有功於世道也文定之懿今合辭以謚公議者又何辭謹議

覆謚議

議曰昔龜山楊文靖公倡道宣和間一見無垢張公意合相與締交紫微呂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閩士宗之玉泉喻公講明伊洛之學轉受其徒遂窮其淵源見古人之大體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師無垢親紫微壻於玉泉之門則學貫九流道尊德備融諸老之規模攬一代之統紀如朱文公呂成公所言信乎有本者如是太常易公名曰文定宜哉自王氏穿鑿其說簧鼓乎學者人人同是莫或非焉公獨辭而闢之群雅正理賴以復明妙年冠多士誰

不屬目方且束書褁粮徃海昌而就學法從師一道誰不歛衽猶且移書具禮舍延平而質疑此其道德博文所以謂之文也方秦氏專國柄軒輊乎士大夫嗜進者競趨焉公獨敬遠之盗三佐神州耻涉墻廡舉世脅默以言為戒遷客之殁而歸也親以文奠不顧覵者梯禍晚年出鎮之奏牘入朝之論疏玉堂之詔命金華之講說讀之詞嚴氣直凜凜前輩風骨雖當時見憚者衆而是志終不可磨此純行不爽所以謂之定也或曰紹興執政嘗謚斯矣公奪其議今以謚公可乎切以為不然夏文莊初謚文正駁之者温公也其後還以謚温公至今無有議之者公何歉乎哉非博士之私也謹議

端明書院記

元蘇天爵

故宋端明殿學士汪文定公諱應辰信州玉山人也年未冠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權姦而無悔迨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為德而見之行事歷官外郡專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署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士宗其學中外賴其用卒也朱文公誄之以文曰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而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嗚呼朱子推許若此真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後世皆當景仰也公殁蓋百餘年丘墓隔於異縣里社無所尸祝縫掖之徒過其邑者孰不為感慨思慕乎考之禮經鄉有道德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無則猶得合而祭之若文定公德業老成材器閎重可以丕變風化作興賢才玉山之人祠而事之孰曰不宜哉我國家至正庚寅監縣拏安以名家之子來領是邑為政之暇鋭意斯文考之文定公邑之賢人也乃訪求公之世孫衍祖得遺文一[illegible]於是移文申達復邑之舊學基創為書院既成率同官縣尹朱　主簿阿剌温沙及僚吏諸生祀之邑之義士共施田若干畝儒學又獻會文庄田以供粢盛有司優其子孫丁役奉祀事時江東憲使荅不台嘉其義舉實為政體復表之曰汪文定公書院請於江淛行省以司其教遣使奉書求于天爵記之盖聞時有古今道無古今之異地有遠近人才無遠近之別此古者以友天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也昔宋南渡之初文治亦盛縉紳儒者磊落相望其議論足以裨

時政風采足以勵學徒文詞足以傳後世一州一邑尊崇景仰寔無可以尸祝者乎不有尊賢好古之君子則亦孰知表章風勵以為鄉人之儀表者乎此文定之祠監縣壽安之所由作也方今朝廷崇尚文化開設貢舉網羅賢俊庠序所以育材也三年大比多士聿興玉山之人豈無懷材抱藝出應有司之選者乎豈無忠君愛國若汪公之有用於世者乎相與欽慕興起於無窮是則克副監縣建書院教邑士之盛心非徒致欽慕以脩故事而已也又明年秋七月朔記

重建端明書院記

弋陽李奎

端明書院舊為宋狀元汪公應辰也公為信之玉山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封玉山伯進爵上饒侯謚文定院之遺址在公故邑廢為荊棘久矣莫有能復而興之者景泰壬申四明姚公彥容來守政暇遍閱郡誌嘆曰我

皇上撫中興之運治化更新都憲韓公雍膺廵撫之寄衆務畢舉大江以西弊無不革廢無不興獨玆委廢壞可乎適憲副山陰韓公陽按行至郡嘉公銳意興復俤而是之遂命通判余公慶往詢故址已莫辨其處乃得古壤於城隍廟傍高敞爽塏厥位西南宜為書院僉謀既協諏吉興工具材及貲聞風樂助者不約而同中為堂以捿神主兩傍翼以齋講習俊髦直前搆以門四周繚以崇墉堦墀堂廡俱甃以石未半載秩秩馮馮增乎舊觀肄業其地者風舞雲集仍以端明揭其扁往来觀者莫不怵心駭目嘆成功之甚速聆絃誦之琅琅低回不能去僉曰此皆守之功倅判協賛之力不可無文以記其實徵為記竊嘗考夫端明之詳矣公初諱洋以第一人傳臚上改今名欲其與王拱辰相應為上之所眷遇期待至矣及觀

議論當世之務力斥秦檜之奸忤之而不顧觸之而不懼其直節勁氣固已雄當世祿視權貴矣兩任通判雖志弗伸一無所撓中歷學省連鎮蜀閩召為待從終於端明雖用之未盡處之裕如非信道篤操履堅無往而不得者能之乎歷數百載崇名美謚與懷玉之山並其高與氷溪之水相為不息輝煌赫奕照耀鄉邦此郡守汲汲以興復為任蓋欲闡其幽光崇其道學嚴祀事之禮使後人知所景仰興起亦為政之先務也九邑俊髦游息其間者可不奮勵焉討論焉相規相誨焉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

銳焉奮志事功以求無忝所生乎雖然世道有升降人才無古今川岳炳靈風氣融結瑞不歸扵麟鳳實不在扵金玉偉人端士群生以為

國家之用接武稱為上瑞至寶者正在今日予非能文者然久仰遺風餘烈東望祠宇與悠悠千載之嘆扵是不辭為之記

附錄終

題汪文定公集鈔

新安程敏政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亡而秘閣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為十二卷如右公諱應辰字聖錫其先自新安徙玉山舉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扵朱子為前輩而講于朱子朱子極重其為人其任敷文閣待制日嘗舉朱子自代盖其所見之高所立之卓所得之粹誠一時碩儒惜世未有知之者然誦其詩讀其書當心得其為人殆未可以言語相曉也弘治癸丑冬長至日